

國粹叢書第二集

戴禍夫集

上册

國學保存會刊行

序

壬午之冬。吾友褐夫卜宅於桐之南山而歸隱焉。從遊之士刻其所爲古文適成。因名曰南山集。其文多未歸時所作。而以茲所居名焉。著其志也。余自有知識。所見聞當世之士。學成而並於古人者無有也。其才之可以拔進於古者。僅得數人。而莫先於褐夫。始相見京師。請余曰。吾非役是而求以有得於時也。吾胸中書者數百卷。其出也。自付將有以異於人。而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無所累。而一其志於斯。未能誘而出之也。其後各奔走四方。歷歲踰時。相見必以是爲憂。余亦代爲憂。而自辛未迄今十餘年。而莫遂其所以求。吾問古之著書者。必以窮愁。然其所謂窮愁者。或嘉遯不出。仕宦而中跌。名尊身泰。一無所累。其心故得從容著書。以自適也。自科舉之法行。年二十而不得與於諸生之列。則里正得而役之。鄉里之吏鞭笞行焉。又非貴遊素封之家。則所以養父母畜妻子者。當取足於傭書授經。窘苦囚拘。終身而不息。尙何暇學古人之學。而冀其成邪。故士窮愁。則必不能著書。其事若與古異。而以理推之。則固然而無足怪也。褐夫少以時文發名於遠近。凡所作。賈人隨購而刊之。故天下皆稱褐夫之時文。而不知

此。非。褐。夫。之。文。也。其。載。筆。墨。以。遊。四。方。喜。述。舊。聞。記。山。水。之。勝。而。以。傳。誌。序。記。請。者。亦。時。時。應。焉。故。世。復。稱。其。古。文。是。集。所。載。是。也。而。亦。非。褐。夫。之。文。也。蓋。至。今。藏。其。胸。中。而。未。得。一。出。焉。夫。立。言。者。不。朽。之。末。也。而。其。道。尤。難。書。傳。所。載。記。立。功。名。守。節。義。與。夫。成。忠。孝。而。死。者。代。數。十。百。人。而。卓。然。自。名。一。家。之。言。自。周。秦。以。來。可。指。數。也。豈。非。其。事。獨。希。故。造。物。者。或。靳。其。才。或。艱。其。遇。而。使。皆。不。得。以。有。成。邪。褐。夫。之。年。長。矣。其。胸。中。之。書。繼。自。今。而。不。出。則。時。不。贍。矣。必。待。身。之。一。無。所。累。而。爲。之。則。果。有。其。時。邪。故。余。因。序。是。集。而。爲。褐。夫。憂。者。倍。切。焉。因。發。其。所。以。使。覽。者。知。褐。夫。之。志。而。褐。夫。亦。時。自。警。以。亟。成。其。所。志。也。同。學。方。苞。書。

序

五嶽之氣。皆能出雲雨。產金玉。而其靈者。常鬱結盤魄。而發爲偉人。或以德業。或以文章。卓卓自垂於天地。而與爲不朽。然其靈亦不能並時而鍾。如寒暑之遞運。而以時至。往往積千百年一見。蓋造物之力。亦有所惜。未能數數然也。鄒魯之間。闕里應焉。此天地之神靈爲之發育。非止由於泰岱也。而一時從遊之徒。亦多東國之產。則岳神蓋已有所屬矣。嵩高以生甫申。誦於詩。楊震郭子儀諸公。多在華山下。唯恒霍之靈。自古至今。未有所洩。而霍更甚。霍山者。今安慶天柱山。古南嶽也。安慶朱邑。陳武何點三數君子。畧著史冊。以德業文章見者。寥寥。明興以來。直亮之士。稍稍出焉。而以配靈霍山。終未之有也。說者以爲隋唐而後。南岳之祀。移于湘南。霍山不列五岳之數。其靈或有所窮。然余嘗遊岱山之下。西登華山矣。其爲山也。秩祀雖領於祀官。而開鑿斷削。多改其故。童孺女婦。踐而越馬。日觀之宮。至肖一婦人。以爲神。有司權金錢。罔其利。而霍山獨嶻然太清之表。石岩泉瀑。間上之爲黃帝虞舜之所祭。告下亦不失爲漢武之所封。後世淫瀆之物。不得而汗之。則霍山之神。必能守古制。以自樂。無羨於贈牲瘞玉相詭。以

三公之號爲榮於天下也。余與戴氏田有名世。皆生霍山之麓。東西相距皆二百餘里。而遙皆迂拙無用於時。而自力於古文。以取正於天下。而待於後世。則皆有其志願。余力薄弱。爲之而無成。田有年未壯時。語輒工。至今垂二三十年。稍稍收輯之。得若干篇。名之曰南山集。而命余爲之序。夫岱之靈發于聖門。嵩之靈發于甫申。華之靈發于楊震。郭子儀之屬。而霍卒無所洩。在人方以秩祀之。不至而疑霍山之窮。在霍山正以不辱于世之三公。而有以自樂。而余與田有乃適生其間。余不足道也。田有亦不知果能當霍山之靈與否。然而其文之足以不朽。則余固知其與霍山同永無疑也。五岳與霍。或領於祀官。或不領於祀官。譬則一挂仕版。而受職于時。一不臣不友。而抱奇以志於古。然則今五岳所鍾必多功名之士。而沉冥著書者。固於霍山爲宜也。歟。今其集名曰南山者何也。志歸隱之地也。田有自是殆不復出矣。宿松朱書。

戴褐夫集目錄

書

答某書 戊午

與王靜齋書 丙寅

答趙少宰書 丁丑

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 庚辰

與劉大山書 庚辰

序

濤山先生詩序 丙辰

贈葉蒼岩序 戊午

贈釋鍾山序 甲子

送蕭端木序 丁卯

劉陂千庶常詩序 己巳

與余生書 戊午

與伍張兩先生書 丙寅

與劉言潔書 庚午

再上韓慕廬大宗伯書 辛巳

贈趙良治序 己未

贈許亦士序 甲子

送朱字綠序 甲子

齊謳集自序 己巳

送蔣玉度還毗陵序 庚午

李縣圃唱和詩序庚午

送劉繼莊還洞庭序庚午

子遺錄自序庚午

贈劉言潔序庚午

戴氏宗譜序辛未

狄向濤稿序辛未

李太常案牘序壬申

張天閑先生八十壽序壬申

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壬申

甲戌房書序甲戌

甲戌小題文序甲戌

徐文虎稿序己亥

方百川稿序己亥

朱翁詩序丙子

關里紀言序丁丑

小學論選序戊寅

丁丑房書序丁丑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己卯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己卯

己卯鄉試墨卷序己卯

方靈皋稿序己卯

天籟集序己卯

北行日記序庚辰

庚辰會試墨卷序庚辰

徐詒孫遺稿序庚辰

方逸巢先生詩序庚辰

杜溪稿序 庚辰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 庚辰

汪武曹稿序 壬午

送趙驂期序 庚辰

九科大題文選序 庚辰

三山存業序 壬午

記

意園記 丙辰

響雪亭記 丙辰

芝石記 戊午

先世遺事記 己未

唐西浦記 庚申

遊浮山記 辛酉

石門冲記 壬戌

醉鄉記 癸亥

西園記 甲子

睡鄉記 乙丑

虎兒山記 丁卯

遊西山記 丁卯

乙亥北行日記 乙亥

憂庵記 庚辰

遊爛柯山記 辛巳

遊吼山記 庚辰

古樟記 辛巳

遊天台山記 辛巳

雁蕩記 辛巳

遊大龍湫記 壬午

傳

陳士慶傳 甲子

楊維嶽傳 甲子

王養正傳 庚午

徐節婦傳 庚午

王烈婦傳 辛未

一壺先生傳 壬申

郭烈婦傳 壬申

袁烈婦傳 丁丑

吳江兩節婦傳 丁丑

詹烈婦傳 戊寅

龍鼻泉記 辛巳

李逢亨傳 甲子

周烈婦傳 癸亥

劉孔暉傳 庚午

戴節婦傳 庚午

李節婦傳 辛未

李烈婦傳 壬申

竇成傳 丙辰

吳文煒傳 丙子

儀貞四貞女合傳 戊寅

朱烈女傳 乙卯

李烈婦傳庚辰

唐允隆傳壬午

論

范增論丙辰

撫盜論壬戌

說

田字說丙辰

種樹說丙子

雜著

讀揚雄傳癸亥

討夏二子檄辛酉

書閻寧前墓誌後甲戌

附錄

畫網巾先生傳辛巳

節孝唐孺人傳壬午

魏其論辛酉

褐夫字說己未

命說示鄭叟戊寅

錢神問荅丙辰

書貨殖傳後辛酉

藥身說庚申

子遺錄

刊

行

戴褐夫集

書

答某書

辱書具言時文風氣之說而欲決之不肖以定其所從夫足下之勤勤用力於時文者豈非爭一時之進取而亟亟求得舉耶而欲決之不肖又豈非以素相愛且稍有知識言或可採必不誤足下之舉耶不肖草鄙之人抱膝荒江絕意世事况區區者既不能爲而世俗所謂得舉之文且又不諳至於以平生之所知告足下將萬萬不得舉非所以愛足下也昔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焉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夫千里馬不常有其利緩而駑馬日日有之其利急以不肖與足下平生相愛則請相駑馬足下試觀今之選爲上乘編以阜棧者有一千里馬乎知此則所從定矣風氣卑下如不肖輩放逸自廢之人始得以出其機杼聊自馳騁足下方從事於其間而必與之左是誤足下也足下書又極稱僕文字以爲難及夫足下所稱者時文耳往時嘗喜作之於今已不復作蓋不肖之所好而學之有得者又不在此吾子遽獎許過當是亦猶見驥之偶一長

鳴舉步。踈躩。遂以其絕塵之足。盡在是矣。此不肖之所以不敢教足下相千里馬焉也。文章一道。終當爲吾子一言之。以非吾子今日所急。故輒布區區。唯勉旃自愛。

與余生書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曆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畧。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前。嘗一見之。及是而余購此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畧。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二者將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文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蕪廬山澤之間。有塵塵誌其梗概。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屬。化爲冷灰。至於

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嘆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嗚呼。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一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困於飢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磨棄。時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而又何況於野郎。筓。筓。昆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裨官碑誌記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跡未嘗之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念未嘗不時有也。足下知犁支所在。祈召之來。與余面語其事。則不勝幸甚。

與王靜齋書

前日謁先生。往復議論。竟至終日。然此終日。尙有未盡厥懷者。不肖往時之苦。如人之

溺於江河。未即死而漂浮水上。假有擊舟而來者。猶可以援之而起也。雖無其事。然猶不肯絕望。以庶幾長年三老之見而哀之也。近者則如沈淪於千尋之淵。鯨鱷之窟。而水族萬怪爭來吞噬。雖有漁師水工。欲憐而救之。而困於力之無所施。其勢非得習於泅水者。濡沒而下。挾之以起。則終不可復出。此則非先生之是望。而誰望哉。蓋世有見小兒之盜取玉卮以爲戲者。曰待我明日來以錢易之。明日至而玉卮毀。今不肖之所急者。不過一餬口之地。奮飛遠去。以速脫於泥塗。而先生豈猶曰徐徐吾圖之。則終已毀於小兒之手耳。伏唯少加垂念。不宣。

答伍張兩生書

人來承示近日所爲文數首。並以爲文之道。殷殷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者耶。顧其平日頗有志不肯爲世間言語。既辱二生之間。其曷敢以匿。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嚙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於一。於是外形骸。凌雲氣。入水不濡。入火不蒸。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

而用之於文章。嗚呼。其無以加於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唯雅且清。則精。精則糟粕煨燼。塵垢渣滓。舉凡邪僞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謂精也。而有物焉。陰驅而潛率之。出入于浩渺之區。跌宕於杳藹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岳。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間。而蓋冒乎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語言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臯視之。九方臯曰。牡而驪。伯樂曰。此真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跡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唯不可得而言。此無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謾。不可信。得其術。而以用之於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於物外矣。二生好學甚篤。其所爲文章。意思蕭然。旣間且遠。蓋有得於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以告焉。吾聞爲乎仙道。形解銷化。其術秘不傳。卽傳其術。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得。傳傳之而通者。非二生。吾誰望之。

答趙少宰書

少宰閣下。前日名世出都門。閣下親枉車騎相送。且言文集刊已垂成。欲得吾子序之。名世南行二十餘日而抵家。家貧多事。未遑以爲。閱二月而於郵傳中得閣下書云。序不及待。已使人代爲之矣。名世江淮鄙人。無爵位於朝。無聲譽于天下。爲舉世之所共棄。而閣下出持節鉞入貳天官。序閣下之文者皆公卿大夫。而閣下猶勤勤懇懇。欲得不肖之序。豈非以其人雖賤。而其言尙有可取耶。今夫立言之道。莫著於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有所爲而爲之之謂物。不得已而爲之之謂物。近類而切事。發揮而旁通。其間天道具焉。人事備焉。物理昭焉。夫是之謂物也。夫子之釋乾之九三也。曰脩辭以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唯立誠故有物。苟其不然。則雖菁華爛熳之章。工麗可喜之作。中庸之所謂不誠無物也。君子之所不取也。夫代人而爲之言者。彼之意。吾不之知也。彼之聲音笑貌。吾不之見也。吾之意。非彼之意也。吾之辭。非彼之辭也。爲剽爲僞。爲欺謾而已矣。今以不誠之人。而事閣下。以不誠之文。而序閣下之文。宜爲閣下之所斥勿取。而閣下顧使人爲之。則非閣下始所取於名世之心矣。區區之誠。尙

欲自達而代作之文。唯閣下刻而去之。幸甚幸甚。名世再拜。

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居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章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終篇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故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壙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剽目竊。徒以雕飾爲工。觀其菁華爛熳之章。與夫考据排綴之際。出其言唯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畧其町畦。去其鈇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藜胷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雖咫尺。莫能盡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

或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烟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游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愉悅四顧。不復有人。閒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行年二十。卽有志於古文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智荒惑。又治生不給。無以托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尙少。可以待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愁懼。何可勝言。數年以來。客遊四方。所見多士矣。而亦未見有以此事爲志者。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得於古人之旨。且不以僕爲不才。而謂可與于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拾篋中文字。自丙辰至於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蘆中集。天問集。困學集。峇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因彙爲一集。而有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然。卽當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曩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名世頓首。

上大宗伯韓慕廬先生書

布衣窮居之士。欲自刊刻其文。念無以取重於世。乃求序于王公大人。王公大人賜之序。則欣欣然以之。自多不自多。其文而多。王公大人之序。以爲榮耀。夫文者必待王公

大人而重。則是孟子七篇成。而必請序於齊宣。梁惠。司馬遷。史記成。而必請序於丞相。公孫弘。大將軍衛青也。且夫意氣不足以孤行。而後有所附麗。言語不足以行遠。而後思所以炫其聲名。彼乞序于王公大人。而欣欣然遂以之自多。不待觀其文。而已知其不足重矣。彼王公大人。不能却其請之堅也。亦不知其文之工拙。果何如。率爾命筆。不無過情之言。人之見之者。讀未終篇。輒已掩卷而去。而況於其所序之文乎。是則王公大人之序。且不能自重。而又安能重士之文。此所以有志之士。不求序于王公大人。凡以自重其文。而王公大人之賢者。亦不輕與人以序。亦所以自重其序也。今之大人。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者。獨閣下一人。往在京師。閣下嘗爲不肖言。士之以求序來者。比肩接踵。然大抵多所謝絕。於是不能得閣下之序而去者。不啻十之九矣。嗟乎。唯閣下不輕與人以序。而乃可以序不肖之文。唯不肖不求序於王公大人。而乃可以求序於閣下也。不肖至京師。前後凡五六年。未嘗上書宰相。獻文當途。賢公卿弘獎士類。其所爲大書。深刻標榜。窮士之言。充棟盈几。而不肖不與焉。獨閣下見其所爲文。而以爲可與於斯文也者。一日偶序不肖舉業文若干篇。不肖歸而刻之於金陵。而天下讀閣下之

序者。往復諷誦。咏嘆咨嗟。初非以閣下名位之故。而讀不肖之文者。謬相引重。亦非以閣下之序故也。唯如是而閣下乃可以序不肖之文。而不肖乃可以求序於閣下矣。嗚呼。文章之事。雖非有用於世。而未可以爵位勢分緣飾於其間。亦視乎求序者之人與文何如。與序之者之人與文何如而已。頃者金陵一二人。士取不肖所爲古文。刊刻其十之二三。用是潔誠齋。慮北面叩首而求閣下以序之。夫舉業之文。非閣下之所好。而亦非不肖之所好也。閣下猶肯執筆爲之序。而况不肖之古文。固閣下所素咨賞。以爲可與於斯文者乎。知閣下之不與他人。而一槩謝絕之者。蓋他人之所求者。乃當世學士之序。而不肖之所求者。乃慕廬先生之序也。俯伏俟命。不勝至願。謹再拜。

再上韓宗伯書

名世再拜。名世平居讀書。考文章升降之際。竊見夫文章之事。未有不。上。與。下。合。而。能。至於極盛者也。上與下合。而風氣之權操之自上。上之人懸其令以倡率之。而下之人莫不奔走恐後。而不敢有異議於其間。若夫上之人所操者。不足以壓服乎下之心。而下之人紛然囂然。各持其說。各挾其技。而有非薄乎上之心。考校之文一出。而心非巷

議。曠然流傳。共指以爲笑。於是上之與下。兩相訾訾。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文體。遂不可振。曩者文章之風氣。嘗亦萎爾卑弱而不振矣。先儒之精義不明。古文之規矩。盡裂。上之人所以取于下。下之人所以獻于上者。皆雷同相從而已。雖其風氣之不振。而上之與下。訾訾之聲。不出於口。齟齬扞格之狀。不形於色。而風氣欲變之機。固已伏於此矣。當此之時。閣下遂獨以雄奇渾古之文。出而大魁天下。天下之人。讀閣下之文。恍然如寐之方覺。如醒之方醒。皆翻然忽改其所爲。三十年來。窮巷枯槁之士。被服先民。抱殘守缺。以不棄於斯文。閣下之力也。閣下既以古今取高第爲大官。而天下之人。又翕然嚮風。愈久而不衰。則宜上與下合爲一矣。乃訾訾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通。未有甚於今日者何也。則毋乃不之信。且從於閣下者。遍以望於上之人。而不克副其望歟。遂直爲此紛然鬻然也。今甲三年而一試士。棘未撤。士或私相許曰。某某者必得售也。又或私相誚曰。某某者必斥勿錄也。已而斥之者。則其許之者也。錄之者。則其誚之者也。不能不相顧以駭。而羣不逞。遂借以行其私。至於詆訐叫號而不可止。上之人患之。而未能有以弭之也。竊以爲弭之道。在上之人。勿故與下之人相反而已矣。下

之人曰是也。而上之人必曰非也。下之人曰非也。而上之人必曰是也。參差之見。先橫據於胸中。其說究無以勝乎下之人。則安能厭服乎其心。而使之不敢有異議於其間也哉。且夫天下之人。其所操未必盡是也。紛然囂然。而出於詆訐叫號。即下之人有志者。亦未嘗不非之也。然而公論多出於其間。公論者。上與下共之者也。下之人方以公論自張。而上之人故欲反之。非其心也。則母乃拘囊者之風氣。而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士之具歟。下之人以其信且從於閣下者。遍望於上之人。其所以待上之人者甚厚。而上之人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士之具。於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訾。齟齬扞格。截然分爲二。而閣下以一身居上下之間。則驅之使合。其權仍在閣下而已矣。閣下文無論知與不知。莫不肅然起而斂衽退避。以爲不可及。而閣下之名德清望。又爲海內之所嚮仰。謂閣下之道。下之人信且從之。而上之人獨不肯信相從者。必無之事也。轉移之權。則唯在閣下一爲昌言正告之而已矣。名世往在京師。與閣下遊。凡一二年。相與縱論。當世獨未常言及文章之事。名世身在卑賤。有言不信。故不得不黯黯以居。默默以處。而閣下方在日月之際。經綸密勿。更有重且大者。文章一事。遂有所

不暇及耳。然而當今文章之責。實在閣下。不宜使窮巷枯槁之士。缺然失望。坐視上之與下。訾訾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通也。名世南歸。數載不復有志。當世行吟江上。將欲灌園以終老。習見夫下之人。所以仰望閣下者。如此其至。而轉移之權。使上之與下。相合而無二。非閣下不能。故輒爲達其區區之情焉。冒瀆尊嚴。無任惶恤。不宣。

與劉大山書

去年春正月。渡江訪足下。留信宿。而足下出所爲古文十餘篇見示。皆有奇氣。足下固不自信。而謬以僕之文有合於古人矩矱。因從問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回秦淮。將欲檢篋中文字。悉致之足下。冀有以教我。會足下北遊燕薊之間。而僕亦東走吳越。遂不果。今年冬。有金陵門人。欲錄僕古文於板。僕古文多憤時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而門人遂以彼所藏抄本百篇。雕刻行世。俟其刊成。當於郵傳中。致一本於足下。其文皆無絕殊。少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亦未能以告人也。唯足下細加擇別。摘其瑕疵。使得改定。且作一序。以冠其首簡。幸甚幸甚。當今文章一事。賤如糞壤。而僕無他嗜好。獨好此不厭。生平尤留意先朝文獻。二十年來。蒐求遺編。討論掌故。胸中覺

有百卷書。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觸喉而出。而僕以爲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爲之。將欲入名山中。洗滌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例次第。命筆而不幸。死喪相繼。家累日增。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其爲困躓顛倒。良可悼嘆。同縣方苞。以爲文章者。窮人之具。而文章之奇者。其窮亦奇。如戴子是也。僕文章不敢當方君之所謂奇。而欲箸書而不得。此其所以爲窮之奇也。秦淮有余叟者。好琵琶。聞人有工爲此技者。不遠千里。迎致之。學其術。客爲琵琶來者。終日座爲滿。久之。果大工。號爾中第一手。然以是傾其產千金。至不能給衣食。乃操琵琶彈於市。乞錢自活。卒無知者。不能救凍餒。遂抱琵琶而餓死。于秦淮之涯。今僕之文章。乃余叟之琵琶也。然而琵琶者。曹部之樂耳。其工拙得喪。可以無論。至若吾輩之所爲者。乃先王之遺。將以明聖人之道。窮造化之微。而極人情之變態。乃與曹部之樂。同其困躓顛倒。將遂破其琵琶。以求免於窮餓。此余叟之所不爲也。嗚呼。琵琶成而適以速之死。文章成而適以甚其窮。足下方揚眉瞬目。奮袂抵掌。而效僕之所爲。是又一余叟也。然而爲余叟者。始能知余叟之音。此僕之所以欲足下之序吾文也。庚辰十二月望日。戴名世頓首。

序

濤山先生詩序

先生家濤山。手植竹數十箇。老屋三間。厖厖蔽風雨。先生年老矣。家甚貧。陶然自樂。人見先生樂。不知其貧。先生竟亦不自知其貧也。命二子種秫爲酒。酒熟飲客。客醒然。先生已醉。客不至。先生獨持杯滿飲。飲亦必醉。每醉輒誦其所賦詩。即不知詩者亦爲誦之。誦已大呼自豪。往往凌其座人。淋漓酣適。若不可羈禦。其大都如此。先生曰。吾家少豪富。居金陵數年。遭喪亂。歸來爲學宮弟子。已而不屑也。走窮山中。飲酒賦詩。以此樂而終其世。家人或以粟盡告余。余不應聽。曰。姑取酒來。酒罄。貸之鄰家。或出錢往酤。或無錢。輒脫衣典酒。生平好爲詩。於詩好唐人。於唐人獨好樂天。每爲詩。不樂天若。不爲也。每爲詩。未有不樂天若也。噫。吾見夫世之逐逐者。而不知止也。富貴者多驕矜。貧賤者多悲蹙。輾轉汨沒。曾不能得吾之一日。吾哀之。吾又自喜也。吾左手持觴。右手援筆。飲一觴。得一句焉。吾醉而詩已就。而曠曠然而熙熙然。而無所介其懷也。豈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發笑矣乎。名世常讀先生之詩。瀟洒不羈。如其人。其風咏直彷彿樂天。不誣。

也。而先生奇情曠達。與人交無畛域。或有不合。面斥之。事過則已。復歡如平常。人無知其意者。獨時時見其意於詩。先生余外祖也。故以命小子曰。今之時。子之文未有雙也。吾詩待子而傳。小子不敏。謹撰其說。而以書之於集之首。

贈趙良治序

玉之在璞。人視之。塊然石也。棄之於途。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人問之。他日見道旁石塊然。以爲玉也。取而藏之於櫝。噫。玉也。而石之石也。而又玉之大抵如此矣。夫玉不類石。然人不視爲石。則非玉。觀於人之所視爲玉者。可知也。其所爲玉人者。笑矣。良治。玉之在璞者也。不幸而不遇玉人。于是有小丈夫者。視之。熟視之。笑曰。此塊然石也。噫。良治。眞玉之在璞者也。他日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而後知其非塊然石也。噫。吾行見夫小丈夫者。之石之滿其櫝也。已。

贈葉蒼岩序

昔吾縣葉文莊公。舉萬曆癸丑進士。入翰林。烈皇帝時。爲禮部尙書。當天啟中。婦寺之禍。流毒天下。吾縣士大夫。仕於朝者。一二人外。皆能抗直持大節。自左公毅公被禍而

文。莊。公。與。中。丞。方。公。亦。岌。岌。幾。不。免。方。公。者。巡。撫。順。天。諱。大。任。者。也。公。好。讀。書。時。時。刻。苦。鑽。研。終。其。身。不。厭。既。貴。則。盡。購。遺。書。數。萬。卷。一。二。丹。鉛。排。纒。而。翰。林。榮。選。宗。伯。閒。官。益。得。以。肆。其。力。於。學。其。所。爲。文。章。有。歐。陽。子。之。風。公。之。家。孫。曰。子。寧。先。生。雅。好。余。常。哀。余。之。遇。曰。嗟。乎。使。子。得。遇。文。莊。公。豈。困。至。此。乎。小。子。生。也。晚。間。讀。公。書。與。公。子。弟。遊。輒。喟。然。嘆。道。之。衰。也。子。寧。先。生。之。子。曰。蒼。岩。與。吾。生。同。歲。自。兒。時。初。學。文。卽。意。氣。相。得。歡。甚。已。而。蒼。岩。召。余。讀。書。其。家。每。一。文。就。必。質。之。子。寧。先。生。以。爲。常。自。是。後。從。事。朋。友。往。還。多。矣。其。知。我。深。而。信。我。篤。鮮。有。及。先。生。父。子。間。者。而。後。嘆。文。莊。公。之。澤。猶。不。墜。諸。子。孫。余。稍。長。益。困。遊。學。四。方。而。蒼。岩。家。益。落。且。屢。困。於。州。縣。蒼。岩。不。以。咎。有。司。而。深。自。愧。悔。其。業。之。未。工。一。日。語。余。曰。吾。始。與。而。學。也。於。今。幾。年。今。子。之。學。已。至。而。道。已。成。矣。而。余。猶。泛。濫。於。制。舉。業。而。不。知。所。歸。宿。而。未。涯。也。唯。子。有。以。拯。余。之。病。而。救。余。之。惑。余。曰。科。舉。之。業。非。余。所。好。也。然。嘗。試。之。矣。於。足。下。義。不。可。以。默。則。吾。還。且。問。子。將。俯。仰。順。時。與。之。遷。徙。上。下。而。志。不。素。定。力。不。專。而。氣。易。動。歟。曰。然。然。則。子。之。爲。此。也。欲。速。之。意。甚。而。得。失。之。念。交。戰。於。胸。中。故。輾。轉。汨。沒。而。至。此。歟。且。又。有。人。焉。梏。子。之。性。啗。子。之。聽。而。

教以從衆之悅目歟。曰然。夫此數者。皆世俗人之情。以吾子之賢而出於此。亦惑且甚矣。夫時文未有定也。而吾子與之轉移。豈非以順時則得。不順時則失故耶。然世之應有司之試者。未有不順時者也。而往往得者十一。不得者十九。未見其必得也。且夫庸夫小人。僥倖而有獲。而輒以譏評豪傑。見有異已者。輒笑之。輒妬之。輒阻且撓之。而不使之有成。今子亂於毀譽之說。而失於趨向之宜。豈非惑之甚也哉。世衰道微。有志者。宜振立於天壤之間。而不可稍爲委曲。以悅世徇俗。即艱難摧折。有不顧。況文章乎哉。況區區之時文乎哉。吾聞文莊公家故貧。少時從塾師。塾師教以讀時文。公不應。潛誦莊子。見人至。輒掩匿。嗚呼。余之困久矣。其何能望公。然士固有異世而相合者。公與方丞。最善。兩人微時。日相聚茅屋中。接膝密語。旁若無人者。後兩人官位相埒。而俱以清風勁節。顯名天下。蒼岩有志。勉之而已。

送許亦士序

自周之衰。至於今。儒學旣擯焉。聖人之道。掃地無餘。獨幸有其書。尙存。而學者大抵皆淺陋。不能申明聖人之意。自漢之訓詁箋疏。已失其旨。而學官所立五經家。皆無當於

大道之要。蓋道莫著於宋宋之時。不能用之。至有明而顯。嗟夫。其言雖顯於明矣。而其道或未之能行也。天下之士。非科舉之文無由進。而科舉之文。非宋氏諸儒之說。輒斥不取。夫非宋氏諸儒之說不取。其意氣豈不盛哉。而學者第借其說以爲進之階。問其何以學。曰科舉故也。則卽其始學之日。而固已叛于宋氏諸儒之道矣。然當世學者。習其書。猶貌爲其言。競競不敢失墜。至於正德嘉靖以來。諸儒紛紛而起。良知家言最行于天下。浸淫蔓延。而士皆以叛宋氏爲賢。於是橫議之禍。漸流爲門戶。天下亦自此多故矣。頃者以來。士已有稍稍能分別是非。以告天下者。而天下猶迷不知悟。江之北有兩生焉。曰褐夫氏。曰亦士氏。此二人者。蓋讀宋儒之書。而喟焉嘆興。肅然再拜曰。吾師云。褐夫氏生于桐。桐爲大縣。而能誦宋儒之書者。不過數人。然此數人之誦之者。非吾之所云云也。吾不與之學。宋儒乃者。客于舒。舒尤荒陋。而亦士獨爲有志於道者。嗚呼。當大道淪散。士不知學。而一二腐儒。小生區區。抱獨守殘。淪落于窮岩斷壑之中者。徒爲世所嗤笑。誨悔。然其所維繫。豈小也哉。余旣以迂拙不容于世。遁逃山中。而亦士不鄙余。謂余知道者。余非其人也。而亦士則真宋儒之徒也。已。他日。余且買山隱焉。取四

書五經之訓詁箋疏而去其諸家之背謬。與其駁雜迂訛者。重訂爲一書。而竊附於宋氏諸儒之後。亦士要爲有志者。當與亦士共勉之也。因先爲言以期之。

送釋鍾山序

余友有浮屠者曰鍾山。與余相知最深。余不爲浮屠氏學。而常好與浮屠遊。余儒者。與當世所爲儒者異。以故當世儒者皆畏惡之。獨一二浮屠氏不余忍棄也。賢余才而從之遊。亦儒者棄之。而見収於浮屠氏。然則當世儒者毋輕詆浮屠。鍾山南京人。常客廬州。無所知名。壬戌秋。有僧爲我言鍾山。負義氣。工字術。尤精堪輿家言。余貽書鍾山。鍾山未答。明年春。余涉淝水。過鍾山。一見如舊相識。又明年春。鍾山客余舍館。主人翁以余故。重其術而禮之。嘗與余一榻相對道平生。則時時爲我泣然流涕。嗟乎。余之相知。不得之儒者。而得之於浮屠氏。吾常嘆之。會鍾山別余適桐。桐余鄉也。介在江表。山水秀麗。甲他州。鍾山往而爲余先人尋葬處。余羈旅不獲偕之歸也。白雲之阿。黃泉之一坏。所以慰不肖之孤者。又豈特從遊意氣之私而已哉。於其行也。遂書以送之。

送朱字綠序

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舟子相與語。有兩生携手立江干。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縣人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縣某秀才。子豈嘗識之。蓋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識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問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宿松朱字綠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戴秀才。卽我也。因相視一笑。至余舟。跌坐。各道平生。則皆大喜。過望。蓋余與字綠同郡。而又同受知于學使者劉公。庚申之秋。余謁劉公于句曲。劉公素爲我言朱生。公好士。士苟能文者。輒時時記憶之。而尤篤念字綠。不置。余爲字綠道劉公語。字綠亦未嘗不感嘆流涕也。余自識字綠姓名。并其文章。而至今凡四五年。以未見字綠爲恨。字綠之於余亦然。今者江皋孤艇。荒烟落日。邂逅一遇。而相與問姓名。歡然撫掌。豈不快哉。字綠有道而能文章者。而其愛余文實甚。余之蹇拙困頓。爲鄉里小兒所欲殺。而大江南北。類多咨嗟嚮慕。蓋近者難以爲工。而遠者多不知其不肖也。而生其一。方某。字綠同鄉人。亦能文辭。與字綠皆素知余者。字綠其并以吾言示之。

送蕭端木序

余居鄉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妬余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余羣兒從之紛如也久之衡文者貢余於京師鄉人之在京師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閩人蕭君端木從余鄉人處識余亦以鄉人視余莫知余也而蕭君同縣人爲我言蕭君好古博雅君子也余因出余文一編示蕭君蕭君大奇之以爲異世人非天下所有也余深愧蕭君言自是蕭君與余往來甚數余益得以悉蕭君之爲人與其文章蓋余平居於文不好雕飾第以爲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文如是止矣嘗按史漢以來諸家之旨皆如是余好之蕭君之嚮往適與余同則蕭君之奇余也而豈徒哉歲丁卯余與蕭君試于京兆皆被放而分校黜余文者亦閩人也蕭君告余曰某某至愚極汚余鄉人也余知之吾子脫不幸出其門辱吾子不可湔矣幸而被放甚善蓋蕭君之愛朋友敦氣誼如此余自念譴陋不容於鄉邦而名字往往在人間然而相知愛慕之甚者莫如蕭君余所見天下士多矣其好古愛朋友敦氣誼亦莫如蕭君余方幸與蕭君遊也而蕭君遽別余而歸余且悵悵乎其何之也先是蕭君告余曰吾由閩而燕往還萬餘里不得吾子之文以歸則是吾沒爲無益矣余諾之未果爲至是再三云余因書此以送其行而又幸蕭君之

歸故鄉。守田園爲足樂。而余之落廓羈窮。且不知其所終極。竊自傷也。

齊謳集自序

余少好誦古人之詩。時時誦之。然輒不復記憶。間爲詩。其於古文之旨。不肖也。因遂棄去。自是荏苒浸尋。身在貧困。而曾無以發憤懣之。什嘗自惜。且恨之。數年以來。客遊四方。篋中無他書本。可以度日。而有感觸。輒亦偶爲詩一兩篇。旣成。猶軼不錄。蓋余之志。欲入山窮居。專精思慮。以務比肩于古人。非是弗爲。爲之亦弗存也。戊辰己巳之間。自燕踰濟。遊于渤海之濱。徧歷齊魯之壤。同遊者數人。與余皆困不得志。於是多賦詩以自遣。而余故不工詩。勉而爲之。得一百餘篇。方擬棄去。而同遊者願謬加賞嘆。力勸余存其稿。余俯仰從之。然非余之志也。嗚呼。詩之衰久矣。世之人粗能識字。卽高自夸詡。欲登壇坫。以爭名聲。其于古人之詩。多能議論短長。分別門戶。譬之盲僮跛豎。各以其意喜怒主人。而擅扼攘臂于藩籬之外。而主人曾莫之知也。不亦大可悲乎。余行且歸隱故山。終身弗出。縱觀古人之詩。而因以有吐發憤懣之什。或有當乎。而茲集之存者。同遊數人者之志。非余之志也。數人者。爲無錫劉齊。武進白寶。宿江朱書。溧陽史騏生。

常熟翁振翼。華亭畢大生。山陰胡慶昌云。

劉陂千庶常詩序

詩之亡於人間久矣。其故果安在耶。古之人未嘗欲名其詩也。而固已有詩。今之人徒欲名其詩而已。徒欲名其詩。而固已無詩矣。古之人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情之至而詩自工。今之人以詩爲取名聲。爭擅沽之具。自汨其情。而亡其已之詩。以務摹擬夫古人之詩。此詩之所以衰也。數千年來。詩數變。而其變愈下。彼此訾訾。互起迭扑。凌遲至於今。而世之說詩者。其術更黠。而其說更譎。詐而不可窮。詰彼蓋知古人之不可非也。於是據其說而指之曰。古人在是也。爲之峻其牆垣。固其藩籬。彷彿其形貌之萬一。以爲己之所獨有。而他人之所不能至。又懼天下之不吾信也。於是恫疑虛喝。而傲睨顧盼。以濟其術之窮。庶幾天下之可欺。不深察吾之所以而震而驚之。而吾之詩。可以名嗚呼。世之說詩者。此其術也。而豈復有詩哉。余不能詩也。而於詩之旨。猶稍稍能識之。自游學四方。見世之所名之詩。不復有詩也。而頗意世所不名之詩。其中必有詩焉。而果得庶常劉君陂千之詩。陂千退讓君子也。其容貌粥粥。然其與人交。溫溫。

然其言。語辭氣。恂然。嗚呼。此。陂。千。之。詩。也。陂。千。之。言。曰。吾。惡。夫。世。之。名。其。詩。者。吾。之。詩。吾。自。抒。其。情。而。已。不。以。名。也。蓋。陂。千。之。詩。皆。深。自。藏。匿。不。以。示。世。余。索。而。讀。之。見。其。情。皆。陂。千。之。情。而。詩。皆。陂。千。之。詩。按。之。古。人。之。旨。自。不。相。遠。也。使。世。之。說。詩。者。見。之。必。求。其。瑕。疵。而。議。之。曰。某。句。不。似。某。家。即。不。然。或。謬。爲。稱。之。曰。某。句。似。某。家。某。句。又。似。某。家。必。欲。盡。汨。陂。千。之。情。使。之。輾。轉。愉。恍。而。無。所。適。從。嗚。呼。其。亦。不。仁。甚。矣。宜。陂。千。之。匿。不。以。示。世。也。陂。千。之。尊。府。先。生。詩。最。多。亦。最。工。先。生。生。平。不。以。詩。示。世。人。亦。未。有。以。詩。名。先。生。者。而。吾。又。嘗。見。陂。千。仲。弟。檢。討。君。詩。數。首。其。旨。亦。如。是。嗚。呼。詩。亡。于。人。間。久。矣。而。猶。存。乎。劉。氏。之。一。門。凡。其。所。以。存。者。皆。不。汲。汲。于。名。者。也。彼。世。之。說。詩。者。其。名。竟。何。有。也。

送蔣玉度還毘陵序

今之所謂才士者。吾知之矣。習剽竊之文。工側媚之貌。奔走形勢之途。周旋僕隸之際。以低首柔聲。乞哀於公卿之門。而世之論才士者。必歸焉。今之所謂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時。便佞也。而喜其適已。狠戾險賊也。而以爲有用。士有不出於是者。

爲傲爲迂爲誕妄爲倨侮而不可復近。蓋今之士與士大夫之好士者其相得如此。嗚呼亦一異矣。蔣君客京師數年。凡三試南宮不第。士大夫弗謂蔣君爲才也者而棄之。士皆鷲鷲曉曉。惡蔣君之不類也。而又見蔣君之困也。則又相與笑蔣君。蔣君旅泊蕭然。因別余而歸。余送之行而告之曰。君子得志則爲龍蛇。不得志則爲蚯蚓。安能與蚩蚩者爭是非得失也哉。昔者梁國之鴟欲以庸鼠嚇鷓鴣。鷓鴣雖固不受嚇也。今之嚇蔣君者其庸鼠也耶。蔣君其有以自處矣。因書以贈之。

李縣圃唱和詩序

余常誦古人之詩而嘆杜子美之才氣橫絕。一世後有作者未之或及也。子美之秋興八首尤爲人所傳誦。其依倣而爲之者亦不少矣。而余以爲不得子美之所以爲子美。雖依倣而爲之非子美也。子美當唐室板蕩憂時感事莫可如何而託之於咏歌崎嶇入蜀爲過客羈人蜀之人無知子美者。然子美故樂蜀錦江之上。浣花之濱。時時有子美。時時有子美之詩也。後之人能爲子美之詩者莫如陸務觀。務觀爲吏蜀中亦樂蜀之風土。蓋其旣去猶惓惓不能忘蜀。其稱蜀中與其思蜀之詩與子美前後相映也。後

之人依倣子美而爲之者不少。而卒莫如務觀。則務觀乃眞子美也。而余又因知蜀中之勝。能淹留兩賢。其風土必有可樂者。當子美務觀之時。蜀非無事之國。然山川城郭。人民謠俗。猶不失其佳麗。今自明之末。以來而蜀已非復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務觀見之。當如何太息。而其詩當如何哀怨也。吾友撫州李君縣圃。宦蜀將行。而擬子美秋興之體。爲詩八章。以道其懷。而孫圃之友數人皆和之。旣成帖帙。而以示余。且求爲之序。余嘆縣圃之能詩。其入蜀也。必能追踪子美。務觀又嘉縣圃之友之相應和。得詩人之意也。於是乎書。

送劉繼莊還洞庭序

慨自科舉之制興。而天下之人廢書不讀久矣。以未嘗讀書之人。而付之以天下之事。其不至決裂者。蓋未之有也。昔者科舉之興。亦未嘗無人矣。在上者長養之以廉恥。而在下者亦不務爲苟得。是故其功名猶有可觀。至其晚節末路。相習爲速化之術。而風俗之頹。人才之不振。其流禍至於不可勝言。此有心者所爲嘆息痛恨於科舉之設也。劉君繼莊博通古今。讀書自適。而不從事於科舉。其於陰陽曆數樂律兵法之類。無不

有以窮其元本而臻其微妙。蓋繼莊其能讀書者矣。繼莊尤留心於史事。購求天下之書。凡金匱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誌野老遺民之所紀載。共數千卷。將欲歸老洞庭而著書以終焉。繼莊一書生。擔簞遊燕市。諸公貴人無好士。能知繼莊。繼莊衣食不遑給。而奔走拮据。出金數百。購求遺書。凡繼莊之所爲者。其力旣已勤。而其志亦已苦矣。繼莊有友曰王崑繩。及余二人。約偕詣洞庭。讀其所購書。而繼莊無擔石之儲。無以供客。余二人之行。皆不果。而繼莊先携其書以歸。余與崑繩行歌燕市。一市人皆笑之。羈窮落拓。此數人者。大抵皆同。而余輩之窮。至欲讀書而不得。此天下之所以不讀書也。嗚呼。良可悲矣。吾聞洞庭擅東南湖山之勝。而繼莊家在西山。尤爲幽人之所棲息。繼莊歸而爲余懸一榻焉。余雖不能卒行。終必圖與繼莊著書終隱。以酬曩昔之志。繼莊曰。然。遂書之。

子遺錄自序

余所著子遺錄旣成。北平王源爲之序。而余復自爲之說。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豈不可哀也哉。自秦漢以來。天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明。而其敗亡之禍。亦未有如明之烈。

者也。明之取天下于盜賊。而其失天下也。亦於盜賊。彼秦寇者。皆國家之赤子。受休養之恩。垂三百年。非若敵國外患。而一旦稱兵起事。橫行天下。斬艾吾民。藩王滅。天子死。而國祚隨之。此自古以來之所未有也。當是時。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士大夫漫不以賊爲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中朝以門戶相爭。而操持闔外之事。使任事者轉輾徬徨。而無所用其力。直至於國亡君死而後已焉。此其罪甚於盜賊萬萬。嗚呼。豈非天乎。賊起。秦入。晉蔓延於畿南。河北復渡河。蹂躪江淮。河洛湖湘巴蜀之間。名都大邑。所向皆破。而吾桐獨完。桐小縣。僅彈丸黑子。本數千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萬方張之師。前後凡十餘年。濱於陷者數矣。而卒獲完。豈非以賢有司之拊循。士大夫之設守。而兵民之戮力與。余從諸父老。問吾桐前後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概。因著爲一書。而當時文武用兵之畧。亦以附見。使作史者有所採擇焉。

贈劉言潔序

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世有講章時文之學。蓋講章時文之毒天下也久矣。昔者聖人之遺經。撥拾于秦火之餘。漢唐儒者。其爲訓詁箋疏。不啻數十家。皆未能盡得聖人之旨。

至朱子出而其道大明。講章之徒。曾不能窺漢唐之藩籬。而欲以破有宋之堂奧。何其惑也。六經者。文之本也。周秦漢唐以來。作者多有。而其源流旨歸。未有一者也。時文之徒曰。吾無所事乎此也。其爲說。至於苟且以從俗之好。而以是爲奔走勢利之具。數十百年以來。天下受講章時文之荼毒。而後之踵之者。愈甚。而世益壞。是故講章時文。不息。則聖人之道。不著。有王者起。必掃除而更張之。無疑也。吾友劉君言潔。獨立於波靡之中。非朱子之說。不道也。非周秦漢唐宋之文。不觀也。講章時文之徒。皆非笑之。而言潔能超然于埃壙之表。故吾以言潔爲賢。余於世事。多所感憤。嘗欲買岩石之穴。舉手謝時人。以去躬耕讀書。而老焉。平生欲重訂四書五經大全。入山著書。首當從事於此。又自朱子沒後。羣史繁穢。意中時時欲勒成一書。以繼綱目之後。而有明一代之史。世無能命筆者。更經一再傳。則終淪散。放失莫可依考。當倣太史公封網羅論次。旣成。則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平生之志如此而已。然而生遭憂患。凡人世險阻。阨窮之境。莫不嘗之。無擔石之儲。無環堵之室。徒餬口於四方。以托一日之命。而其志安從辦之。古之人。家貧客遊。往往有王公大人。供其資用。令極意學。而楊子雲微時。文章得達天。

子。遂。自。布。衣。召。見。子。雲。自。奏。力。不。得。學。而。心。好。治。沉。博。絕。麗。之。文。願。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於。是。天。子。詔。尙。書。賜。筆。墨。錢。六。萬。使。觀。書。于。石。渠。嗚。呼。後。之。學。者。其。所。遭。之。變。所。遇。之。時。不。同。于。古。之。人。者。多。矣。然。則。余。且。抱。無。涯。之。志。而。莫。之。遂。也。余。與。言。潔。兩。人。同。客。遊。河。濟。間。以。至。燕。市。每。相。與。往。復。論。難。窮。人。情。之。變。考。文。章。之。旨。未。嘗。不。蹶。然。而。興。而。復。爲。之。喟。然。以。嘆。也。言。潔。長。余。二。歲。蓋。已。四。十。而。余。年。三。十。有。八。浸。尋。荏。苒。曾。無。成。就。自。慚。多。不。及。言。潔。將。遂。入。窮。山。之。中。爲。農。夫。以。沒。世。而。言。潔。學。甚。博。力。甚。勤。斯。文。之。責。實。在。言。潔。昔。漢。家。從。秦。火。之。後。收。拾。遺。經。於。是。田。何。施。孟。之。易。申。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都。之。春。秋。大。小。戴。之。禮。記。伏。生。孔。安。國。之。尙。書。皆。相。繼。而。出。今。夫。講。章。時。文。其。爲。禍。更。烈。于。秦。火。倫。世。有。表。章。六。經。者。出。則。如。向。之。儒。者。豈。遂。無。其。人。乎。因。書。以。貽。言。潔。且。以。勉。之。也。

戴氏宗譜序

昔者先王之制禮也。以爲人治之大。莫大于親親。於是爲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又懼其久而相離。而至於相傷也。於是立爲大宗小宗之法。以明其等級。序之以

昭穆別之以尊卑。使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氏族之傳不亂。雖至歷世之遠。而族黨之義。率不等于途人者。有宗法以維之也。禮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以至于庶民安。財用足。百志成。莫不由此焉。嗚呼。此先王之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歟。自三代之衰。禮樂崩壞。人皆廢古忘本。骨肉之恩薄。渙然無所統紀。往往疑貳猜阻。見于父子兄弟之間。而況于疎遠之屬乎。雖以巨家大族。不數傳而其子孫或迷不知其所自出。以故有仁人孝子之思者。欲崇本厚始。莫大于立祠祀正宗。祧脩譜牒。吾戴氏系出微子。爲神明之胄。支裔最爲蕃昌。蔓延于天下。而莫盛于新安。吾桐之戴。遷自新安。已三百餘年。於今家世躬耕讀書。任官皆不顯。而十餘世譜系皆存。松江之戴。遷自浙之會稽。會稽亦新安之戴之派別也。松江之戴。曰容若者。嘗錄爲圖譜一卷。自得姓之始。以至於吳。會諸戴支分派別。源流考據最詳且悉確。若容若者。崇本厚始之道。仁人孝子之心。可以見矣。嗚呼。先王之制禮也。五服之外。猶有祖免之禮。凡以別于途人也。蓋宗族雖繁。且遠。而其初固原於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化爲途人。途人其宗族是猶途人。其父母祖宗也。而可乎。容

若持圖譜示余。且曰。兄其爲我序之。余旣錄而藏諸篋中。仍以其舊本歸容若。且告之曰。是譜也。當持以盡示戴氏之人。苟有仁人孝子者。見之。崇本厚始。敦倫睦族。未必不由乎此也。吾戴氏神明之胄。其不替乎。

狄向濤稿序

自科舉興而士之有功名。以垂于世。蓋少矣。夫士之研精覃思。從事於場屋之文。以應科舉。其得之者。往往登高第。爲大官。流俗之人。相與艷羨之。卽其人亦莫不自以爲功已立而名已成也。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且夫功建于天下。名施于後世。若古大臣之爲者。一代之中正。不可多有。又其次。或效一職。建一議。卓然爲一世之所倚毗。他如濂洛關閩。不必身都爵位。而功名爲古今之所莫敵。此真所爲功名者也。世之人求功名之說。而不得以富貴當之。舉世之登高第。爲大官。皆相與指而目之曰。功名。嗚呼。此士之所以無功名也。古者先王之教興。士自小學。以入大學。舉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莫不犁然備具。以故能施于天下後世。而功名直昭垂至今。其理載之于書。書具在。後之人棄而不務。而研精覃思。以從事于場屋之文。夫從事于場屋之文。不

可以謂讀書也。世之人第以是爲讀書之事已畢矣。夫以從事于場屋之文爲讀書。以科第富貴爲功名。是故世之無功名者。由世之無讀書者也。當此之時。苟有卓然自立于其間者。必去其富貴科第之見。而後可與共功名也。必罷去場屋之文。而後可與語讀書也。余友狄君向濤。年踰二十。卽舉進士高第入翰林。人莫不艷羨之。而其場屋之文。爲士林之所傳誦。果如世俗之議。則向濤之功已立。而名已成。而讀書之事已畢矣。向濤不色喜。而抑然自下。蓋其于古人之道。窮日進。而未有已者。然則向濤之得第。非向濤之功。名。而向濤場屋之文。又向濤糟粕煨燼。而非向濤之所以爲讀書者。由向濤之道。而日進不止。吾見向濤之追蹤古人。不難也。至于向濤文章之美。余友劉太史陂。千序之詳矣。而向濤復屬余爲序。余故獨著向濤之志如此。以見世猶有卓然自立。不爲俗之所浸淫者。並以告天下科舉之士。其必有以余言爲然。如向濤者也。

李太常案牘序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其爲教也。甚詳。設之以學校。董之以司徒。明之以人倫。導之以和睦。又懼民之不率也。於是乎有士司之官。有流宥之刑。制其輕重。別其科條。凡皆動

之以愧恥。而創之者乃所以教之也。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然則五刑不明，而五教亦無以施于天下。故夫五刑者，所以爲五教之具也。魯頌泮水之五章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夫泮宮者，揖讓弦歌學道之地，立教之所，非有關于訟獄之事也。然而獻囚必於泮宮者，豈非以獻囚固所以爲教，而學校之士出而敷政臨民，不可不慎于此也歟。在昔帝舜之命臯陶曰：欽哉欽哉，唯刑之恤哉。而臯陶唯能明允，故外有以祇承帝命，聖人懼民之不率，而又不忍傷之，且恐其濫也。其兢兢如此，後之折獄者，或以姑息爲政，博忠厚之名，而養姦釀亂，其禍不可勝言。其反是者，則又擊斷嚴酷，文深網密，使人無所措手足，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意哉！且夫後世設官既多，而刑弼教之官往往分而爲二，各司其事，不相侵越。司獄者不復留心於學校之事，而職司教士之責者，凡律令聽斷一委之有司而已，無與於其間。雖有司聽斷之有不得其平，出於耳目之所聞見，而亦若非已之咎者，嗚呼！何其慎也。至於大吏之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者，州郡之間，星羅碁布，民之死生，俗之美惡，其權可得而操也。然而民之寃者不能爲之昭雪，而無罪而被戮辱者不可勝窮也。夫以刑獄爲職者，

且如此而況於非其職者乎。今夫督學使者三年而一易其人。行部考校。不過文義之優劣。而不暇及於其他。夫文義者。教士之一節。而有大于文義者。置之不問。是何本末倒置也。嗚呼。是豈聖人明刑弼教之意哉。太常李愚菴先生。爲洗馬時。督學畿輔者。再前後凡五六年。嘗於校文之暇。取獄訟之事。有涉士子者。手披自覽。務得其情。躬自聽斷。一訊而服。其於有司文移批駁。如親覩之者。宿豪猾吏。搖手相戒。莫之或欺。蓋其所以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姦猾者。不可勝數。而要莫不出於至誠惻怛仁心。爲質而義。以制其斷者。夫督學之爲職。不專主於獄訟。非涉學校之事。親來告理者。不與而閤。閤之愁苦刑獄之寬濫。與夫宿豪猾吏之爲害於民者。不知其幾矣。使先生爲風憲之官。秉節鉞之重。出鎮千里之地。其爲扶植人倫。獎進善類。誅鋤姦猾者。所及不更廣且大哉。今年客先生家。得覩其案牘一書。知先生之能折獄者如此。故序之。而原本于六經之旨。以著先王之教。以爲爲民牧者告焉。

張天閒先生八十壽序

余生江淮之間。菰蘆之內。見聞寡陋。學殖荒落。垂三十年。而始躡屨擔簦。遊學於四方。

求天下之士而交之。以輔其所不逮。於是客燕齊之間。凡四五年。而氣類之相從者。亦頗得數人。而華亭張君長史其一焉。長史年少有才名。其於邇者遊士之習。波靡齷齪之態。夷然不屑也。余是以賢長史而從之遊。長史常爲余言其家世。余因以知張氏世有盛德。而天閒先生。則長史之大父也。年且八十。歸然爲鄉黨之望。衆皆推以爲長者。宜其有後。而以長史之賢。爲之孫也。余家躬耕讀書。仕宦皆不顯。而曾大父當鼎革之際。痛哭入山不出。猶及見余之壯。而余大父宦遊不遂。罷歸里居。凡數十年。今亦年近八十。猶日能飲酒一石。蓋余曾大父及大父。皆以高年待其子孫。之有成。而余浸尋荏苒。漸就廢棄。曾無所成就。以慰垂白之望。余愧不及長史多矣。長史落落寡合。多否少可。而獨與余遊。甚歡。故不以余之不文。而乞言於余。以爲其大父壽也。余因爲書之所。以嚮仰天閒先生之盛德。且賢長史。并以識余之愧也。

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百里之地。萬家之邑。屬役其人民。而爲之君長。趨走之吏畢具。衣其租。食其稅。泰然無所不足於心。四封之內。老者待之以安。幼者待之以養。鰥寡孤獨者。待之以恤。風俗待

之以厚。其能稱是職者。則又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于其邦。而爲世之不能忘。此古之侯王君公之位。而所以行其道。以興太平者。其任豈輕也耶。今也一介之士。乘傳奉符而至。無其道。而居其位。乃且晏然肆于民上。而行其恣睢之意。蓋子女玉帛。其盡於刀筆筐篋之中者。不知其幾矣。然而宿胥巨猾之手。所上下。邑子里豪之祖之所左右。與夫過賓羈客之徒。之所請謁。煩濫侈靡之費。之所耗散。不啻去其十四五矣。至於大吏之居其上者。則又睨而甘之。則又傾困倒廩。挈篋探囊以去。而莫之敢違。蓋己與民兩受其敝。而天下益以多故。不可勝理。夫以古之神明之胄。茅土之封。以之行道。致治者。而今之所以爲之。顧如此。豈不恤哉。吾友王君序綸。年甚少。而才足以有爲。嘗憤世俗長吏之害民。蠹國。往往形諸慨嘆。而所以講求牧民之畧者。甚具。今爲徽州之婺源。得以其平居之所學者。出而試之於民。吾甚爲婺源之民幸也。嗚呼。吏治之衰久矣。自大吏至于小官。轉而相食。不以爲非。而民之憔悴凋敝。且不知其所止。安得如王君者。星羅綦布。以甦吾民乎。余故書之。以爲凡爲長吏者告也。

甲戌房書序

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夫所謂時文者。以其體而言之。則各有一時之所尚者。而非謂其文之必不可以古文之法爲之也。今夫文章之體。至不一也。而大約以古之法爲之者。是卽古文也。故吾嘗以謂時文者。古文之一體也。而今世俗之言曰。以古文爲時文。此過高之論也。其亦大惑矣。且夫世俗之言。既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則其法必自有所爲時文之法。然而其所爲時文之法者。陋矣。謬悠而不通于理。腐爛而不適于用。此豎儒老生之所創。而三尺之童子皆優爲之。至於古文之法。則根柢乎聖人之六經。而取裁于左莊馬班諸書。兩者之相懸隔。與古文並立而界限之。曰吾所爲時文。其法具在也。而無用于古之法。爲是其意。殆以聖人之六經及左莊馬班諸書。不若今之豎儒老生與三尺之童子也。無乃叛聖侮經。而與于無忌憚之甚者乎。故曰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非亡于時文也。亡于時文之法也。由是觀之。是豎儒老生之爲六經左莊馬班諸書。蠹賊矣。然則何以救也。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蓋其說莫備于韓柳二家。韓子之言曰。將斬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以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柳子之言

日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嗚呼。二家之言盡之矣。二家之言蓋言爲古文之法也。而吾以爲爲時文之法。能取諸此。則時文莫非古文也。而何爲必欲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也耶。故吾謂古文之亡。亡于時文。而時文之亡。亡于豎儒老生。吾今以古文救之。雖有豎儒老生。執其說而與吾爭。而適以見其叛聖侮經。自取於無忌憚之甚而已矣。余與武曹論定甲戌科新進士之文。既持是以爲是非去取。而又著其說如此。世有好古篤學之君子。其必以余言爲然。相與振興古文。一洗時文之法之陋。則茲書其嚆矢也夫。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制義之有大題小題也。自明之盛時已有之。而小題尤號爲難工。蓋小題也者。其勢最爲偏仄。而其法律更爲謹嚴。往往有毫髮之失。而遂至於千里之隔者。譬如行於深峭之澗。老石當其前。飛瀑懸其左。而下臨于千尋之潭。境窮路絕。攀蘿援綆而過。稍一失

足。則墮於深淵而莫知其所止。此其難也。然有習於此者。色不變而目不瞬。舉步自如。輕身而飛度。若是者何也。久而熟焉故也。及至於險過隘出而之乎。康莊之途。據鞍顧盼而縱其馳騁。夫何難之有哉。故夫小題者。文章之峭澗也。而大題者。文章之康莊也。今夫大題也者。其體崇。其勢閎闊。固可以縱其馳騁。然而其法律之謹嚴。要無不與小題同。夫唯久而熟焉于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吾聞有明先正之爲制義也。小題時時不釋手。雖臨場屋。猶作小題數十篇。故先正大題文之工。由於小題文之工也。今之學者。務爲速化之術。往往棄去小題而不觀。後生小子。甫執筆學爲文。卽皆從事于大題。譬如仄徑。窘步未嘗涉。歷氣浮文弱而遽試。千里之驥。銜勒不施。韁轡俱絕。其勢未有不顛仆者也。往余與汪君武曹。嘗慨嘆及此。思欲維挽風氣。當從小題始。會今年南宮試士。得售者先後郵致其平居所作制義。不啻數千首。因相與決擇其最上者。大題小題各爲一帖。要皆有當于吾之所云云者。爲之排纘點定。而去年秋二三友朋舉于鄉者。其所推行卷。亦間附焉。於是次第刻于吳中。適小題先成。因著其說如此。以告世之學者。欲工於文章。當從此書始也。

徐文虎稿序

頃余移家秦淮之旁。閉門窮居。鮮所與來往。而里中徐君文虎。與其兄位三。輒時時過余。先是位三已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而文虎猶困于諸生。且十餘年。或有爲文虎傷之。予告之曰。君亦知夫燕人之賈于閩者乎。燕齊之間。饒棗栗。常以之誇示於四方。而閩之南有離支者。丹橐絳膜。有皺玉星毬之稱。剖而食之。其甘芬浸齒。舉山海之珍。皆莫之能敵也。燕人賈于閩。閩人餉之以離支。燕人食之。唇粘舌裂。咯咯然吐之於地。瞪目熱視而嘆曰。嗟乎。是安能及吾鄉之棗栗乎。他日見苦李之棄于道。酸棗之垂於庭。擷而拾之。以歸。徧示賓客。曰。此閩之所產也。閩之人皆笑之。文虎之文。乃閩之離支也。不幸而遇燕人之唾棄。彼且搖手相戒。以爲鳩毒。莫過於此。宜乎南中之苦李酸棗。充滿羅列于燕市也。世有不爲燕人者。而文虎之離支。庶其得售乎。會文虎屬余爲其稿序。余因卽書此以歸之。并以示位三。其以余言爲然否也。

方百川稿序

金陵之城北有二方子。曰百川。曰靈臯。兄弟皆有道而能文章者。靈臯之文。雄渾奇傑。

使才人皆廢。而百川之文。含毫渺然。其旨雋永深秀。兩人皆原本於左史歐曾。而其所造之境詣。則各不相同也。靈臯客遊四方。其文多流傳人間。百川閉戶窮居。深自晦匿。世鮮有見其文者。要其文淡簡。亦非凡近之所能識。以故百川聲稱寂寞。甚於靈臯。頃余家青溪之涯。距二方子四五里而近。時時相過從。得盡讀兩人之文。往往循環雜誦。不忍釋去。已又悲世有嘉文。使之沉淪里巷之中。畧不知惜。而紫色蠅聲。世相與尊崇。推奉使之。志滿氣得。以爲當然。良可嘆也。今年靈臯北遊。餽其口於涿鹿。而余亦賣文燕市。未有過而問其直者。將遂歸老江上。灌園自給。與百川兄弟寂寞著書。以俟之。於後世而靈臯自涿鹿貽書于余。曰。知吾兄之深者。莫如戴子。是宜爲文以序之。嗚呼。余自從事於文章。舉世不以爲工。獨二方子環堵一室。相與咨嗟吟誦。人皆笑之。今又以序方子之文也。適增其笑而已矣。他日歸。當盡取百川之文。次第排續。爲闡發其波瀾。意度之所以然者。且刊以出之于世。而余爲聊且書其梗概如此。

朱翁詩序

無錫朱翁。與余同客於宣武門之西偏。日寄園。蓋且月餘。一日出其詩示余。多鏗然可

誦之句。而其讀史諸作。函憂激楚。哀喜怨亂。余感其意。而悲之。翁好遊。遊輒有詩紀之。翁爲人落落穆穆。而其意念。直不可一世。其詩亦不輕以示人。獨行吟燕市中。無所遇。嗚呼。俗之衰久矣。非獨其仁義道德功名之際。蕩焉無餘。雖以詩文之末伎。而天下皆懵不知其事。宜乎翁之垂老無所遇也。吾讀杜子美之詩曰。長嘯宇宙間。高才日凌替。又曰。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以子美之才氣。天下無雙。顧潦倒終身。而時時步庸人之後塵。分昏愚之一飽。豈不痛哉。翁之詩。雖遠不及子美。而遭逢之畧同。則固有可感者。今翁且挾其書并詩。以歸。誓終隱于烟水之間。不復出。翁至。是始悔其出。乃欲爲飛鴻之冥冥於人世。已不復置其一喙。而吾猶諷諷焉爲之悲憐。其遇其猶燕雀之見也。已。吾聞無錫有隱君子曰陸紫宸。方躬耕岩澤之間。而吾友劉言潔。窮臥城南終年不出戶。外此兩人。皆與翁交。翁歸而以吾書示之。其必有蹶然而興。喟然而嘆者矣。

闕里紀言序

闕里紀言者。湖州宋像菴先生之所作也。先生自少沉浸反覆於宋五子之書。慨然以

斯道爲己任。而傷邪說之橫行也。人心之陷溺也。聖人之道之不明也。作闕里條議如千篇。遂乃渡江。涉淮。踰濟。至如臯。謁闕里。志其所見聞。又如千篇。共名之曰闕里紀言。而刊布之於京師。冀世有讀其書而行其說者。余考其旨。大抵言邪正之辨。補曲禮之缺。正世俗之謬。而於佛氏尤痛疾之。不少假刊。且成。屬余序之。余少而失學。長而羈滯。流落於聖人之道。茫不見其津涯。其何能爲役。然竊以謂先生之說。雖未果卽能行。而留以俟後之君子。有所折衷考訂。則是書之刊。亦不可以已也。今夫佛氏之爲患也。莫大於竊吾性命精微之旨。以爲明心見性。而最淺陋惑人之甚者。莫過于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說。佛亦自知其妄也。曰吾特寓言。以驅天下之人之入于善也。已則誕妄。而欲人之從已。佛至是亦悔其窮矣。而世俗靡然從之。相與叛聖以媚佛者。在吾儒之徒。爲甚。先生以垂老之年。山澤之臞。不憚辭而闢之。呼號痛切。攘臂扼腕。而與之爭。彼佛氏之徒。聞之以整以暇。不動聲色。而吾儒之徒。皆爲之固其壁壘。樹之旗幟。相與裂眚。皆大呼。按劍操刃于先生。以快彼之心。而後已。則爲吾道患者。不在於佛氏明矣。故佛之佛易去也。儒之佛不易去也。明心見性之佛易去也。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佛不易。

去也。士苟有志者，共伸討賊之義。而此操同室之戈，使儒之佛還，而爲儒則佛之佛不攻而自破。使福田利益輪迴生死之佛，不得進其說，則明心見性之佛亦沮喪而不振。安知不由先生是書而爲之嚆矢也哉。

小學論選序

文章風氣之衰也，由於區古文時文而二之也。時文者，時之所尙而上之，所以取于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今之經義是也。至於論者，則羣以爲古文之體，而非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則遂終其身而莫之爲。夫經義者，天下之人童而習之，至於白首而猶茫然不得其旨趣，而況於論者。羣震以爲古文之體，且又以爲非功令之所在，而終其身而莫之爲，以朝夕從事于時文，猶茫然不得其旨趣之人，而使之爲古文，宜其驚愕皇惑而不能執筆也。頃者功令又以小學論一篇試童子，與經義而並行，則是時之所尙而上之，所以取於下，下之所以爲得失者，將又在於論論，亦且化而爲時文。時文之謬，悠庸爛者浸淫蔓延，屢救而不能振于今數千年，而今又以謬悠庸爛者出而爲論，於是乎經義與論且同歸于臭敗而後已。嗚呼！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今

夫經義之與論也。雖皆古文之派別。而其體製亦各有不同者。今之經義。則前代聖人賢人之語氣。而爲之摹擬其語脉之承接于題之上下文義。皆各有所避忌。蓋其法律極嚴以密。一毫髮之有差。則遂至於猖狂凌犯。斷筋絕臄。而其去題也遠矣。至於論者。則可以出己之意見。反覆辨難。窮盡事理。以求無餘蘊。而於題之上下文義。不必有所避忌。但須斟酌損益。而不使輕重賓主。或至倒亂于其間。今或以經義之法繩之。徘徊四顧。左支右吾。而謂上下文之亦當有所避忌。是烏知夫論之體製也哉。且夫世俗所言作論之法。又有謬悠庸爛。而不合於古者。曰論有首有項有腹有腰有股。此等之言。皆似是而實非者也。夫文章之爲道。千變萬化。眉山蘇氏之所謂。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其馳騁排蕩。離合變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既成視之。則章法井然。血脉貫通。迴環一氣。不得指某處爲首。某處爲項。某處爲腹。某處爲腰。某處爲股也。而方其作之之時。亦未嘗預立一格。曰此爲首。此爲項。此爲腹。此爲腰。此爲股也。天之生人也。妙合而凝。形生神發。而必預立一格以爲人。曰。如是以爲首。如是以爲項。如是以爲腰。腹。如是。以爲股。肱手足也。而人之生者少矣。故曰文章不可以格言也。以格言。文而文章。於是。

乎。始。衰。而。或。者。又。追。咎。于。始。爲。之。者。曰。其。禍。實。始。于。眉。山。蘇。氏。夫。以。蘇。氏。之。奇。才。橫。溢。而。謂。爲。謬。悠。庸。爛。者。導。之。以。先。路。天。下。之。謬。悠。庸。爛。者。比。肩。接。踵。不。可。勝。數。此。輩。至。愚。妄。亦。未。有。自。命。爲。蘇。氏。者。今。皆。號。之。曰。此。蘇。氏。也。是。亦。猶。見。里。之。醜。人。捧。心。而。贖。其。里。遂。以。號。之。曰。此。西。子。也。而。因。以。詬。西。子。之。不。美。也。此。所。謂。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誰。正。之。哉。嗚。呼。外。間。之。所。謂。俗。法。其。說。相。沿。已。久。今。功。令。初。頒。而。羣。又。鼓。其。說。以。迷。惑。幼。學。之。士。使。經。義。與。論。同。歸。于。臭。敗。而。後。已。此。余。是。編。之。所。爲。作。也。是。編。文。凡。百。二。十。篇。其。平。居。與。三。數。友。人。校。徒。之。作。以。及。一。二。先。達。與。夫。督。學。使。者。之。所。爲。課。擬。且。五。十。篇。而。唐。宋。大。家。及。有。明。諸。先。輩。之。文。題。之。見。小。學。者。亦。稍。稍。附。入。焉。或。曰。其。文。甚。高。恐。幼。學。之。士。學。之。而。不。能。以。驟。入。無。已。則。又。合。坊。刻。諸。選。本。而。擇。別。之。得。文。踰。六。十。篇。爲。之。芟。其。繁。雜。關。其。蕪。穢。陶。汰。潤。色。共。訂。爲。一。集。雖。不。得。盡。謂。之。古。文。而。要。使。天。下。幼。學。之。士。漸。去。夫。謬。悠。庸。爛。之。習。論。之。體。既。正。而。經。義。之。與。論。同。爲。古。文。之。派。別。者。亦。浸。尋。漬。漸。以。合。于。古。此。則。余。之。區。區。以。古。文。爲。時。文。之。意。也。

丁丑房書序

歲丁丑武曹論次新進中之文。而自姑蘇以書貽余于青溪。曰願與吾子共商之也。比余至而書已垂成。余以己意增入之者。且百篇。既卒業。而語于武曹曰。經義之文。自天順以來。作者第敷衍傳註。或整或散。初無定式。而成化以後。始有八股之號。嗣是以來。文日益盛。而至于隆慶及萬歷之初。其法益巧以密。然而其波瀾意度。各有其自然者。歷數百年。未之有異也。今之論經義者。有二家。曰鋪叙。曰凌駕。鋪叙者。循題位置。自首及尾。不敢有一言之倒置。以爲此成化弘治諸家之法也。凌駕者。相題之要。而提挈之。參伍錯綜。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以爲此史漢歐曾之法也。於是言鋪叙者。則絀凌駕。言凌駕者。則絀鋪叙。兩者互相詆訾。而莫之爲定。余以爲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主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夫爲鋪叙之說者。舍史漢而近取法成化弘治。此則便于不學無文之人。亦自知其說之不可以通。乃復爲之說曰。學者代古昔聖賢而爲言。誠宜以題還題。而不可以己意與夫其間。夫彼之所謂以題還題者。不過循題位置。尋討聲口。兢兢不敢失尺寸。言之旣無文。而于理道。曾不能有毫髮之發皇。此則謂之未嘗爲是題可也。非以題還題也。吾之所謂以題還題者。必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

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無用之卮辭。不切之陳言。無所得入乎其間。此則所謂以題還題也。史家之法。其爲一人列傳。則其人之鬚眉罄欬如生。及其又爲一人列傳。則其鬚眉罄欬又別矣。蘇子論列傳神之法曰。凡人之意思。各有所在。頰上添三毫者。其意思。蓋在頰顙間也。吾以爲一題亦各有一題之意思。今之論文者。不論其意思之所在。一概取其耳目鼻口具而已。而反笑傳神者之爲多事不已。陋乎。或者曰。如子之說。則將以凌駕爲主乎。余曰。夫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以凌駕爲主者。是又立一格以爲文也。余非有意于凌駕。但取其相乎題以立言者而已。其相乎題以立言者。相其意思之所在也。吾取其相乎題之意思以立言者。而彼以吾爲主乎凌駕。夫安知文章之波瀾意度。各有自然者。歷數百年。原未之有異乎。今夫成化弘治諸家之文具。在其鴻文名篇。世所號爲鋪敘者。未嘗不扼題之要。而盡題之趣。極題之變。反覆洞悉乎題之理。而非如今之講鋪敘者。僅僅循題位置。尋討聲口。遂以爲盡題之能事也。特其時風氣渾樸。含蓄不盡。故但見爲鋪敘。而不知鋪敘之中。未嘗無凌駕者在也。至于隆慶萬曆以來。其法益巧。以密人但見其爲凌駕。而不知其

以題還題者。無以異于成化弘治諸家。蓋又以凌駕爲鋪叙者也。嗟乎。四書五經。明道之書也。而既以命之題而爲之文。則涉于文章之中矣。吾未聞文章之事。而可廢乎歐曾之法者。吾以史漢歐曾之法告天下。而天下且曰。經義之文。無所事此。夫文章之事。莫大于經義。而以爲無所事此。則惑之甚而已矣。武曹曰。子之言是也。遂書之。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古之聖人。敬授人時。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夫推測盈虛。以通曆數。是亦知天之學。而博物君子之所尤宜用心者也。吾聞之先輩。顧寧人之言曰。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夫婦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仰以觀于天文。自後之儒者。空疎不學于天文。尤甚。而遂以是爲疇人曆官之事。於是荒徼海外之人。皆得傲之以其所不知。而西學之入中國。無不從而震之。其說不主於占驗。以爲天象之變異。皆出於數之一定。而于人事無與焉。君子譏其邪妄。爲曰甚矣。獨其所爲測天之器。與其諸所爲圖志。實亦精且密。與中國之法。大抵多司。而亦不無

有異者如一經星也。有西法之所有而中國之所無者。有中國之所有而西法之所無者。要當博採而兼收之。其說不可盡廢。此梅君爾素中西經星同異考之所爲作也。往在燕市。獲交于爾素之兄定九。定九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曆學。直超出從前諸家之上。其所作曆論及中西算學通嘗屬余序之。余諾而未果爲。蓋定九時時欲傳其絕學於世。頗屬意于余。而余亦欲得定九親相指授。洞悉其源流。體會其精要。而後乃敢序定九之書。乃皆以飢寒餬口四方。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至於今而此志未遂。所爲誦寧人之言。而抱慙不能自己者也。今余讀爾素之書。中西兩家所傳之星數星名。考其同異多寡。爲右歌西歌以著之。使覽者一見了然。而其說詳見於發凡九則。余讀之而向時願學之意。益復律律然動矣。今聞定九將自閩歸。而余倘得稍暇無事。褰裳涉宛水。登敬亭。訪爾素兄弟而就學焉。以酬曩昔之志。其未晚乎。爾素曰。此某兄弟之志也。遂書之。

程偕柳淮南遊草序

余性好詩。而不工爲詩。其於人之工爲詩者。必求而讀之。涵詠諷誦。常循環往復而不

厭。然而近者詩學荒蕪。其有當於余心者。或幾乎少矣。往在燕山。嘗爲一二友人作詩序。而指陳今日詩學之弊。以正告天下。而見而駭之者。皆以爲非。是故余之戒爲詩序。亦數年於今矣。已卯之秋。宣城程偕柳。過我於秦淮旅舍。出其詩一卷。曰淮南游草。示余。余讀之。而油然有當於心焉。微偕柳之請。則固余之樂爲序者也。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荀子之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今之人。舉所爲本。與情者而無之。相與爲浮淫靡麗之作。而以爲工。而作詩之旨。失之遠矣。此余向之所嘆爲荒蕪者也。偕柳以今年四月。自宛上游邗江。道塗所經。共得詩若干首。所謂淮南游草者也。摹情綴景。婉麗可風。而至於朋友骨肉。離別會合之際。其藹然之思。溢于格調之表者。要不足以盡偕柳之志與情。而偕柳之志與情。亦從是可知已矣。此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夫自廣陵瓜步。至於金焦北固。皆余之所常游者。平生不工爲詩。而無以寫其勝概。以寄其幽思。余讀偕柳之詩。不禁其蹶然而起也。偕柳之外。身曰梅君雪坪。江淮間推爲能詩者也。而余未之見焉。偕柳其爲余求而一讀之。

己卯科鄉試墨卷序

士以四子之書幼而讀之。卽學爲舉業之文。父兄之所教督。師長之所勸勉。朋友之所講習。而又動之以富貴利達。非是途也。則無以爲進取之資。使其精神意思。畢注于此。而鼓舞踴躍以赴之。而人之學之者。自少而壯而老。終身鑽研于其中。吟哦諷誦。揣摩習熟。相與揚眉瞬目。以求得當於場屋。若是之專且久。則宜其見理也明。擇言也精。各自出其心思才力。以縱橫馳騁于世。然而其於四子之書。精微義蘊。茫無所得。其毫釐而出言吐辭。非鄙則倍。且其所爲鄙倍者。又非盡出其所自造。而雷同鈔襲。大抵老生腐儒之唾餘。雄唱雌和。自相夸耀。及其入于場屋。則以此書之於紙。而獻之於主司。於是乎有得有不得焉。其有得有不得者。非其所爲之有。工有不工也。以爲有時命存焉。而得之者。輒舉而歸其功於所爲之文。矜倨護惜。唯恐人之摘其疵謬。當其氣滿志得之日。而固已臭敗而不可近矣。夫以終身用力於其中。旣專且久。出於精神意思之所注。而鼓舞踴躍以赴之者。止成其爲鄙倍之甚。不越宿而已。臭敗不可近焉。况乎未嘗用力於其中。非其精神意思之所注。而又無教督勸勉講習之人。舉業而外。如古文辭。

又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凡其人之大經大法。而
俛俛焉。一無所知。固其所也。嗚呼。大之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不知。次之古
文辭之茫如。而其所爲舉業之文。得當於場屋者。又臭敗而不可近。雖其富貴利達之
僥倖而獲。而固已爲有志君子之所不屑矣。今夫有志君子之所爲也。必不肯苟焉以
同於衆人。衆人之所趨。未有不在於鄙倍。而其所好。未有不在於臭敗者也。君子非一
切故與世乖異。獨其見理。不可以不明。而擇言。不可以不精。者。文章之道。固莫外乎此
也。夫四子之書。自晚周歷漢及唐。千餘年。至宋而始明。宋之儒者。辨晰之於錙銖毫髮
之間。已無不達之旨。後之人。卽不能發皇恢張。而於宋儒之書。曾無所尋繹。與夫尋繹
之而不得其旨趣。是亦猶日月出而不見其明。雷霆動而不聞其聲。率天下之人。而聾
聵之者。舉業之文。其一矣。君子者。沉潛於義理。反覆於訓詁。非爲舉業而然。引伸觸類。
剖悉毫茫。於以見之於舉業之文。實亦有與宋儒之書相發者。且夫言之行世。而垂遠。
則又不可以無文。君子冥心孤詣。其於古人之載籍。沉浸醲郁。得其精華。而去其糟粕。
舉筆而爲文。灑灑自遠。雖歷年之多。而常新不敝。此所謂擇焉而精者也。衆人之志滿。

氣得者。方其笑爲迂闊。以爲進取無由。而究之鄙倍者。未必盡得。而君子未必盡不得。迨夫霜降水落。是非較然。妍媸立辨。獨君子之文。常存于人間。而向之臭敗不可近者。已灰飛煙滅。而不知何往矣。豈不悲哉。歲己卯秋。當鄉舉之期。凡得當於場屋之文。余皆次第觀覽。而江南浙江。則主司親授。余全卷。山東山西。亦有全卷流布。至於順天。以及他省。所見或三之一。或五之一。最少或十之一。余就所見。排續爲一書。凡得文三百二十篇。其中豈無有志君子見理也。明擇言也。精而不肯苟焉。以同於衆人者。顧往往不可多得。而所爲鄙倍之。甚至於臭敗不可近者。雖欲盡汰之。而亦有所不能。於是得失互見。瑕瑜不相掩。而各爲略指其美惡之所在。苟有覽之。而瞋目變色。勃然以起者。固已不問而知其爲衆人也。而余之所望於有志君子者。由舉業而上之。爲古文辭。由古文辭而上之。至於聖人之大經大法。凡禮樂制度。農桑學校。明刑講武之屬。悉以舉業之心思才力。縱橫馳騁於其間。而不以四子之書。徒爲進取之資。是則余區區之志也。

方靈臯稿序

始○余○居○鄉○年○少○冥○心○獨○往○好○爲○妙○遠○不○測○之○文○一○時○無○知○者○而○鄉○人○頗○用○是○姍○笑○居○
久○之○方○君○靈○臯○與○其○兄○百○川○起○金○陵○與○余○遙○相○應○和○蓋○靈○臯○兄○弟○亦○余○鄉○人○而○家○於○金○
陵○者○也○始○靈○臯○少○時○才○思○橫○逸○其○奇○傑○卓○犖○之○氣○發○揚○蹈○厲○縱○橫○馳○騁○莫○可○涯○涘○已○而○
自○謂○弗○善○也○於○是○收○斂○其○才○氣○潛○發○其○心○思○一○以○闡○發○義○理○爲○主○而○旁○及○於○人○情○物○態○
雕○刻○鑪○錘○窮○極○幽○渺○一○時○作○者○未○之○或○及○也○蓋○靈○臯○自○與○余○往○復○討○論○面○相○質○正○者○且○
十○年○每○一○篇○成○輒○舉○以○示○余○余○爲○之○點○定○評○論○其○稍○有○不○愜○於○余○心○靈○臯○卽○自○毀○其○稿○
而○靈○臯○尤○愛○慕○余○文○時○時○循○環○諷○誦○嘗○舉○余○之○所○謂○妙○遠○不○測○者○彷彿○想○像○其○意○境○而○
靈○臯○之○孤○行○側○出○者○固○自○成○其○爲○靈○臯○一○家○之○文○也○靈○臯○於○易○春○秋○訓○詁○不○依○傍○前○人○
輒○時○有○獨○得○而○余○平○居○好○言○史○法○以○故○余○移○居○金○陵○與○靈○臯○互○相○師○資○荒○江○墟○市○寂○寞○
相○籌○而○余○多○幽○憂○之○疾○頽○然○自○放○論○古○人○成○敗○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已○蓋○用○是○無○意○
於○科○舉○而○唾○棄○制○義○尤○甚○乃○靈○臯○嘆○時○俗○之○波○靡○傷○文○章○之○萎○蕪○頗○思○有○所○維○挽○救○正○
於○其○間○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氣○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収○採○而○靈○臯○
遂○發○解○江○南○靈○臯○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臯○之○得○售○而○知○風○氣○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

求其文。而靈臯屬余爲序。而行之於世。嗚呼。自余與靈臯兄弟相率。刻意爲文。而佻傚失志。莫甚於余。回首少時。以至於今日。已多歷年所。所爲冥心獨往者。至今猶或貽姍笑。今幸靈臯以其文行於世。而所謂維持挽救正之者。靈臯果與有責焉。而百川之文。亦漸以流布於四方。則四方之士。所爲賴以鼓舞振起者。獨在方氏兄弟間。而余亦且持是以問。執鄉人之口也。於是乎書。

天籟集序

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餘也。詩餘莫盛於元。而仁甫所作。尤稱雋妙。至今詩傳人間者無多。而此集乃仁甫自定藏於家。距今踰四百年。屢經兵火。其子孫皆能守之不失。而今裔孫某懼其磨滅。乃介其鄉人楊君希落。請序於余。而屬爲刊而行之於世。余惟子孫之欲不朽其先人者。其情無所不至。至於文字之可以出之於世者。卽殘編斷簡。而不忍其沒焉。必思所以流傳於不朽。故古之作者。賴有賢子孫爲之表彰。不致泯滅而無聞。如白氏之世守其先人之遺書。數百年而卒顯於世。此孝子慈孫之所當效法者也。頃余有志於先朝文獻。欲勒爲一書。所至輒訪求遺編。頗畧具。而今僑寓秦

淮之上。聞秦准一二遺民所著書甚富。當其存時。冀世有傳之者。而不得深懼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孫。余詣其家。殷勤訪謁。欲得而爲雕刻流傳之。乃其子孫拒之甚堅。唯恐其書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嗚呼。祖父死不數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讎。其終必至於磨滅。倘見此集。而比量於白氏之裔孫。吾不知其類有泚。而汗浹於背否也。余故感某之意。而牽連及之。至於仁甫詩餘之雋妙。則當元時已有稱爲如鵬搏九霄。而今詞家之所共宗仰者也。故不著。

北行日記序

往余居鄉。以教授餬口。不出一百二百里之內。歲得一饌兩饌。與村學究爲曹伍。計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日即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喪債負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遂不得已而爲遠役。則始於歲丙寅之冬。距今十五年。往反奔走。徧歷江淮。徐泗。燕趙。齊魯。閩越之境。凡數萬里。每行輒有日記。余性懶。不自收拾。往往多散軼。而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有北行日記。付宿松朱字綠。丁丑之春。自燕山反金陵。有南還日記。付祈門汪獻其。已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無從尋覓。而今年春。字

緣自福州來金陵。偶拾北行日記稿歸余。余讀之而嘆曰。嗚呼。客遊之困。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亦未有如余之甚者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陶淵明詩曰。飢來驅我去。出門何所之。以余之捐隘。憂憤滿懷。而僕僕於朝市之間。所往而輒躓。固早自知之。然而不能不爲此者。誦子路之言。與淵明之詩。其亦可泣。然而流涕者矣。易曰。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是三者余皆無之。方其始謀出門。多方假貸。經營數月。而後成行。行李畧具而已。途中所食皆粗糲。往往閱月不能肉食。舟車之費。皆從節齋。猶有資用乏絕之患。其於陸行也。余與奴各賃一騎。執鞭者見余書生。則大喜。往往多索其值。一切頗不用命。而騎又多不良。且善驚。雖執轡甚謹。猶時時遭顛仆。行淖中猶危險。往往泥塗被體。衣被盡濕。而逆旅主人與執鞭者。表裏爲姦。每於常直外。多索錢。狃狃張目。視髮盡堅。如其言償之。乃曰。此在北方爲甚。一勺之漿。一杯之酒。非數倍其價不可得也。其於舟行也。舟子尤多桀黠。時時勞之以酒食。乃喜。而余每乘舟。風輒不利。或日行數里。或日行數十里。小舟如葉。坐臥不能伸脊。見他舟之順風行者。甚羨之。而余平生未嘗遇順風。真可怪也。其或資用既竭。不能獨賃一舟。則與

途人共賃一舟。廝養走卒輿夫。皆不擇與之雜處。彼亦引吾爲曹偶。喧譁叫囂。其困尤不可一刻安。其行以暑也。雞未鳴卽起。及早涼。行數十里。日漸當午。則熱氣薰蒸。喘息皆欲絕。車馬所踐踏。塵土颺起。撲面目不能開。日晡小歇。食於旅店。食中皆雜塵土。不能擇也。每日行百餘里而宿。西北方無牀。以土爲炕。壁蝨之所聚處。噉人肌膚。遂成瘡。瘡至於舟行。則不能設帷帳。蚊終夜集於身。以手撲之。血滿掌。唯于冬寒之時。頗以舟行爲便。無風雪霜露之侵。而陸行當嚴寒。手足皆僵。如痿痺。冰結於髭鬚。冷氣徹骨。抵暮以厚直買束薪燒之。良久乃得煖氣。肌膚漸蘇。寢纔安。而圍人已趨之起矣。關津之設也。如密網。商賈之船。皆早已輸稅。餘舟次第進。邏者猙獰林立岸上。一舟過。輒一人躍入舟。衣被皆開視。勢如虎狼。舟中人皆震恐。雖無絲毫之匿。亦必稍稍賂之。乃去。而西北有響馬賊。禦人于途。懷重資者。惴惴懼不保性命。東南則多竊盜。乘夜爲暴。亦或殺人。而余行李蕭然。撲被之外。無長物。晝夜幸皆無恐。嗟乎。古之人濡手足。焦毛髮。勞其身。以爲天下經營拮据。其勤苦豈特如此而已哉。而余所處。不過爲一身一家之計。而猶不能遂窮岩斷壑之中。必有高人逸士起而笑余者矣。余之遊四方。以賣文爲生。

自文體之壞也。是非工拙。世無能辨別。里巷窮賤。無聊之士。皆學爲應酬之文。以遊諸公貴人之門。然必濟之以狡譎諛佞其文。乃得售。不然。雖司馬子長。韓退之。復生。世皆熟視之。若無覩。而余性疎慵。頽放。卽已亦自厭之。而不能改。宰輔大官相見。一揖之外。無他語。酒酣論世事。咄嗟吁嘻。旁若無人。人頗怪之。然諒余之無他。多不以禮數相責。而余文章之名。故在四方。所至必有主人延掌書記。或遣子弟受學。然大抵皆出于耳食。計日傭賃而已。未有行度外之事。而給余養親隱居讀書之費者。而倡優便嬖之徒。居其門下者。輒傾困倒廩。以與之。而無所惜。昔白居易爲元稹作墓誌。謝文七十萬。皇甫湜作福光寺碑。凡三千字。裴晉公每字酬以一縑。湜大怒。以爲太薄。以今視昔。文章輕重。風尚美惡。竟何如也。嗚呼。客遊之困。果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果未有如余之甚者也。余性硜硜自守。生平於非道義。雖毫髮不苟取。士大夫中。雖號爲深交。平日以文章道義相砥礪。一旦出而連城數百里。世俗所稱美仕。然亦罕有念及憔悴窮愁之故人。以一函來問。卽余未嘗一往謁也。故余也。非賣文更無生計。今且世事愈變。文章更無所售。雖狡譎諛佞之徒。皆易術以去。而余抱區區無用之學。舉世不知之。

技。以浮沉于遊士慕客之間。所謂操隋侯之珠。而以彈鵲者也。至是而愧悔交集。不覺其汗之浹于背矣。前年之秋。老母謝世。方當營一坏之土。與先君子合塋。則爲子之事已畢矣。而余年近五十。未有子息。平生欲著書一二種。而購求遺書之費。頗復不貲。今雖稍稍畧具。而所購求未備。不敢聊且命筆。恐皆不能成就。將遂舉手謝時人。以去。獨身處荒山中。拾橡煨芋。以終餘年。不復能遠役矣。偶因讀北行日紀。而書其志如此。時庚辰二月。

庚辰會試墨卷序

歲庚辰。南宮會試之役。天下士多集于禮部者數千人。既登第者凡三百人。其場屋文字號爲墨卷者。流傳江南。余所得見僅一百五十四人之文。凡四百餘篇。因就其中選而錄之。凡一百餘篇。爲刊而行之於世。因復取去年各所定巳卯鄉試墨卷。詳審擇別汰其半。存一百八十餘篇。合之會試墨卷。凡二百九十餘篇。既卒業而序之曰。制舉之文之有選本也。自萬曆壬辰始也。而旁有批點。則始自王士驥房仲。于是選家濫觴。而是非得失。錯見互出。余乃益以知文章之無定論。而是非得失。誠不可以爲據也。夫士

從事于制舉之文。每三年而一試。其獲雋者。宜其文之無不工也。其不工者。宜其爲主司者之所斥而不錄也。然而撤棘之後。其墨卷次第入于選家之手。選家不一其人。輒無不精慎從事。丹鉛甲乙。分別黑白。曰某也工。某也不工。其議論斷斷。足以補主司之所未及。是非亦不可謂無關於文教。及刊本四出。而此之所非。或彼之所是。此之所取。或爲彼之所棄。嗟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其論將安所定哉。且夫選家者。大抵皆布衣諸生。日習爲制舉之文。非荒疎鹵莽以從事者之可比。又其爲時甚寬。優游整暇。以卒業。非若場屋之中。刻日竣事。則宜其論之衷于一也。而是非去取。亦卒無一定。而況在場屋之中。日不暇給。而目力有所不能盡遍者乎。吾故以爲文章者。未嘗無定論。而非所語于制舉之文也。夫同是制舉之文也。此一人選之以爲工也。而彼一人者以爲弗善也。此一人者選之大書深贊。以爲至善也。而彼一人者亦選之。而猶以爲不滿其意也。吾由是而知場屋之文。其取舍甲乙。亦不過如是而已矣。是故同此應試之人。亦同此應試之文。以一人而主司。其取舍甲乙。既定矣。使易一人而爲主司。其取舍甲乙。爲大相懸焉。又易一人而爲主司。又必大相懸焉。然則選文者。而以爲吾之所定。確

不可易。則亦惑之甚矣。昔張大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准格。學士李懌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耶。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古人之虛懷。得大體如此。然則制舉之文。必欲區區執成見于胸中。而以爲吾之所定。確不可易焉。固已爲古人之所笑矣。余草茅書生。文章之事。無有責焉。而四方之士。顧欲余有所選錄。以爲定論。嗚呼。余論之。不可謂定也。余自知之矣。

徐詒孫遺稿序

雲間汪建士刻余亡友青陽徐詒孫遺稿若干篇。旣成。而余爲之序曰。嗚呼。余天下之窮人也。而所交多窮士。其間潦倒困阨。窮不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者。往往多有如無錫劉言潔。祁門汪獻其。文章學問皆卓卓過人。而賈志以沒。至於詒孫。死不以正命。尤可悲而嘆也。當丙寅丁卯之間。余與詒孫先後貢於太學。諸生與余最善者。莫如言潔。詒孫則僅識面而已。而詒孫最善方靈臯。靈臯與余同縣。最親愛者也。詒孫介靈臯以交於余。而靈臯介余以交于言潔。此數人者。持論齟齬。務以古人相砥礪。一時太學

諸生皆號此數人爲狂士。已而詒孫言潔相繼歸。而余與靈臯以賣文留滯京師。歲丙子冬。聞言潔之訃。余與靈臯爲位而哭。明年春。余釀金歸葬。言潔而靈臯亦南還。又明年冬。詒孫之友曰吳七雲。至自青陽。訪余於秦淮之上。爲言詒孫發狂投水死。嗚呼。士之能自樹立而不與世波靡者。抑已少矣。苟有其人。必窮不能振。舉世皆欲殺之。以爲快。鬼神而助之。以速其淪亡。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詒孫故有幽憂之疾。不能自解釋。靈臯嘗指余以示之曰。君不見戴子乎。所遭極人世至窮之境。而不能戕其生者。能自解釋故也。吾子不從吾言。必發狂且死。可不戒哉。詒孫聞之。瞿然自失也。靈臯之言卒果驗。七雲曰。詒孫將死。爲書一函。致戴方二子。隨取燒之。七雲因檢其遺稿付余。而建士素不與詒孫言潔相識。以余故。乃慨然欲爲雕刻其文。而言潔之文。其家匿不肯出。於是遂刻詒孫文。單行於世。詒孫性狷隘。不能容物。而文亦似之。故多訐露之言。善於雕鏤物態。而言潔之文。渾涵汪洋。多澹蕩之趣。此兩人之文。以視世之登高第者。豈可同日而道。乃潦倒困阨。不能自振。而復不永其年以死。而詒孫之禍尤烈。余與靈臯。每追憶舊遊。未嘗不涕淚之橫集也。七雲收其遺文于敗篋。故紙之中。而建士爲表章而

出之于世。此兩人可謂愛朋友好文章。而余亦可藉是以慰詒孫于九原矣。獻其文。余採入他書。文頗多有。故不復另刊。而詒孫有妻弟曰孫涵。十字淳淵。能文早卒。往余在京師。今順天巡撫侍郎李厚菴先生。嘗見其試卷。極賞之。因問其生平於余。余歸而欲述其語。以達于淳淵。而淳淵已死一二年矣。因附錄數篇于詒孫遺稿之末。蓋詒孫存時。嘗爲余極稱淳淵。今錄其遺文。亦詒孫之志也。

方逸巢先生詩序

逸巢方先生有二才子。曰舟曰苞。皆工爲文章。一落筆輒名天下。而先生工爲有韻之言。跌宕淋漓。雄渾悲壯。有古詩人之風。人皆謂方氏父子。或工于文。或工於詩。各據其勝。而不能相通。此其說非也。吾嘗侍先生之側。竊聞先生之論詩矣。曰詩之爲道。無異於文章之事也。今夫能文章者。必讀書之深。而後見道也明。取材也富。其於事變。乃知之也悉。其於情僞。乃察之也周。而後舉筆爲文章。有以牢籠物態。而包孕古今。詩之爲道。亦若是而已矣。吾未見夫讀書者之不能爲詩也。吾未見夫不讀書者之能爲詩也。世之人不於讀書之中求詩。而第于詩中求詩。其詩豈能工哉。蓋先生之論詩者如此。

吾與先生二子過從甚密。見先生時時手一編。不置。六經三史。不開卷而盡能舉其辭。此先生之詩之所自出也。然則先生之詩。固以爲文之道爲之。是卽先生之文也。其所
以教二子之爲文者。即以已之所以學詩者教之而已矣。而二子之奉承家法。悉得先
生之學詩以爲文。其所爲跌宕淋漓。雄渾悲壯者。猶先生之詩也。故人謂方氏父子。或
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勝。而不能相通者。其說非也。嗚呼。世之學爲文章爲詩者。舉
未能有讀書者。也不讀書而乾坤或幾乎息矣。荒蕪榛莽而不可救者。又豈獨詩與文
爲然哉。此吾所謂讀方氏父子之詩與文而喟然而嘆也。

杜溪稿序

杜溪稿者。余友朱君字綠所爲古文也。字綠家宿松之杜溪。因以爲號。其稿凡數十萬
言。屬余序之。且曰。吾之文章。非吾子莫之傳焉。嗟乎。余之自廢棄也甚矣。流離奔走。枯
槁憔悴之餘。舊學盡失。而字綠之才氣。橫絕一世。其奇偉博辯之作。視余不啻倍蓰過
之。余嘗以爲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余雖有志于文章。而家貧多事。不能著書。余得字
綠。歸然傑起。卽余亦可以輟筆。而字綠猶愛慕余文特甚。且以傳其文見屬。此以知字

綠之虛懷樂善。而其文且日進而莫可涯涘也。余荒陋無能爲役。然字綠之請。不可以辭。則仍舉曩日之所以語字綠者言之而已矣。余與字綠言曰。世有一世之人。有百世之人。所謂百世之人者。生于百世之後。而置身在百世之前。唐虞之揖讓於廷。而君臣咨警。吾目見其事。而耳聞其聲也。南巢牧野之戰。吾親在師中。而面領其誓誥也。吾又登孔子之堂。承其耳提而面命。而與七十子上下其議論。吾又入左氏太史公之室。見其州次部居。發凡起例。含毫而屬思也。以至後世戰爭之禍。賢君相之經營。與夫亂賊小人之情狀。無不歷歷乎在吾之目。是則吾生於今。而不啻生於古。自堯舜至今。凡三千餘年。而吾之身已三千餘年而存矣。而吾所著之書。傳於後世。而後世之人。讀吾之書。如吾之警歎乎其側。是則吾之身。且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此之謂百世之人也。若夫一世之人。則止識目前之事。而通一時之變。雖其至久遠。不過百年。以天地之無終極者視之。須臾而已矣。乃若生于一世。而一時之事。猶懵不能知。則莊周氏之所謂朝菌也。蟪蛄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吾安得百世之人。而與之言百世之事哉。既以語字綠。輒自顧而嘆。而字綠聞之。未嘗不奮袂而起舞也。余與字綠年相若。余之

學古文也。先於字綠。而字綠之爲古文。予實勸之。乃余與字綠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者。凡七年。至是遇於金陵。而字綠之志益高。讀書益勤。而文章日益工。嗟乎。以余之幽憂多疾。精力漸衰。回首曩日著書之志。已自廢棄。所謂百世之人。已屬之字綠。而余之與朝菌蟪蛄相去幾何。此所謂序杜溪稿。不禁輟筆而三嘆也。余將歸隱故山。與杜溪相距二百里而遙。尙欲網羅散軼。一酬曩昔之志。苟有撰者。必先正於字綠。而後存。則余之文。且賴字綠而傳也。而余又安能傳字綠之文哉。金陵龔君孝水。朱君履安。方校讐字綠文字。聞余言而善之。皆曰。戴子之言是也。遂書之。時庚辰十月。

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

世之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而爲之摹寫其精神。彷彿其語氣。發皇其義理。若是者。謂之經義。其體爲古文之所未有。發端于宋。至明而窮極變態。斯亦文章中之一奇也。其道譬之于畫家。寫生者也。寫生之技。莫妙于傳神。然亦莫難于傳神。古之能傳神者。推顧陸。蘇子瞻稱引顧虎頭之言。而推廣之。以爲傳神之難。在目。其次類頰。目與類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吾以謂經義者。擇

聖人之言而命之題。每一題必有一題之目焉。顴頰焉。眉與鼻口焉。然而傳神者必知
其人之意思之所在。而乃舉筆貌之。況以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
立言。苟不深知聖人之意。則亦安能爲聖人之言耶。夫能知孔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
時。宛然一孔子。能知孟子之意者。則當其立言時。宛然一孟子。其宛然一孔子一孟子
者。是爲能傳孔子孟子之神者也。孔子孟子之神。即其題而已具者也。今夫題之目與
顴頰者其義理也。題之眉與鼻口者其語氣也。目與顴頰之精神得。而眉與鼻口之精
神亦無不得矣。且夫有一題必有一題之神。苟爲不得其神。則注視者一人而毫髮之
似。衣冠形骸之徒具。而與其人無與也。今之作者。大抵盡衣冠形骸之徒具者也。甚或
衣冠形骸之亦不具者也。寧可以代聖人而爲之立言乎。嗟乎。人之度量相越之遠也。
什乎已百乎已者。其意已非吾之所能測。况乎什已百已而上之。至於聖人。欲知其意
而爲之傳其神也。此實難矣。子瞻又言傳神一道。法當於衆中陰察之。然則欲得聖人
之天。亦不可無以察之矣。夫唯沉潛反覆于論語孟子曾子子思之書。以及易詩書春
秋禮記與夫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之所論著。考亭之集注。并其師弟子間往復辨難答

問之言貫融洽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因遂旁涉于左國莊屈荀韓馬班韓柳歐曾蘇王之文章夫而後一題入手想其神之所在而舉筆貌之而聖人之天可察而聖人之意可得矣至於子瞻之所謂蕭然筆墨之外者此又作者自有其天不可學而能亦未始不可學而能也余少從事於經義即厭世俗之文而唯有明先輩之是尙以謂此經義中之顧陸也自是窮搜博覽而大題文小題文各選錄千餘篇多世間之所未見而亦不拘于科目凡諸生未遇者之文皆入焉余之經義大抵多得力於此而今歲之春友人張子山來張子逸峯謂不可不出之于世於是爲余次第排綴更加擇別先出其小題文刊而佈之復恐卷帙繁多學者難以卒業爲刪去其十之二三工既竣而余乃以傳神之說發明經義之爲道以告今之作者毋衣冠形骸之徒具並衣冠形骸之不一具而必思夫得聖人之意又勸之以悉屏去世俗之文而一意諷誦研窮於此書則人皆顧陸也

汪武曹稿序

吾友汪子武曹刻其所爲舉業之文而以書貽我于秦淮日願有言也夫舉業之文號

曰時文。其體不列于古文之中。而要其所當明者。聖人之道。則亦不可不以古文之法爲之者。然天下人人爲之。而人人舉莫能知之。背義傷道。剿說雷同。相習而莫悟其非。蓋舉業之名存而實亡也久矣。武曹乃以先儒之旨。前輩之法。爲之正告天下。天下之從事于舉業者。乃恍然悔悟其嚮者之非。而悉改其所爲。非汪氏之書不讀也。風氣於是爲之大變。而武曹所自爲之文。要自雄絕一世。所謂以古文爲時文者。吾于武曹見之。是則舉業已久亡。而實賴武曹以存之也。嗟乎。武曹之志。豈常欲存舉業之文者哉。武曹之言曰。時文興而先王之法亡。世之從事於舉業者。冥冥茫茫。不以通經學古爲務。其于古人之因革損益。與夫歷代治亂廢興之故。無所用心於其間。則雖其文辭爛然而識不足以知天下之變。才不足以應天下之用。是舉業之有累于先王之法也。余嘗與武曹讀書。蕭寺相與抵掌扼腕。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此。而武曹熟諳前代典故。其利弊變。更言之洋洋灑灑。無不洞悉其原委。酒闌燈灺。解衣磅礴。余聞之。未嘗不爲之色飛而起舞也。顧武曹抑鬱不得志。第以舉業教授生徒。念時文之是非。關人心之邪正。俗學紛起。講解紕謬。於是正其闕失。明其旨趣。而聖人之道以大著。夫聖人之道著。

是先王之法存也。故夫武曹之於舉業。以不存者存之也。嗟乎。舉業者。人爭爲之。而適以亡之。武曹本不欲存之。而適以存之。然則讀武曹之書。與讀武曹之文者。其亦可以悲武曹之志矣。武曹古文辭。深得司馬歐陽家法。區區所爲時文。卽武曹亦不欲自存。顧自時文興而古文亦亡。頃者余與武曹。執以古文爲時文之說。正告天下。而其所以古文爲時文者。武曹而外。余未之多見也。是則時文賴武曹而存。而古文亦存。而先王之法亦未嘗不存。使時文而皆如武曹也。則雖存之可也。

送趙驂期序

海上有黑人之國。皮骨齒牙。皆漆黑。裸處島中。見有色白而衣衣者。至羣鼓掌笑。或至閉目不忍見。匿之水中。齊魯山澤間。多癭瘤之疾。臃腫輪囷。纍纍然相屬於項下者。甚至掩其腰腹。聚族私語竊竊然。嘆他人之形體之爲不具也。今夫賦質美。則不能不見挫于惡。挾技高。則不能復得意于卑。吾友趙尹驂期。工爲文章。久不獲一第。今年秋。脂車將北行。而決得失于余。予推君之所挾者。則已高矣。鳳凰翔于千仞。而顧下與雞鶩爭食。豈可得哉。莫人匪黑。莫疾非癭。然則見君而相與笑者有矣。夫見君而相與嘆者。

有矣。夫君之得失。君自知之矣。

九科大題文序

自乙卯丙辰。至於己卯庚辰。其間爲鄉試者十。爲會試者九。余選此九科之文。分爲三集。曰墨卷。曰大題文。曰小題文。將次第刊刻。而布之於世。夫此三集之選。何以始于乙卯丙辰也。曰以晚村呂氏之選。終于壬子癸丑也。今夫制義之有選本也。始于萬曆壬辰。而自乙卯而後。日益多且盛。至於一科之文。其爲選本。輒有數百部。順治以來。猶有數十部。迄今日。而或不能盈十部。其多寡雖懸殊。而文之不可無選本。與選本之未必盡美也。則已非一日矣。蓋昔者有明之季。東鄉艾氏。嘗深嘆以爲天下之爲選政者。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權。其轉移人心。乃與宰執待從。及督學之友等。而深有望于大儒者。爲之別黑白而定邪正。使天下曉然知所去取。余考艾氏之時。文詆疊起。而諸選家爲之揚波助瀾。以故文日益趨于衰壞。艾氏乃不顧時忌。昌言正論。崇雅黜浮。而成學有志之士。聞艾氏之風而興起者。比肩接踵。然而艾氏之爲書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後之論者。猶有憾焉。而近日呂氏之書。盛行于天下。不減艾氏。其爲學者分別邪正。

講求指歸。由俗學之講章。而推而溯之。至於程朱之所論著。由制義而上之。至於古文之波瀾意度。雖不能一一盡與古人比合。而摧陷廓清。實有與艾氏相爲頡頏者。嗚呼。文之難知久矣。於謬迷顛倒。而無所取裁。不獨衡文者之不可憑也。即選家者。亦往往是非邪正之莫辨。蓋有佳文而沉埋廢紙破篋之中者多矣。而大書特贊。乃在于臭腐爛惡。第於義理之幾微疑似。毫釐千里之隔。尤不能爲之剖析而辨別。蓋讀呂氏之書。而嘆其維挽風氣。力破狂瀾。其功有不可沒也。雖其興起人才。不能如艾氏之盛。而古今遇合之際。要非有可以強而同者。而二十餘年以來。家誦程朱之書。人知僞體之辨。實自呂氏倡之。自丙辰以後之文。呂氏無所點定。而其家有二科述評一書。三科者。自丙辰而已未而壬戌。或曰卽呂氏作。或曰非也。呂氏以癸亥歲卒。而其後數科之文。多有遠盛于前。惜乎呂氏未之見也。而余爲編次是集。以補呂氏之所未及。亦使讀者可以考數十年來文章之盛衰得失。而艾呂兩家之緒言。猶可於書得之也。

三山存業序

三山存業者。撫州原耕冥先生之所作也。先生生當明之季世。不得志於時。窮居一室。

於書無所不讀。凡天人性命之故。禮樂制度之詳。經史百家之同異。搜摛抉剔。有所得。即筆之于書。不爲雷同勦說。時時出其獨見。多爲昔賢之所未發。其于本朝之成敗得失。俯仰憑弔。尤有深悲焉。嗚呼。當明之初。以科目網羅天下之士。已而諸科皆罷。獨以時文相當。而進士一途。遂成積重難反之勢。二百餘年以來。上之所以寵進士。與進士之光榮。而自得者。可不謂至乎。然而卒亡明者。進士也。自其爲諸生。于天人性命。禮樂制度。經史百家。茫焉不知爲何事。及其成進士。爲建官座主。門生同年。故舊糾合。蟠結相倚。爲聲勢。以蠹國家。而取富貴。當此之時。豈無有志之士。振奇之人。可以出而有爲于世。乃科目既廢。而連蹇抑塞。見屈于場屋之中。徒幽憂隱痛。行吟于荒山墟市。而無可如何。如耕冥先生者。余每讀其書。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先生遭時末流。白首不遇。僅以歲貢循資爲學友。熟視時變。已逆知天下之勢。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閉門掃迹。痛哭著書。一時之進士氣。焰薰灼。無幾何已。與宗社俱燼。而一二有志之士。振奇之人。旁觀莫救。坐閱升沉興廢。而爲之抱千秋之恨。其亦可悲也已乎。先生之書。刊于明末。距今六十餘年。而今寧國令杜君先生之鄉人也。懼其沒而不傳。因介程君偕柳。

而屬序于余。鄉里後進。而能殷殷思表章前輩之遺文。其志亦非苟然者。故并著之。

刊

行

記

意園記

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爾。山數峯。田數頃。水一溪。瀑十丈。樹千章。竹萬个。主人携書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張。酒一甕。其園無境。主人不知。出人不入。其草若蘭。若蕙。若菖蒲。若薜荔。其花若荷。若菊。若芙蓉。若芍藥。其鳥若鶴。若鷺。若鷗。若黃鸝。樹則有松。有杉。有梅。有梧桐。有桃。有海棠。溪則爲聲。如絲桐。如鐘。如磬。其石或青。或赭。或偃。或仰。或峭立百仞。其田宜稻。宜秫。其圃宜芹。其山有蕨。有薇。有筍。其池有荇。其童子伐薪。采薇。捕魚。主人以半日讀書。以半日看花。彈琴。飲酒。聽鳥聲。水聲。松聲。觀太空。粲然而笑。怡然而睡。明日亦如之。歲幾更歟。代幾變歟。不知也。避世者歟。避地者歟。不知也。主人失其姓。晦其名。何氏之民。曰無懷氏之民也。其園爲何。曰意園也。

響雪亭記

余曾大父。隱於龍眠山中。山深逕迂。峰巒迴合相抱。四時之花。開謝于庭。而去舍百餘步。有溪焉。兩山夾之。皆石爲底。爲岸。爲坳。爲坎。爲坻。磅礴屈曲而下。每聞其深處。有隱

隱澎湃之聲。乃攀木沿溪而入。得異境焉。四面皆青壁。斗絕百仞。缺其右。爲溪水所出也。仰首望見飛泉噴薄激怒。自天上來。漚而爲池。有大石狀若柳葉。橫亘其中。爲梁。水從梁下暗渡。入于溪。旁三面石壁上。大樹皆倒生。枝葉扶疎。下垂四時不凋。根蔓延石壁。若龍鱗。乃命石工鑿其左爲梯。以屬於山。折而南。平其土爲亭。與瀑布相對。見飛泉掛樹間。每雨後。人立石梁上。相語。輒不得聞。重累扶棧上石梯。以次至亭上。耳聒。先是有石欲裂。及鑿時。遂隕而下。至梁之盡處。可坐數人。飲水之支流。從石旁數圻而注溪。水緩。則可以流觴。瀑布之巔。亦皆古樹。偃仰隨其流。不得至。但望見之。云龍泉山水。蜿蜒秀折。一旦以此爲第一。蓋自古無關其境者。曾大父爲之銘。有曰。不陰常雨。盛暑猶雪。遂以名其亭。而命小子記之。

芝石記

有樵童自山間來。貽我芝一莖。而言曰。吾析薪率山麓而行。至水之湄焉。見芝生沙中。雜于細草之間。懼牛羊之踐之也。因撥取而歸。敢以爲獻。余受之。置在盆內。供之几上。芝以石爲根。沙土凝結而成者也。長不盈尺。而岡巒岩穴畢具。芝生于其旁之左峯。羣

峯錯立。其部署各有神工之相。其成觀者莫不嘆賞而去。夫芝之爲瑞久矣。世傳芝之生也。必有吉祥善事之至。芝固爲吉祥善事而生也。倘或然耶。然吾觀自古之驕主佞臣。他務未遑。而獨于芝也。窮搜遠採。獻者踵至。以文天下之平。然是時天下果有道。四方皆清明乎。未見其然也。則芝亦安在其爲吉祥善事而生耶。然芝乘山川清淑之氣。以生。終不可謂非天下之瑞物。當此之時。薦之朝廷。固不若其蒙翳于榛莽荒草之中也。今此芝也。幸無徵詔之來。而爲樵夫野人所得。又以歸余。余拙人也。撫時感事。自甘廢棄。蕭然蓬戶。猶之窮岩斷壑也。余方幸芝之類余。而又辱與余處。以不自失其天也。作芝石記。

先世遺事記

余家世孝弟力田。至南居府君。尤多隱德。鄉里稱爲長者。南居者所居地曰南灣。因以爲號也。後遷於縣治之城東。使其子面峯府君至南灣。部署奴僕治田事。面峯府君。余祖之曾祖也。農人有掘地得白金二甕。其上皆金玉寶器。不敢匿。以告主人。於是面峯府君歸至家。請命于南居縣君。將取之。府君大怒曰。聞之有無妄之福。必有無妄之

禍。吾家世力田自給。今汝不自力。而欲取非義以長其驕。吾家焉用此不才子。乃杖之。農人私自喜曰。是固天所以賜吾也。即歸。與其妻子潛捆載而去之鄰邑。買田宅。爲富人。居數年。其子來哭而訴曰。吾父取非其有。以有今日。吾父之始去也。爲盜所竊。居無何。盜入室。盡劫其金錢以去。金玉寶器。有稍稍存者。持入市易物。獄吏見而斃之。誣吾父爲盜。曰。汝等賤人。何自有此。遂謁于友。家破。竟罹禍以死。今吾無所歸。念與主人有故。唯憐而活之。敢以告。南居府君悲憐其事。復與以故所種田。顧謂面峰。府君曰。向不從。余言則汝今日者。且不知乞憐于誰氏之門也。人有聞者皆服。予大父爲余言先世事。多此類。且曰。祖宗有善。而湮滅不著于後世。子孫之責也。汝他日當盡爲表彰之。小子謹先誌其一節如此。

唐西浦記

唐西浦。在桐城西山。去縣治十里。由畫溪而入。循水涯走二里。折而西。涉水無徑。水中有大石。水浸之。其高絕水不及者。側足以次。躍而過。蓋左右兩山夾之。云。水出其間焉。逆浮而入。兩山相向不一丈。溪居其二。草木與徑居其二。兩山之上皆大石。縱橫布列。

每一石輒一大樹。覆之若蓋。其幹與葉若柱。四時不凋。蓋不知其名云。如此者數里不絕。涉水行數武。有兩石豎道旁。尤奇。高數仞。赭色內連。外開若龕。然又行數十步。至唐西浦。來徑甚隘。至此地開數畝。高高下下。樹數百株。竹數千個。梅百本。老屋數間。余至時梅花盛開。先是有僧居此。伐梅爲薪。且數十本。余聞之。遂僧去。遂讀書此間。每讀倦。往往至梅下。流連久之。溪中皆大石。水行石間。余或踞石而坐。水瀾瀾鳴。足底常尋其去徑。去徑復隘。如來徑數里不能窮。余居此凡一月。會有他故出山。時時念之不忘。因記其大略。時一覽觀如臥而遊焉。然而不能詳也。

遊浮山記

浮山去縣治一百里。其奇怪名天下。而縣之人罕有至焉。蓋其遠且僻。車船輒窮日而至。以故遊者棄之。類悵望不能至。其至者又多因他事過其下。偶一登覽。遂去。莫能盡其奇者。而負郭道旁之山。莫可觀者。而相率遊者甚衆。嗚呼。以遠且僻而沒其奇。不得售焉。其售者又止如此。豈非其地使然哉。余嘗聞浮山之勝。欣然慕之。自以生此邦。有終焉之意。辛酉之秋。與二三子浮舟出江濱。經浮山之麓。私心獨喜。庶陟山而遊焉。以

娛吾志。二三子者不可。曰去去及風之迅也。先是余在舟。少望見之高不一里。廣袤不二三里。若無奇焉。而其中巖壑秀麗。蓋已工絕。夫以遠且僻。不得售其奇。而其奇又隱藏含蓄如此。此其所以至之者少也。余既悔其去。而不得盡其奇也。已而歸。過山中。登覽二日而還。俟他日買田其間以終焉。而廣以寫浮山之形容。而先爲記之如此。使僧鑿諸石壁上。

石門冲記

由魯磯踰唐家山。路險峻。數步一折。行者輒數步一休。既上復下。其險峻復如之。山水皆僻陋。無可觀者。至平地行二三里。得石門冲。兩山夾之中。爲溪。巨石當其流。若門焉。水流其僻。砢砢有聲。他怪石參錯。不可勝數。兩山縱橫千尋。其最高者直排空。凌雲氣陡峭不可上也。兩山相向委折。錯互勢欲合一二里。乃窮。余至其間。因徘徊嗟異。良久。若在世外。又嘆此怪偉幽邃之區。在于荒山僻壤。至數千百年。無有識其奇者。會日暮。從者趣余去。行數里。日已入。時山中多虎。居人燒山林逐虎。山東西火起。照耀如晝。余從火光中行五六里。抵主人宿。

醉鄉記

昔余嘗至一鄉。輒頽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爲之易位。日月爲之失明。目爲之眩。心爲之荒惑。體爲之敗亂。問之人曰。是何鄉也。曰。酣適之方。甘旨之嘗。以徇以佯。是謂醉鄉。嗚呼。是謂醉鄉也歟。古之人直欺余也。吾嘗歎夫劉伶阮籍之徒矣。當是時。神州陸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士。放縱恣肆。淋漓顛倒。相率入醉鄉。不已而以吾所見其間。未嘗有可樂者。或以爲可以解憂云耳。夫憂之可以解者。非眞憂也。夫果其有憂焉。抑亦不必解也。况醉鄉實不能解其憂也。然則入醉鄉者。皆無有憂也。嗚呼。自劉阮以來。醉鄉徧天下。醉鄉有人。天下無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頽墮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豈無人也歟。而荒惑敗亂者。率指以爲笑。則眞醉鄉之徒也已。

西園記

嗚呼。此固魏國之園也。小子執筆流涕而爲之記。先是余從樅陽浮江。至金陵。取陸道往勾曲。因周覽其山川。慨然太息。問道旁父老。有山童然。有墻頽然者何也。曰。孝陵也。草間冢彙彙然。或且發掘者何也。曰。故王侯將相之墓也。斷石砌道。有文字款識者何

也。曰故碑碣也。又爲余指曰。某方山。某樓霞。某牛首。余慨歎。上馬而去。已自勾曲回江寧。寓西園。留信宿。園今屬吾縣吳氏。自其祖司馬公居此。凡數十年。而古松數株在其。中。世傳爲六朝松。云嗚呼。自六朝至魏國。世已幾變。自魏國至今。世又已幾變。其朝市第宅。改矣。人民。謠俗。異矣。魏國失友。其澤既且。斬矣。凡治亂興亡之故。蓋有難言矣。而此松猶存。此吾之所以悲也。因記而書之於壁。

睡鄉記

睡鄉者。莫知其處。或曰。太始之初。六合之外。或曰。不然。是鄉也。在在有之。遊者多至焉。然非善遊者。莫知云。蓋其鄉冥然塊然。無有天地日月。與酬酢往來。以及災祥禍福。是非美惡。榮辱得喪。皆無之。入其鄉者。若忘若迷。凡所爲可欣可嗜。可涕可悲者。不能隨之以入。一入其鄉。輒絕。是故善遊者。往往慕睡鄉。嗚呼。睡鄉之境。頑鈍然也。睡鄉之人。枯槁然也。然而其天則全。其神則寧。其體則休。以適世之人。孳孳然汲汲然。或不暇以遊。而遊者。又或往往呻吟。哈嚙。噫夫。其呻吟哈嚙。必有隨之以入者也。有隨之以入者。而睡鄉之遊。不快也。昔者莊周至其鄉。化爲蝴蝶。蝴蝶至其鄉。化爲莊周。莊周也。蝴蝶。

也。相化而未。有已也。於是乎。睡鄉擾矣。

鬼兒山記

入西安門。折而南。曰蠶池。蠶池者。蓋異時。宮人治蠶之地。云。余客蠶池。且一年。凡往來道所經。有殿曰光明殿。殿之側爲鬼兒山。余嘗登之。山之左右。各有徑折而上。皆布以磚。磚刻畫爲龍文。徑之左右。皆大石。排比相屬。高五六尺。或八九尺。大抵山之前後左右。皆布以石云。余嘗從其左。拾級以上。十餘步。卽得一石門。數折至平地爲亭。又從亭側折而上。又得一石門。又數折爲一臺。蓋其顛云。其右之徑。與石與門亦如之。山之下。巖石爲洞者三。又鑿白石爲龍蟠于地。龍之首。今斷去。有銅鐘臥于旁。摩挲久之。莫得其欺。識其前有臺曰旋馬臺。溝而環之。渡石橋。橋白石爲之。刻畫爲龍者五。臺圍其外。而方其內。凡三折而上。至其巔。若旋螺。然巔故有亭。亭已毀。臺之下。皆廢爲畦。其高得山之半。山有樹數十株。突兀披離。甚奇。其他舊蹟。尙有存者。大抵皆敗瓦頽垣而已。余讀酌中志云。九月九日。皇帝登萬歲山。卽幸鬼兒山。至旋馬臺。飲菊花酒。食迎霜鬼。又聞世宗好道家之術。嘗煉丹於此。嗚呼。天下承平。且百年。人皆習于逸樂。卽天子巡遊。

不出大內。其扈從者皆寺人宮女。而外之文恬武嬉。抑又甚焉。余登山而望。宮闕歷歷。可。按。圖。以。數。其。山。之。巋。然。而。特。高。者。今。曰。景。山。即。向。之。煤。山。也。其。園。林。之。叢。美。者。今。曰。瀛。臺。即。向。之。西。苑。也。御。河。滌。遠。如。帶。白。楊。老。梅。丹。瓦。崇。垣。傍。河。而。殿。者。曰。承。光。跨。河。而。梁。者。曰。金。鰲。玉。鍊。曰。積。翠。堆。雲。也。有。土。巍。然。倚。河。而。高。塔。其。巔。而。寺。麓。者。莫。知。其。名。或。曰。此。即。遼。后。梳。粧。臺。也。城。內。外。百。萬。家。一。舉。目。而。盡。而。西。山。巍。巍。磅。礴。在。烟。雲。縹。渺。之。間。嗚。呼。此。山。在。禁。中。異。時。雖。公。卿。莫。能。至。而。今。則。遊。人。羈。客。皆。得。以。遊。覽。徘徊。而。無。所。忌。蓋。物。理。之。循。環。往。復。有。固。然。者。于。是。乎。書。之。以。示。友。朱。字。綠。字。綠。蓋。與。余。同。遊。者。云。

遊西山記

頃。余。遊。燕。市。嘗。於。道。中。望。見。西。山。橫。空。黛。起。度。其。中。飛。瀑。流。泉。茂。林。幽。谷。必。有。彷彿。于。東。南。者。而。曾。無。一。二。名。字。流。傳。人。間。徒。以。近。于。朝。市。故。遊。者。鮮。少。然。而。西。山。之。奇。固。不。可。勝。窮。也。一。日。鳩。茲。甘。君。以。遼。陽。張。君。之。言。來。告。曰。聞。吾。子。欲。探。西。山。之。勝。某。當。執。轡。承。飲。以。從。三。人。者。遂。騎。而。往。于。碧。雲。寺。得。古。松。數。株。得。龍。湫。于。香。山。得。來。青。軒。云。龍。湫。者。泉。出。石。間。匯。而。爲。池。溝。而。環。之。者。數。折。有。亭。焉。敞。然。而。幽。有。竹。焉。琅。然。而。立。有。槐。焉。

大五六圍。蒼然而歛。有洞焉。窈然而深。有石壁焉。峭然而高。于時。蒼翠滿前。萬竅俱歎。水流有聲。因相與流觴。數巡。甚歡。張君曰。去此二里。有香山。余嘗遊之。復導余輩往。水有寺。寺皆已傾頽。獨來青軒甚佳麗。來青軒者。明神宗皇帝之所名也。山左右抱之。若環。玉泉橫亘其中。縱觀之。莫得其涯。云見有若霞若霧。遠在天末者。張君指而告余曰。是其下京師也。風飄埃舉而爲此也。念此二者。皆在西山之麓。而其勝已迥絕人世。如此。進而深焉。其幽。皆奇怪。不知當如何也。余且携襪被往焉。曲討微尋。二子者。當亦能蹇裳而從余乎。

乙亥北行日記

六月初九日。自江寧渡江。先是浦口劉大山過余。要與同入燕。余以賞用不給。未能行。至是徐位三與其弟文虎來送。少頃。郭漢瞻吳佑咸兩人亦至。至金陵開登舟。距家僅數十步耳。舟中揖別諸友。而徐氏兄弟復送至武寧橋。乃登岸。依依有不忍舍去之意。是日風順。不及午。已抵浦口。宿大山家。大山有他事相阻。不能即同行。而江寧鄭滂若適在大山所。滂若自言有黃白之術。告我曰。吾子冒暑遠遊。欲賣文以養親。舉世悠悠。

詎有能知子者使吾術若成吾子何憂貧乎余笑而頷之明日宿旦子岡早行數里見四野禾苗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於田間蓋江北之俗婦女亦耕田力作以視西北男子遊惰不事生產其俗洵異矣偶舍騎步行過一農家其丈夫方擔糞灌園而婦人汲井且浣衣門有豆棚瓜架又有樹數株鬱鬱然兒女啼笑雞犬鳴吠余顧而慕之以爲此一家之中有萬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遠甚也明日抵滁州境過朱龍橋即盧尚書祖將軍破李自成處慨然有馳驅當世之志過關山遇宿松朱字綠懷寧管元彥從陝西來別三年矣相見則歡甚徒行攜手立道旁人家縱談村民皆來環聽良久別去過磨盞山山勢峭削重疊盤曲故名爲滁之要害地是日宿岱山鋪定遠境也明日宿黃泥岡鳳陽境也途中遇太平蔡極生自北來薄暮余告圍人數日皆苦熱行路者皆以夜當及月明行也乃于三更啓行行四五里見西北雲起少頃布滿空中雷電交作大雨如注蒼卒披雨具然衣已沾濕行至總鋪雨愈甚扣逆旅主人門皆不應圍人於昏黑中尋得一草棚相與暫避其下雨止則天已明矣道路皆水瀾漫不辨阡陌私歎水利不修天下無由治也苟得良有司亦足治其一邑惜無有以此爲念者仰觀雲氣甚

或如人。或如獅象。或如山。如怪石。如樹。倏忽萬狀。余嘗謂看雲宜夕陽。宜雨後。不知日出時看雲亦佳也。是日僅行四十里。抵臨淮。使人入城訪朱鑑薛。值其他出。薄暮獨步城外。是時隍中荷花盛開。涼風微動。香氣襲人。徘徊久之。乃抵逆旅。主人宿明日渡淮。先是臨淮有浮橋。往來者皆便之。及是浮橋壞不修。操舟者頗因以爲奸利。余既渡。欲登岸。有一人負之以登。其人陷淖中。余幾墜岸上。數人來共挽之。乃免。是日行九十里。宿連城鎮。靈璧縣境也。明日爲月望。行七十里。而宿荒莊。宿州境也。屋舍湫隘。墻壁崩頽。門戶皆不具。圍人與逆旅主人有故。固欲宿此。余不可。主人曰。此不過一宿耳。何必求安。余然之。是日頗作雨。而竟不雨。三更起。主人苛索錢不已。月明中行數十里。余患腹脹不能食。宿緒莊鋪。十七日渡河。宿河之北岸。夜中過閔子鄉。蓋有閔子祠焉。明孝慈皇后之故鄉也。徐宿間羣山益互。風氣完密。而徐州濱河。山川尤極雄壯。爲東南藩蔽。後必有異人出焉。望戲馬臺似有傾圮。昔蘇子瞻知徐州云。戲馬臺可屯千人。與州爲犄角。然守徐當先守河是也。是日熱甚。既抵逆旅。飲水數升。頃之雷聲殷殷。風雨驟至。涼生。渴乃止。是夜腹脹急甚。不能成寐。汗流不已。明日宿利國驛。憶余於己已六

月。與。無。錫。劉。言。潔。自。濟。南。入。燕。言。潔。體。肥。畏。熱。而。羨。余。之。能。耐。勞。苦。寒。暑。距。今。僅。六。年。而。余。行。役。頗。覺。委。頓。蹉。跎。在。薄。精。力。日。衰。安。能。復。馳。驅。當。世。撫。髀。扼。腕。不。禁。喟。焉。而。三。歎。也。明。日。宿。滕。縣。境。曰。沙。河。店。又。明。日。宿。鄒。縣。境。曰。東。灘。店。是。日。過。孟。子。廟。入。而。瞻。拜。欲。登。繹。山。因。熱。甚。且。渴。不。能。登。也。明。日。宿。汶。鄉。往。余。過。汶。上。有。弔。古。詩。失。其。稿。猶。記。兩。句。云。可。憐。魯。道。遊。齊。子。豈。有。孔。門。屈。季。孫。餘。不。復。能。記。憶。也。明。日。宿。東。阿。之。舊。縣。是。日。雨。逆。旅。聞。隔。牆。羣。飲。搏。戰。未。幾。喧。且。鬥。余。出。觀。之。見。兩。人。皆。大。醉。相。毆。於。淖。中。泥。塗。滿。面。而。不。可。識。兩。家。之。妻。各。出。爲。其。夫。互。相。誓。至。曉。乃。散。知。先。王。罪。羣。飲。誠。非。無。故。明。日。宿。在。平。又。明。日。過。高。唐。宿。腰。站。自。在。平。以。北。道。路。皆。水。瀰。漫。每。日。輒。紆。迴。行。也。聞。燕。趙。間。水。更。甚。北。行。皆。患。之。二。十。六。日。宿。阜。城。夜。夢。裴。姬。姬。蓋。于。余。有。恩。而。未。之。報。今。年。二。月。病。卒。於。家。而。余。在。江。寧。不。及。視。其。含。殮。中。心。時。用。爲。愧。恨。蓋。自。二。月。距。今。入。夢。者。屢。矣。二。十。七。日。宿。商。家。林。二。十。八。日。宿。任。邱。二。十。九。日。宿。白。溝。白。溝。者。昔。宋。與。遼。分。界。處。也。七。月。初。一。日。宿。良。鄉。是。日。過。涿。州。訪。方。靈。臯。於。舍。館。適。靈。臯。往。京。師。在。金。陵。時。日。與。靈。臯。相。過。從。今。別。四。月。矣。擬。爲。信。宿。之。談。而。竟。不。果。及。余。至。京。師。而。靈。臯。又。已。反。涿。途。

中。水。阻。各。紆。道。行。故。相。左。蓋。自。任。邱。以。北。水。泛。溢。橋。梁。往。往。皆。斷。往。來。者。乘。舟。或。數。十。里。乃。有。陸。行。或。數。里。數。十。里。又。乘。舟。昔。天。啟。中。吾。縣。左。忠。毅。公。爲。屯。田。御。史。與。北。方。水。利。彷彿。江。南。忠。毅。去。而。水。利。又。廢。不。修。良。可。歎。也。初。二。日。至。京。師。蘆。溝。橋。及。彰。義。門。俱。有。守。者。執。塗。人。橫。索。金。錢。稍。不。稱。意。雖。襍。被。俱。欲。取。其。稅。蓋。權。關。使。者。之。所。爲。也。途。人。恐。濡。滯。甘。出。金。錢。以。給。之。惟。徒。行。者。得。免。蓋。輦。轂。之。下。而。爲。禦。人。之。事。或。以。爲。此。小。事。不。足。介。意。不。知。天。下。之。故。皆。起。於。不。足。介。意。者。也。是。日。大。雨。而。余。襍。被。書。籍。爲。邏。者。所。開。視。盡。濕。泥。塗。被。體。抵。宗。伯。張。公。邸。第。蓋。余。之。入。京。師。至。是。凡。四。而。愧。悔。益。不。可。言。矣。因。於。燈。下。執。筆。書。其。大。略。如。此。

憂庵記

戴子所居曰憂庵。客問之曰。吾子素無環堵之室。顧不審憂庵何在也。戴子曰。憂庵者。無之而不在也。余好遊。時時行役四方。水行乘舟。舟中卽憂庵也。陸宿逆旅。逆旅卽憂庵也。或授經于人家。必有書室。以居其先生。書室卽憂庵也。或朋友宦遊而從之行。則所駐者爲行臺。爲公署。行臺公署卽憂庵也。必擇一畝之地。經營綢繆。構屋數楹。而始

顏之曰憂庵。則是庵也。無日而可得矣。客曰。庵之義。則吾既得聞之矣。敢請其憂。戴子曰。吾之生也。與憂俱。凡數十年于今矣。吾故以憂名吾庵。志其實也。客曰。子之憂何如。戴子曰。五行之乖沴。入吾之膏肓。陰陽之顛倒。盡吾之志慮。元氣之敗壞。毒吾之肺腸。糾纏鬱結。徬徨輾轉。輟耕隴上。行吟澤畔。或歌或笑。而莫得其故。求所以釋之者。而未能也。客曰。是爲有憂疾矣。吾請爲子治之。吾將以秦華爲莞簟。而寢子。以江海爲湯而飲之。且以唐虞三代之帝王爲之醫。以臯夔稷契伊尹周公爲之調劑。以井由學校封建爲之藥餌。以仲尼孟軻爲之針砭。如是而子之疾其瘳矣乎。戴子恍然而悟。欣然而作曰。疾痛愁苦。病者之所自知也。切脈按方。醫者之所能也。吾聞醫門多疾。疾之奇未有如余者。吾之疾而吾自莫之知。疾且益殆。今客嘉惠鄙人。而得國醫以愈吾疾。吾憂庵之號。請從此去矣。庚辰正月。

遊爛柯山記

歲辛巳二月十日。余至衢州二十二日。凌晨出通仙門。俗號爲小南門也。門外卽渡一橋。居人甚少。僅籬落數區。是時春已漸深。綠鋪麥野。黃滿菜畦。草木皆滋榮。時時有香

氣襲人。沿路聽溪聲活活。望見遠村桃李盛開。點綴於平原茂樹之間。遠山矗立雲表。行二十里。小舟渡一溪。即入山徑。逶迤曲折。不一二里。道旁有古松二株。枝幹益屈。爲攫擊之勢。有碑題曰戰龍松。後署晦翁書。則此松在宋時已數百年物矣。又曲折行里許。至柯山寺。卽爛柯山之巒也。寺門古樟四株。中二株獨奇。蔦蘿蔓引。苔蘚斑剝。蔭約數畝。入寺坐佛殿。少頃。一僧導出寺門。取路寺左。數十步有墓。其碣曰左都御史忠烈徐公墓道。又行百餘步。望見山側山巔有穴。露出穴外。天而樹枝橫斜。忽蔽忽見。緣石磴而上。盤旋紆曲。忽覩一穹然豁然者。彎環起伏。宛如梁狀。卽道中所望見之石穴。而王質遇仙之處。道家所稱青霞洞天也。高千餘尋。深千餘尋。縱二十餘尋。青巒翠巘。如髻如環。如螺或遠或近。攢簇于石梁前後。當梁之南面。一石負土特起。有樟生其上。披離甚古。傍石而亭。曰遲日亭。從亭側攀蘿緣磴而上。皆窄徑窘步。至其巔。正與亭相對。其下卽石梁也。又欹側而行。路僅容足。俯而窺石縫中。則見天一線。蓋石梁上。又一石梁覆之首尾。無端倪。而此處偶露間隙。遂復下至亭上。眺覽良久。不忍去。已而雨作。飯于寺。取故道還。秉燭作詩二首。擬他日繞諸石上。其詩曰。採樵偶向洞天行。一局中。

問世已更。不看仙人貪看奕。模糊仍復覓前生。誦向塵寰病未瘥。同班仙侶近如何。語君奔罷朝天去。爲謝狂生罰已多。

遊吼山記

紹興山水。秀絕寰區。向誦陸務觀詩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余居此凡一月。登府山。遊蘭亭。謁孝陵。服古人言語。摹倣真切不誣也。有稱吼山之勝者。余乘舟往。溪流迴轉。桑麻林麓。映帶遠近。既抵吼山。舟行徑入石穴中。四圍皆峭石立百仞。如壁如甕。如龕。或連。或斷。或偃。或仰。從者試燒爆竹。取聲水激石。怒天地。若裂。按其形容。皆刀斧鑿削而成者。蓋此地本頑石。石工取石者。日數十百人。空其中而留一穴爲出入。久之。石不可取。溪水來往。而遂爲此觀也。倚石壁。有屋數楹。頗壯麗。余未及登岸。乘舟出不半里。望見有石壁。甚峭峻。維舟登岸。尋之。得一尼庵。欵門入。蓋皆石壁環焉。中爲池。池廣一二畝。菰葉浮水上。皆滿。登一小樓。下轉而東。尋道中所望見石壁者。石壁狀略如吼山。緣磴而上。至山之半。有寬坦處。坐少頃。有雨。點數十。浮空而下。墜于衣裾。且落石罅中。流去。仰視之。則山巔有松數株。水點點從松根飄落。或題其壁曰。淙玉巖。

余更其名曰晴雨巖。吼山之水。濛濛深窈不可測。不及此濛濛涓滴。出于天成也。登舟記其狀如是。

古樟記

樟樹灘。遠衢州二十里。岸有大樟樹。故以名灘。余以二月初十日。晚泊灘上。欲登岸往觀之。會天雨道濕。不可行。已而雨歇。月朦朧欲出。輕雲蔽之。余與同舟六七人。呼從者束炬上。居人燎其幹以垣。枝葉皆扶疎垂垣上。余輩先入門。視其幹。高數丈。分數枝。四面橫斜而下。余輩手相牽環抱之。凡六人。乃周更上一二尺。則更大矣。其枝幹離披甚古。往往出人意外。頂甚平。可列坐千餘人。非梯不能上也。秉炬照之。但見轆轤輪齒。蜿蜒擊攫。若羣龍相鬪。枝之出於垣外者。皆成幹。屈曲下屬地。其北一枝尤奇。直入土中。大數十圍。類自爲一樹。不屬於幹者。然其文理皆成龍形。騰挪宛轉。若龍之升於天。自垣內視之。則係幹之別支。若虹之垂地。首尾無端。不可測。居人以爲神。祠而祀之。嗚呼。樟本名樹。而其托根也大。其植基也固。含日月之精。受雨露之潤。多歷年所。遂魁然獨出其奇於人間。而彼榆櫟之屬。拳曲臃腫。無故而離立於其旁。何爲也哉。

遊天台記

天台周迴八百里。以劉晨阮肇採藥遇仙。遂著名人間。余於歲辛巳九月二十九日。至天台縣。明日入山。遊自赤城始。先一日。道旁望見赤城。類有三四峯。及至其下。則峯皆不見。赭色若霞。上銳而下方。石罅層層皆露。若磚甃痕。故曰赤城。上一二里有洞。曰紫雲洞。天高十餘丈。僧爲層樓其間。望羣山。環列煙雲。縹渺宜爲隱者之所棲息。而石穴中。往往有士人讀書。視其書。皆腐濫文字。又上一二里。又一洞。差小而洞側石上。文理自成。曰玉京。窺優曇洗。隔登葛洪煉丹之灶。乃下。既下。迴視之。無所爲。岩洞也。第見爲磚甃痕而已。行數里。至國清寺。寺僧爲指點寒山拾得遺跡。踰金雞巔。飯于高明寺。觀圓通洞。洞臨深溪。石自土出。爲壁。左壁有欹削處。一石筍撐之。後壁石罅中。可側身行。一大石爲蓋。橫于左右壁。上類人爲之者。出視之。大石偃蹇。負土出。長廣數十丈。其末覆于洞上。凡洞皆因山。而此洞平地。特起。亦一奇也。行十餘里。至曇華亭。觀石梁水。一自康嶺來。一自華頂來。合於曇華亭之左。凡三折。至石梁下。則洶湧澎湃。瀾灩而去。石梁長數丈。石上下相疊。中露一痕。上仄而下稍寬。行者少一失足。即墮深洞。一大石當

梁之盡處。有洞龕。堅其前。中爲佛。與羅漢象。亭上道士能行。梁上觀者。皆爲顛掉。水自梁下落。爲深淵。復流下石壁。成大瀑布。道士導余。自亭之右。逶迤行不半里。攀條而下。見瀑布雪。濺珠翻若雷。其下滙爲一潭。奇石列水中。及左右皆滿。是日宿上方廣。距亭半里許。板橋流水。亦爲幽絕。明日凌晨起。有客自華頂來者。言日出狀。是爲十月朔。華頂距上方廣。約二十里。爲天台最高處。先是有言華頂十月朔。日月並行海上。宜往觀焉。僧皆言雲氣濛濛。多不得見。而余足力不勝而止。及是客言日出狀。與海濱諸高山望之大異。而未見所爲。日月並行也。復至曇華亭。觀石梁。下觀瀑布。良久。乃行十餘里。至斷橋。水行溪石中。一石若橋而中斷。水自斷處瀉下。一石甕受之。甕深不知所底。諸石林立。皆峭削聳峙。亦一奇觀也。水自甕出。紆迴行石上。約數丈。從絕壁下。爲珠簾。余從斷橋旁曲折下。亦無人迹。草蒙茸不可行。徑爲水嚙皆壞。余刈草開徑。九里許。乃得觀珠簾。石壁高數丈。許。水纍纍如貫珠。且萬縷。方幅而下。故曰珠簾。亦滙爲一潭。潭旁多石。坐石上。神骨俱清。幾不知爲人間世矣。斷橋與珠簾。左右無僧舍。亦無人居。腹且飢。回飯于上方廣。乃還。仍過國清。國清地勢高爽。羣山環之。水流于前。古松約數千株。

夾立。是時暮色蒼然。遠山皆隱不見矣。天台之勝不可勝窮。而余之所至。爲紫雲。爲玉京。爲國清。爲高明。爲石梁。爲斷橋。爲珠簾。他如桃源。爲劉阮。遇仙處。及瓊屋。雙闕。爲天台第一景者。路東西不相直。遂未獲至。姑以俟之。異日。

雁蕩記

甌中多名山。而三雁蕩最勝。曰南蕩。雁在平陽縣南。曰中雁蕩。在樂清縣西。曰北雁蕩。在樂清縣東九十里。今之名天下者。則北雁蕩也。高四十里。深六十里。頂上有湖。方可十里。雁蕩山皆石。而湖獨有泥。葑草蘆荻生焉。時爲雁所棲宿。故曰雁蕩。其間嶺有七。曰東嶺。曰丹方嶺。曰飛泉嶺。曰謝公嶺。曰馬鞍嶺。曰溫嶺。曰西嶺。谷有四。馬鞍嶺界之。曰東內谷。曰西內谷。曰東外谷。曰西外谷。而東內谷復有谷三。曰水簾。曰安禪。曰會賢。東外谷復有谷二。曰南闔。曰北闔。水自西北來界之。東內谷峯四十八。曰雙鸞。曰寶印。曰堯闕。曰小卓筆。曰獨秀。曰重樓。曰茶爐。曰石指。曰天柱。曰展旗。曰招賢。曰獅子。曰伏龜。曰礪齒。曰石碑。曰天冠。曰總角。曰金鼎。曰蓮華。曰迎陽。曰石燕。曰碧霄。曰凌雲。曰朝天。曰五雲。曰雙穴。曰橐籥。曰戲獅。曰犀角。曰香爐。曰倚天。曰鳳皇。曰超雲。曰丹桂。曰象

牙。曰蟾蜍。曰芝草。曰虎蹲。曰龜子。曰藥杵。曰架海。曰朝陽。曰佛掌。曰鼓槌。曰覆船。曰捲
鱗。曰鉢盂。東外谷峯五。曰石佛。曰獅子。曰雙峯。曰老人。曰吹簫。西內谷峯二十四。曰紫
極。曰棲鳳。曰華陽。曰戴辰。曰戲龍。曰羣鳳。曰回鸞。曰石龜。曰朝陽。曰瓊臺。曰石筭。曰臥
龍。曰凌霞。曰瑞鹿。曰抱兒。曰獅子。曰石碑。曰立筭。曰削玉。曰卓筆。曰天樂。曰宴坐。曰常
雲。曰剪刀。西外谷峯二十三。曰連珠。曰靈犀。曰山冠。曰石表。曰立戟。曰羽人。曰射堞。曰
含珠。曰含翠。曰朝陽。曰靈芝。曰二仙。曰招賢。曰寶冠。曰寶簪。曰石鏡。曰鳳凰。曰香爐。曰
伏虎。曰天冠。曰五雲。曰雙穴。曰獅子者二。岩三十有二。東內谷者凡十九。曰觀音。曰橐
籥。曰注舍。曰石桐。曰楞爰。曰神迹。曰文會。曰霹靂。曰棲真。曰神王。曰石騰。曰聽詩叟。曰
修道。曰赤石。曰侍郎。曰騰波。曰巾子。曰響岩。曰說法。曰聽泉。東外谷者凡六。曰散水。曰
隱仙。曰石佛。曰仙岩。曰讀書。曰方岩。西內谷者凡五。曰白雨。曰火焰。曰童子。曰文英。曰
寶陀。曰寶香。西外谷者凡二。曰梅雨。曰天柱。石之奇者曰僧抱石。曰含珠石。曰龍潭石。
曰飲羽石。曰獼猴石。曰觀音石。曰石廡。曰石明堂。曰石屏風。曰石魚。曰石倉。曰石斛。曰
石橋。曰石碁秤。曰石浮屠。曰石寶。曰石居士。曰小石屏。在東內谷。曰石梁。曰石行廊。在

東外谷曰虎磴石。曰覆孟石。曰鷗尾石。曰圓蘿石。曰石門柱。曰石城。曰石茶爐。在西內谷。曰招賢石。曰大梁石。曰石鏡。曰石天窗。曰石塚。在西外谷。洞十有三。東內谷者曰天聰。曰龍遊。曰新月。曰羅漢。曰烏洞。曰南碧霄。曰北碧霄。東外谷者曰石洞。西內谷者曰道松。外風洞二。一在大龍湫之右。連雲陣石壁上。每大風將起。則洞口木葉飛舞。一在膽照潭上。洞口大如斗。風自口出。遊人以手向洞口。夏涼而冬溫。而山之西北趾。鄰永嘉界者。曰道姑洞。尤奇。石室層疊。宛如堂房。常若有人居者。洞外巨石。長數十丈。坦平如床。側三者如屏風。澗川之雲霞洞。亦號爲絕勝焉。溪有四。曰新溪。水北出南流。會于寨坑入海。曰筋竹溪。一曰錦溪。水自大龍湫出。徑龍平塘入海。曰白溪。水自靈峯諸谷中出。東流入于海。曰石溪。水自東北諸谷中出。東行十餘里。與大龍湫水合流。東會于石門入海。湫有三。曰大龍湫。曰小龍湫。曰上龍湫。寺十有八。東內谷之寺曰靈岩。曰雲峯。雁蕩奇秀。多稱二靈。介於二靈之間者。淨名也。淨名與石梁真濟。皆在東谷。外西內谷之寺曰龍仁。曰羅漢。曰瑞鹿。西外谷之寺曰天柱。曰華夏。曰普明。曰石門。曰古塔。曰本覺。曰寶冠。曰靈雲。今諸寺大抵多廢。而余所至爲龍仁。爲羅漢。爲瑞鹿。爲靈峯。爲靈

岩爲石梁。石梁寺者。以石梁得名也。寺則緣磴上。有石洞一。石自地出。橫斜而來覆于洞上。視之若虹之跨于空。故曰石梁。靈峰之瑰詭殆不可指數。環左右前後而列者。爭奇獻怪。目不給賞。大抵雁蕩諸峰。乃通造化。移步換形。其名字因象取義者。尙多有之。而路窮徑塞。蒙翳于荆榛荒草之中。其奇未出於人間者。亦不少也。靈岩在雲峰之西。展旗峙其左。天柱峙其右。奇特雄偉。嶄然不可躋。而天聰洞小龍湫爲尤勝。後有屏霞障。高廣數百丈。石色如塗丹堊。上有溫泉石室。旁有龍鼻泉。下有安禪谷。蓋雁蕩之障。有四屏霞障之外。有連雲障。在大龍湫。而在淨名者。曰鐵城障。曰游龍障。兩障相夾。深數百仞。呀然劃然。人行其間。望見天僅尺許。障內有谷。曰珠簾。谷有洞。曰維摩室。珠簾谷者。澗水嚙石而出。如萬斛珠飛落。蓋雁蕩無山不崖。無崖不洞。無水不瀑。至大龍則瀑水化爲烟雲。怪怪奇奇。直出造化。意表宇宙。內更無有能得其彷彿者矣。初余入雁蕩。自樂清來。宿于芙蓉村。是歲辛巳四月也。十月自黃岩來。宿于大荆。皆入雁蕩之道。道中望見雁蕩。上挿霄漢。仙風靈氣。飛墮襟袖。懷抱頓仙。嗚呼。余懷遁世之思久矣。輒轉未遂。至是垂暮。無成萬念。歇絕他日。人見有草衣芒鞋。拾橡煨芋而老于此間者。必

余也。夫必余也。夫。

龍鼻泉記

雁蕩諸寺之最勝者。稱靈岩。障曰屏霞。谷曰安禪。曰會賢。湫曰小龍湫。峰曰天柱。曰展旗。曰雙鸞。曰卓筆。曰玉蟾蜍。洞曰天聰。石曰僧抱石。石屏風。泉曰劍峯。曰溫泉。曰龍鼻泉。而龍鼻泉尤奇。從寺後上石磴。盤旋數十折。至一大石龕。龕高數十丈。深數十丈。石壁皆奇削。龕脊嵌一石。若龍陷入石中。從下視之。見其脊隆然外露。繞下數十丈。勢盡乃垂入龕底。作懸鼻色。紺碧而膩滑。鼻端有小孔。出泉水。時時下滴。飲之清寒。雖盛夏如冰。鼻上下皆有石。若爪。爲攬拏之勢。半露半入石中。遊者或歌笑。奏管絃。聲輒繞石罅中。悠揚不即出。下有呂祖廟。牆陰有碑。鐫絕句一章。末署四道人題。名區絕境。宜爲仙靈之所往來。而余好山水。多搜剔奇異。遇異人而授吾書。換吾胎骨者。倘有日也耶。

遊大龍湫記

距樂清六十里有村曰芙蓉。倚山而濱海。余以歲辛巳四月二十日。由芙蓉踰丹芳嶺。至能仁寺。坐少頃。出寺門里許。有泉曰燕尾泉。水自大龍湫來。爲錦溪。錦溪之水。至此

從巨石落下。成小瀑布。石中高而旁低。水分左右下。若燕尾然。循錦溪而行。凡三四里。有峯屹立。溪水中。旁無所倚。高數百丈。兩股如蟹螯。望之若剪刀。然曰剪刀峯。至峯下。行百餘步。忽變爲石帆。張於空中。曰一帆峯。又行百餘步。又變爲石柱。孤撐雲表。曰天柱峯。左右皆石壁峭削。詭狀殊態。不可勝數。又行百餘步。徑窮路轉。得大龍湫。爲天下第一奇觀。水自雁湖合諸溪澗。會成巨淵。淵深黑不可測。其側有石檻。檻中作凹。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不一。或如珠。或如毬。如驟雨。如雲。如煙霧。或飄轉而中斷。或左右分散而落。或直下如注。或屈曲如蜿蜒。下爲深潭。觀者每立于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舞向人。灑衣裾間皆沾濕。忽大注如雷。忽爲風所遏。盤桓而不下。蓋其石壁高五千丈。水懸空下。距石約一二尺許。流數丈輒已。勢遠而力弱。飄飄濛濛。形狀頓異。他處瀑皆沿崖直走。無此變態也。潭之外有亭。曰忘歸亭。其側有亭。曰觀不足亭。而龍湫石側絕壁曰連雲障。障上有風洞。每洞中木葉飛。則大風徐作。又有小龍湫。在東谷靈表寺。水自石城諸谿洞來。舍于霞障之石。從岩上飛流而下。高三千尺。半沿崖。半懸流。變態稍不及大龍湫。而其下稍西。水湧出石罅。直上。指二尺許。

形如立劍望之光明瑩潔而搖動亦奇觀也相傳大龍湫上數里復有上龍湫飛流懸瀉亦數百丈與大龍湫相似昔有白雲雲外二僧居之地僻無人迹今不知其處矣余性好山水而既遊雁蕩觀大龍湫則已乘雲御風恍惚仙去今追而記不能詳也

傳

陳士慶傳

陳士慶。河南節州人。當年少時。其族有登科爲知州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去。與一二道家者遊。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尋父母。出遊名山。冀遇神仙者流。無所遇。已而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籜冠羽衣。坐石洞中。辟穀久矣。士慶拜於洞口。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日。一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溷老夫爲士慶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徧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去母溷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飢。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若苦飢。當以餉女。命童子予一物若飴。食之。氣蒸蒸然滿腹。遂不復飢。士慶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女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唯末四紙。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士慶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女。鞦韆墮地而折其足。募能治者。予以百金。士慶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當是時。流寇起關陝。蔓延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遊。遊且數年。今天下大荒旱。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金

以歸。得母從賊乎。乃詣友言狀。官因繫士慶。而其族人爲知州者。方家居。爲請于友而免之。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撥拾。厯存末四紙而已。居有頃。羣盜破節州。士慶家皆亡。士慶爲張獻忠所虜。在賊中。依其書試之。煮水成膏。有譏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士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笑曰。姑留之。勿殺。然不之奇也。獻忠性兇殘。每以大挺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脚。爲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脚。老脚不卽至。獻忠怒。持刀自往刺之。搃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肺腸胃皆割。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曰。吾固欲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脚。當賞而死。士慶曰。嘻。烏有肝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昇一木屏至。臥老脚其上。納肝肺腸胃於腹。以線紉之。而傅以藥。一日而老脚呻吟。又一日而起飲食。又三日起坐屏上。又三日而侍獻忠側矣。獻忠由此大奇之。孫可望者。獻忠之平東監軍也。飲酒醉而殺其嬖妾。士慶見之曰。此監軍之最寵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之。且洩怒于左右矣。持以去。亦練紉之。而傅以藥。以衾裹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

營數十里下壁。士慶問可望曰：前夜監軍何自殺其愛妾？可望撫膺嘆曰：吾固悔之士慶曰：吾今復得一美人，以進監軍，監軍無傷也。乃召人持車至，啟衾出美人，卽所殺之妾也。視其項，紅痕如縷，美麗倍于平時。可望拜而謝曰：公真神仙也。賊中有驍將郝三昇，臨陣而爲官兵削其頰，車折齒。士慶爲斷一俘之頰車，以合其齧。一日夜，而飲食言笑無異。獻忠愛將曰白文選，與官兵戰而砲其脛，負痛馳歸，瀕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治之稍難。吾無子，文選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獻忠命文選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僵其痛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合之而傅以藥。閱三日，而文選馳騎入官軍，斬發砲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士慶遨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旣及政，久之，戰敗入蠻徼中。士慶隨之而行。年老矣，曰：猶能飲酒數斗。御數婦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在湖南，破長沙。獻忠謂士慶曰：吾欲號女爲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今爲汝申令于軍中可乎？乃令其兵人持一兒來，頃之得兒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纍兒爲臺，高且百丈。獻忠登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能騰空焉，能躡之而上也。獻忠曰：不登且殺。

女命軍士數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吾有呼則全軍皆呼士慶登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遂登其巔獻忠呼曰老神仙軍士皆呼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賊軍皆稱爲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匿其姓名不以告人也

在蠻徼中蜀人劉苴與之善許爲士慶作傳乃爲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後士慶隨其養子白文選入邊投誠而病死于騰越州

贊曰余讀陳士慶事洵奇怪然竊嘆其挾異術如此而爲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將王安者自言在賊中時嘗從神仙聚藥見其聚羣婦人剝取其陰上肉方寸置鑪中雜以藥熬之須臾鑪中火起光滿室中其火着物不燃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息然則士慶之術非爲賊亦不能試也殺人以活人其術又曷足尙哉

李逢亨傳

李逢亨字太初廬州舒城人也崇禎間爲國子生與其兄伯及其弟叔季相友愛當是時流寇起秦中渡河而南浸尋及於江淮崇禎八年破中都遂南至舒城逢亨兄弟聚鄉勇駐天馬山賊尋去圍桐城走湖湘丁丑春寇復大至蔓延山谷間逢亨兄弟避亂

西山中逢期者。逢亨之季弟也。其子曰天秀。父子皆以氣勇聞。逢期與賊遇。大戰。殺數人。賊懼而走。賊中相戒以爲逢期勇士。必生致之。於是率衆襲執逢期。至營中。勸之降。不肯。曰。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耶。賊怒殺之。逢亨聞弟之被執也。曰。吾弟死。何忍獨生。且日。率天秀及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逢期。時逢期已死。兩人大哭。且罵奮勇。殺數賊。皆自刎而死。邑士大夫具狀以報縣令。縣令獎嘆焉。申報上官。請卹之。已而不獲。其事遂寢。

贊曰。流寇之禍烈矣。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民不知兵。輒駢首就戮。豈不悲哉。觀逢亨天秀父子兄弟間。其義烈何其壯也。使當時文武大吏。皆能如此兩人。賊之禍豈至是耶。吾是以論著之。

楊維嶽傳

楊維嶽。字五箕。一字伯峻。廬州巢縣人也。生而孝謹。好讀書。毅然自守。以正。嘗以文見知於郡守。一日往謁。逢富民有犯法者。守教維嶽爲之代請。可得金數百。維嶽謝曰。犯自有公法。使此人不當罪。而維嶽受其金。則不祥。使此人當罪。以維嶽故。贊之。是以私

愛而撓公法也。維嶽兢兢自守。懼無以報德。其敢以是爲公累。守由是益敬重之。嘗讀書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爲人也。畫像以祀之。崇禎中。陝西盜起。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維嶽曰。此當代偉人也。不可以不見。乃徒步詣軍門。往謁可法。故好士。一見奇之。居無何。寇益急。詔天下勤王。時可法已拜南京兵部尙書。尙書以府耗軍資竭。兵不得出。傳檄諭天下捐貲救國。維嶽捧檄泣曰。國事如此。吾何以家爲。卽毀家以爲士民倡。而人皆無應者。崇禎十七年。上崩于煤山。維嶽聞之。北向號痛。累晝夜不能寢食。時福王世子卽往南京。改明年爲弘光元年。維嶽條列時務十三事。上陳當事。未一歲。北兵渡江。京師潰。而史可法以大學士督師揚州。城破死之。維嶽泣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爲文祭之。而哭于庭。家人進粥食。麾之去。平日好飲酒。亦却之。曰。踐土而思禹功。食粟而思稷酒。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值國事如此。飲食好下嚙乎。三日北兵至。下令薙髮。維嶽不肯。人謂先生曷避諸維嶽曰。避將何之。吾死耳死耳。其子對之泣。維嶽曰。小子吾生平讀書何事。一旦苟全倖生。吾義不爲吾。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焉。人有來勸慰。偃臥唯唯而已。搜先人遺文。

付其子。曰當謹守之。乃作不髡永訣之辭。以見志。凡七日不食。整衣冠詣先世神主前。再拜入室。氣息僅相屬。人來觀者益衆。忽張目視其子曰。前日見志之語。慎勿以示世也。頃之遂卒。是歲弘光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六。聞者莫不爲之流涕。私諡爲文烈云。

贊曰。嗚呼。遭時亂亡。士之自立。可不慎哉。三代以來。變故多矣。爲人臣者。往往身爲大官。不能爲國死。而布衣諸生。又以死非吾事。則是無一人死也。君臣之義。幾何而不絕也哉。自古死節之盛。莫如建文之時。而姓名半且磨滅。吾嘗惜之。迨甲申乙酉間。天下又非靖難比也。故余所至。輒訪問父老。有死事者。爲紀次之。無使其無傳焉。而龍舒山中。余有門人曰余生。爲我道貢士楊維嶽事。余嗟異之。已而觀其子弘抱所作家狀。良然。遂爲論次如此。

周烈婦傳

周烈婦。鳳陽定遠人也。姓呂氏。烈婦之父。傭賃爲與人。其母曰呂媪。皆冥頑無知識。烈婦既長。嫁夫。其夫曰周二。周二窮無歸。依呂氏以居。周二以薙髮爲生。與其婦翁皆賤

業。兩人流離轉徙者久之。已而自定遠之舒城。遂家焉。烈婦生家雖故微賤。然淑婉貞
靚。明大義。卒慷慨殉其夫以死。先是周二病且死。烈婦指其腹而告之曰。余幸已有娠。
倘男也。爲君撫之。以延周氏血食不也。即死以從夫耳。既訣。周二死。烈婦父母爲買棺
殮周二。既畢。乃相與議曰。壻死費不貲。無以償之。又女方年少。無所依。曷嫁之。得聘幣
以償所費。且不無贏餘以自治。不亦可乎。烈婦涕泣頓首。父母之前。自明已志。父母不
聽。乃徧屬媒氏。爲求壻家甚急。而鄰有無賴少年。素窺烈婦有色。頗欲得之。烈婦度不
得脫。笑曰。吾本不欲生與夫子有成言矣。倘幸而有後。約老死周氏以存其孤。今父母
奪吾志。其勢不可以已矣。將奈何。是時烈婦有娠。且六七月。烈婦曰。事且急。吾不能待
也。遂取周二薙髮之刀。自刎而死。時康熙二十年某月日也。有司具其狀于巡撫。巡撫
上書請旌之。詔如例。建表設坊于縣某門。諸生許登逢。好義之士。懼其久而不傳也。爲
立碑于其墓上。而請文於褐夫氏。

贊曰。頃余客舒。與許君遊也。許君爲余言烈婦事甚具。且曰。吾縣數十百年。獨有三婦
人而已。蓋周烈婦外。又有沈烈婦張烈婦云。沈烈婦者。書生沈某妻。與周烈婦同旌。而

張烈婦富貴。家官吏皆求貨于張氏。張氏不從。故寢不旌。

王養正傳

王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鳳陽泗州人也。舉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建昌兵備副使。乙酉大兵破建昌。養正被執。不屈死。養正自成進士。至乙酉死。國難中間。凡十八年。其宦遊大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章節義之鄉。一時名宿如姜日廣。袁繼成。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明之士。養正嘗從之遊。養正授海鹽令。以父喪不果行。服闋。知秀水。秀水大縣。田六十一萬八千餘畝。豪有力者。多據沃壤。隱丁賦。而貧弱者。往往困徭役。養正爲之正經界。均田賦。賦役始平。而豪有力者。以是側目。遂中傷養正。左遷以去。亡何陞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猷忠馬守應等。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于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養正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核。羣臣惴惴。每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就不敢爭。而養正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土賊鄧毛溪熊高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恒懼。議請兵。

養正移疾閉閣臥。陰遣間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盡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鹿洞學舍。黃端伯與養正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甲申春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死社稷。南中立君。是爲安宗皇帝。以養正備兵建昌。養正抵建昌。部署既定。而

大清兵已渡江。遣降將金聲桓定江西。江西諸郡皆望風靡。養正飲泣誓師。堅城拒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因襲陷建昌。執養正。養正不屈。因執之赴武昌。見主兵者。過南康。南康人號泣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之日。主兵者再三說養正使降。卒不屈。奮號大罵。遂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黃端伯盡節于南京。明年袁繼成死于燕市。楊廷麟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日廣起兵南昌。戰敗自殺。

贊曰。余嘗讀先生詩文。蓋其孫贊化所刻四逸園集者是也。余旣已爲之序。而復書其事如此。嗚呼。淮泗之間。高皇帝之所以起也。當其初起。雲蒸龍變。一時將相皆出於其間。而其亡也。一。二。孤。忠。間。出。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觀。明。之。所。以。興。與。其。所。以。

亡而淮泗之盛衰亦可考見焉。

劉孔暉傳

劉孔暉字默菴。先世廬陵人。其大父遊楚之邵陽。因家焉。遂爲邵陽人。孔暉事親孝。謹而與其兄伯相友。愛幼時以兄詣塾師。學書課已畢。而見其兄課不能竟。則伏几泣。師詰之。以實對。師喜。每稱其友愛純至。以勸他子弟。天啟辛酉舉于鄉。明年計偕入京師。道聞兄疾。卽反侍湯藥。勿懈。久之。兄死。而其母亦相繼卒。孔暉喪盡哀。見者皆爲感動。楚人多稱之。孔暉起家爲龍陽教諭。巡撫御史林鳴球知其賢。遂表爲縣。得河南之新鄭。當是時。羣盜起。關隴蔓延。豫楚之間。張獻忠已破襄陽。李自成擾中原。河南大亂。孔暉從間道抵新鄭。新鄭城且頽。歲復凶。人民多逃徙。或教孔暉棄城走民寨。自全。賊勢甚盛。毋守死空城爲也。孔暉謝曰。朝廷不以孔暉爲不肖。待罪茲土。縣存亡卽孔暉存亡。敢逃死乎。於是修城垣浚隍。城守略具。而自成兵且至。賊呼城上人速降。且獻官與印。不然城且屠。孔暉繫印于肱。登城守禦。而賊來益衆。縣人洶洶欲走。無固志。有富豪縋城降賊求生。孔暉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譙樓皆毀。縣人皆走。孔暉

大呼百姓巷戰殺賊無有應者賊射孔暉中臂墜城而殞賊尋去圍人張賀等昇至民家燒湯灌之閱二日而甦移文上官言孔暉旦暮且死請急遣官來署縣事且收印巡撫高名衡不可於是孔暉仍城守如故賊復引衆至執孔暉賊見印右肱間折臂取印去執至朱仙鎮見自成不屈遂遇害從者圍人馮三立亦感憤罵賊死其僕劉廷及門人鍾寬楊芳皆從孔暉殉難是爲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日也賊移兵攻汴新鄭人收其骸骨歸葬於楚天子聞之贈尙寶寺卿廕一子入監祀鄉賢

贊曰自古盜賊之禍莫烈于明然明之羣盜最爲驚下非實有絕人之略覬覦天下之志也起飢寒聚羣不逞一折箠可制而國家以畏死無能之書生當之宜其敗也前後建牙大吏皆不難捐天下以與賊使能如新鄭令以一城效死弗去賊之禍豈至是耶故余讀先生之事輒不禁三復而嘆息也

徐節婦傳

徐節婦山東鄆城人姓杜氏縣諸生杜鶚之女也年十八歸于同縣太學生徐廷鑑當是時其舅旣沒其姑湯氏亦已老矣廷鑑兄弟凡數人皆同居廷鑑妾二人一日朱氏

一日王氏年少無子。節婦撫之有恩。而節婦自有二子。曰慶淑。曰慶濟。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姑死未殮。先是延綏羣盜起。天下大亂。關外之兵。時時闖入。至是兵至圍鄰。鄰人閉城設守。延鑑兄弟皆登埧。明日城破。皆死之。節婦偕二妾逃匿。獲免。兵既退。還家殮姑屍。尋得其夫。與諸兄弟之屍于骸骨撐拄之中。纍纍然殯且葬之。既畢。而節婦仰天哭曰。吾今其可以死也。夫顧其兩子皆幼。而其兄弟之遺孤數人。或且二三歲。節婦曰。吾死。諸孤何以得生。於是斷髮毀容。復理其家舊業。諸孤携持保抱。及長。教之。從師受學。皆有成。爲縣諸生。徐氏家復振。而朱氏王氏亦與節婦同守志。以沒鄰之人。皆賢之。節婦年二十八而寡。距其卒時。凡四十六年。山東巡撫上其事。請旌之。得表其門。時康熙二十有四年也。

贊曰。徐氏之禍。可不謂烈哉。微節婦。徐氏不祀矣。當是時。天下兵起。往往千里之間。皆成墟莽。覆宗滅祀。何可勝數。雖以數百年故國。威靈震蕩海外。而一旦九廟隳。子孫夷彼公侯。將相跨州連郡。曾未聞有一如徐節婦者。抱三尺之孤。挽一綫之緒。而使之復興。豈不悲哉。余聞節婦所撫諸孤。子孫最多。且賢。蓋天不欲亡徐氏。故生節婦以存其

孤鳴呼廢興存亡之際何莫非天也。

戴節婦傳

戴節婦者。沙寧六合縣人。姓汪氏。節婦貞女也。不女之而婦之者。成節婦之志也。汪氏與泰興戴氏。世爲婚姻。戴氏有子曰弘毅。節婦之父。許以女妻之。即節婦也。節婦未歸。而弘毅先死。先是節婦夢見一男子立其前。旁有媪指之曰。此而壻弘毅也。弘毅告以已且死。節婦啼而走。旦日果得弘毅凶問。於時節婦年十八矣。節婦之父母。往弔于戴氏。節婦欲隨之以行。父母禁之不能止。節婦至戴氏。臨喪次哭之極哀。見者皆爲感動。比其父母還。而節婦遂不肯行也。曰。吾今日爲戴氏婦。非汪氏女也。父母舅姑皆不從。節婦志益堅。卒不能強也。遂老戴氏。於今節婦年四十。蓋已守志二十餘年矣。

贊曰。女子未婚而爲其夫死且守者。禮之所未載也。昔者聖人之制禮也。酌乎人情之中。而不責人以甚高難行之事。夫甚高難行之事。苟有人焉出而爲之。則凡所爲酌乎人情之中者。而或有踰越。益無以自比于人數矣。是則女子未婚而爲其夫死且守者。雖不合乎禮之文。而要爲不失乎禮之意者也。余族人某居泰興。爲余道節婦事如此。

予故樂爲之書。

王烈婦傳

王烈婦傅氏。山東膠州人。其兄爲千總。戍海州。因家焉。烈婦年十五。歸王舍人爲側室。舍人年六十四矣。居四年。舍人無疾卒。烈婦哭踊絕飲食。欲從死。舍人諸子及家衆皆止之。不可。曰。盍待而母至乎。頃之母至。相持泣。爲勸譬。百端語絕。痛左右皆飲泣。不忍言。烈婦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諸子欲姑緩之。曰。待具衾襚。乃自製衾襚。諸子猶欲緩之。以冀其變也。曰。姑待外姻至。旣而外姻至。烈婦顧視日影。曰。可矣。諸子度其不可奪。曰。請受祭。諸子皆拜。烈婦受者。再答者。再諸子婦拜亦如之。家人咸拜。當受畢。烈婦起。辭衆。以衣一襲授其母。曰。母傷我。乃自縊于舍人棺側。甫引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也。距舍人卒三日。又三日。就舍歛。顏色如生。舍人諸子喪之以貴妾之禮。而從葬于舍人之兆。

贊曰。舍人子及諸孫。多與余遊。示予以烈婦行狀。且曰。烈婦性慧而婉。不苟言笑。其將死也。家人皆哭失聲。而烈婦從容如平時。嗚呼。死生亦大矣。若烈婦之所爲。豈偶然哉。

李節婦傳

節婦姓李氏。其大父曰成梁。明所封寧遠伯者也。成梁世將家。父子皆持節鉞。作鎮遼瀋之間。瀋陽之俗。同姓而不同宗者。俱相與爲婚姻。以故節婦適李氏。子曰廷鰲。廷鰲早死。無子。節婦年方十九。自以公侯家女。不肯墮其家世。誓守節。勿他適。家之人不能奪也。當是時。疆場事起。遼瀋相繼淪沒。凡兵之少壯無妻者。配以嫠婦。令下無敢違者。以故山海關以東。婦人喪其夫。鮮有守節自完。而節婦毀容斷髮。以死自誓。主兵者皆爲感動。卒釋之。得以遂志沒身。斯已賢矣。節婦依其從子月桂以終。月桂事之惟謹。曰此吾家之女宗也。康熙十有二年。建坊旌表。而節婦之名著于京師。初寧遠伯成梁在明萬曆間。而以功名顯。諸子先後爲大鎮。李氏聲名至赫顯矣。晚節末路。時移勢易。已不無頽敗零落。不能如其曩時。而節婦以一女子。巋然傑起。撐拄綱常。爭光日月。人皆謂李氏有女。其家世尙不替也。

贊曰。昔者震川歸氏。嘗以婦人之從夫死者。爲賢智之過也。余以爲其或不幸而夫不以正命終。與已無所依。而或不免于侵暴凌逼之患。則死可也。不然。而守正以沒世者。

其正也。今觀李節婦無子。又未爲立後。而有從子可依。輒依之以終。可謂能得守節之正。而世之人於從死者。則從而震之。夫孰知守節之苦。較從死爲尤難也。嗟夫。世之賢婦人。不幸而處此。或死或不死。亦度其勢與力爲之而已矣。

一壺先生傳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踪跡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歔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葉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情。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好自放于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蹤跡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

氣恟恍間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也。

贊曰。一壺先生。其補鑄匠雪菴和尚之流亞歟。吾聞其雖行遁。當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一瞑而萬世不視。其故何哉。李生曰。先生卒時年已垂七十。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安邱之凌河里人。年十七。歸于同縣李檢。烈婦既歸檢。其姑已沒。而其祖姑尙存。烈婦事祖姑及其舅。俱有禮。舅嘗以告人曰。新婦淑婉仁孝。恨不令姑見之。居久之。檢得疾。輾轉日益甚。烈婦侍湯藥。踰時勿懈。檢病狂惑。一日。屢以掌批烈婦之頰。人皆爲不堪。烈婦曰。吾方誓以死從夫子。豈有憾哉。頃之。檢死。烈婦請於其舅曰。舅當具兩棺。新婦亦以今日死。祖姑與其舅皆止之曰。檢死無子。其妻又死。是再喪檢也。烈婦涕泣不可。遂出其笥中衣裳。分給家人。皆徧。餘或焚之。烈婦父及其兄弟聞之。皆來環守。烈婦曰。吾必不肯爲未亡人。貽父母憂。且吾與婿約同死。豈可負乎。夜半仰藥死。整襟端坐。面容不改。時年二十有八。

贊曰。女子之不幸失其所天。而以身從死。與夫守節不他適者。皆天下之大義也。或謂守節難。而慷慨殉死。猶易。夫人尋常一細事。尙多有濡忍不決。而況生死之際乎。余讀李烈婦之事。喟然嘆息。蓋嘗聞孫氏李氏。兩家皆巨族。貴顯詩書之澤。被于婦女矣。嗚呼。豈不盛哉。

郭烈婦傳

郭烈婦。姓鄭氏。日照諸生郭翰妻也。烈婦少失父母。兄嫂撫育之。有恩。年十九歸翰。翰之父母大父母皆在堂。一門之內。皆稱烈婦仁孝人也。居數年。翰之大父母相繼卒。翰拮据喪事。以勞致疾。烈婦知翰不起。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其舅與姑婦曰。新婦無所出。翰死。必以身殉。遂急以長孫嗣之。名曰永嗣。蓋冀烈婦不死也。翰既卒。烈婦擗踊號慟。絕復甦。告家人曰。吾受兄嫂恩至厚。待與訣。即從夫死。明日兄與女兒至。止之不可。哭而去。是日其嫂尙未至。待之明日。烈婦曰。吾不能待矣。遂櫛髮易服。將就縊。舅姑慰留之。甚悲。烈婦曰。新婦不幸。不能卒事舅姑。死且不瞑。然志決矣。拜辭舅姑及家衆。執永嗣手曰。勉之以若累吾伯妣矣。詣翰柩。拜且祝曰。勿遽行待我。遂入戶。家人隨之立戶。

外皆哭失聲。烈婦迴視笑曰：各盡乃事耳。何悲也？遽掩戶。纓甫及項而絕。閱日而其嫂至。視其顏色如生。目忽開。旋瞑。年二十有五。時康熙三十二年也。

贊曰：余在燕市。客日照李學士邸第。學士爲余言烈婦狀如是。故爲著之。余友萊陽李生。爲余道其縣人譚氏女。適某殉夫死。與烈婦事相類。又言其友孫生死無子。其妻與妾皆從死。嗟乎！海岱之間。自明時多公卿貴人。冠蓋相望。及易代之際。左公羅石而外。賣國叛故主者多矣。而女子以節烈著者。頗時時不絕也。豈不異哉！

寶成傳

寶成者。蜀人也。崇禎中盜起自澠池。渡河。奔突江淮汝洛湘湖之間。當是時。成仗劍從軍。爲小卒。無所知名。崇禎八年。流賊陷中都。圍桐城不下。桐爲四通之道。賊往來豫楚濠泗。必由桐。安慶巡撫遣其將廖應登。領兵三千人戍桐。成與焉。成多髯。軍中稱曰寶髯。爲人好義。善飲酒。其戍桐也。縣中百姓多喜與之遊。歲壬午冬。成從應登往謁巡撫史可法于廬州。至舒城。解鞍休馬。遇張獻忠兵。皆被縛。當是時。江北諸郡縣相繼皆屠滅。獨桐城屢圍不能破。至是賊攻益急。縣中設守備。出奇兵擊賊。賊多死。賊計無所出。

乃挾應登。誘降其步卒。因遣成至城下。獻忠使二賊隨之。成仰首呼城上守兵曰。我竇成也。賊使我招降若等。若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若等努力無懈。且速請兵來援我。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二賊怒。拔刀刺之。成至死猶大呼不絕。賊凡攻圍且數十日。縣中洶洶。謂城旦夕破。莫知所爲。及聞成語。士皆起。人人具香焚之。烟縷起。屬天相與望城下。流涕而拜。因守益力。使人間道請救于總兵黃得功。得功引兵來救。賊大敗。走楚。縣人立祠于城內西山之麓祀之。成死之日。是爲歲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應登既陷賊。賊殺之於沙河。其三千人屬于孫羅二將。仰食民間。已而城內食匱。剽掠郊野。大兵悉至。散去。執兩將至江寧。殺之。

贊曰。余嘗至竇公祠。拜其像。慨然流涕者久之。嗚呼。賊蹂躪徧天下。而吾縣以孤城懸守。猶得父子兄弟相保也。曷忘其所自耶。當此之時。健牙大吏。其不爲賊用者少矣。國家之敗亡。庸獨羣盜之罪乎。殺身成仁。得之戍卒。可敬也。夫可悲也。夫。

袁烈婦傳

袁烈婦。姓徐氏。金壇人。袁玉修之妻也。烈婦年十六歸袁。一年而舅死。事其姑篤孝。姑

故痼疾。烈婦左右服事無違。十年而姑死。是年玉修疾瘳久。知不可起。念其妻少。且無子。數目之。欲有言。烈婦指心誓以偕死。先一歲爲夫具棺。即買木爲兩棺。及衣衾之屬。兩人所需。皆具。歲甲戌四月。玉修疾亟。烈婦扶之坐。不能言。第以手捉婦腕。烈婦起之別室。引刀自刺。不殊。家人救之。又兩日而玉修死。烈婦呼天慟絕。復欲自殺。家人或言玉修身後事未辦。奈何死也。烈婦默然。因不復言死。而亟治其夫之喪。先是烈婦歸袁。死喪疾病。相繼無寧歲。烈婦不解帶寢者動年餘。至是益羸甚。氣息惓惓。日進米數盞。而拮据喪葬之事。晝夜如不及。立嗣子。營祠屋。勒墓石。俱刻日而竣。家人知其終必死也。有從姑年八十餘。憐烈婦甚。夜則相從宿。而時時爲寬譬之。烈婦曰。吾不祥人也。自吾歸袁。不能事舅姑。既相繼死。今吾夫又死死。又無子。吾不能爲袁氏延一息。且年尙少。不死將何如。從姑嘆息泣下。事既竣。烈婦且喜且悲曰。嗟乎。吾今日所以報袁者。事稍稍就。死無恨矣。乃召漆人爲己塗棺。命肩輿至舅姑墓。哭盡哀絕。而復蘇。歸拜其夫之主。哭踴大呼。家人扶且勸之。目直視。自投於地。曰。吾憊極矣。欲少休。乃入室。距戶頃。家人啟戶視之。血淋漓滿地。自剄死矣。年二十九時。盛暑。棺五日不閤。顏色如生。蠅

蚋皆不近。

贊曰。烈婦所以報袁氏者。事無不至矣。豈徒能感慨自決者哉。其夫兄語予友王云。劬日。烈婦故柔婉。逡逡如愚人。云。劬喟然嘆息曰。嗚呼。妻道之正。此其盡之矣。

吳文煒傳

吳文煒。字三帶。廣東南海人。爲人樸茂篤行。與人交有至性。於書無所不讀。而亦能詩善畫。時時行吟道中。其有所得名章。箋句。卽爲人誦之。解衣磅礴。旁若無人。其於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凝神諦視。舉筆貌之。洪纖畢肖。其所親者。持去無所惜。而有力者。往往以金幣購之。不能得也。少爲諸生。不屑意進取。嘗讀書。輒慕江浦劉巖。桐城戴名世。長洲汪份。德州孫勳。臨晉謝陳常之爲文也。康熙癸酉。陳常以檢討爲廣東主考。其友勸之曰。君固無意於進取。然檢討固君所誦法者。今爲主考。君出試。宜得遊其門下。以慰疇昔之願。不亦可乎。文煒曰。諾。遂出試。果舉第三。而陳檢討鄉舉亦第三。蓋檢討以己之科名處文煒。其愛之如此。廣東有名士曰陳恭尹。屈大均。皆持高節。不妄交遊。而獨時時與文煒相過。從不厭。大與人薄。有德負氣。好交遊。嘗識文煒於場屋中。卽延文煒

主其家。徧贊之賓客。歲甲戌。下第南歸。越二年。廣東巡撫高中丞使其子入都應試。聘請文煒與之俱行。文煒不獲辭。然再入京師。非其志也。是時檢討已請告還家。而文煒仍主有德。頃之疾大作。就醫於行唐。知行唐縣劉某爲文煒故人。已而不得志於行唐。辭入京師。次定州。遇有德家人。以函來。發函視之。則參藥也。文煒嘆曰。我友不忘我也。然命已止此矣。奈何。行至良鄉。卒於車中。將死。告其僕曰。身後之事。有高公子及薄君在。汝勿憂。於是公子爲具棺。而有德親視殯殮。復相與謀歸其櫬。而雕刻其詩文。以行於世。

贊曰。歲甲戌五月。余與二三友人。遊于虎邱之上。適吳君過此。持刺來謁。僕然行也。余輩與之飲酒。間以粵東山川人物。吳君爲土音。余輩多不能辨。已而畫一扇贈余而去。今聞其死。甚悲之。又聞陳屈兩先生。或病且死。以不得見其所著書爲恨。無錫王完趙曰。兩家之書。吾當爲君致之。王完趙者。吳君之友也。且曰。吳君客死良苦。然得吾子爲之傳。死且不朽矣。因書其行狀示余。而吾稍採次其語云。

吳江兩節婦傳

吳江兩節婦者。農家女也。姓許氏。家城西之十里村。長適張文達。次適周志達。歲乙酉。大清兵南下。公卿皆薙髮迎降。浸尋及于吳江。文達故以負販爲生。至是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亡。使志達往偵之。亦被執。令薙髮不從。遂見殺也。是時長年二十九。次年十九。相與號泣各尋其夫屍。會溽暑死。橫城下者。纍纍皆糜爛。不可辨識。乃已。姊既喪其夫。又無舅姑。其兄欲迎之歸。謝曰。吾夫雖死。然此故夫家也。義不可歸于父母氏。次事其姑甚謹。姑憐而欲嫁之。泣涕被面。謝曰。新婦所以不死者。將代吾夫以事其母。詎可失節他適。久之。姑得疾且危。賴婦以存者。又七年。及姑死。訣曰。我死依而姊居。既葬。家歸於周氏子弟。遂依姊以居。各處一室。各奉其夫之主而祀之。兩人故農家女。善治田。共種田三畝。以自給。舍旁有隙地。度可容兩棺。爲生壙以待死。吳俗多淫祠。好佛。婦人貧無依者。多爲尼。有一老尼。教兩人薙髮。以從其教。長曰。不可。婦人之髮。奈何與男子同去之。次曰。吾夫以不薙髮死。而吾反薙之。何以見吾夫。地下。歲甲戌。長年八十。次七十。尙躬耕如曩時。鄉之人悲之。請聞于有司。以旌其門。兩人泣且謝曰。吾姊妹不幸遭多難。廉恥自愛。何旌之有也。且又無後。將旌

之以爲誰榮乎。鄉之人卒不能強也。

贊曰。吾嘗讀順治實錄。知

大清兵之初入關也。淄川人孫之獬。即上表歸誠。且言其家婦女俱已效國裝。之獬在明時官列于九卿。而江淮之間。一介之士。里巷之氓。以不肯效國裝。死者頭顱僵仆。相望于道。而不悔也。嗚呼。彼孫氏之婦女。視許氏二女。何如哉。

儀真四貞烈合傳

崇禎甲申春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崩于萬歲山。西北諸將多擁潰兵渡河。而南諸將唯高傑兵最強。傑本降將。其兵故賊也。所至恣淫殺無忌。四月晦。傑前軍抵揚州之儀真縣。縣人設守。而城外居民倉卒不及避。多罹于禍。五月望。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駐儀真。亂乃定。於是有四貞烈婦事傳于世。其一爲補傘婦。不知其姓名。其夫以補傘爲生。居西城外。賊至。其夫棄婦逃。賊挾婦以行。婦無懼色。隨行至一橋。橋中斷。而橫一木爲渡。婦佯懼。曰。予婦人。安能渡此。若負我以行。其可也。賊曰。諾。即負渡橋。婦佯懼。逡巡賊背而持之。甚力。至橫木上。婦人大呼。奮身一躍。與賊俱墜水中。賊力自奮起。

而爲婦所持。岸上賊夾河而視。欲擊婦。恐更傷賊。相與語。莫知爲計。而賊屢浮。屢沉。久之。遂俱沒。而南城外有諸壩。相環接。壩皆有橋。其三壩之橋曰飛虹。距運河半里許。其下溼。而橋上遂成市肆。蓋有木工居焉。賊至。居人皆走。而木工亦棄其妻與幼子去。賊謂婦曰。母懼。隨我行。作我家婦。復拔刀擬之。曰。不且殺女婦。乃挾幼子行。至運河側。抱其子赴水死。已而夫循運河行覓之。見屍浮水上。幼子在母懷如故。距城四五里。道旁有一井。井深丈餘。水半涸。有二賊過井上。渴。謀汲飲。俯視之。一婦人匿焉。二賊喜。謂婦曰。女更無可逃。盍上而從我。婦曰。不能自上。幸井不甚深。必一人下。挾我上。在上者更挽之。乃可復上。不然。終不能上也。於是一賊躍而下。以肩爲梯。而推婦使上。婦既上。在上者更俯首下。引賊婦乘其不備。按其頸而奮力擠之。遂亦下井。固狹。二賊顛倒井中。婦因取井旁石。並土擊而填之。乃奔靖南侯之駐儀真也。兵與民頗相安。縣無賴者。貪兵之貨多。以女適兵。此儻失其所者。不可勝數。有貞女黃氏。其父本微賤。無行。而母又早死。女年及笄。有美色。其父與媒妁謀曰。軍中苟不惜貨財。吾無所惜。吾女。于是兵來視者紛紛。父告貞女曰。此百夫長也。又曰。此千夫長也。又曰。此爲叅將。爲游擊。行且爲。

元戎矣。已而一兵來納采。父謂貞女曰。女有行日矣。他日富貴。勿而翁是忘。貞女唯唯。越數日。貞女知期已近。乃盛衣裳。爲容貌。其父不之疑也。而貞女遂乘間自縊。死。縣諸生高配。天聞而嘆曰。嗟乎。爲此女者。亦良難矣。欲逆父。則不孝。欲從父。則失身。匪人欲正告父。知父終不可悟。欲斷于未納采之前。則父之貪。尙未饜。欲先以已意告人。則恐不得遂厥志。若貞女者。可謂正而有禮。智而守義矣。因爲歌以弔貞女。及三烈婦焉。其辭曰。

名媛天產兮。下處蓬蒿。一行卒志兮。復何畏乎強豪。身困辱于亂離兮。恍更若得遂適。其逍遙奮不與賊俱生兮。豈竊慕乎名高。弄羣賊若嬰兒兮。更快心于寸磔之市朝。若乃彼以禮將。此以禮命。似可不同于劫賊兮。何輕一死之等于鴻毛。是其立志不欺。知勇性成也。故茲三婦一女。前後一轍也。辭曰。氣撼日星兮。噴江湖。智移山嶽兮。邁孫吳。蘭芷之幹而亦可以挿霄漢兮。至夙稱挺挺者。乃忽萎而靡。蕪嗚呼嗚呼。余是可以不哀兮。羌不知見危之薦紳耆老。其何如再歌曰。雲天兮。蒼蒼煙水兮。茫茫山林深兮。虎豹藏。太極高兮。鸞鳳翔。四海溟溟兮。波瀾澎湃而不同。其汪洋。千古浩浩兮。往往更代。

而時著其嘉臧。中有一德兮。歷百變而益光。不本于學問兮。而不由乎文章。獨斷自性。情兮而獨標其芬芳。魂兮魂兮。歸何方。魂兮魂兮。奚所望。魂兮紛不可以久留兮。我心皇。皇。嶽未足以家兮。湖海莫可以房。蛇獸青赤兮。蛟螭黃瀾。嶂杳冥兮。豐草長。上帝降言兮。遠近將玉琴寶瑟兮。舞霓裳。紫龍青輦兮。從鳳凰。西母兮。降康羣娥兮。鳴璫酬酢。錯兮百祉翔。獨下土兮。失姬姜。姜不見使我傷躑躅。終宵怨上皇。時向天門思帝鄉。霞氣朝流遶日旁。驅光逐影穿窮桑。烏兔奔飛匆忙忙。有美彷彿坐高堂。心知和樂兮。悅未央。

詹烈婦傳

詹烈婦姓王氏。安慶桐城人。年十七歸詹大功。閱二年。大功病且死。與父母訣曰。兒不孝。不能長事父母。新婦服闋。即嫁之。烈婦聞而恚之曰。是言也。何爲出諸口也。及大功卒。烈婦盡出已衣裳。納諸棺中。既成服。又盡出其首飾巾帶。獻于姑。及諸姑。姒。娣。皆徧。衆皆怪之。烈婦曰。吾方在衰絰之中。無所事此。於是家人恐其死也。防之甚密。至三日。烈婦收淚。請姑加餐。姑曰。汝食。吾乃食。烈婦不得已。勉爲一餐。復親奉飲食于舅。曰。新

婦平時奉舅必假手姑。蓋兒在則爲婦，今兒沒是即女也。今而後當就養左右矣。至是舅姑皆防之稍疎矣。四日晨起，荐茶于柩極哀。入房自刎死。里中諸生列其狀于官。督學使者旌其門曰閩內完人。是歲康熙三十二年也。

贊曰：吾縣在明時號爲禮義之邦。沿至于今而故家遺風多不復存矣。獨閩幃之中猶有曩時之風烈。余且次第採而傳之。而先爲著詹烈婦事如此。

朱烈女傳

朱烈女寶。其先溧水人。遷江寧之懷清橋。烈女父曰公行。家貧困。烈女刺繡。得值以助饔飧。烈女有從姪曰道新。多藏書。烈女好取傳記中所載忠孝節義事觀之。一日刺繡牖下。忽點頭。沉吟母笑曰：兒吟詩耶？曰：偶憶書中語。服其論之篤耳。每讀先聖賢格言。輒爲人講解之。贊嘆稱誦不能釋口。母素病骨痛。每疾發。烈女爲撫摩忘倦。夜以繼日。痛止乃已。一日忽泣。謂母曰：兒苟亡。誰爲母侍疾者？閱日而烈女死。先是烈女許聘沈氏子。曰儀安。沈氏與朱氏鄰也。安素患瘵。醫者言不可治。至是養疴僧寺中。卒不起。鄰有童子常往來朱氏。爲言臨晨沈氏子已死。烈女父當戶聞之。入與妻耳語。乃更衣易

積。往弔于僧寺。烈女已從閨子中聞童子語。謬謂父曰。天寒誰家新喪。煩翁翁莫出也。父詭以他喪告。遂出。烈女謂母曰。今日寒甚。需火。母入房作火。又以他事教其兄出門去。乃施膏沐爲容。衣新衣。嫂笑謂之曰。姑赴誰家宴耶。烈女曰。雨雪匝旬。今日晴。聊一檢點。嫂乃相戲耶。嫂亦往廚下爲炊。而烈女已自縊死矣。年二十有二。其父自僧處歸。而烈女已死。閱七日。葬于沈氏之祖塋。在聚寶門外朱家塋。是歲康熙三十八年冬十二月也。

贊曰。先是江寧有汪氏女。未嫁而爲其夫死。其夫陳給諫孫也。踰三年而又有朱烈女之事。烈女祖母守節五十年。家貧不得旌。烈女時以爲戚。嘗以告其從姪道新曰。吾望女登科第。無他爲祖母。未旌耳。道新每爲人言其姑之慈孝。類如此。嗚呼。彼女子之不知有其夫者。烏在其爲慈孝哉。

李烈婦傳

李烈婦。姓孫氏。直隸容城人。其曾大父曰鍾元。在明天啓崇禎間。以氣節名於時。屢被徵聘。不出。天下所稱孫徵君者也。烈婦生有異兆。長而聰慧。好讀書。父母憐愛之。爲擇

配。久之不得。同縣人中書李用楫仲子元煥。娶婦生一子一女而婦卒。中書使人爲元煥求婚于孫氏。烈婦父母以繼室爲嫌。猶豫未決。乃占之。占曰吉。遂許聘焉。康熙三十七年冬。中書遷安慶府同知。乃以十二月二十八日。遣元煥迎烈婦成婚。明年正月。携其家抵署。先是。煥故羸弱。多疾。至是以勞劇。疾大作。遂居外寢。不復入內室。烈婦每夜焚香籲天。求以身代。又明年春二月。元煥疾益篤。不可起。烈婦出視元煥。元煥曰。吾與汝爲夫婦。恩義未洽。吾且暮且死。汝將何歸。烈婦曰。吾歸重泉之下耳。元煥曰。何至是。於是舅姑及家人。知烈婦且從死。皆固請烈婦毋死。烈婦不聽。是時烈婦兄亦在署。泣勸累日夜不聽。且曰。兄男子爲諸生。顧不如我一婦人。乃不勉我而阻我耶。頃之元煥卒。烈婦拜辭舅姑。舅曰。吾子死而婦復以身殉。傷陰陽之和。吾不忍也。烈婦曰。婦以生爲苦。而以死爲樂。倘必不見許。而強相羈絆。則婦之死。眞苦矣。家有塾師仇先生。與烈婦有姻親。乃請見烈婦。烈婦見之。仇先生曰。婦人之義。不可缺一者。曰節。曰孝。曰慈。今元煥死。而汝尙有舅姑。下有子女各一。其責皆在汝。奈何殉經。經之節。而昧孝慈之義乎。烈婦曰。先生言良是。然此三者兼之爲難。吾唯擇其一而爲之可耳。仇先生語反。

覆。良。久。不。能。屈。再。拜。而。退。明。日。姑。率。諸。婢。女。至。中。堂。召。烈。婦。泣。勸。之。皆。悲。不。自。勝。烈。婦。曰。此。可。喜。無。可。悲。也。乃。悉。出。衣。飾。徧。給。家。衆。時。已。昏。退。將。就。寢。其。兄。隨。至。別。室。猶。對。談。噉。茗。如。平。常。顧。視。侍。婢。皆。有。懼。色。烈。婦。曰。母。懼。吾。有。至。性。死。必。無。惡。狀。且。亦。不。爲。厲。我。死。或。結。不。能。解。當。剪。斷。之。乃。一。手。執。燭。一。手。執。盤。盤。中。物。卽。剪。也。其。兄。送。至。寢。門。外。烈。婦。謂。兄。曰。與。兄。別。矣。入。室。整。衣。裾。登。床。繫。帕。于。窗。樞。外。人。聞。窗。紙。有。聲。推。戶。入。視。之。見。烈。婦。跌。坐。床。上。帕。環。尙。寬。而。頸。圍。毫。無。痕。不。知。其。何。遂。瞑。目。也。異。香。滿。室。容。色。如。生。時。距。元。換。死。二。日。耳。年。二。十。有。六。

贊曰。李先生篤厚長者。爲吾郡二守。人皆稱其清廉。常以上官之檄來金陵。輒訪余于客舍。相與飲酒論文。今年夏四月。復來金陵。爲余言烈婦事如此。且請爲之傳。余考孫徵君在天啟中。周旋楊左之難。名震一時。已而知天下將亂。徵辟不出。講學授徒。以老。今聞其子孫皆賢。不墮其世。古人有言曰。培塿無松柏。兩家之有烈婦也。宜哉。

畫網巾先生傳

順治二年。既定江東南。而明唐王卽皇帝。位于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大清督。

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携。僕。二。人。皆。仍。明。時。衣。冠。匿。跡。于。邵。武。光。山。寺。中。事。頗。聞。於。外。而。光。澤。守。將。吳。濟。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皆。去。其。網。巾。留。于。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列。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即。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于。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鎬。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既。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于。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陳。俘。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巾。班。班。然。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檻。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

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志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能即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綱巾即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強死何益且夫改制易服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語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于綱巾且不忍去况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摔之二僕瞋目叱曰吾兩人者豈惜死者願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耳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侍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起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于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汝遂彼戮于泰寧之杉津泰寧諸生謝罪韓葬其骸于郭外杉窩題曰畫綱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塚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傷略盡而敗將有願降者

率兵受招撫于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俯仰。事降將甯死。汝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背。抽刃相擬。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傳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張自盛。曹大鎬等。後就縛於瀘溪山中。

餐曰。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氏落人間者。始於明永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跡而死。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使昂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以當時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是爲馮生舜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于附會。故不著於篇。

唐允隆傳

唐允隆字吉人。宣城人也。爲人倜儻負氣。少爲諸生。有文名。吳甘來。周宗建。曾前輩。達尊負海內重望。一見允隆。皆器重之。允隆家故饒於貲。而好施。屢散金數千。不顧。性剛直。好議論人物。一無所諱忌。以故羣小側目。輒爲中傷。往往危而獲免。生平排難解紛。

拯人于危者不可勝數也。嘗以事至姑熟。姑熟有富人被誣。官吏利其財。將謀繫之獄。允隆聞之。拂袖起詣富人曰。吾義不忍視若冤。富人付允隆金數百。允隆爲營救之事。得解。悉還其金。富人出金謝允隆。允隆不受。疾馳去。同邑子魏某被誣。繫蕪采營。鎮將梁化鳳素善允隆。允隆爲言於化鳳而釋之。及允隆沒。魏某朔望必呼其家人曰。唐先生活我。相與集允隆祠拜之。歲乙酉。大清兵渡江。總兵方國安自蕪湖遁入浙江。取道宣城。兵不戢。所至皆設守。與抗。將至允隆里。里人且欲禦之。允隆曰。若是禍且不測。乃具壺觴。殺羊豕。往迎謝過。其部將大喜。令軍中曰。過唐秀才里。敢掠者斬。於是一軍肅然。去之他里。他里與抗者皆遭殺掠。里人始曰。微存齋吾儕。其不免乎。存齋。允隆別號也。當是時。盜賊蜂起。丹陽湖尤爲盜藪。丹陽湖與允隆里隣。上官下教。居人于湖濱築樓守望。工程嚴迫。費且不貲。人皆避去。允隆獨慨然任之。不費官帑。及民錢。刻日而板築就。歲丙辰。丹陽湖盜又竊發。官兵先後至湖濱。居人驚駭欲散去。允隆徧歷諸營。給其將領。供糗糧無缺。居人率賴以安者。先是歲丙戌。以收債至建平梅墅。值歲飢且疫。允隆視其貧乏者周之。不能償者爲焚券二百餘紙。允隆少嘗從休寧金聲遊。明

亡聲以少司馬起義兵死。允隆仇家告允隆實聲黨。被逮至安慶。幸而不死。嗣是屢被
姦人連染。家遂毀而氣不爲衰。止于朋友親故。時以行誼相切實。往往髯張面發。赤久
之人。諒其無他。雖仇家亦多爲感化。里中有爭訟。必質允隆。片言立斷。無不心折去。族
人有相仇害。允隆出已橐中金爲排解。爭遂以息。從兄犯法。破其產。并累允隆。產且盡。
賊未盡輸。有司知其故。謂允隆曰。吾聞若頗有債未收者。盍列名以聞。爲追而代償之。
不亦可乎。允隆對曰。生已得禍。而又以禍他人所不忍也。卒自稱貸輸之。有司皆嘆異
焉。年七十有二卒。先是允隆預知死日。及期。異香滿室。端坐而逝。
贊曰。宣城之唐氏。世爲著姓。存齋先生才氣實有過人者。而遭時不偶。坎壈終身。豈不
惜哉。其曾孫名世。嘗從余遊。今年冬。貽書于余曰。願有言也。余是以論著之。

節孝唐孺人傳

唐孺人。宣城諸生張心陽女。歸于同縣唐璧五。璧五之父。是爲存齋先生。慷慨有大節
者。也。順治中。唐氏家禍屢作。先是存齋師事休寧金聲。聲以起義兵死。存齋爲仇家所
誣陷。被逮至安慶。璧五往救之。墮水死。當是時。孺人年二十六。有子曰盛際。生六年矣。

已而存齋事得解還家。孺人跪而請命曰。新婦將從亡夫子于地下。撫吾孤。有舅姑在先。是孺人不食者。已數日矣。存齋夫婦勸令飲食。終不進。因泣曰。守義者豈必在死。况新婦非途窮無所歸者。舅姑在堂。孤兒在膝。一旦死。是愈增家憂也。孺人涕泣受命。因茹素以終身焉。孺人事舅姑。仁孝純篤。數十年無間。迨舅姑沒。歲時祭祀。每悽慘見于顏面。曰。孰來呼吾而教誡之乎。吾雖有菽水。曷能得侍几筵而親奉之乎。教子及孫。皆極嚴厲。嘗語之曰。爾家世有令德。讀書之澤。遠爾輩十餘世矣。爾不自奮勵。吾豈一忍經之傳。自爾而墜。子及孫克自堅立。皆有聲名。孺人年七十。無疾卒。

贊曰。吾友王耕書。與孺人家世姻好。知孺人最悉。嘗爲余言孺人。生平無笑容。一門之內。伯叔子姪。未嘗聞其聲音。晚年。修祠宇。立義塚。周卹窮困。皆人所難者。要不足爲孺人重。余故著其大者。

國
粹
叢
書

刊

行

論

范增論

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決天下之治亂。天下之治亂。勢爲之也。勢可以治矣。而復至於大亂。此不明于勢之過也。今夫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是故順其勢而趨之。則勢在我。而天下唯吾之所奔走。而莫吾難。而不然者。勢且一失。而不可復救。嗚呼。此項籍所以有取天下之勢。而終於無成也。歎。昔者天下苦秦之暴久矣。自周之衰。諸侯並爭。而秦以虎狼之心。破滅六國。其無罪於秦而亡者。不獨楚也。天下含恨蓄怒。特以劫于威強。而不敢動。及陳勝吳廣起于大澤之中。山東諸侯並起。雲翔鳥集。轉而攻秦。而秦以積威之餘。開關出戰。諸侯起于匹夫。其勢不足以相敵。往往糜碎敗衄。當此之時。項籍以啞叱咤之資。拔山蓋世之氣。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卒能入關破秦。以快天下鬱鬱之心。於是政由籍出。分裂天下。而封王侯。莫不北面俯首。唯唯而聽命。則天下之勢固已在於項籍矣。使籍據其勢。而帝制自爲。以號令天下矣。天下方快秦之亡。而服籍之功也。勢不能不聽以羽之雄。而

不知爲此者。非不知爲此也。其心輾轉自思。無以處義帝故也。彼義帝者。素無功伐。豈唯項籍不用其命。天下諸侯亦未有用其命者。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況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此義帝所以死。而項籍之所以亡也。秦漢以後。天下之變故多矣。蓋有其國既失。其宗廟既隳。而養于亂賊之手者。而其流風餘思。未斬于世。天下之人。猶有不忍忘之心。於是紛紛而起。輒歸其名號于先朝。後其爲名也正。其爲義也順。是故不踰時而天下平。此亦自然之勢也。今夫楚之與燕齊三晉也。非有君臣相臨之素。固匹敵之國也。其盛也。皆南面而稱王。其敗也。皆囚虜而被戮。楚之人不忘其先。詎燕齊三晉之人。遂忘其先乎。今也立義帝以帝楚。卽以帝燕齊三晉。吾知燕齊三晉之不心服也。況以牧豎無能之人。而御天下之豪傑哉。吾考其時。周雖衰。天下之共主也。立周之後。以討秦之罪。奉周之命。以臨制天下之諸侯。此天下之大義也。而非天下之大勢。何以明其然也。周自春秋以降。其孱弱已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海內爭于戰攻。周且臣屬於諸侯。天下之人。不知更有周也。以爲周亡久矣。秦之吞天下。先及周。又數十年而後。及六國。是故周不可以復興也。固也。其澤已

斬而其迹已熄其勢已去矣當此之時苟有人焉崛起誅暴秦修先王之法拯元元之命其義已無愧于湯武是則天下之勢不必其在諸侯後也彼義帝之立爲何義也哉史言范增素居家好奇計教項梁立楚後梁從之嗚呼吾未見計之奇也而項氏之亡實由于此矣增之言曰陳勝敗固當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然而義帝之立無救于項梁之死而秦之所以破者項籍與諸侯之力義帝非有毫髮尺寸之功也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繫于天下之利害而項氏之亡實由於此矣嗚呼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項籍既臣於義帝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於是而遷之而弑之此亦必至之勢也而已授天下諸侯以辭矣彼見項王可以背義帝則已亦可以背項王向之俯首畏服者一旦攘臂而與之抗而項王固無以令於天下矣司馬遷以背關懷楚爲項王罪似也然吾以爲項王之意非懷楚也特以義帝在楚而心忌之以故舍關中而都彭城思所以剪除之焉耳當其分天下立諸將爲侯于項王欲自帝則有義帝在也既王諸將而已亦稱王則無以自別異於是立號爲西楚霸王蓋其情見勢絀支吾甚矣然則義帝之立不立無繫於天下之利害而有關於項氏之存

亡。豈不然哉。彼范增者。項氏骨鯁之臣也。其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則羽之過也。其立義帝。則可謂不明于天下之大勢者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世張子房以爲不可。由此觀之。夫有所立以自輔。且不可。乃欲有所立以自制。夫豈明于勢。而熟于計者哉。嗚呼。勢有可行。有不可行。視乎所遭之變。所遇之時。而勢出乎其間。吾獨惜夫後之舉事者。有可以用增之計。而不能用。而自取滅亡。爲天下笑。而增用之。楚而項王。又以失其天下。嗚呼。苟非明者。烏能觀勢之所在。而圖之以定天下之大計也哉。

魏其論

魏其與武安。以灌夫事相親。天子卒從武安議。殺灌夫。兼殺魏其。天下至今憐之。然吾未嘗不嘆兩人之愚也。夫君子處亂世。不幸而遇小人。遠之亦死。近之亦死。而吾謂遠之。猶可以得生。彼小人見君子一切與己乖異。固已欲殺君子。吾遠其踪跡。而嫌隙不開。誓歎不露。彼漸且輕忽我也。但得彼之一輕忽我。而我乃得脫矣。彼魏其灌夫之死。爲何名哉。當魏其失勢家居。賓客故人皆去。默默不得志。而灌將軍亦失勢。兩人意相

憐。回。思。曩。者。震。耀。一。時。奔。走。天。下。豈。異。丞。相。今。兩。人。積。不。平。而。丞。相。握。重。權。天。下。士。郡。國。諸。侯。皆。附。之。而。灌。夫。以。丞。相。戲。弄。之。言。告。魏。其。魏。其。與。夫。人。市。牛。酒。設。張。具。必。欲。得。武。安。一。往。豈。其。慕。豔。武。安。而。亦。如。天。下。士。郡。國。諸。侯。之。以。其。顧。盼。爲。重。耶。迨。丞。相。請。田。而。又。實。望。區。區。一。田。之。爲。鄙。者。何。也。既。有。鄙。矣。而。又。強。灌。夫。與。俱。往。賀。丞。相。是。亦。猶。前。日。慕。豔。之。意。且。不。肯。遽。得。過。丞。相。之。意。耳。而。兩。人。之。首。已。隕。于。杯。酒。之。間。矣。夫。小。人。之。不。可。近。如。豺。虎。然。而。加。之。以。得。勢。卽。附。之。者。亦。不。能。免。其。禍。而。况。魏。其。之。沾。沾。自。喜。灌。將。軍。之。好。氣。懷。不。平。之。心。嫌。隙。旣。開。而。又。爲。之。且。前。且。却。于。其。間。宜。其。及。也。太。史。公。曰。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吾。推。其。故。皆。由。于。不。忍。決。絕。而。遂。以。身。殉。之。悲。夫。

撫盜論

事。有。行。之。於。昔。爲。有。功。而。行。之。於。今。爲。失。策。偶。一。行。之。而。倖。而。成。而。轉。相。效。之。而。一。敗。而。不。可。救。者。唯。君。子。爲。能。通。古。今。之。變。審。時。勢。之。宜。而。不。至。於。拘。牽。往。轍。以。償。天。下。之。事。此。非。庸。夫。小。人。之。所。知。也。漢。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遂。單。車。至。府。勅。屬。縣。不。許。逐。捕。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而。後。之。人。主。失。天。

下。往往于羣盜之手。皆臣下以此誤之也。可不爲之嘆息痛恨矣哉。當天下無事。天子威靈鎮撫海內。而強兵悍卒。奸猾小民。懷不軌之志。乘間伺隙。因水旱流離之餘。招集奸人亡命。敢以抗天子之命吏。斬艾良民。父子兄弟。駢首就戮。望屋而食。創立名字。所過千里無雞犬之聲。而有割據僭擬之心。飄忽震蕩之勢。其逆罪不容于天下。而一二腐儒懦夫。親見其禍如此其大。而以招撫爲名。响响愉愉。奉之唯恐不滿其意。以成賊之強。刳屠郡縣。覆滅藩輔。而社稷爲之邱墟。是豈獨賊之罪哉。爲此謀者曰。吾以德化感也。吾以恩信結也。古之人有行之而成者矣。嗚呼。盜非渤海之盜。而欲以渤海之治治之。即冀遂當日。不死于賊。亦已輟于都市矣。蓋天下承平久。士大夫拱手低眉。以取卿相。不諧戰鬥之事。一旦疆場有警。身履戎行。恐戰不能勝。而僥倖于賊之厭兵也。欲以解散自爲功。所謂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除德之報。庸人之誤國。其逆罪更不容于天下矣。當其初起也。視賊太輕。謂此出於飢寒困迫之餘。可以殺而不肯殺。及其勢已成。則又畏之太甚。即可以殺而亦不敢殺。冀以招撫羈縻旦夕。而武夫悍將。制于闒茸無能之書生。積不平。養賊以自重。而內邀其君相。率以國殉之。以身殉之。吾不知。

其於賊何厚于朝廷何薄于賊何德于吾民父子兄弟何仇夫以百萬虎狼橫行天下而欲以德化惑之以恩信結之何其愚若是甚也無論其不屑受吾約束即一一解散而前之罪置不問是教天下爲盜也吾故爲之說曰盜之有巢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鉤鋸者可赦起弓馬者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者不可赦脅從之弱者可赦而其強者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即真降者始赦之後亦不可盡赦僞擬之盜不可赦而飢寒之盜亦不可輕赦何以明其然也巢穴之盜或在岩峒或在藪澤彼其妻子室廬積聚皆在其內憑其險阻以逆旅之戎行勝則乘機四出劫掠不出一百二百之內敗則守險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于通都大邑平原曠野之間設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財物皆在營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王師來而賊去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鉤鋸者皆庸夫愚民或信奸人之言或以飢寒之故或執仇忿爭而相殘殺徒步裸程以趨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備如鳥獸蟲蟻之相聚散耳起弓馬者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制勝賞罰足以使衆器械足以威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爲大憂乎脅從之盜或一

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強委命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強者甘爲賊用。即撫之而內自疑。其飛揚跋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魁則萬萬不可赦。彼知吾之畏戰也。輒亦往往搖尾乞憐。以玩弄將帥。而除以覲其虛實。恣其求索。安民之檄未頒。而反者又見告矣。卽眞降者。不可遽絕。以塞其自新之路。令得効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旣大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論其功而忌其罪也。而飢寒之盜。爲豪傑大盜之資。以爲癘疥之憂。而區處未善。則癘疽潰決之患作矣。嗚呼。羣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尙不足以伸國法。而償吾民父子兄弟之仇。乃欲爲之助其勢。成其強。原其罪。除其罰。而使天下盡斃于盜。而後已。嗚呼。天之亡人。國假手于羣盜。羣賊又假手文武大吏。以爲囊橐。其禍豈偶然乎。故國家有鄰敵之變。而言和。與有盜賊之變。而言撫。未有不亡者也。夫古今各有其變。時勢各有其宜。不此之察。徒藉口于往古久遠。僥倖獲勝之事。以至顛覆相尋而不悟。此國家之大盜也。嗚呼。後有良天子賢宰相。不倖而遇此變。則先行國家大盜之誅。而後與師討羣賊之罪。何盜之不可平。而安致有顛覆之患哉。

說

田字說

余嘗適田間。觀農夫矣。占晴雨。相燥濕。定疆理。鑿陂池。上下原隰。觸冒寒暑。暴露風雨。治器具。利銚耨耒耜。荷蓑笠。呼儕偶。以柞以耜。以耕以耨。其勤苦至矣。余召而勞之曰。汝曹有所困乎。對曰。吾曹習其事焉。不以爲困也。吾盡吾力。以致乎地利。而俟乎天時。而春而秋。中間雖勤苦踰時。而吾一歲得一效焉。以生以養。以奉祭祀。以穀婦子。以宴賓客。脫有旱乾水溢。取所蓄者而約用之。一有天時。則收數倍焉。且夫一人而耕。可以食數人。十人而耕。可以食數十百人。耕者愈多。則食者愈衆。由此觀之。天下之命。懸於吾手。其敢以因爲辭乎。嘗讀豳風歌七月之章。以及甫田楚茨諸詩。其道田家事至悉也。此皆天下宰相公卿大夫相與親之隴上。覽其勤勞。寫其委曲。蓋農之重如此。又古之學者。不廢耕。維詩有之。在甫田之首章曰。攸介攸止。蒸我髦士。而樊遲以學稼。請仲尼非之。豈以其無大人之學。而徒欲從事于細人之行也歟。然則且耕且學。固非聖人之所禁也。余也迂鈍魯拙。人之情世之態。皆不習也。以故無所用乎。其間將欲老農老

圃而師焉。樂道有莘之野。而抱膝南陽之廬。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余感農夫之言。思詩人之旨。而字余曰田。以著其素志云。

褐夫字說

古者名字。大抵皆以奇。而耦者蓋少焉。自漢以還。少有奇字者。其名則或奇或耦焉耳。豈非其習使然哉。吾聞之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假有類。其于字也亦然。以故古之人。其名字不必其美且善也。後之人。但取夫美善之稱。而不必有其實。則其虛冒焉者。又豈少乎。余耦名而欲奇其字。有來告者曰。不可以習俗之不慣于稱也。余曰。余之爲是。非故矯然異也。其說有取。而於古亦無謬。雖然。更其稱而仍襲其義。則字曰褐夫可乎。人曰。褐賤服也。夫不知誰人之辭也。今吾子以自託焉。不亦鄙乎。余曰。余固鄙人也。舍是無以爲吾字矣。天下之人。上自君公。以至於大夫士。其等列以漸而降。最下至於褐夫。則垢污賤簡極矣。其所處也至卑。其於世也無伍。富貴利達之所無望。而聲勢名譽之所不及。庸人孺子。皆得傲且侮之。而無所忌。以故古者諺之謾必以云。然則余不以爲字而誰字乎。吾惡夫世之竊其名而無其實者。又惡夫有其實而辭其名者。若

余則真褐之夫也。雖欲辭其名不得矣。匪吾云人實云云。然則人稱之也。必慣鄙不鄙。又何論焉。既以其語應客。遂書之以爲褐夫字說云。

種樹說

余年二十時。作意園記。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耳。其間土田黍稻之豐美。雲煙泉石之幽深。亭池竹木之掩映。佳花異卉之芬芳。此仙靈之所棲息。非人間所有也。是時身既阨窮。不克遂意。浸尋荏苒。復且二十餘年。于今雖遯世之志愈決。而意園之荒久矣。頃余僑居秦淮之上。而城之西北。多有閒曠之地。居民少種樹爲生。余欲買地十餘畝。種樹三百六十株。取其易生而多實者。繚之以垣。而構草屋八九間于其中。以居焉。當花開之時。日賞且吟于樹下。及其實之成。計一株可得錢百餘。若其蓄滋繁多。則可得錢二三百。各貫之以緡。而共置一甌中。竅其上而深其底。每早起。則信手而探其一。以供終日之所須。蓋每樹一株。給余一日。盡三百六十日而畢。則更用新者之所得。以爲常。其恐有蓄翳或不實者。則多種二三十株。以預備之。而補其數。凡春冬之所報。一如農家。蓋效林和靖種梅之意。而恢廓之。余藉以自養。無求於世。而得以閉戶著書。

終其身。此雖非名區絕勝。然亦意園之附庸屬國也。余家故貧。又有人倫之患。自少出門爲童子師。以託一日之命。數家之村。牛欄之角。菜畦之圃。徬徨屏營者久之。乃以學使者之貢。入於太學。同學諸生。多見知公卿。得氣以去。而余獨徘徊燕市無所遇。而城西種樹之計。非二三百金不克辦。旅泊蕭然。且無以爲歸計。又安能爲此。是則區區之志而不克遂。又且爲意園之續也。嗚呼。余少不自量。竊負當世之志。欲盡庇天下之人。使無失其所養。日月逾邁。年且踰壯。不能養數口之家。復不能自養而需于種樹。以養其身。亦自笑其拙也。顧種樹又無其資。而客遊汗漫。不知所底。唯以其迂拙之身。流京華之塵。而曳侯門之裾。豈其情哉。歲丙子十二月。適與江都費滋衡。無錫朱蒼皇。同縣劉延譽。共飲酒於彰義門內之碧山堂。故徐尙書之別墅也。酒半。爲三子言之。如是。三子者皆粲然而笑。悄然而嘆。曰。有是哉。子之志可悲也。因歸而記其語。且各書一通。以貽之。

命說示鄭叟

人之言曰。死生命也。富貴天也。凡死生富貴貧賤。舉而歸之於命。所謂莫之爲而爲。莫

之致而至。此其說似也。而猶未盡也。而世之術士。就人生所值之支干。推而算之。以決其死生富貴貧賤。而曰命在是也。命豈在是也哉。吾以爲命有二。有一己之命。有天下之命。所謂一己之命者。或生或死。或富貴。或貧賤。莫非其命爲之。而無與於天下。此庸衆人之命也。若夫君子小人之命。則不然。世之盛也。天下之命生。則君子生。天下之命富貴。則君子富貴。君子者不以一己之命爲命。而以天下之命爲命。苟其不然。則君子死。則君子貧賤。君子死而小人必生。君子貧賤而小人必富貴。小人生而天下皆死。小人富貴而天下皆貧賤。如此陰陽寒暑之不可假易。其於自然之理。一定之數。而莫之或爽者。然則君子者之命。就一己者言之。又非推算之所可得。就天下之命而推算之。而君子之命已得矣。世之以支干推算者。不知始於何時。雖其術之工者。往往多驗。而吾謂其皆出於偶中。不可謂之知命。知命者。知天下之命者也。顧天下之命。又何必推算而得。知者知之。愚者怵焉。金陵鄭叟。以支干推測有名于時。叟頗自詡其術之工。而余因爲命說以示之。

雜著

讀揚雄傳

楊。子。雲。亦。漢。家。文。章。之。豪。也。其。不。爲。章。句。訓。詁。而。默。然。好。深。湛。之。思。余。嘗。賢。之。然。亦。嘗。嘆。之。矣。夫。所。貴。于。學。者。爲。能。成。一。家。之。書。而。前。後。不。必。相。同。彼。此。不。必。相。勝。以。各。出。其。機。樞。而。勿。詭。于。古。人。而。已。方。雄。之。少。年。慕。司。馬。相。如。之。賦。輒。擬。之。以。爲。式。而。屈。原。之。離。騷。九。章。皆。忠。臣。愛。君。惓。惓。之。意。雄。乃。以。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因。撫。離。騷。而。反。之。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夫。離。騷。不。必。廣。也。亦。不。可。反。也。離。騷。可。反。而。莽。大。夫。亦。可。爲。矣。後。又。以。經。莫。大。于。易。作。太。玄。以。擬。之。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以。擬。之。相。與。倣。依。而。馳。騁。何。其。不。自。度。量。至。此。也。彼。直。以。區。區。文。字。摹。擬。倣。效。而。遂。爲。可。以。入。聖。人。之。列。亦。謬。甚。矣。後。之。論。者。恕。其。事。莽。以。爲。不。得。已。而。爲。之。臣。既。已。爲。之。臣。矣。豈。不。得。已。之。可。以。釋。其。罪。哉。而。且。謂。其。爲。三。代。以。後。大。儒。幾。比。于。孔。子。孟。子。卽。一。二。大。人。先。生。亦。不。免。爲。是。說。徒。爲。其。太。玄。法。言。所。欺。耳。而。當。是。時。桓。譚。之。論。文。者。吾。有。取。焉。譚。之。言。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其。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

其書然則庸耳俗目。其愚無知如此。恐夫。蓋由來久矣。而劉歆以後人之覆醬甌爲憂。夫至後之人。則已不復覆甌。覆甌者。當其世耳。吾乃以知古作述之家。其孤危大抵皆然也。因識之於傳後。

錢神問答

有神色赤而目方。刺其面爲文。立中衢。臭達于遠。衆皆拜。祈請甚篤。或咄咄嘆息不已。戴子見之曰。此何神也。衆曰。非若所知。前問神。神具以名對。戴子笑曰。吾聞汝久矣。汝固若是者耶。其何以動衆如是甚也。神曰。吾行遊天下。靡人不畏。罔敢不恭。子顧且云。豈有說乎。戴子曰。吾數汝之罪。則鎔汝使化而毒未歇。銷汝使折而害無救也。神怒曰。余固知孺子不足憐。今偶相遭而衆辱我。且夫吾之爲功也。薄海內外。苟非余。則戚戚嗟嗟。窘然而無以生。一二迂妄者。吾避去。自餘諸公貴人。皆孳孳。余手摩而目屬。及庶民卑賤之流。無不願爲我死者。且夫吾之爲質也。流轉而不窮。歷久而不壞。愛我者歸之。不愛我者謝勿往。吾豈有求于世哉。世求我而已耳。是故官吏非吾不樂。商賈非吾不通。交遊非吾不厚。文章非吾不貴。親戚非吾不和。有吾則生。無吾則死。是故資

我者縣官有禁。牟我者錙銖不遺。誠明夫利害之分。而審夫得失之勢也。子何以云爾乎。請勿復敢見子矣。戴子曰。固也。吾試且略言之。昔者生民之初。渾渾噩噩。千百年間。耕田鑿井。衣之食之。天下太平。安樂無事。當是時。豈有汝哉。自汝出而輕重其制。銖兩其名。方圓其象。流傳人間。惑亂其志。萬端俱起。於是庸夫之目。皆以汝爲重。輕奸人之手。皆以汝爲上下。或執鞭乞哀。流汗相屬。不然。設心計。走坑險。崇死僥倖。損人益己。互相攘奪。或至犯科作奸。椎牛發塚。聚爲博奕。出爲盜賊。至于官之得失。政以賄成。敲骨吸髓。轉相吞噬。而天下之死于汝者。不可勝數也。挺土刻木。以爲人而強自冠帶。羊狼貪之。徒而恣侵暴。夸窮孤而汝之助虐者。不可勝數也。且又攝其緘縻。固其肩鐻。兀然匿于小人暴客之室中。釀爭而藏垢。避正而趨邪。使夫義士仁人。瞿瞿然。懍懍然。不能出氣。修德益窮。有文益困。而汝獨紛紛然。奔走天下。顛倒豪傑。敗壞世俗。徒以其臭薰蒸海內。氣之所感。積爲迷惑之疾。見之者慕。聞之者思。得之者喜。失之者悲。有無不平。貪吝接踵。而充塞仁義。障蔽日月。使天下悵悵乎無所之。而唯汝之是從。神曰。子言固然。然余之道。此乃其所以爲神也。汝烏足以知之。汝烏足以知之。因仰而嘆。嘻笑而

却走。神目四顧。舉手而別。衆共擁之以去。

討夏二子檄

宋有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今年入夏來。余深爲此所苦。而吳子之文。余未之見。因俳爲是說。以致其憤痛之意云。

蓋聞羣飛可以刺天。聚蟲可以成雷。謂正傷于邪。而害起于微也。夏有二子。生資不潔之形。徒開可憎之口。乘時並起。敢爲侵暴。彼出此入。平分晝夜。各自搖毒。互相召亂。於是奔趨蒸炎。沉溺溷濁。嗜腥逐臭。呼召曹偶。種其醜類。以子以孫。穢德旣彰。見者皆唾。猶復揮不肯去。鼓翅而前。交足而立。左右奔突。玷汗潔白。營營之聲。亂人耳目。是以詩人惡其罔極。以爲告誡。若夫遁伏于白日之下。叫號於晦冥之間。剝膚飲血。飽不思去。狼戾成性。踪跡不測。其股不足折。而其羣不足場也。徒以伺間蹈瑕。輕悍飄忽。乘人不虞。其毒在喙。此二子者。豈其氣運之使然。亦其貪汗之自致。天心旣厭。不使子遺。於是秋高風動。栗烈鬻發。疾威所及。百態震恐。萬狀銷滅。聽終夜而薨薨無聲。坐閒晝而紛紛無迹。蕩滌邪氣。掃除醜惡。豈不快哉。嗚呼。擒捉無方。嘖嘖之威已酷。蘊隆旣去。飛鳴

之勢何存。殲旃無悔。

書貨殖傳

余讀司馬遷貨殖傳。蓋不禁三復而嘆息也。曰嗟乎。俗之漸民久矣。豈不誠然乎哉。夫長貧賤好語仁義者。世以爲羞。而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此天下之所以相率而爲利者也。即鄒魯之間。不免去文學而趨利。利固與文學反者耶。故曰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夫拙豈有拙於文學。然而不足者。必在是也。其爲笑者所笑。傲曷怪焉。吾觀子長所載巧於利者。大抵皆農工商賈之流。操奇贏。據都會。鐵冶魚鹽。馬牛羊豕穀糶薪稟丹砂帛絮皮革旃席之類。與夫棗栗桑麻荻漆竹木。扈茜薑韭醯醢。下至掘塚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至卑賤矣。往往致素封。大者傾都。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豈非巧者之效耶。然而較之於今。則拙甚矣。古之巧者。在今日爲拙。古之拙者。在今日不已。巧乎。然則世之爲文學者。竟何如耶。以爲文學者而趨利。其收效而獲多。必倍於農工商賈。而其計策。或又出於掘塚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者之下。然而富者在是也。吾乃知世之富者。皆爲文學者也。世之文學者。出於掘塚博戲。販脂賣漿。酒

屠馬醫之下者也。昔子貢好廢學。鬻財于曹衛之間。夫子謂其不受命。然則富不富命也。而不繫于巧與拙耶。以爲命也。則宜厚賢者。而原憲曾子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其命獨如此者何耶。又何以掘塚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者之命偏厚。而出其下者之命亦皆厚也。豈命原無定。而視其人之巧拙以爲厚薄耶。將命之厚薄。又不在富與不富耶。然子貢結駟連騎。束帛加璧。以聘享諸侯。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爲子貢之賢耶。抑爲子貢之富耶。又使孔子名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則富又烏可以少乎哉。故曰富者得勢益彰。夫勢則容無所之。又曰人富而禮義附焉。富者爲賢。不富者爲愚。富者爲貴。不富者爲賤。則當世之所謂縉紳先生與賢人君子。其大略可知矣。而憔悴枯槁之士。原憲曾子之徒。如之何其得容于世也。其不容於世。拙耳拙耳。然居今日。而非縉紳先生之列。無賢人君子之稱。其所得不既羸乎。而豈掘塚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者之所及。而況世所號爲文學。又出其下者也。富不富。曷足道哉。曷足道哉。

書閻寧前墓誌後

癸酉之秋。余客榕城。購文明一二遺書。將歸。而其門人洪石秋。自漳海以書來告我曰。

黃子之文。多零落江南。子盍歸而求之。明年夏。余遊淮上。適閱百詩先生出其大父寧前公墓誌示余。則文明筆也。端拜維誦。因遂錄之以歸。嗚呼。忠義之士。雖其殘編斷簡。人猶將慕而傳之。况其鴻文鉅篇。照耀人間者乎。余嘗讀錢受之文集。中有閻寧前傳跋。悲其辭氣慨然。想見寧前之風烈。當明之末。受之與文明同黨相善。兩人俱以文章節氣名天下。迨夫晚節末路。受之身敗名辱。爲天下所嗤笑。而文明致命成仁。星寒嶽震。嗚呼。此余所爲讀寧前墓誌而喟然三嘆者也。余旣繕寫一通。以復于石秋。而復書其後如此。至寧前之功蹟誌。已詳矣。故不著。

藥身說

戴子字褐夫。已而又自號曰藥身。有呼者。或呼之曰褐夫。曰唯。或又呼之曰藥身。又曰唯。是二者。惟人之所呼之。無不可者。或謁余而問所以藥身之說。余曰。天下之苦口莫如藥。非疾痛害事。莫之嘗焉。自黃帝岐伯之所問答。醫家方士之所流傳。本草方書之所紀載。其類不一。而其爲說甚具。余所嘗備極天下之苦。一身之內。節節皆病。蓋宛轉愁痛者久矣。又余多幽憂感慨。且病廢無用于世。徒採藥山間。命之以其業。則莫如此。

爲宜。或曰。悲夫。甚矣子之志也。雖然。抑亦猶有說焉。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方今學者之疾。沉錮已久。而不可治。苟有秦越人者出。視其癰結。診其膏肓。爲之按方選藥。一伸脊容身之間。而已霍然矣。意者子之意。其又託于此乎。戴子曰。否。否。因備錄其說。

跋

吾師憂庵先生所爲制義數百篇。既已流傳于世。人人皆知誦法矣。而其所爲古文。較之制義更工且富。於是四方學者購求先生之古文。踵相接也。而先生堅匿不肯出。雲鶚固請先生刊行于世。先生曰。古文之爲道。較之制義。難且數倍。吾遭困阨。奔走于衣食。其于工力未能深入闡奧。安能必其傳世而行遠。且古人文字。必屢加改易而後有定本。今吾所爲文。隨筆直寫。未經鍛鍊。篋中所存。皆草稿而已。吾方欲買山深隱。細加擇別。更定而後敢出以問世。其或後來學業有進。文或加工。則向時所爲。且將舉而棄之。而何刊行之爲。蓋先生筆妙天下。而猶虛懷不自信如此。雲鶚無以塞四方學者之意。乃檢平日所藏鈔本百餘篇。在先生集中僅五之一。爲刊而布之。餘俟後有定本。再鐫諸板。昔人稱文筆之逸氣。三代以後。司馬子長得之。後唯歐陽永叔得之。余謂歷南宋至元明迄今日。唯先生得之。先生留心先朝文獻。十餘年。網羅散佚。次第略備。將欲成一家之言。與史記五代史相頡頏。而先生平居文字。其風神澹蕩。直接龍門廬陵。先生雖虛懷不自信。而南豐瓣香。四方學者之所宗仰。其必在是集也夫。辛巳人日。受業

尤雲鵲識

40

國粹叢書第二集

戴

禍

夫

集

冊 中

國學保存會刊行

戴褐夫集補遺

老子論上

自孔子沒而出而惑世誣民者有兩家。曰老曰佛。爲後世儒家之所訾誚。顧其言誠怪誕。聖人之所弗取。而學者之於聖人之道。未知果能窺見萬一否。但能訾誚兩家。即號曰儒。儒若是易耶。余嘗讀老子之書。反覆紬繹其言。頗有可採而非佛氏之所及者。佛之盛也。乘中國氣虛而入。其言荒唐。不可致詰。而托於天人性命之理學。士大夫多惑之。其尤荒謬不通者。輪迴生死之說。而愚人信之。亦或往往有所忌憚。故亦可藉以攝服天下之人。使稍斂其邪志。嗚呼。孔子之道。不能以教天下。而必假手於佛。吾嘆之久矣。昔孔子明王道。述古文。未嘗不於異端爲兢兢。假使如後世儒者之論。謂老子爲異端。夫子獨不能辭而闢之耶。既不能辭而闢之。而復與其弟子間。關道路從之。問禮且嘆服。而許與之。將謂孔子者。亦老氏之徒耶。然則老子之負謗於天下者。非老氏之過也。爲老氏之說者之過也。莊周列禦寇之流。其言依倣老子。吾觀其書。大抵憫世之昏濁。爲洗洋自恣。以適己志。此文人學士之雄者耳。不得與老子並。而申不害韓非之流。

慘。數。少。恩。假。託。老。子。以。自。重。其。實。未。得。老。子。之。萬。一。也。太。史。公。著。史。記。謂。申。韓。原。於。道。德。吾。又。疑。之。久。矣。且。夫。佛。之。爲。聖。道。害。也。往。往。創。立。名。字。分。別。宗。門。顯。與。孔。子。爲。敵。而。老。子。固。未。嘗。有。是。也。當。其。爲。周。守。藏。室。之。史。固。非。無。意。於。世。者。見。周。之。衰。遂。去。出。關。而。隱。自。關。令。尹。強。之。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亦。未。嘗。有。意。爲。文。字。留。人。間。以。逞。其。說。而。冀。天。下。之。從。已。也。吾。觀。其。出。處。行。藏。非。有。謬。於。聖。人。而。其。書。不。過。哀。斯。人。之。愚。迷。而。自。道。其。淡。泊。無。爲。之。意。蓋。春。秋。時。之。一。隱。君。子。耳。後。之。爲。老。子。說。者。亦。莫。知。老。子。或。稱。之。反。過。其。實。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者。亦。絀。老。子。夫。老。子。與。孔。子。當。日。未。嘗。相。細。也。則。學。者。過。也。嗚。呼。自。申。不。害。韓。非。假。託。老。子。之。說。而。使。老。子。蒙。詬。於。萬。世。浸。尋。而。至。於。秦。漢。以。後。爲。老。子。之。徒。者。築。宮。以。祀。之。刻。木。以。像。之。造。立。鬼。神。名。字。而。自。異。其。衣。冠。往。往。禱。祈。賽。請。又。依。倣。浮。屠。氏。之。書。作。爲。鄙。俚。無。稽。怪。誕。之。言。曰。是。老。子。也。則。老。子。之。冤。巨。萬。世。而。莫。之。白。矣。夫。巫。覡。自。老。子。未。出。而。其。興。已。久。矣。巫。見。佛。之。盛。也。顧。已。無。所。宗。乃。假。託。老。子。自。重。以。擬。於。佛。而。敢。與。孔。子。抗。此。豈。老。子。之。罪。乎。神。仙。之。事。不。見。於。經。傳。其。說。恠。恍。荒。忽。而。嘗。見。於。諸。子。百。家。之。書。大。抵。爲。

其術者屏繁。驚守清淨。其說近老子。故亦時時稱誦老子之道。而世又以老子真怪迂矣。嗚呼。老子一隱君子耳。不幸姓名言語落在人間。尊之者曰聖人。斥之者曰異端。濫觴於莊列。決裂於申韓。誣於巫覡。而晦於神仙。而遂以爲聖道之害。噫。此後世之老子。而非孔子時之老子也。

老子論下

或曰。子以老子之言。頗有可採者。其說可得聞乎。曰。老子之書具在。吾非敢臆而說也。後之人以異端之解解之。此其所以與聖人亂也。孔子適周。見老子。其叮嚀付授。不過數語。而孔子嘆異之。其後所著書。上下篇。大抵不出此數語之中。吾不知孔子當日曾見其書與否。而數語叮嚀。夫子不以爲非。則其書未可盡非也。吾觀其書。其大旨不過謂恃法則法亡。爭功則功去。不知足者召禍。可欲者喪身。靜可以觀動。柔可以勝剛。其於禍福之相倚。盈謙之相越。天道人事得失。諄諄乎反覆言之。而深切不見其有謬戾聖人者也。而獨其有數言不能爲老子解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曰。大道廢有仁義。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蓋所謂大道者。混混之時。悶悶之風。

也。所謂仁義者。煦煦之仁。孳孳之義也。彼見世之溷濁。而慨想於太古荒遠之事。以爲憤激之言。又其視仁義太小。不可爲訓。此老子所以不得爲聖人也。其他所論著。往往多有與聖賢相發明。而世之蕩檢踰閑。放棄禮法。無復忌憚者。曰老氏。人亦從而指之。曰此老氏也。不知此固老氏之所深戒。而猥以擬之。不已謬乎。今夫佛氏之爲教也。戕賊其身。枯槁其性。歸於空虛無有。夫空虛無有。誠不足以治天下。而老子所言。皆行已治人。涉歷世故之道。初非等於頽墮澁澁。不可致詰者。而世又有樸遯迂謹頑鈍寂寞之徒。託之老氏。以自掩其無能。不知此又老子之所深戒。而不取也。或曰。子之誦法者。孔子。孔子之道。亘萬世莫之及矣。而子猶欲爲老氏別白者。何耶。曰。所以尊孔子者也。自三代之後。老也佛也。儼然與孔子並立而爲三者也。夫老子非孔子匹也。周衰之時。一隱君子。而不大謬戾於聖人者也。吾所以云云者。以後世尊老子爲聖人。而欲以抗孔子。又或斥爲異端。而謂有害於孔子。皆非老子也。吾以告夫世之論老子者也。

史論

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乎。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

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瘴惡而爲法戒於萬世。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有史以維之也。史之所繫如此其重。然而史之難作。久作史之難其人。抑又久矣。今夫一家之中。多不過數十人。少或十餘人。吾目見其人。吾耳聞其言。然而婦子之詬誶。其釁之所由生。或不得其情也。主伯亞族之勤惰。或未悉其狀也。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大。其人又衆矣。其事愈紛雜而不可詰矣。雖有明允之吏。聽斷審讞。猶或有眩於辭。牽於衆。而窮於不及照者。況以數十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記。譬如聽訟。而兩造未列。只就行道之人。旁觀之口。參差不齊之言。愛憎紛紜之論。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豈能以有當乎。夫與吾並時而生者。吾譽之而失其實。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吾毀之而失其實。其人必與吾爭辯而不吾聽也。若乃從數百年之後。而追前人之遺迹。毀之惟吾譽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諸家之史亦云然。則史豈遂無其道乎哉。夫史之所藉以作者有二。曰國史也。曰野史也。國史者出於載筆之臣。或鋪張之太過。或隱諱而不詳。其於羣臣之功罪賢否。始終本末。頗多有不盡。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而野史者或多。

猶其好惡。逞其私見。即或其中無他。而往往有傷於辭之不達。聽之不聰。傳之不審。一事而記載不同。一人而褒貶各別。嗚呼。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吾將安所取正哉。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以爲二人而正也。則吾從二人之言。二人而不正也。則吾仍從一人之言。即其人皆正也。而其言亦未可盡從。夫亦惟論其世而已矣。一事也。必有一事之終始。一人也。必有一人之本末。綜其始終。核其本末。旁參互證。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察之而有可好。亦未必遂無可惡者。察之而有可惡。亦未必遂無可好者。衆不可矯也。亦不可徇也。設其身以處其地。揣其情。以度其變。此論世之說也。吾既論其人之世。又諳作野史者之世。彼其人何人乎。賢乎。否乎。其論是非乎。非乎。其爲局中者乎。其爲局外者乎。其爲得之親見者乎。其爲得之迷聽者乎。其爲有所爲而爲之者乎。其爲無所爲而爲之者乎。觀其所論列之意。察其所予奪乎。故證之他書。參之國史。虛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論之。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又已得其十八九矣。嗚呼。史之難作如此。而自古以來。諸家之史。不能皆得而無失。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也。曾氏鞏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

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又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有天下之才。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由此觀之。作史之人。豈不難哉。自古稱良史。莫過於馬班二家。然以司馬氏之雄傑。覆冒百代。而不無是非顛倒。採摭謬亂。是其智雖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而明固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至於班氏之文。較之於司馬氏。又尙有不逮焉。夫班馬二家。豈非天下之才乎。而猶有所憾。若是而況於魏晉以後。區區之破析。其體藻繪其辭。而義類盡失者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作史者。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一一了然。洞然於胸中。而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定爲一書。乃能使後之讀之者。如生於其時。如卽乎其人。而可以爲法戒。譬如大匠之爲巨室也。必先定其規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已審其勢。堂廡之。已正其基。於是入山林之中。縱觀熟視。某木可材也。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棟也。榱也。椽也。某石可礎也。階也。乃集諸工人。斧斤互施。繩墨並用。一指揮。顧盼之間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良將之用衆也。紀律必嚴。賞罰必信。號

令必一進止必齊首尾必應運用之妙成乎一心變化之機莫可窺測乃可以將百萬之衆而條理不紊臂指可使兵雖多而愈整法雖奇而實正而吾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規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舉步促縮觸事愆孰是亦猶之尋丈之木尺寸之石而不知所位置五人十人之聚而駕馭乖方喧譁擾亂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爲巨室而用大衆乎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爲巨室者羣工雜進而識其體要惟度材是任者大匠一人而已用兵者卒徒雖多偏裨雖猛勇而司三軍之命者大將一人而已爲史者雖徵文考獻方策雜陳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者亦不過良史一人而已而吾又怪後世之爲史者素不聞有博通諸史之學也素未知有筆削之法也分編共纂人人而可以爲之一人去又一人來往往一書未成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曠日踰時而卒底於無成今夫良史者或數百年而一見令人人可以爲之是天下之才不足爲難而子長孟堅比肩接踵而出也衆拙工而治一器衆懦夫而治一軍器安得而不窳軍安得而不敗哉是故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之爲大匠良將而史記而漢書而五代史可成也新唐史非歐陽氏一手之所定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則夫史氏專家之

學。曰。天。下。之。才。也。如。曾。鞏。之。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此。而。後。可。以。爲。良。史。矣。而。或。謂。史。之。難。作。如。此。作。史。之。又。難。其。人。如。此。顧。安。所。得。如。司。馬。氏。班。氏。歐。陽。氏。者。出。而。任。之。此。亦。視。乎。上。之。所。重。而。已。矣。上。之。所。重。在。經。學。則。天。下。之。通。經。者。出。上。之。所。重。在。史。學。則。天。下。之。良。史。者。出。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與。作。史。之。難。其。人。哉。

左氏辨

左傳果丘明所作乎。曰。非丘明所作也。唐啖助趙匡始斷其非丘明所作。其說是矣。以左傳爲丘明所作者。司馬遷也。劉歆也。班固也。杜預也。司馬遷因論語有左丘明恥之之語。遂懸斷其爲左丘明。而劉歆欲立左于學。諸儒莫應。乃謂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蓋爲張皇夸大之語。欲藉夫子以重左氏。其說不必皆有所自也。班固謂仲尼與左丘明觀魯史而作春秋。而丘明作傳。杜預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皆踵其說而訛愈甚者也。啖助言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集諸國以釋春秋者。別有一左氏耳。而後之論者。遂求其人以實之。或曰左氏六國時人也。或曰楚人也。或曰晉人也。或曰漢

儒之文也。爲是說者皆不考其世。且不知文章之體制者也。古者列國皆有史。不獨魯也。左史紀事前。後相繼。亦不自一人之手也。晉之史則紀晉之事。獨詳楚之史則紀楚之事。獨詳左氏者。纂輯列國之史以成書。非皆其所自爲者。奈之何於其紀載之獨詳者。遂懸斷其爲某國之人乎。左氏紀魏韓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丘明與孔子同時。則孔子既沒八十年。而丘明猶能著書。必無之事也。或遂以左氏爲六國時人。夫自古著書之家。一書之成。往往經數人之手。安知非獲麟之後。又有人焉。補其所不及。如褚少孫之補史記。班昭之補漢書。而又安得懸斷其爲某世之人乎。左氏初出於張倉之家。顯於劉歆。而或遂謂爲漢儒之文。信斯言也。則是左氏者。鑿空妄撰。附會春秋而成此一書。如此則六經諸子皆出漢儒之所撰。而三代以前之書。無片言半辭之可信者矣。且夫文章之體製。與時爲升降。宋之文不及唐。唐之文不及漢。漢之文不及六國。六國之文不及春秋。左氏之文奇質古奧。已非六國所及其。叙事爲千古史法之宗。而謂漢儒能執筆爲之。其說迂謬不通之甚者也。吾以爲左氏者。魯之史官。而不與孔子同時。即或同時而未嘗奉教於夫子者也。觀其所引。

仲尼之言多非其真。蓋假託於仲尼。以自信其說。亦或傳聞之未審。而遂以筆之於書耳。至於列國之事。則皆取列國之史。排續編輯而成。故自隱桓以至定哀。文格已屢變。而各國之事之所序。述筆勢亦迥有不同。蓋事辭則因其舊。而時時加以已之所斷制。至於左氏之所未及。則又有人焉。爲之補其殘缺。而姓名不顯。則遂以爲左氏一家之書。云爾。其或補其殘缺者。卽爲左氏而前。此著書之人。世遠人湮。他無紀載。其姓名或爲後起者之所掩。自古書籍之流傳。往往後起者多。孤行而行之。又久且遠。凡此者皆不可知。而固難以懸斷者也。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亦之爲言。彼此相效。而前後不殊之辭。此必丘明之生在夫子之前。而夫子云云。乃竊比老彭之義。後之人以左傳屬之丘明。而且以爲受經於孔子。豈其然哉。左傳之外。又有國語。而說者謂左氏爲內傳。國語爲外傳。兩傳文體。尤爲懸絕不倫。而牽合爲一人所作。本司馬遷之臆度。遷又以左丘爲姓名。明。又因其名。明。而遂謂其失明。附於孫子贖脚。與已之腐刑。以致其悲憤之意。而後之人遂稱左氏爲盲左。嗚呼。秦火而後。事之若明若晦。無從考據者。豈少也哉。而穿鑿附會。賢者有所不免。後之學者。亦惟考其世。視其文章之體製。而可以辨。

之矣。

曲阜縣聖廟塑像議

三代以前。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至於卿大夫士之家。頗不設主。或束帛以依神。或結茅而爲菴。無有所爲像設也。塑像之設。自佛教之入。始孔子之塑像。不知始於何時。夫孔子之所以異於人者。聰明睿智。道德之高耳。其形體狀貌。不能有異於人也。吾觀諸子中。有言孔子之形狀爲特異者。豈以其道不同而詆之耶。抑謬爲張皇而怪言之。以使人驚異耶。自孔子沒。歷年久遠。其子孫已杳不知聖人之形體狀貌爲何如。而亦不難誣其祖宗。以爲聖人之生果異於人。而形體狀貌必出於怪也。名世嘗至曲阜。見孔子塑像。其面則髻而黑也。其齒牙則長出至髭也。凡眉目口耳。皆爲怪異可駭之形。至於諸賢之侍立者。因顏子之早夭。而爲白晳瘦削之形。且短其頤。因子路之好勇。而微赭其面。爲糾糾武猛之形。及觀石刻孔子像。則又不必皆同也。然則孔子之像。果即毫髮無差。已非神而明之之義。況其所刻所塑者。又本非孔子之像耶。名世嘗奉程子之意。而推廣其說曰。人之子孫。圖其祖父之形容。必其眉目顴頰口耳髮膚之無一不似。

而後可得而指之曰此吾之祖父於是陳於其上而拜於其下致其誠而冀受其享若有幾微之不似則已非其祖父矣非其祖父而俎豆薦之巫史祝之則其祀之者爲無源之痛而享於其上者正不知爲誰氏之祖父也況以聖人爲萬世之師而顧可使非其像者而冒居其上耶明洪武中詔建太學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木主一洗漢唐以來異教之陋而昌平曲阜猶像設如故時嘉靖中乃撤去京師國學塑像而曲阜之廟其像至今尙存吾聞今各郡縣亦尙有塑像未盡毀而郡各殊狀縣各殊形其爲怪異可駭大抵皆同此尊崇聖人者所當盡爲撤去而無疑者也嗚呼自孔子設像既立而唐開元中遂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矣宋祥符中遂加冕九旒服九章矣已而改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矣孔子至聖而受此誣僭不韙之冠服皆自像設啟之故夫像設一去而名號亦可以永正祀典亦可以永清矣

孔廟從祀議

孔廟祀典釐正於有明之世一在洪武中一在嘉靖中而崇順元年加周子二程子邵子張子朱子六人曰先賢凡諸臣所議可謂遠出前代之上矣今據會典而載自四配

十哲而外。東廡則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卬。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桓顏。噲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胡安國。楊時。張栻。陸九淵。許衡。胡居仁。西廡則爲宓不齊。公冶長。公皙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鄆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絜。叔仲會。公西輿。如。邾異。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薛瑄。王守仁。陳憲章。凡九十五人。名世謹按。東廡自穀梁赤而下。西廡自左丘明而下。或以傳經。或以道學。皆得從祀。而孔子弟子。如孟懿子。牧皮。琴牢之載於論語。孟子。而不得與從祀。從來未有議及之何也。家語琴牢作琴張。而論語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字子開。一字子張。恐子張子開之爲兩人。或未可混而爲一人也。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者。觀其議論。固未嘗親受業於聖人。而以傳經祀之。固其宜也。第左傳非丘明所作。昔人有疑其別有一左氏。輯諸國史以釋春秋。

則左丘明之主當易左氏而其姓名不必爲之懸定者也。歐陽修文章風節固屬名臣。而於道學實未有所發。皇嘉靖中大禮之議。主之者張璁。與歐陽氏之濮議相合。於是璁建議以謂修所著本論實能翊衛聖道。遂得與於從祀。此舉非出於萬世之大公。而實出於一人之私意。夫以區區一篇之文。而得從祀。則後世之可從祀者。不可勝數矣。韓文公當八代之餘。數百年迷惑之際。一旦起而明王道。闢異端。昌言排擊。自是天下始曉然於邪正。至有宋之時。而昌黎之教。其行於天下久矣。未可以本論一篇。援原道之例。而得入也。世徒以歐陽子文章風節爲一代名臣。而不敢有異議。而吾以爲在孔廟則言孔廟。在祀典則言祀典。修之傳經。不若后蒼。伏勝之流。闡明道學。不若程朱諸賢。則修之祀。當移於其鄉。亦修之所心安於九原者也。陸九淵之從祀也。以王守仁故也。守仁之徒。欲祀守仁。則不得不祀九淵。蓋兩人之學。源流無異。而守仁實踵陸氏而又甚焉者也。朱陸之學。如冰炭之不相入。黑白之不相假。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亦未可調停而中立者也。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名世以爲守仁之於朱子。豈特罵而已哉。罵朱子者。前有韓侂胄。後有王守仁。夫朱子之學。孔子顏子曾子子

思孟子之學也。罵朱子者。是罵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也。今以孔子之廟祀言之。孔子享於其上。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於其旁。朱子及諸賢侍於其下。而無端一罵人者。闌入其中。罵其同列。罵其堂上。而謂同列之人安乎。堂上之人安乎。卽其人亦豈能自安乎。竊以爲王氏者。在有明宜祀之於功臣廟。在今日則宜祀之於其鄉。彼之氣節功名。已足以自食其分之所宜得矣。而胡爲文廟之俎豆。亦復睨其旁而欲甘之乎。至於陸氏倡爲異言。以惑誤後世。亦未聞其別有功德之彰顯。又不得援王氏祀於其鄉之例。是則孔子從祀之中。陸九淵王守仁所當黜者也。他如胡居仁陳獻章。其學不能有醇而無疵。或以爲其過尙小。則姑存之。而徐以議其去留可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洪武中羅恢上疏。言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兩廡中有可增於十哲。而十哲中固有不及兩廡者。獨拘拘於魯論記者所列何也。則廟廷之內。止以顏曾思孟配。而移十哲於兩廡。於義例亦本爲不可也。左丘明等之從祀。則始於唐貞觀中。凡二十二人。爲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

服虔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密賈逵。而明程敏政謂是時聖學不明。議者拘於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聖道。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與議之可否。而一爲釐定也。名世按敏政之言。與羅恢之所云。孔廟之從祀。當以道學論。其旨雖合。而迹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之流。或議論學問。有所未醇。或立身行己。見論於史冊。若以道學論。則均之無當於從祀也。敏政又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生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當秦火之後。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者。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尙友也。今者習其訓詁之文。於其心未必有補。而考其生平之迹。將尤而效之。其爲禍傷義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密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以窺見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明聖學。請將戴聖賈逵劉向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

預入人。禮爵罷祀。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密五人。各祀於其鄉。嘉靖中釐正祀典。卒用敏政等之言焉。名世按馬端臨之言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賅洽。而義理間有舛舛。若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乎。端臨之論。實爲敏政等所祖。而名世以爲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撥拾於秦火之餘。以傳後世。其功可謂大矣。夫是之爲經師也。至若融等之訓詁。不盡合於聖人之旨。而其言行又不足以爲世法。是經師人師。兩無當也。然能守其遺經。而箋疏註釋。流傳不絕。以待宋氏大儒程朱之徒。起而參互考訂。折衷以歸於一。就經言之。亦未始無功。竊謂從祀固不可。罷其祀亦有所不安也。或孔廟之內。別立一祠。曰經師祠。祀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后蒼杜子春。亦設兩廡。而附祀劉向戴聖鄭衆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密賈逵。至於元明以來諸儒講義之有所發明爲功於經傳者。斟酌詳定。亦得以

增入焉。則諸人者不失於從祀。亦不至於罷祀。庶爲兩得之。而義例亦或有未傷乎。若夫兩廡之位次。以其德論之。則世代已遠。無由辨明其德也。以年齒言之。亦無由灼知其年也。故開元中定從祀之位。皆循史記仲尼弟子次序。但據有明會典。則時代之前後。多有倒置。議禮之家。或亦有所未安焉。揆厥所由。則東廡之移祀革祀者。凡有九人。而西廡之移祀革祀者。凡十有四人。議者拘於商周宗廟之制。昭穆定位。不以南北互遷。於是東廡之缺。不以西廡之主補之。西廡亦然。各就本廡遞遷而愈上。周漢之儒。反居唐儒之後。而唐宋之儒。反居漢儒之前。明瞿九思曰。七十弟子。當依原席。東西互遷。不必更易。而漢唐宋之儒。則當以時代之前後。爲位次之前後。於是循其世次。列爲年表。以待更定。此亦祀典之當爲釐定者也。名世末學寡識。據所聞而參以己意。而著其說如此。以待知禮之士考訂焉。

左生生字說

余友左氏子某。恂恂君子也。好古通經學。一日更其字曰生生。而以告余曰。人之血氣。皆自其生而已定者。惟君子不謂爲生。而變化擬議。以期無負於天之

生生之意。余窮於世二十餘年矣。回首兒時迄今。茲其可悔者亦多矣。念前此不足以終吾世。吾將以掃除更張。盡變其所爲。而擇以今年某月日爲吾始生之辰。其若復孩而壯而老。以無蹈曩者之弊。如再世然。故以爲吾字其可乎。戴子曰。易之理微矣。聖人之繫易也。曰生生之謂易。吾嘗論著之。以爲數有所起而數窮則又起。數有所極而數變則無極。是以新與舊之相乘。盈與虛之相代。古與今之相閱而消息循環。不可端倪。得是說也。可以知天。亦可以寡過矣。今生之所悔者。不過小有得失。無他謬戾。而輒以震動恐懼。豈不賢乎哉。然而生未知余之窮且甚也。余之生也。與生同歲。而余之所遭。生百無一二焉。端居深念。將從何悔耶。將從何變耶。豈非以在人者。可以自更。而在天者。終莫可如何也。耶。生之天固已大勝於吾之天矣。其又奚懼焉。雖然。區區者。不足以較也。請與生論易。

鳥說

余讀書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聲。喧喧然者。卽而視之。則二鳥巢於其枝幹之間。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盞。精密完固。細草盤結而成。鳥雌一雄一。

小不能盈掬。色明潔。娟皎可愛。不知其何鳥也。雖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輒息於屋上。不卽下。主人戲以手撼其巢。則下瞰而鳴。小撼之。小鳴。大撼之。卽大鳴。手下鳴乃已。他日余從外來。見巢墜於地。覓二鳥及鷓無有。問之。則某氏僮奴取以去。嗟乎。以此鳥之羽毛潔而音鳴好也。奚不深山之適。而茂林之棲。乃托身非所。見辱於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爲甚寬也哉。

盲者說

里中有盲童。操日者術。善鼓琴。鄰有某生。召而弔之。曰。子年幾何矣。曰。年十五矣。以何時而眇。曰。三歲耳。然則子之盲也。且十二年矣。昏昏然而行。冥冥焉而趨。不知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山川之流峙。容貌之妍醜。宮室之宏麗。無乃甚可悲矣乎。吾方以爲弔也。盲者笑曰。若子所言。是第知盲者之爲盲。而不知不盲者之盡爲盲也。夫盲者曷嘗盲哉。吾目雖不見。而四肢百體均自若也。以目無妄動焉。其於人也。聞其音而知其姓氏。審其語而知其是非。其行也。度其平陂。以爲步之疾徐。而亦無顛危之患。入其所精業。而不疲其神於不急之務。不用其力於無益之爲。出則售其術以飽其腹。如是者。久而

習之。吾無病於目之不見也。今夫世之人喜爲非禮之貌好爲無用之觀事至而不能見見而不能遠賢愚之品不能辨邪正在前不能釋利害之來不能審治亂之故不能識詩書之陳於前事物之接於後終日睹之而不得其義倒行逆施俛焉躓且蹶而不之悟卒蹈於網羅入於陷阱者往往而是夫天之愛人甚矣予之以運動知識之具而人失其所以予之之意輒假之以陷溺其身者豈獨目哉吾將謂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天下其誰非盲也盲者獨余耶余方且睥睨顧盼謂彼等者不足辱吾之一瞬也乃子不自悲而悲我不自弔而弔我吾方轉而爲子悲爲子弔也某生無以答問詣余言余聞而異之曰古者瞽史教誨師箴瞍賦矇誦若晉之師曠鄭之師慧是也茲之盲者獨非其倫耶爲記其語庶使覽之者知所愧焉。

鄰女說

西鄰之女陋而善嫁。東鄰有處女。貞淑而美。無聘之者。乃過西鄰而問焉。曰。若何以得嫁。西鄰之女曰。吾有五費。曰。可得聞乎。曰。髮黃費吾膏。面黧費吾粉。履闕費吾布。垢多費吾藏。人來費吾茶。曰。若何以得嫁。曰。吾嫁士。吾嫁商。吾嫁工。吾嫁傭保。吾嫁乞丐。曰。

有陋女者奈何。西鄰之女。竦肩鼻頸。粲然奉腹而笑曰。處女乃陋余乎。此處女之所以年二十而無聘者也。吾見人家女子多矣。類我。吾見丈夫多矣。無不類我。而孰得陋余而棄余。處女曰。亦有不類者乎。曰。有不類我者。則處女已嫁矣。處女俛而歎。西鄰之女曰。處女無歡。吾試數處女之過失。自處女之長也。而鬻賣粉黛者。過處女之門而不售。兒女相聚。笑樂。處女獨深思不與語。又不能隨時爲巧靡之塗粧。吾觀處女態度。類有以自異者。處女將自以爲美乎。世之所艷羨者。真爲美矣。而處女無相逢顧盼者。處女將以何時得偶乎。且處女性情姿態如此。又不自媒。而傲然待聘。則處女過矣。處女誠換其故貌。易舊粧爲新粧。倚門而笑。則吾有可以效於處女者。然又恐余門之履。且滿處女戶外也。處女變色。拂衣而起。趨而歸。誓終身弗與通。

先大人詩序

嗚呼。士之窮而不怨者。豈不難歟。然其窮有所止。則其怨亦有所止也。至於窮之大者。其怨更深。而無所發洩。則必有以自鳴其怨。自鳴其怨。而更有不能盡焉。則繼之以死。嗚呼。此吾先君之所以不獲永年也歟。先君爲人醇厚忠謹。無他腸。顧內自憂思刻苦。

竟以終其身。蓋其所遭有難言者矣。嘗以謂小子曰。讀書修善欲報。如捕風捉影。吾等輩。豈宜至此。家之人莫我信。外之人莫我知。而操心慮患。時時莫必其命。吾其死於憂乎。吾死禍必及子。然母效我憂也。語畢。相對泣。不能仰視。亡何先君果客死於舍館。小子治喪既畢。一日發先君之笥。得其所爲詩。自其十餘歲。至其卒之年。凡百餘卷。蓋其生平無他嗜好。獨好詩。一日往往得數章。其言極推尊杜子美。以爲非他家可及。時誦之不厭。而其所作。詞旨悲愴沉鬱。有古詩人之義焉。嗚呼。先君之窮且怨者。不能以告人而著之於詩。而詩亦不能言其然也。小子能薄才劣。自恨無以發名成業。以振先人之盛德。與其文章。於是泣涕而書之。

郭生詩序

桐與舒皆古羣舒之地也。古舒地即今安慶。秦漢時號曰廬江郡。今廬州之屬。有獨以廬江名縣。以舒名縣。非古也。桐舒兩縣。皆大山連環。犬牙相錯。而吾桐獨爲名勝。余嘗登投子。東北而望。數十里之外。山勢嵯峨極天。問居人云。踰此屬舒邑。余壯之。恨不得遊。又怪其峯巒峻拔。而鮮有秀特之士。聞於世焉。何也。今年春。余踰岐嶺。浴於湯泉。有

郭生者。遭其二子受學於余。遠近聞余至。多來學。皆詣郭氏。每相與步林間。坐石上。縱論古今。窮文章之源流。述人情之變態。生未嘗不以余言爲然。一日出其詩若干首。以示余。而請序之。嗚呼。江淮之間。士之好爲詩者。莫多於桐。余桐人也。而不違爲之。乃生吮筆和墨。以從事於其間。其猶有桐之風也歟。夫山川濼澗。蜿蜒其中。必有秀出者。豈得謂龍舒之山無人乎哉。然生不汲汲求世之知。荒丘絕壑。若將終身也者。倘世有因余文而求生之詩。生必悔之矣。

陳某詩序

余嘗聞東南江海之墟。土田肥饒。山川秀美。魚稻蠶蚌之利。花鳥之奇麗。都邑之繁庶。莫不擅天下。而姑蘇天台震澤之濱。長洲之苑。尤爲秀絕。往往爲幽人之所棲。息。余同年友陳君某。實生長其間。而家在郊野。村落環匝。原隰上下。雲烟縹渺。陳君時時與樵夫漁父野老相狎。一觴一咏。悠然自得。其所爲詩。歌皆以自寫其性情。莫不可傳。而可誦也。今年春。來京師。謁選天官。出其詩示余。余往復數過。而陳君胸懷之灑落。與夫吳中之名勝。俱可於此彷彿得之。君且暮爲縣令。親民事。則其以風雅飾吏治者。將於是

乎在故爲之書。

野香亭詩集序

余生平不善爲詩而好詩。凡古人之詩。莫不爲之留連涵泳。而咀味其旨趣之所存。頃居京師數年。四方之以詩贈遺者。悉皆爲之淘汰擇別。而觀其所用心。今年春。乃得讀野香亭詩集若干卷。蓋太史李丹壑先生之所作也。其音和平而大雅。其旨綿渺而蘊藉。嗟乎。以余之好詩而至是。始能讀先生之詩。甚矣余之陋也。且夫世之說詩。不過勉強支綴。以襲取之於外。即有一二能者。不過指摘聲病。講求格調。摹擬彷彿。而務欲似乎古人。其說非不善也。然第得其似而已。雖名章雋句。時時錯出。而不可謂之能詩也。余嘗聞先輩之論制義者矣。曰制義之爲道。無所用書。然非盡讀天下之書。無所由措思也。無所用事。然非盡更天下之事。無由措字也。吾以爲詩之爲道。亦若是則已矣。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涵蓋充周。不見涯涘。而舉其所閱。歷與觀記者。往往卽事以徵情。取之於心。而諧之於韻。宜其成一家之詩。而非勉強支綴。徒以摹擬彷彿爲工者之所及也。先生爲今相國容齋公之伯子。往余讀相國之詩。雄健峭削。如長松千尋。孤峯萬仞。

而不可攀躋也。今讀先生之詩。如清籟在耳。明月入懷。幽微淡遠。而難以窮其勝也。會先生屬余爲序。余喜當今之能成一家之詩者。在相國父子間也。於是乎書。

巢青閣集序

吾素聞天下湖山之美。稱錢塘爲第一。其間巖姿壑態。激湍奔流。與夫名葩異卉之芬芳。城郭都邑之宮麗。無不擅東南之勝。且其人士類皆被服儒雅。譜宮度商。風流自賞。蓋其山區水寒。風氣完密。故才雋之彥。獨盛於他邦。自余官京師。學士大夫。嘗爲余言西陵陸君某。天才綺麗。主盟壇坫。蓋已數十年。而垂老不得志。豐於才而嗇於遇。爲可悲也。及余來督學浙江。行部至溫州。則陸君實司訓。永嘉。執手版來謁。且出其所著巢青閣集示余。凡詩若干卷。詞若干卷。余見其詩。清真澹樸。寄託深遠。不事雕飾。爲詩家之正格。而其詞則豪情豔趣。婉約纏綿。不涉淫哇之習。信乎陸君之豐於才也。永嘉山水秀絕。寰區曩者亦騷人詞客之所萃也。陸君秉鐸於茲。倡明風雅。鼓吹休明。使其邑之人士。翻然奮起。斌乎質有其文。以復還於曩日之盛。則陸君之有造於永嘉人士。亦未爲不得志也。而又何必以不遇爲憾哉。陸君屬余序。余因書而歸之。

姚符御詩序

歲癸未秋。余自金陵歸南山。縣人姚君符御過我。出其詩數卷。而請書焉。蓋其平生行役逆旅。感懷述事。邂逅投贈留別之作。十居八九。初符御與余垂髫相識。稍長。各遊學四方。久之。先後至燕山。則往還頗密。於疇昔。當是時。程舍人松皋。好爲詩。余與符御及符御弟君山。別峯金壇。蔣度臣輩。嘗至松皋家。更唱迭和。議論蠶起。不數年。而度臣別峰相繼物故。余窮愁多病。飄泊江海之壘。今讀符御詩。其所遊之地。所交之人。多與余同。而余料檢箴篋。曾無文字志之間。有一二歌咏。如寒螿之咽。病馬之嘶。已不堪使人聽之。其愧符御不已甚乎。松皋方出守建甯。不以吏事廢其詩學。而君山今且客遊衡湘。及衡嶺東西之間。壯心未已。山川激發。他日歸。而其詩當亦如符御之工且富。余又增一愧矣。

道墟圖詩序

浙東西地多名勝。而紹興山水尤爲秀絕。寰區其間名臣鉅儒。魁奇俊偉。豪傑不羣之士。比肩接踵而出。自宋以來。至於明。稱極盛焉。蓋其山區水聚。風氣完密。而俗尙氣節。

教詩書。皆非他邦所及。去郡城二十里而遙。有墟曰有道。背偃山而面稷山峰。巒迴合。川原映帶。章氏世居之。自其始祖至今。凡數十世。子孫蕃衍。冠蓋相望。紹興著姓。稱章氏爲第一。余於章氏。獲交惺村及其兄爾卓。惺村司閩江甯。多善政。而雅歌投壺。不改儒素。爾卓讀書闔署。方從事制舉之學。兩人不余棄。而與余游。每爲余言其家鄉山水人物。與其風土之樂。余未嘗不神往也。歲庚辰辛巳間。余以事至紹興者再。謁禹陵。登府山。遊蘭亭。泛鏡湖。而有道之墟。稍爲僻遠。獨未得至焉。聞章氏子弟多才且賢。而余不獲交其一二。是則余之陋也。今年夏。余讀書長干。爾卓別余而歸。尋復至。且携其族人某所爲墟中圖。凡十八。咏其圖者凡十人。其詩一百八十首。出而示余。余披其圖。泉石之美。秀峯嶺之峭拔。園林之幽深。亭館之參差。雲樹之縹緲。魚鳥之飛躍。以及桑麻果蔬。牛羊雞犬。藩籬村落。塲圃帆檣。莫不歷歷乎其在目。而恍若身遊於其中。則余又何必以未至有道之墟爲憾乎。讀其詩。摹寫物情。頌美祖德。稱述土風。清辭麗句。時時錯出。信乎章氏子弟之多才且賢也。爾卓爲言十人者。皆年少秀出。耳余名而欲得一言焉。余書此以復之。且以告於惺村曰。他日致政歸。而優游歌詠於偃稷之間。有客擔

箋。錄。破。而。相。訪。者。非。他。人。必。余。也。夫。

吳他山詩序

余游四方。往往聞農夫細民。倡情治思之所歌謠。雖其辭爲方言鄙語。而亦時有義意之存。其體不出於比興賦三者。乃知詩者出於心之自然者也。世之士多自號爲能詩。而何其有義意者之少也。蓋自詩之道分爲門戶。互有訾警。意中各據有一二古人之詩。以爲宗主。而詆他人之不能知。是其詩皆出於有意。而所爲自然者已汨沒於分門戶爭壇坫之中。反不若農夫細民。倡情治思之出於自然。而猶有可觀者矣。又其甚者。務爲不可解之辭。而用事則取其僻。用字則取其奇。使人茫然不識所謂。而不知者以博雅稱之。以此爲術。而安得有詩乎。此詩之一變也。他山吳氏。年近八十矣。杖而訪我於姑蘇寓舍。因相與論詩。余曰。君之詩宗何代乎。曰。否。僻事以爲奧。奇字以爲古乎。曰。否。然則君之詩可觀矣。因出以示予。予爲擇別其合者若干首。他山晚晚不遇。策杖行吟。時時懼其詩之不傳。蓋猶不能忘情於名者。余與世論詩。多不合。而獨喜他山所見。略與余同。而他山願欲得余言以爲重。蓋予昔讀書山中時。當初夏。百鳥之噪於簷際。

者不絕也。一日黃鸝來爲數轉。百鳥皆鳴。已而爭逐。使之去。復相與音鳴如故。余也。方
爲黃鳥之遠去。而他山猶欲爭名於燕雀啁啾之間乎。他山曰。吾以待之後也。因書而
歸之。

成周卜詩序

余少而學文。恥爲趨時之作。而里老父謂之曰。女之所好者何境。可以象之。余曰。遠山
縹緲。秋水一川。寒花古木之間。空濛寥廓。獨往焉。而無與徒也。里老父曰。斯境淒清而
幽絕。不已甚乎。女之致則高矣。雖然。富與貴也。無望於女矣。自是以後。余之所爲文。未
知果能有此境與否。而大名成君周卜之詩。則似之。予生平用意多悲。與世往往不合。
人之所不趨者。就之。人之所必爭者。去之。蕭疎寂寞。其意象獨宜於山林之間。里老父
之言。則驗矣。而成君家世隆盛。以貴公子而同於羈人騷士之所爲。其於人世之富貴。
視之夷然不屑也。余讀其所爲之詩。大抵皆淒清幽絕之音。舉凡駢麗之體。濃艷之辭。
與夫一切爛然可喜吉祥美善之語。世之人所震而好之者。成君一不以入其筆端。則
是成君之爲人。與其詩也。誠高矣。余嘗以爲人之所好慕。一皆稟之於性。互易焉。而有

所不可譬如盛夏之時。溽暑炎蒸。林木茂密。鳥獸翔舞。至於屠沽之肆。腥穢之所。飛蟲之所集。驅之而不能去。維時衆竅齊鳴。雖其至陋惡不可聽。亦相與自得。而時時聒於人耳。此則乘時而得志。其言語文辭。所謂趨時之作。夫亦猶是也。及至於霜降木落。萬籟歇絕。當此之時。惟有幽澗之鳴。孤松之韻。迭奏於荒涼清冷之地。而人世所爲榮華之境。無有一焉。此則吾與成君今日之意象。與其所作者是也。人有見者無不笑之。然以彼之所爲。易之於此。此之所爲。易之於彼。豈能以一刻安哉。故曰。人之所好慕。一皆稟之於性。而不可強也。余喜成君之所好。與余同。爰書之以序其詩。

傅天集序

華亭高不騫查客。以能詩聞吳淞間。其爲人也。飄然高寄。有瀟灑自得之趣。愛名山水。每扁舟獨往。經旬不歸。性不耽榮利。謝舉場者已數十年。讀書賦詩。無求於世。聞者莫不高其志行。其議論談笑。風發泉涌。往往傾一座。以故人尤樂親之。其尊府以名進士。爰知天子。擢置諫垣。屢遷至太常。查客自幼稟承家學。植志立身。皆非苟然者。歲乙酉。天子南巡狩。駐蹕淞江。查客自以舊臣之子。拜仰道左。恭獻詩篇。天子覽之嘉嘆。屢蒙

召試。恩寵頻頒。較之他獻詩者尤渥。查客隨車駕北來。適余以謁選在京師。查客過余旅舍。出其所著傳天集一卷。請余序之。蓋皆紀恩述事之作。而途中登臨志勝。輿夫朋友贈答諸篇。亦附入焉。查客之言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此卷阿之詩人。所爲歌誦其主之壽考福祿。而兼及於吉人吉士之多也。今天子仁聖。邁於成周。搜奇拔滯。鑿與所至。無遺賢焉。一時人士。無不踴躍淬礪。以赴功名之會。在昔余先人爲侍從近臣。沐雨露而親日月。實與在廷諸臣。離離嗜嗜。同鳴國家之盛。不騫之於先人。譬猶鳳凰之一毛一毳而已。而濫叨異數。其何敢自附於吉人吉士之列。然而歌詠盛美。道揚休烈。竊欲自擬於卷阿之詩人。故名其集曰傳天。所以志也。子其爲我書焉。余讀之。清辭秀句。妙絕一時。以查客之才如此。宜乎其不終淪落於山水之間矣。他日珥筆承明之上。拜手颺言。所謂鋪張對天之弘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可以勒之金石。垂於無窮。余不敏。行當爲查客次第序之。

和陶詩序

龐君雪巖。今所稱能詩家也。以京朝官出爲建寧知府。蒞政之暇。輒以吟咏爲事。於是

有和陶詩若干首。及罷官歸開居無事。則又得和陶詩若干首。彙爲一集。今年夏自任
丘遣使至京師。屬予序之。今夫詩之工拙。往往視乎用韻。韻在出於自然而行。其所無
事。乃世之作詩者。多以和韻爲能。往往舍己之志。以就人之韻。強人之韻。以從己之情。
於是乎韻雖合。而詩之所以爲詩者亡矣。且夫人之性情。與其才力。必與之相類也。而
後可以比擬。而彷彿。非然而出於勉強。則雖聲音笑貌。且不能合。而況於意思之所在
乎。昔者陶靖節幽居柴桑。而結志在於區外。彼其視晉宋之際。直如浮垢飛塵之去來。
而何況於一身之榮利。故其詩清遠閒放。蕭然自得。其後蘇文忠謫居海外。流離患難
之際。深懲世網。慨然有遺俗絕塵之志。乃取靖節詩一一和之。以文忠之才氣。一世無
雙。乃名高取忌。至是欲爲靖節。而不得。徒志其向往。愛慕於吟咏之間。蓋自悔其晚矣。
易地而論。文忠之所遭。略有同於靖節者。故其志亦猶靖節之志。其詩亦猶靖節之詩。
則雖其所用者。靖節之韻。而出於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仍是文忠之韻而已矣。龐君以
詩名數十年。早歲即受知天子。徵入爲史官。已而迴翔郎署。出典大郡。較之靖節之
遇。有不可一概論者。然龐君孤懷自賞。世之知之者固多。而不知者亦不少。窺龐君之

志。若有不盡其用者。龐君豈能無介然於中者乎。乃自簿書鞅掌。以至棲遲閭里之際。輒取靖節之韻。一一和之。要以自發抒其志而止。夫自晉宋以來。世之和靖節之詩者多矣。而惟文忠爲能得其彷彿。蓋兩人之輕富貴而薄榮利者無不同。故其詩亦無不同。而不在乎韻之和與不和也。龐君知此意者。余故始終舉文忠以爲說焉。

倪生詩序

余僑居吳門郭外。凡數載。余性簡而地又僻。且聲勢名位之所不在。車馬鮮至其門。獨里巷之間。二三窮士。間以其所業來請謁焉。而西鄰倪生山堂。過我尤數。生年少。其文與詩皆用力焉。尙淺。而氣甚銳。志不欲苟焉以沒世。一日謂余曰。小子性尤好詩。苟用力焉而不已。十年之後。或有可觀者。至是當請先生序之。余笑曰。序則不難爲也。但詩之爲數小數也。學之豈必待十年而後成耶。已而余北游燕趙。生時時貽書訪消息。且屢作詩懷余。生窮士。不自聊賴。又志不甘汨沒於世俗。故惓惓於余如此。踰年余南還到家。卽問倪生。而倪生已死二月餘矣。生之父臞然老儒。傷其子之早世。爲刻其詩若干首。而謂余曰。君許吾子以十年後之序。而吾子不及待矣。今聊志數言於首簡可乎。

余悲而許之。蓋余平居竊嘆以爲世道之敝不復有有志之人生於其間。苟有毫髮之不同於世俗。則必受毫髮之困折。以至不同於世俗者愈甚。則困折亦愈多。而昏庸之極者。則樂安亦處其極。苟有毫髮之昏。則亦必享毫髮之福焉。此天道之變。不可致詰者也。而生之志不與世俗同者。僅區區詩文小數。天並奪其年。而不使之成。豈不可歎也哉。爲書以貽其父。使刻諸簡端。固生之志也。

四逸園集序

泗州王蒙修先生。既以其身殉國難。閱三十餘年。而其孫某輯其詩與文若干篇。雕刻之以行於世。且介其友盱眙李君某而屬序於余。余讀之而歎曰。嗟乎。文章之事。豈不存乎其人哉。其人之不賢也。雖其文采爛然而聲名動於當時。文章播於後世。人之讀之者。猶且爲之扼腕太息。愛其文而愈益。悲其人卒不以其文之工而掩匿。覆蓋其生平也。其人而賢也。雖其世遠風微。而聞之者。猶且哀而思之。求其遺跡。以想像彷彿其爲人。故即片言半辭。亦爲之咨嗟傳誦。流連反覆於不已。而況其文章甚具一一流傳人間。有不爲之慨歎而興起者乎。當先生之世。天下之事。已如土崩瓦解。萬不可爲。及

國亡君死。而先生以身隨之。先生之大節固已爭光日月。而區區辭章之際。何足以重先生。顧使世之讀先生之集者。有以想像彷彿先生之生平。且因是而有所感發奮起。此亦所以傳先生於不朽也。先生之詩與文。不事雕飾。而性情之真。自時時流露於其間。嗚乎。當明之晚節。士大夫爭爲壇坫。以炫聲名。一時菁華爛熳者。何可勝數。未幾遭變亂而已。改節易行。往往而是。今求其所爲菁華爛熳者。已澌然盡矣。而先生之集。乃獨重於人間。信乎文章之事存乎其人也。豈不然哉。先生故與姜燕及楊機部遊。兩人皆極稱先生之賢。而先生之集。黃海岸汪長源實爲之序。此數人者。皆與先生後先死。國難一時。君臣朋友之際。不相背負。嗚呼。此可爲流涕嘆息者也。余故牽連書之。如此云。

張貢五文集序

張君貢五。三湘間積學能文之士也。平生好余文。凡書肆中嫁名借刻者。君能辨別爲余之作。莊寫成帙。已而余之稿行於世。果百不失一。久之游江淮間。訪余於皖於金陵。嘗不遇。最後至姑蘇。相見於旅舍。執手而言曰。吾生楚之南。自年十七八。服膺吾子。於

今且十年。居常所著書。非吾子莫之正也。乃悉出以相示。且請爲序焉。余少嘗有志於文章之事。而羈窮失學。輾轉汨沒。垂老無成。卽世所流布諸書。謬爲人士之所稱許。而私心耿耿。終有不能自滿其志者。貢五年甚少。力甚勤。而才又甚敏。異日之所成就。必有遠勝於余者。而余其何能爲役也。顧余之學文也。始勤而終怠。平生蓋有深愧者。舉以爲貢五告。且以策貢五母。效余之汨沒而無成也。始余之從事於文章。年不過二十。一日山行遇一賣藥翁。相與語。因及文章之事。翁曰。爲文之道。吾贈君兩言。曰割愛而已。余謾應之。已而別去。私自念翁所言良是。歸視所爲文。見其辭采工麗可愛也。議論激越可愛也。才氣馳驟可愛也。皆可愛也。則皆可割也。如是而吾之文。其可存者不及十二三矣。蓋昔嘗讀陸士衡之言曰。苟背義而傷道。文雖愛而必捐。由翁之意推之。則雖於道無傷於義。無背亦有當捐而去之者。而况背義與傷道者乎。翁之論較陸士衡則精矣。余自聞此論。而文章之真諦秘鑰始能識之。乃家貧多事。其業未工。而曩時好文之志。漸且頽落。余之負愧於翁者。蓋已久矣。翁楚人也。惜未詳其姓字。而近日楚中。文士恐無踰貢五。衡湘之間。方技之老。山澤之臞。贈我一二言學之。垂三十年而不能。

成此其人。貢五倫見之乎。

困學集自序

學之廢久矣。嗚呼。學以明道也。道以持世也。自學廢而道不明。而世如之。何其不亂以亡也。聖人既沒於今幾千年矣。自孟軻氏而後。學者不絕如綫。迨宋興而諸儒繼起。不可謂盛者歟。然皆不幸而窮於世上。無明天子不克信用而擯斥以老。卒不得出其萬一。使當世獲儒者之效。世亦由是大壞。積爲從古未有之禍。自明室開太平。文物治安之盛。遠過前代。而當時儒者之於道。類不及曩時。君子吾嘗慨焉恤之。夫道之不明。以爲世患。道明而不得用。此世之不幸。而非儒者之命之艱也。要無廢於學。使道自吾而大明。卽不用而亦所以持世於不傾也。余生二十餘年。當天下棄學。世所謂學。不過咕咕。誦習爲科舉之業。曰是乃學而已。此學之所以廢也。嗚呼。平仲幼清。不得爲學者也。當今之日。求稍稍有如此兩人。豈復可得。是可以觀世變矣。余多憂之人也。又生而遭多難。惴惴莫必其命。胸中雖稍識是非。時時嚮學。而顛連相繼。卽有異俗之心。絕人之才。且沮傷而不得進。况余才質魯鈍。頑然無所得於心。就令專精思慮。無他間雜。

無以望其成。而加以辛苦拂亂。神志荒惑。又奔走求食。時人既不皆信余。徒教授童子。章句。日不暇給。如此豈復能有所成就哉。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余不能作也。而困加甚。而衡加甚。其亦不可解也夫。其亦不足惜也夫。居常偶一命筆爲文辭。頗能往往類古。蓋昔之君子。好古之道。輒亦好古之文。以古之文。所以明古之道也。余既不學。未聞道。何有於區區者。蓋學又不在于文詞而已也。學爲文。文卽工。非學之大也。余困甚矣。而未學。以未學而更困。以困學。名其集者。所以志也。因書之以自警云。

潘木崖先生詩序

數十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吾師木崖先生。巋然抱獨守殘。振音於空谷之中。其俯仰慷慨。見之於文章。詩歌。旣以流傳天下矣。今復刻其近詩若干卷。曰丙丁草。曰萊戲草。曰倚廬草。嘗進小子而詔之曰。余窮於天下久矣。處靜以窺動。居逸以觀勞。而世道之升降。已不知其幾變矣。從事形迹之間。與人世角逐。爭一旦之榮利。吾不安焉。謝絕人事。托迹林壑。而力不能買山以隱。每望龍眠諸峯。在烟雲縹渺之間。未嘗不神往也。日閉戶著書。論古人成敗。其於有韻之言。尤篤好焉者。謂可寫吾之憂思。以終余年而娛。

余志此亦見其老而無倦焉。不忍棄也。小子退自思。不幸遭憂患。有膏盲沉痼之疾。而呻吟鄙俚。輒不敢多作。又以饑寒馳驅。餬口於四方。思欲稍脫於憂患。幽閒無事。侍先生几杖。以考詩學之源流。而知所從事。則弗可得。願嘗從事於古文辭。頗有所論述。時人無知者。獨先生以爲有司。馬遷韓愈之風。荏苒歲月。寥落無成。恐遂以廢業。負先生惓惓獎勵之意。故於其集之出而序之於此。至其詩詞之雅健工絕。則人皆能道之。而不必小子之喋喋也。

初集原序

有道於此焉。驅天下之人。揚眉瞬目。以從事於其間。則豈非文章之爲道歟。然言既出而不傳。身未沒而名喪。無不歸於泯滅漸盡。而其可傳而不朽者。或數百年而一見。是何業之者之多。而成之者之少乎。夫文章之事。固天之所以與我者。非可以人力與也。世之學者。其天之所與。既不逮古人。而又無好古之心。往往肆其腐臆。好高自大。又或拘牽規矩。依傍前人。曰吾學某。吾能似某。寸寸而比之。銖銖而稱之。然而未嘗似也。即一一似之。而我之爲我者。盡亡矣。余生二十餘年。迂疏落寞。無他藝能。而竊嘗有志欲

上下古今貫穿馳騁。以成一家之言。顧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妄欲追蹤古人。家無藏書。不足以恣其觀覽。又其精神心力。困於教授生徒。而又無相知有氣力者。振之於泥塗之中。昔李翱學古文。韓退之謂其家貧多事。恐不能卒其業。是以每一念及。輒用此爲悵。悵。恐遂廢業。不能有所成就。然而胸中之思。有時而不能自遏。輒亦往往有激昂發憤之詞。非敢自謂有當於古人之旨也。若夫承訛踵謬。如俗學之失。則知免矣。假令天而不遺斯文。使余得脫於憂患。無饑寒抑鬱之亂其心。而獲大肆其力於文章。則於古之人。或者可以無讓。而荏苒歲月。困窮轉甚。此其所以念及於斯文。而不能不慨然而泣下也。竊又嘗謂世衰道微。求如向之俗學。已不可多有。苟讀書著文。時人相嗤笑之。而重以余之落落無所合。且詬厲從之矣。今夫都會之間。車輿輻輳之地。即培塿小阜。亦足以稱爲名勝。而奇怪礪砢之觀。在於窮鄉僻壤。則無有載酒其中而歌詠其勝者。夫文豈有異於是乎。歲辛酉。余教授江濱洲渚之上。菰蘆之中。無可以度日。偶從事於文章。得若干篇。彙爲一集。雖不足觀。然觀於此。已知吾之有志於斯道而未逮。因合前數歲之作。編以爲初集云。

金正希稿序

余少而聞長老。多道金正希名。不知其何如人也。心志之。長而從事於舉業之文。見經
生所習皆不是。以爲當求之古人。歲乙卯。偶於書肆廢紙中。及人家敝筐。棄不取者求
之。得金正希稿數十篇。甫讀其一二。則大喜曰。是當然矣。因乞以歸。人亦以其棄物也。
而不吾吝焉。歸而理之。多脫落朽敗。於他處搜求補綴。得覩其全。因裝寫爲一集。蓋深。
幸。夫向者之不迷惑於衆人汨沒之途。而文章之果有真也。嘗習誦讀之。但見其獨往
獨來。吐棄一切。非卑論儕俗者之所能曉。無惑乎今人之不習也。而特其激昂豪宕之
氣。時見於行墨之中。則又私心疑之。以爲此何如人乎。寧直文士而已哉。已而得先生
出處大概。乃執筆而嘆。想像其爲人。蓋未嘗不悲其志。而壯其節也。夫人平居談天下
之事。非不翹然可喜。迨以身試焉。而畏首畏尾。徬徨瞻顧。當夫生死之交易。節改行苟
偷。旦夕之命。於其向之言。不啻若兩人。然則先生之不朽者。豈第是區區之制舉文章
哉。先生遭國家多難。腐儒懦夫。搖手相戒。莫敢出聲。而先生深情壯氣。不可抑遏。功未
成。而挫折以退。退而家居。帕手袴鞵。以鄉兵保捍鄉里。親身行伍之中。苦心焦思。卒以。

賈羣小之怒嗟夫。當是時。居高位。據要津者。皆讒夫小人。其才力足以傾人之社稷。而魁奇英偉之才。反遺棄擯斥於荒山墟市。無可如何而付之一死。則其顛覆流離而莫之救。豈足異哉。豈足異哉。古之志士仁人。脫然於死生之間。非不知事之不可成也。事不成而姑以盡吾心事。終不成而又不致愛吾死。先生其可謂志士仁人歟。先生之文章氣節。並顯於天下。距今不過三十年耳。天下不知有先生之文。亦並不知有先生之人。而獨一渺然小生。拾其遺文於破篋故紙之間。誦之於空山寂寞之內。其亦可歎也矣。乃書以爲序。

陳大士稿序

余評閱有明先輩制舉文章。無慮數十家。而迨於天啟崇禎之間。有兩家並以文顯於天下。曰金正希。曰陳大士。此兩人者。皆天授。非人力所可及也。大士生於臨川。與同郡艾千子。俱以古文號召天下。當是時。釋老諸子之書盛行。學者剽切餽釘。背義傷道。汨沒其中。而不知出。蓋文之弊極矣。千子慨然憫之。取一代之文。丹鉛甲乙。辨其黑白。使天下曉然於邪正。知所去取。如溺者之遇舟而起。病者之得醫而生。其功可謂盛矣。而

能出其才力精魄。發古人之未有。以推壓一時之豪傑。則莫如大士。大士之文。雄渾深秀。挾其髓而去其膚。摹其神而盡其變。其意義皆破空而出。人人皆如其所欲言。他人苦心嘔血。累日而不能發其一意。得其半詞者。大士不待思索。伸紙而書。書盡而止。必一藝畢。乃更作。如是者日數十藝而不竭。誠哉其非人力之所及也。千子論文。不爽毫髮。生平極喜正希。而於大士猶若有憾焉。豈以其縱橫排蕩。時軼出於先輩之法之外乎。余以爲此乃大士之所以爲文之豪也。而猶以爲譏。何哉。今夫四子之書。言簡而旨博。世故之變。盡具其中。埋沒於腐辭陳言。而不得見。亦猶名山水之幽。宵奇怪。久爲惡木之塞。其途而穢草之蕪。其徑一旦有好事者。芟其徑。闢其途。飛泉峭壁。幽巖好石。得。以。效。其。奇。於。人。間。可。不。謂。山。水。之。遇。乎。故。吾。讀。大。士。之。文。其。嚮。往。無。異。正。希。而。存。千。子。之。說。以。自。守。於。先。輩。之。遺。而。無。學。大。士。而。失。之。其。於。文。也。或。庶。幾。焉。然。而。未。敢。必。也。

自訂周易稿序

余家世治詩。余亦治詩。後更治易。嗚呼。易之道大矣。夫子以爲可以寡過。往時讀其言。而不知自省也。既學易而後知其生平動靜。無時不在過之中。而無有一當。輒不禁涕

漢之橫集也。先是余之學易也。一二師友皆教余勿看講章。勿聽俗儒講說。余從之。果有得焉。已而見近世所刻衷旨諸書。其荒謬不通。不可勝舉。而時文宗之。而易幾亡矣。自始皇李斯焚燒詩書百家之語。而易獨不與其禍。至今幾二千年。而亂於鄙夫小生之誦詁與科舉之業。豈天之欲喪斯文。滅六經。而假手於俗儒以補秦火之遺漏。不然。則鄙夫小生其罪不減於始皇李斯。而獨居窮經之名。取富貴之資。聖人之道。幾何而不息也。余以歲庚申冬。讀書於友人趙良冶家。始靜觀周易之義。每夜篝燈爲文。不蹈襲時解。頗有所發明。而文字一洗誦詁舉業之陋。凡五十日。得文數十篇。而先君子江干之變聞矣。踉蹌棄去。今無事。偶一理之。惘然如隔世。以余之窮且多患。已無復知有生人之趣。何況於區區之文字。然是文也。於易之義。不無小補。因存之。而吾且絕意世事。欲携周易一卷。隱居深山之中。朝夕占玩。考較諸家。而勒爲一書。或可借以稍寡其過。亦足以樂而終身矣。因書以俟之。

黃崑圃稿序

文章之遇合。蓋有可必不可必者矣。可必者一出而即遇。招之而輒合。若操券而得。其

不可必者。窮年畢世。至於潦倒困憊。而終無一遇。世遂謂科第之得失。有數存焉。於其間。理固有然。而要亦有不盡然者。今夫匠石之操斧斤而入山林也。揆把以上者。過之而不顧。其大者絜之百圍。然或軸解拳曲。則亦過之不顧。至於榱楠杞梓豫章之材。未有不以爲美。而欲得之者也。故夫拱把以上。與夫軸解拳曲之材。其遇不遇。固可以數言之。若夫榱楠杞梓豫章。有遇焉。無不遇也。無不遇。則其材之所可操者。有以致之。而不可以數言之矣。宛平黃君崑圃。自爲童子。即以文章知名於世。居無幾。即舉於京兆。遂成進士。及廷對。天子親擢黃君及第第三人。黃君方弱冠。其文自試童子至今。無一落者。而人人皆以爲工。是則黃君之遇合。有可必無不可必也。豈非榱楠杞梓豫章之材。雖工師匠人。無不睥睨聚觀。而况匠伯者乎。余之論黃君之文章。與其遇合者如此。予友汪君武曹。好商榷人士。多否少可。而亦獨極稱黃君。聞余之說。而亦以爲然也。會武曹既論定黃君之文。以行於世。而黃君屬余爲其序。因遂書之。

李潮進稿序

余平居讀書。從事文章之際。竊以爲制舉之文。亦古文辭之一體也。世之人廢古文辭。

不觀。而別有所以爲制舉之文。曰時文之法度則然。此制舉之文之所以衰也。今夫文之爲道。雖其辭章格製。各有不同。而其旨非有二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何獨於制舉之文而棄之。且夫制舉之文。所以求得舉也。然而得失之故。初不繫於此。其得之者。未必其文之皆工也。其不得者。亦未必其文之果不工也。而特君子之所以爲之者。必不肯鹵莽滅裂以從事。而得失之數。不以介於心。是故其制舉之文。卽古文辭之旨。莫之有二也。昆陵李君潮進。所爲制舉之文。不肯苟且雷同。其法無不具。而要皆以古文之旨爲之者。使鹵莽滅裂者見之。必將舉而棄之。以爲非時文之法度。而豈知李君正不屑爲時文之法度者乎。李君既舉於鄉。遂復舉於禮部。夫世之人所以從事於時文者。謂其易舉耳。而未見其皆得舉。如吾李君之文。未嘗不得舉。則夫古文之旨。其必欲舉而棄之者。亦見其惑矣。李君少從余友蔣君玉度游。玉度有道而能文者。源流派別。經其指授。而陳君曾起。秦君龍光。兩人皆毘陵之秀也。李君相與往復。剴切以余之荒落失學。而李君不鄙而棄之。以爲可與於斯文也。余嘗病天下之從事於制舉之文。而未見有卓然自立能讀書者之出。

於其間。而文章之旨。或幾乎亡矣。今讀李君之文。有深幸焉。故爲書之如此云。

意園制義自序

余少而狂簡。多幽憂之思。厭棄科舉。欲爲逸民以終老。年踰二十。家貧無以養親。不得已開門授徒。而諸生非科舉之文不學。於是始從事於制義。以爲制義者。亦古文之一體也。乃集學徒。告以文章之源流。而極論俗下文字之是非。諸生作文。輒嘗請余命筆以爲之式。雖時時散軼。而存者猶四百餘篇。歲癸酉秋。余自福建還江鄉。偶於破篋故紙之中檢出。淘汰其二三。存其可觀者二百篇。彙爲一集。舉以授二三門人。且告之曰。余之爲是也。非苟易也。根柢於先儒理學之書。未之敢失也。取裁於六經諸史以及諸子百家之言。未之有遺也。每一題入手。靜坐屏氣。默誦章句者。往復數十過。用以尋討其意思神理脉絡之所在。其於集註亦如之。於是喉吻之際。略費經營。振筆而書。不加點竄。此二三子之所見而知者也。竊以謂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勝窮也。惟古之琴師。能寫其聲。而畫史。能貌其像。至於用之於文。則自余始。當夫含毫渺然。意象之間。輒擬爲一境。以追其所見。其或爲海波洶湧。風雨驟至。瀑瀉巖壑。而濺激石也。其

或爲山重水複幽徑相通明月青松清冷欲絕也其或爲遠山數點雲氣空濛春風蕩夷然翛然遠出於塵外也其或爲江天萬里目盡飛鴻不可涯涘也其或爲神龍猛虎攫擊飛騰而不可捕捉也其或爲鳴珂正笏被服雍容又或爲含睇宜笑絕世而獨立也凡此者要使行墨之間彷彿得之故余之文章意度各殊波瀾不一不可以一定之阡陌畦徑求也二三子卽余言以求其意象當亦有愉悅遇之者乎嗚呼文章之事難言之矣余之爲是也窮而滋甚世未有慤慤而愛惜之者獨三四故人窮士知而愛之而余亦不忍棄也今以授二三子二三子不以余之窮爲戒則於是集必有所得也夫。

孫檢討課兒草序

余年二十餘始從事於制舉之文其爲之者不與衆人同然衆人多以文名於世或且取科第以去而余流落困頓爲舉世之所共棄獨檢討孫子未最好之蓋子未所以爲制舉之文者亦不同於衆人宜其好余之文不厭也嗚呼今之取科第者大抵以鹵莽滅裂而爲之及其得之則又舉向之所爲鹵莽滅裂者視爲筌蹄而委而棄之不復顧。

是故終其身而懵不知制舉之文者。莫甚於科第之人。則今日者科第雖僅存。而制舉之文早已亡也。子未之文。其爲之者。既不以鹵莽滅裂。而至於既第之後。猶時時鑽研反覆。不釋諸手。故其既第之後。制舉之文尤工。歲乙亥。余遊燕市。時時過子未邸舍。而子未出其課兒草示余。凡若干篇。子未之於文。洵勤矣。余十餘年來。憂患困窮於世事。皆不以屑意。雖向時好時文之意。亦澌然盡矣。見子未之工且勤。而追憶疇昔支離攘臂其間。竟復何用。至今而慙悔交集。乃遂決然舍去。未嘗不自笑也。余雖既已荒落。而子未之所爲者。猶流傳人間。則制舉之文。幸不至於盡亡也。故書之。

吳七雲制義序

余以舉業之文。爲世所推。然余之志。固不喜爲舉業之文者。而舉業之家。輒多以文章相示。於是四方能文之士。余皆得而交之。昔者吾友青陽徐貽孫嘗爲余言曰。同縣有工爲舉業之文者。曰吳君七雲。既與余別五六年。中間以書來問。輒又往往及之。今年春七雲過我於秦淮旅舍。爲流涕而言貽孫死狀。言已。則相持泣。且曰。貽孫遺文。子當序以行世。而余因得七雲舉業之文讀之。益信貽孫之知言不我欺也。七雲自言少能

事於時文。未免沿腐爛之餘習。長而與貽孫同讀書於九華。日相鑽研商榷。乃慨然變其舊作。而崇尚先輩大家之文。今其所爲。大抵得力於貽孫者爲多。然猶懼未能脫然於世俗。而願與吾子決之。嗚呼。貽孫不可作矣。今見七雲。如見貽孫。蓋兩人之篤行修謹。虛懷樂善。固有略同。而其文之阡陌意境。則吾固能言其梗概也。貽孫好爲短音促節。而激昂嗚咽。時有近於訐露。而七雲深入理解。轉變不窮。時亦有近於漫漶。至於取法於先輩大家。而脫然於世俗者。則兩人固未之有異也。然予向與貽孫言。欲天下之平。必自廢舉業之文始。因勸之從事於性命與用世之書。貽孫善余言而未之能行也。則吾今日之僮僮序七雲舉業之文者。又豈盡予之志也夫。七雲曰。亡友亦時爲我道斯語矣。因書之簡端。

鄭允石制義序

往余自浙東。踰仙霞。經建甯延平。而至福州。其間山巒之峭拔。水之深澗。石之奇怪。與夫名葩異卉之芬芳。其佳麗真冠於東南。而士人皆好讀書。能文章。平居友朋講習。磨礪砥礪。皆有元本。尤爲他邦所不及。是時余友孫檢討子未。爲福建考官。得人最盛。而

鄭君望士。名居第一。余因與望士往來。略識閩中人士。今年余友編修阿雲。主考福建。其得人與子未前後相望。而鄭君九石。名君第八。則望士之兄弟行也。九石計偕北上。道出吳門。而以其全稿致余於金陵。屬爲序之。蓋閩中之工爲經義者。自有明稱極盛。數十年來。流風餘韻。不至歇絕。安溪李厚菴先生。冥心孤詣。超出前人。而後來之秀。無踰於漳海鄭居仲。他如吳位子林。修伯名最著。此三人皆子未所取士也。其文余皆得而見之。今年冬。宿松朱字綠新從閩來。爲言閩之能文家頗多有。而惜余多未之見。今見九石之文。凡二百餘篇。皆能自出機杼。不蹈科臼。卓然成一家之言。而觀其友朋所綴評語。則知其平居講習。磨礪砥礪者。既深且久。而九石之文。直可頡頏於居仲。位子修伯之間也。嗚呼。自余遊閩。於今六七年。其山川花鳥。歷歷如在目前。而嘗竊有遺恨者三。未食荔枝。未遊武夷。未見隱士洪石秋。今聞字綠之言。則吾未見能文章者猶多也。故因序九石之文。連而書之。

左尙子制義序

吾縣先達之善爲制舉文者。推少保左忠毅公爲最。忠毅者。天啟中死。崔魏之禍者也。

忠毅舉萬曆丁未進士。當是時，文詆疊出，波蕩後生，莫可救止。而忠毅所爲文，超然獨出塵埽。蓋其生平好爲清真切實之文，深入骨髓，盡落皮毛，而剛勁之氣不可遏抑。余少從事於制舉之文，輒取忠毅之遺編，時時誦法之不倦。而忠毅之孫曰未生，與余同學相善。兩人心摹手追，未嘗不嘆息忠毅公之文之不可及也。居久之，未生嘗爲余稱其姪尙子之文，能不墜其家法。尙子方居荒江之墟，爾余居城市間，歲輒一見。見卽別去。余固未嘗得尙子之文，而一覽觀之也。頃余僑居金陵，而尙子常過江訪余於青溪之曲。先後出其稿數百篇示余，余反覆卒讀而歎忠毅之家法果尙存也。歲己卯之冬，尙子復踵門而來，請曰：「吾將刊其稿以行於世，願吾子序之。」蓋尙子以今歲之秋舉於鄉，其場屋之文，四方流播，莫不稱嘆以爲工絕。因遂欲盡讀其稿，而尙子亦不能自匿也。嗚呼！方余與未生誦法忠毅之時，兩人年甫二十，傷俗學之日非，追前賢之遺緒，肝衡抵掌，自謂舉世莫當。浸尋荏苒，忽忽又二十餘年。未生伏處田園，無意進取，而余飄泊四方，賣文以糊其口，未有訪沉冥而叩寂寞者。而尙子最後起，乃能出其精氣光怪，受知於主司，而流布於天下。迴首舊遊，欣愧交集，其亦可慨然而興歎已矣。顧余猶有

言於尙子者。忠毅以清風勁節。罹於黨禍。海內至今仰之。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而予嚮之。誦法忠毅者。固不徒以其文之善也。尙子爲其後人。能不墜其家法。則他日所以自堅者。吾於今日所綴之文。卜之矣。尙子欣然而作曰。有是哉。子之言是也。余雖不敏。敢不勉之。

史某制義序

往余在京師。與溧陽史君千里游。千里能文章。其平居論文。多否少可。而顧獨稱其姪某之文。已吾友王雲衢亦爲余數數言之。兩君賢者。其言信而有徵也。居有頃。某入京師。余輩嘗置酒高會。某未嘗不在坐。當是時。無錫劉言潔。金壇徐沂再。常熟嚴寶臣。武進錢亮工。及雲衢與余。日酣飲論文。皆曰。屬某爲玉堂之器。蓋距今已十年矣。歲月如流。升沉異態。言潔已物故。獨寶臣舉進士。高第入史館。雲衢沂再皆連蹇不得志。而余流落困頓殆甚。乃某與亮工始以今歲之秋。同舉於鄉。迴首死生盛衰。聚散離合之故。其亦可感也。夫史氏爲溧陽鉅族。自前世多有偉人。某之尊人某翁。自少年即迴翔館閣。將大用而卒。其伯子繼起爲侍從近臣。今某又巍然擢高科。行且兄弟並列崇班。而

余。聖。嚮。之。目。屬。某。以。爲。玉。堂。之。器。者。誠。不。偶。然。也。因。書。以。俟。之。

宋嵩南制義序

制義者。興時爲推移。故曰時文。時之所趨。遂成爲風氣。而士子之奉以爲楷模者。胥會於一。然而勢有所止。情有所厭。思有所窮。運有所轉。於是乎數十年而變。或數年而變。或變而盛。或變而衰。往往相爲倚伏。而當屢變之時。輒有不變者。存理取其精深。不可變也。法取其謹嚴。不可變也。辭章格製。取其雅馴。而正大不可變也。故曰屢變之時。輒有不變者。存君子爲其不變者。且以其不變者而變時之所趨。此則先正之文是也。吾友宋太史嵩南先生。悼時文之繁濫。乃獨取先正之文。相與依倣而馳騁。吐棄凡近。掃除塵垢。置之先正集中。幾無以復辨。則時文雖屢變。而先生之文固爲其不變者也。先生之文爲其不變。而吾知時文風氣之欲變。其在此矣。良醫之發藥也。必因病而國工之角勝也。必爭先。今之文支離臃腫。誇多鬪靡。而決裂先正之規矩者至矣。先生以依倣先正者救之。因病發藥而無不愈之病。爭先角勝而操不敗之勢。則先生固時文中之良醫。國工也。故曰先生之文爲其不變者。而知時文風氣之欲變也。先生年踰弱冠。

即發解江南爲第一人。旋登進士。入史館。其於制義一道。猶時時不釋手。揣摩諷誦。甚於寒素。夫先正之文。不盡出於宣成之後。而先生所作。視未第之時更工。吾因之有惑矣。夫得魚者忘筌。得兔者忘蹄。時文者科第之筌。蹄也。收魚兔之利。而遂置筌蹄不顧者。豈少哉。舊學盡失。一旦膺文章之任。鹵莽滅裂。以從事。固其宜也。先生曩日主試。淮南得人最盛。行且再典文柄。則時文風氣之變。其必自此書始無疑矣。

趙傳舟制義序

婺源王君汝山。嘗爲余稱趙君傳舟之爲人。與其文。余心志之。於今年秋間。傳舟自錢塘以書抵余。盛稱余文之美。且曰。余於叔父驂期。所見吾子古文。必傳於後世無疑。今吾之稿。且刊刻行世。願吾子有言也。傳舟登賢書已十年。自世俗之論。以爲文章之售者。必工。其不售者。必其拙者也。而科第爲世之所重。雖其榮且顯。不及曩時之萬一。而士黨於習俗。猶莫不豔稱之。然則潦倒如余。操不售之文。而抱至拙之技。方爲世人之所共棄。而傳舟已嘗得志於場屋。乃獨殷勤鄭重。好其文。而欲得其言。傳舟之爲人。從可知矣。傳舟之稿。爲汝山所點定。汝山嘗以示余。余頗歎汝山之知言。傳舟屢上公車。

不。錄。其。文。尙。有。不。盡。論。於。世。俗。者。而。膠。期。與。余。交。十。餘。年。余。嘗。稱。其。文。殆。如。古。人。所。云。欲。與。羞。雷。同。者。而。膠。期。亦。久。困。公。車。文。愈。高。則。知。者。愈。少。豈。不。然。乎。余。序。傳。舟。之。稿。而。并。及。膠。期。嘆。其。真。賞。之。難。如。此。而。汝。山。言。傳。舟。於。禮。部。之。試。皆。既。得。而。復。失。然。則。世。尙。有。知。傳。舟。者。目。前。之。得。失。不。足。論。也。至。於。傳。舟。文。章。之。工。汝。山。論。之。詳。矣。余。不。復。云。

自訂時文全集序

余。少。而。多。病。家。又。貧。本。嘗。從。塾。師。學。爲。時。文。也。稍。長。病。有。間。因。窮。六。經。之。旨。稍。見。端。倪。爾。旁。及。於。周。秦。漢。以。來。諸。家。之。史。俯。仰。憑。弔。好。論。其。成。敗。得。失。間。嘗。作。爲。古。文。以。發。抒。其。意。將。欲。閉。戶。著。書。以。自。見。於。後。世。而。余。多。幽。憂。之。思。性。又。不。就。世。榮。遂。欲。棄。塵。離。俗。巖。居。川。觀。爲。逸。民。以。終。老。區。區。之。志。如。此。而。已。當。是。時。家。甚。貧。先。子。授。徒。他。方。而。自。六。歲。從。塾。師。受。學。凡。五。年。而。四。書。五。經。讀。已。畢。余。以。疾。且。偷。惰。遂。廢。棄。不。知。自。力。於。學。比。讀。書。稍。有。得。年。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修。之。入。不。足。以。給。養。殮。余。亦。謀。授。徒。以。養。親。而。生。徒。來。學。惟。時。文。之。是。師。余。乃。學。爲。時。文。而。見。近。日。所。雕。刻。流。傳。熟。習。人。口。者。卑。弱。不。振。私。竊。歎。之。因。以。其。平。日。所。窺。探。於。經。史。及。諸。子。者。條。貫。融。釋。自。闢。一。徑。而。行。先。君。子。曰。

此所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時者。得無不免於困乎。先大父曰。困何傷。因撫余頂而勉之。曰。是在勿怠而止耳。里中有潘木崖先生。博雅君子也。家多藏書。余往往從借觀。因師事之。而縣司教爲王君我建。兩人皆奇余。曰。此文章風氣之所繫。其在韓公伯仲間乎。韓公者。卽故大宗伯慕廬先生。是時適以雄駿古雅之文登高第。所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時者也。居久之。乃得入縣學。又數年。貢於太學。先後受知於督學使者。爲諸城劉公。吉水李公。皆以國士相待。而余自入太學。居京師。及遊四方。與諸君子討論文事。多能輔余所不逮。宗伯韓公。折行輩與余交。而深惜余之不遇。同縣方百川。靈泉劉北固。長州汪武曹。無錫劉言潔。江浦劉大山。德州孫子未。同郡朱字綠。此數人者。好余文特甚。靈皋年少於余。而經術湛深。每有所得。必以告余。余往往多推類而得之。言潔好言波瀾意度。而武曹精於法律。予之文多折衷於此三人者。而後存。今集中所載者是也。余自年二十以來。於時文一事。耗精斂神。雖頗爲世所稱許。而曾無得於己。亦無用於世。回首曩昔之志。輾轉未遂。必有高人逸士。相與竊笑於窮巖斷壑之中者矣。始予之爲文。效繼奔逸。不能自制。已而收視反聽。務爲淡泊閒遠之言。縹緲之音。久而自謂於義。

理之精微。人情之變態。猶未能以深入而曲盡也。則又務爲發揮旁通之文。蓋余之文。自年二十至今。凡三變其大略如此。余本多憂。而性疎放。尤不好時文。旣以此教授。則不當以苟且之術。貽誤生徒。而世所雕刻流傳。習熟人口者。諸生以余教誡。故不學。而余不得已。間嘗自有所作。示諸生以爲之式。而武曹好余文。嘗教余多作。余不可。則嘗閉余於蕭寺中。命題以數十百計。作畢乃聽出。曰。六經之旨。借君手以明耳。而余嘗以一月或十餘日。作已畢。故余生平之文甚多。然皆出於勉強。非其中心之好。而散軼零落。不自收拾者。不知其幾矣。篋中所存。尙無慮五百餘篇。往者常自擇別。分爲兩集。集各近二百篇。韓公及武曹大山百川。爲叙而行之於世。海內學者。翕然信之。不以爲非。轉相購買。幾於家有其書矣。今年秋。一二門人來謁曰。往者所刻板。剞劂不可印。盍再刊之。余乃悉取舊本更定。刪去若干篇。復增入未刻諸作。而以授之。嗚呼。余非時文之徒也。不幸家貧。無他業可治。乃以時文自見。失足落人間。究無救於貧困。而人世得失榮辱之境。其爲幻妄。夫何足道。虛名雖盛。而讒謗亦隨之。蓋至是而先君子之言果驗矣。余向者所與討論文事。諸君子皆登科擢高第以去。百川言潔。則九原不可復作。而

先大父先君子與潘王二先生及劉公韓公皆相繼謝世。余已年垂五十矣。抱其區區無用之書。手持而食。雜於市人。邴堅之間。擁褐高吟。與二三子論文講藝於塵囂雜遝之地。不亦愚且惑之甚乎。行且舉手謝時人。以去山林。杳冥窮居。不出。尙欲一酬曩昔之志。而此集也。視之已不啻遺跡。亦何所用其喋喋爲。而特書其爲時文之本末。以告海內學者。庶幾共悲余之志也。

洪崑霞制義序

吾友洪君崑霞。以諸生高等。貢於太學。遂不就有司之試。而謁選以去。客曰。洪君才士。使試於場屋。未必終不得當。而決然舍去。何也。余應之曰。君不見夫燕市之豪乎。夫燕市之間。佳麗人之所出也。燕之市有豪焉。以好色聞。而下陳之所充。金幣之所購。或爲戚施。或爲籛條。皆人所共棄者。而獨收焉。人皆怪之。以爲此豪也。其或迷惑之疾使然歟。乃豪之客有共羨以爲美好者。豪之鄰亦有窺而悅之者。夫人可信莫如目。而至無難辨者。莫如色。孟子曰。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以今觀之。則目亦有不可信。而色亦有莫能辨者矣。烏在其爲同然也耶。豈其是非之心一失。而耳目遂皆有不得其常者耶。

今之。不。爲。燕。市。之。豪。者。無。幾。矣。豪。之。客。與。隣。其。人。亦。不。少。矣。使。有。佳。麗。人。至。於。其。前。有。不。嫉。而。擯。之。者。乎。彼。窈。窕。貞。靜。之。女。肯。低。首。歛。氣。逐。逐。戚。施。籬。籬。之。側。乎。彼。戚。施。籬。籬。者。流。初。亦。自。知。其。可。憎。不。復。自。比。於。人。數。乃。一。旦。見。有。悅。之。者。則。亦。遂。施。朱。塗。粉。居。然。自。以。爲。國。色。此。窈。窕。貞。靜。之。女。所。疾。趨。而。避。者。也。客。曰。洪。君。之。不。就。有。司。之。試。而。決。然。舍。去。吾。乃。今。知。其。故。矣。

儲禮執制義序

太原有白君琳者。嘗貽書於余曰。僕之鄉有二異焉。往者用皮以緣帽。皆以貂。貂貴而羊賤。而今則皆用羊。曰。吾無所用於貴者爲也。世皆貴馬而賤驢。今則驢之價且倍於馬。而乘馬者十無一二。不復知驢之爲賤而馬之貴也。嗚呼。人之情大抵如此。吾懼子之貂與馬之無用也。白君之論則激矣。然則時之所直。勢之所趨。誠有可悲而嘆者。國家以經義取士。其制豈不善哉。乃士之得舉者。不盡謂其爲貂爲馬也。誰實爲之而使羊之皮得施於首。而驢之足得獨騁於市也。貴者賤之。賤者貴之。而所舉之士。其中遂多有爲世所嗤笑鄙夷而不足齒者。夫如是而取士之大典。無乃弁髦褻越之已甚乎。

則夫司校士之責者其爲侮聖經而蔑帝制罪莫大如此矣。吾友儲君禮執之文在近
日未見有比並者。其文行於四方。四方之人皆期於得舉。以爲風氣之轉移。實在於此。
夫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則夫摧陷廓清。一洗前日之穢。豈竟無人焉。而欲得夫貂與馬
之用。宜莫先於禮執。吾不敢以白君之料。余者料禮執也。故書以序其稿。並以爲司校
士之責者告焉。

繆太翁遺稿序

秦州有績學能文之君子曰繆翁。翁平生所爲經義最工。屢試場屋不第。年僅踰四十
而卒。翁之伯子曰沅。余同年友也。一日余臥未起。拜我於床下。嗚咽流涕曰。吾先人遺
稿。沅將欲刊其十之五行世。序吾先人文莫如子。蓋吾先人於讀書之外。無他嗜好。所
爲經義。無慮數百篇。用意鏗刻。而詞調皆出入經史。一時學者莫不稱之。乃獨見斥於
有司。沅少時好吟詩。欲放蕩山水間。先人教余學文。應舉。嘗以已所爲文。命沅誦習。朝
夕督課之。曰。吾生平苦心爲文。而未得售。爾能繼吾之業。當必得之。沅跪而受教。今先
人沒已數年。而沅之舉於順天也。塲屋所命題。適多先人所作。沅猶能記憶。遂書之。卒

得售。是先人之文。不售之於生前。而猶能售之於身後。在先人亦可稍慰於地下矣。余曰。以翁之未嘗得志。而必之於其子。以君之鄉舉。而得之於其父。則夫文章之光華。不可掩。而君之能讀父書。以成父之志。其亦可謂孝矣。在昔余先君子博極羣書。詩文皆百卷。皆可傳誦。乃運蹇困頓。年亦不滿五十。其惓惓屬望者。亦欲余之有以振其緒於身後。而余荏苒蹉跎。爲世所共棄。卒不能有所成就。以慰先君子之望。余之愧君也多矣。君方年少有才氣。遊公卿間。名聲藉甚。所以光大其先者。又豈有量也哉。

劉退菴先生稿序

淮上劉退菴先生。今之篤行君子也。自俗之靡也。禮義仁讓。先廢於士大夫之間。先生嘗痛之。生平立身行己。悉中於法度。而高致遠識。超然塵瑳之表。余以賣文餬口。游於士大夫間。區區一二十年。而以爲可以式習俗之靡。無踰於先生。先生以進士起家。歷官郎署。非其好也。未幾即引疾歸。歸而閉戶。課子及孫。與其羣從。惟以讀書修行廉恥忠信爲訓誡。其家皆遵其教。唯謹。余嘗過淮上。謁先生於怡園。怡園者。先生讀書之所也。板橋流水。槐柳環匝。四時之草。不絕於庭。先生謝絕世事。愴然獨往。以視世之貪婪。

於富貴而苟焉以決性命之情者豈可同日而道哉。先生往官京師。其邸舍蕭條如寒士。車馬鮮至其門。每余至。先生輒大喜。命酒歡飲。縱論當世事。往往至夜分而罷。以余之疎放蹇拙。與世多齟齬。諸公貴人。或且有無故而欲摧折之。獨先生不以爲不肖。而辱蒙獎許。以爲不同於世俗。余深愧先生言也。而先生之所見。其與世人之好惡相去遠矣。先生諸子。皆有道而文。而伯子紫涵。尤與余善。蓋余游於劉氏父子間。見先生之篤行。觀其子弟。皆循循孝謹。竊以爲劉氏一門。古之道猶有存焉。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此余之所爲肅然敬也。歲丙戌冬。余客吳門。適紫涵自淮上來。以先生文稿一編見示。余讀之。亦非今人之文也。昔文中子分別前人之美惡。而即其文以推論而得之。說者謂其評論不爽毫髮。今先生之文。高潔渾厚。則亦與先生之爲人。適有相肖者。余與先生游。多歷年所。竟未得先生之文而讀之。甚矣余之陋也。而先生之韜藏自晦。其奇爲世人之所不識者。又豈特此而已也耶。後有文中子者。讀先生之文。考先生之世。與其立身行己之詳。必能出一言以評之。而余爲書先生生平之大略。以待焉。

質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莫質於素而本然之潔。纖塵不染。而采色無不受焉。莫平於水而一川泓然。淵涵淳蓄。及夫風起水涌。魚龍出沒。觀者眩駭。是故於文求文者。非文也。於奇求奇者。非奇也。會稽章君太占之文。無愧於質且平之二言。夫爲文而至於質且平。則其品甚高。而知者亦甚少。非世俗之所能爲。亦非世俗之所能識也。今夫浮華濃艷。刊落之無遺。而後真實者。以存潦水。既盡寒潭。以清此其所。以造於質且平也。假使世俗而爲之。則其所爲質且平者。枯槁頑鈍。而無一有安在其文。亦安在其奇也。嗚呼。世俗莫不好文而惡質。好奇而惡平。彼其所謂文與奇者。既已不知其非是。而吾與君方抱其平與質者。以支離攘臂於其間。豈能以有合哉。余方欲與時謝絕。而君浮沉世俗。猶欲冀其有合於世。其尙終抱其質而母漓之。終守其平而母鑿且汨之也哉。

蔡阜亭稿序

往余僑居金陵。凡九載。而金陵人推世德之家。輒首曰蔡氏。余擇交於蔡氏。得兩人焉。曰岡南。曰甘泉。岡南多才藝。有器識。而甘泉遊於酒人。好吟咏。風流自豪。余因兩人以

交於阜亭。在蔡氏輩行爲卑。出入恭謹。而年少好學。文章瀟灑。有自得之趣。上元黃際飛。爲刊其稿行世。而岡南甘泉皆謂余曰。子不可以無言也。蓋蔡氏之先多隱德。子孫蕃衍。科第聯縣不絕。阜亭最後起。文章與行誼俱爲一時所推重。今已登進士。入史館。人莫不榮之。而阜亭歆然。若不以是自足者。吾於此知蔡氏之澤之未艾也。初阜亭與余訂交。在京師宣武門外。阜亭不以余爲不肖。而兄事余。是時鹽城成乾夫。睢州湯孟升。歙縣吳綺園。宿遷徐壇長。與余及岡南阜亭。嘗飲酒高會。以古人之道相期許。而阜亭年甚少。有氣概。吾黨尤目屬焉。已而各分散去。而阜亭與孟升。以官翰林留京師。今執筆而序阜亭之文。迴首舊遊。有慨然而興嘆者矣。於是乎書之以付岡南甘泉。使刻諸簡端。而至於阜亭文章之美。其波瀾意度。際飛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吳宏表稿序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是固然。然亦有不盡然者。今夫黍稷稻粱。天下之正味也。而人之情。願有思得山海之珍。遠方之奇異。以爲快。雖其未必皆可於口。而匕箸之屬。須非是不飽焉。至於飲食之人。饕餮之徒。則又美惡之不擇。而餒敗之嗜。臭腐之物。

甘之而不厭。此兩者雖其高下之不同。而其爲不知天下之正味。則一也。雖然。山海之珍。遠方之奇。異日用之所不能常有者也。餒敗之醬。臭腐之物。一人屬饜。見者皆唾焉。此兩者雖其所嗜在此而不能不反。而食夫黍稷稻粱以養其生者。亦其勢也。今夫考官之衡文也。其唯詭怪之嗜者。則前一說也。其雷同相從。惟平庸陋劣之是嗜者。則後之一說也。而天下之正味。其不入考官之口也。多矣。苟一旦而食夫黍稷稻粱以養其生。則吳君之文。於是乎售矣。吳君久不遇。屬余序其稿。余爲是喻。以慰其思焉。

程偕柳稿序

昔者余亡友方百川氏之論文也。曰文之爲道。須有魂焉。以行乎其中。文而無魂焉。不可作也。余嘗推其意而論之曰。凡有形者。謂之魄。無形者。謂之魂。有魄而無魂者。則天下之物皆僵。且腐。而無復有所爲物矣。今夫文之爲道。行墨字句。其魄也。而所謂魂也者。出之而不覺。視之而無迹者也。人亦有言曰。魂亦出歌。氣亦欲舞。此二言者。以之形容文章之妙。斯已極矣。嗚呼。文章生死之幾。在於有魂無魂之間。而執魂之一言。以觀世俗之文。則雖洋洋大篇。足以譁世。而取寵。皆僵且腐者而已。而豈可以謂之文乎。宣

城程君偕柳。與余交十年。間歲相見。則文益進。今年秋。余遊江都。偕柳亦適授徒於此。一日盡出全稿示余。余蓋一再諷誦涵泳。而歎其有魂焉。以行乎。其中誠非世俗之所及也。因悼百川氏之早逝。未獲見焉。爲述其緒言。而書之於簡端。

梅文常稿序

吾江南文學禮義之邦。推宣城爲最。其士大夫多崇禮讓。敦實行。以清風高節。砥礪末俗。而士人讀書爲文章。不肯雷同。隨以趨時俗之所好。居常被服。古人闔然自晦。不求人知。蓋猶有先民之遺風焉。往者余得交於梅氏二君子。曰定九。曰雪坪。皆粹然儒者也。已而遇程君偕柳於金陵。因偕柳以識梅君文常。文常定九之族孫。而雪坪之仲子也。偕柳文常兩人。文采斐然。而有至性。篤行。與人交。肫肫乎其意之有餘也。歲丁亥秋。吾來南陵。客劉氏之慕園。而文常亦適自郡至。慕園者。吾師光祿公課子及孫讀書之所。而文常實公之婿也。公在朝。旣以風節名天下。及致政歸。而閉戶蕭然。論文著書。不改寒素。吾讀公文。如泰山喬嶽。嶄嶄不可攀躋也。吾讀公諸子之文。凌雲馭風。飄飄乎。莫不瀟灑而自得也。而其家塾。則沈君元珮。王君次雲爲之師。文章行誼。卓卓不同。

於流俗。吾嘆宣州之多賢如此。乃自公而外。皆沉冥寂寞。相與嘯歌於山之巔。水之涯。世未有知殷勤鄭重。過而顧之者。彼夫吳會之間。士相與飾虛聲。以自炫耀。奔走逢迎。於貴人之門。以釣高位。而取厚資。而沉淪掩遏。顧在於抱殘守缺。冥心孤詣之人。豈不可歎也哉。文常以其所作近藝示我。大抵多作於慕園。與劉氏諸子及元珮次雲。共爲商榷者也。詣深而造微。較余曩者之所見。意境若又不同焉。而數子者。久爲有司之所斥弗收。余嘆制科之不足以得士。而猶幸先民之遺。獨存於宣州。君子之處於世。爲其已之所當爲者而已。人世之得喪榮辱。夫何足道。因書於其稿之首簡。而並以質於定九雪坪偕柳以爲何如也。

程爽林稿序

歲乙酉。余在京師時。與鹽城成君乾夫往還。乾夫篤於氣誼。好交游。每屈指淮上朋友數人。而程君爽林居其一焉。已而江南鄉試錄至。乾夫見爽林名而喜。指謂余曰。此未易才也。余以乾夫非妄譽人者。故心識之。明年春夏之間。余自京師南還。客吳門。已而乾夫爽林亦相繼至。時時相與泛舟飲酒甚歡。而乾夫復盛稱爽林之文章。時余方從

事房書之役。得爽林文數篇。登諸集中。每一循覽。未嘗不歎。乾夫之知言也。歲戊子。余將北適京師。過淮上。主爽林家。因得盡見爽林全稿。近二百篇。爽林自爲抉擇。凡得若干篇。屬余點定而行之於世。爽林性鍵靜。厭塵囂。居常鍵戶。不與人事相接。往踰年不出。今其文皆鍵戶時所作也。深思默會。乃能盡究文章之旨趣。舉筆爲文。詞約而意精。體備而格遠。曩者乾夫之稱之也。豈誣也哉。吾聞程氏世有盛德。自其先侍御公。以風節著。其後科名之盛。歷百餘年。相繼不絕。至近日而英異之士。比肩接踵而出。爽林姪師恪。與爽林同舉者也。其文行人多稱之。而爽林季弟豐伊。兄子夔震。年少好學。尤爲傑起不羣。程氏之盛。殆未有艾矣。余點定爽林文既畢。而書其說如此。並以質之乾夫。以爲何如也。

齊天霞稿序

余年十七八時。卽好交遊。集里中秀出之士。凡二十人。置酒高會。相與砥礪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當是時。意氣甚豪也。顧傲睨自喜。視天下事不足爲。而此二十人者。年皆與余相若。日相與往還。議論其中。惟齊君天霞。與其弟蘇署尤好余。不以余爲不肖。而

常以余之論爲是。居無何。則各以家貧。教授生徒。分散以去。歲一再相見。而齊氏兄弟。學益高。文日益進。諸同學之士。皆稱之。以爲莫及。久之。余游學燕山。自是奔走趙魏。河洛齊魯。閩越之間。凡十餘年而歸。則天霞方以貢入於太學。而蘇署適還自嶺南。時時過我。相與慰問平生。輒悲喜之。交集。天霞與余。雖踪跡錯互。而書問不絕。其所作文章。亦嘗於郵筒中相示。至是見蘇署所作。余蓋歎兩人之衣食於奔走而不輟其業。且屢進益工。不覺自顧而歎其衰之甚也。踰一二年。而蘇署卒於家。余方在外。聞之。悲悼良深。天霞檢其遺文。時展視之。涕淚零落。傷其弟之有才而不得志早亡也。歲乙酉。天霞舉於京師。明年成進士。又踰一年。其同年生方君靈臬。爲刊其稿於金陵。而取蘇署所作若干篇附之。時余方客淮上。天霞以書來曰。願有言也。余惟區區數十年間。朋友之際。其爲聚散離合。盛衰生死。萬變不齊。迴首少時。宛如昨日。而意氣已略。無復存蹉跎荏苒。卒老於風塵之中。讀書無成。修名不立。即諸同學之士。亦多食貧作苦。蠖屈不伸。而至於蘇署者。墓木幾拱焉。追念舊遊。忽忽已往。以故序天霞之稿。而牽連及之。輒不禁百感之橫集也。若夫天霞之文奇矯。而蘇署之文清曠。靈臬之論如此。余無以易其

說焉。

楊千木稿序

古之論文者多矣。吾有取於荀子中子二家之說焉。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今夫天地萬物。莫不有理。文也者。爲發明天地萬物之理而作者也。理之不明。是已失其所以爲文之意矣。而何文之有乎。荀子曰。君子之言。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愚者之言。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夫志義者。則理之說也。吾見近世之士。本無所爲志義之存也。舉筆爲文。於理曾未之有當。正如荀子之所謂芴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謔謔然而沸者耳。而可以謂之文乎。余生平論文多否少可。而獨於楊君千木之文。竊以爲有君子之心焉。楊君之稿踰二百篇。余循覽再四。而見天地萬物之理。畢具於其中。蓋楊君之志義。於是乎爲深矣。楊君深自貶損。不遠千里而就余於吳門。商決其可否。余爲選得若干篇。楊君復自割愛。去其三之一。存者舉以授其弟穀似。刻諸江南。穀似余門人也。屬余再加點定。并序之。余惟舉荀子文中子兩家之說。以證明楊君之爲有道之君子。非世俗之所能及。而楊君猶不自信。謙謙下問於

余堅不肯多付雕刻。彼夫世俗中刊本累十盈百，皆愚者之言耳。而盡布之於市，其何爲者哉？近日浙東作者輩出，以余所見如滄安方君文翰、山陰傅君孔木，與余千木皆卓然無愧於古人之旨。世有深於志義之士，必能好之。從此言文而無不及理天下之有文也，以諸君子爲嚆矢矣。

馬宛來稿序

採金於山，其始塊然土也。而爲金爲錫爲銅爲鐵，雜出於其間，而莫能辨有良工者，取而置之鑪冶之內，鎔化鍛鍊，於是精粗各別，美惡互分，有金焉，錫焉，銅焉，鐵焉，而金又有良焉，有不良焉。金布於市，適於用而不知始採之之難如此。今夫有司之衡文於場屋之中，亦猶工之採金於山也。乃往往去其良金，而惟錫與銅與鐵之是收，且儼然名之曰是良金也。而錫與銅與鐵，一旦獲良金之名，久亦自以爲果良金也。於是布之於市而市亦用之，當斯時也，爲良金者委棄於泥塗之中，而過者曾莫之顧，豈不異哉？雖然，金錫銅鐵之用，終不可混也。精粗美惡之質，終不可掩也。吾未見夫良金者之終委棄於泥塗也。彼夫錫與銅與鐵之得意以去而爲良工者之所竊笑久矣。儀封馬君

宛來以吾友湯太史孟升之書來訪我於金陵。孟升盛稱其文。余閱之光采炫耀而目不給賞者。果良金也。異日者有良工焉。採金於中州而得良金焉。必宛來也。夫因書以復於孟升以爲何如也。

蔡瞻岷文集序

時文之外有學而時文非學也。制科之外有功名而制科非功名也。世俗之人第從事於時文以期得當於制科。久之果得當焉。則衆相與賢之。以爲是人也。讀書於是乎爲有成矣。殊不知其人雖登高科躋臚仕而不可謂讀書之有成也。夫讀書之有成者不必其得當於制科。雖以布衣諸生蕭然蓬戶而功名固已莫大乎是焉。則亦視乎其學之遠且大者而已矣。學莫大於辯道術之邪正。明先王大經大法。述往事思來者。用以正人心而維持名教也。且獨立於波靡之中。而物誘不足以動其中。富貴貧賤不足以易其節。苟其得志也。持是而往。恢恢乎有餘也。苟其不得志也。亦若將終身焉。此則眞所謂功名者也。此則眞所謂讀書之有成者也。彼時文之士。制科之徒。曾有一於此乎。余客游四方。與士大夫交遊。而求學者於時文之外。求功名於制科之外。頗得數人焉。

於浙江則得萬君季野。於燕京則得劉君繼莊。王君崑繩。於吾同郡則得蔡君瞻岷。此數人者。其學其功名。誠如余之所云云者。而非世俗之人之所及也。瞻岷通敏有才辨。其氣甚豪。而鑽研於典籍者。又精且熟。此數人者。各居異地。而惟瞻岷與余居相邇。聲聞頗數。往還數人。嘗與余約偕隱舊京。而瞻岷不果至。余亦尋自金陵返故鄉。繼莊則早死。吳市。季野亦旅卒燕山。久之。瞻岷亦沒於江都。而余與崑繩。南北間隔。皆躑躅行吟。落寞無所嚮。其亦不能無慨也已。季野之書在史館。繼莊之書。今雖零落。然異日必有刊而傳之者。而瞻岷遺稿。其友人某。方捐貲刊刻之於江都。諸君子。雖不得志而立身行。已卓然爲狂瀾之砥。其學明體達。用輔經翼史。而文章足以發先聖之緒。矻末學之愚。其功名豈小也哉。嗚呼。時文之士。制科之徒。雖一時僥倖得志。不轉盼而已。灰飛烟冷。乃蕭然蓬戶之中。布衣諸生。獨爲其遠。且大者。而學問功名之事。尙存於人間。此吾所爲序瞻岷之文。而不禁喟然興嘆者也。

高工部兩世遺稿序

余讀高屯部明水先生遺稿。而歎前輩之用力於文章者。非後人之所及也。其論文之

訣有曰。凡作文必先有意。人之爲文。愜於心而稱爲得意者。得此意也。嗚呼。先生之論文。可謂精矣。先生以萬歷之季。登進士。當是時。文運波靡。而先生以清真刻露之文。擗拄其間。今讀之。超然筆墨之先。盡出獨得之解。如先生之文。乃可謂之有意者也。先生之子虞部公。崇禎間進士。其文亦真意獨出。不染時解。無愧先生之家風。蓋余觀於高氏父子之遺文。益知文章真僞之所由別。而執意之一言。以繩世俗之作。則多無文竊。欲刻先生兩世之稿布於世。使學者知有所用力焉。屯部正直取忌受禍。而虞部累著勞績。引疾歸隱。居不出。虞部之子念祖先生。嘗爲余稱其祖父之風節。泣然流涕。又懼其文之泯沒弗傳也。而屬余序之。故爲之書。

四家詩義合刻序

余嘗以謂四書五經之蠹賊。莫過於時文。而其於五經也尤甚。四書者。人人皆誦習之。而五經則各專治其一。四書之文。雖其至不肖者。猶稍有所用力於其間。而至於經義。則雖能文之士。亦或不免於鹵莽以從事。何者。主司之所重。不在於經義。而士之應試者。益相率苟且以應之。甚至有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者。棄去不讀。蓋句讀亦有所不能

盡。不但解全經之義而已也。士當大比之年。輒取其所治之經。而命題者。爲雷同腐爛之文。彼此抄襲。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入格。而北方之士。塲屋於經。義四通。每四人者。各出其所記一篇。互換謄寫。士風之苟且。至於如此。而五經之不蕪沒也。幾希。江之南北。有能文之士四人。曰劉大山。曰朱師晦。曰陳曾起。曰劉北固。此四人者。皆治詩。慨然一洗世俗之陋。其於詩義。一以爲四書之文之法爲之。此四人者。固工爲四書之文者也。嗚呼。使天下之士。治經者。皆能如此。四人而五經之蕪沒。庶其有救乎。余家世治詩。余亦治詩。後亦改治易。而世之易義。其爲聖人之蠹賊者。又甚於他經。而余疎慵固陋。不能執筆有所救正。愧四人者多矣。會師晦刻四家詩義。旣成。而屬序於余。余故及之。並以告世之治經之士。讀四家之文。當翻然而知所興起也。

禹貢錐指序代

非博學好古之士。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天下。然自古以來。著書之家。亦頗多有。而非生遭聖明之世。無右文之主。爲之表章。則或湮沒而不顯。彼其穿穴經傳。條貫古今。搜抉奇異。冥心孤詣。積數十年而成一書。其意欲以傳於後世。然不過藏之名山。傳諸其人。

而已。偷其人不可得。則遂至放軼而散失者有之。是故著書既難。其人有其人。而又多不逢其世。吾於德清胡君晞明所著禹貢錐指一書。竊幸其遭逢之獨奇。爲自古著書之士所未有也。昔之釋禹貢者。孔安國蔡仲默兩家。皆立於學宮。蔡氏因陋就簡。無所發明。而孔傳尤多牴牾。先儒疑其爲後人僞撰。胡君博學好古。於書無所不讀。其於禹貢剖析鑽研。反覆不去手。參驗故實。網羅傳註。爲之正其同異。辨其是非。窮其端委。研精覃思。凡二十年而成。名曰禹貢錐指。會今天子聰明神聖。四海之內。薰蒸浸漬。莫不彈冠振袵。輻輳而出。相與輔翫鴻業。鼓吹休明。雖布衣之士。幽隱伏匿之儒者。艾之老。山澤之癯。亦思自奮起。以期無負於盛世。而胡君年踰七十。平生閉門掃迹。上下千古。討論六經。錐指一書。正孔傳之僞。而訂蔡氏之訛。其有功於後學。尤大。先是康熙四十四年春正月。學士臣查昇。已代爲呈進。未幾。車駕南巡狩。臨幸浙西。胡君匍伏道左。恭進是書。並獻頌一篇。天子覽之稱善。賜膳。賜御書詩扇。賜御書匾額。一時士人嘖嘖嘆羨。以爲榮。夫以布衣之士。幽隱伏匿之儒者。艾之老。山澤之癯。苟有一技可取。一書可觀。皆得以其所業。與其姓名上達。天子褒寵。頻加恩賜。備至。臣於是仰見我。

皇。上。右。文。之。至。意。礪。世。磨。鈍。鼓。舞。激。勸。真。有。超。出。前。古。者。天。下。之。士。其。孰。不。奮。袂。而。起。思。出。其。奇。以。求。得。當。行。見。博。學。好。古。之。士。立。言。之。家。接。踵。而。出。潤。色。太。平。不。獨。胡。君。一。人。之。榮。遇。而。已。余。故。書。之。以。爲。胡。君。賀。並。以。爲。天。下。之。士。也。幸。

四書朱子大全序

四書義讀。取朱子一家之言。爲之采掇會粹。以類相從。而附於章句集註之下。蓋發端於程君鳳來。而余之屬筆。則在於乙酉丙戌間。後因簡帙重繁。又屬程君去其重複。正其譌舛。丁亥秋。程君舉以歸余。余更略爲出入。而後其書乃爲定本。程君於是鈔之於板。以廣其傳。明年春二月。刻且成。而余爲之序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自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秘。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雖其精義微言。時時見於他書。而集註則朱子以爲稱量而出。增損一字不得者。於章句則引溫公之言。以爲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故余於是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其於朱子他書。采掇會粹。凡有合於集註章句者。列而存之。其稍有不合者。爲朱子早年未定之論。則弗之錄也。兢兢擇別。不敢有失。黃勉

齋之序。朱子語錄後也。所謂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嗚呼。自孔子沒而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竊取倪氏吳氏兩家龐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眩瞶莫辨。而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并奉以爲不刊。蓋四書之義。旣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歷二三十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州汪氏。爲之抉摘其疵謬。以告於世。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掃。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之尊朱氏。即所以尊孔氏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其於朱子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至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採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於諸儒之說。概弗之參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使學者眩瞶莫辨。而誤其所從。汰而去之。固其宜也。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入者。何也。夫其可采之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涵蓋之內。而余之爲是書也。所以類聚朱子之語。欲得其全而觀之也。旣得其全而觀之。則於諸儒之說。雖其

至當而可采者。固亦有所弗暇及也。譬如一堂之上。衆說喧呶。紛紜攻訐。苟非窮理之深。析義之精。聽之焉能無誤哉。惟得一明允之吏。片言立剖。而紛紜之辨頓息。是故學者。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爲其所亂。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將孔孟之言。仁者類聚觀之。而朱子深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則是書也。得毋犯朱子之所恐乎。然在程子之意。則以其比並較勦。便於觀覽。而玩索也在朱子之意。則預憂夫學者之或。因是以失於鹵莽。而不徧考於諸書也。蓋朱子亦嘗輯周張二程之意。以爲近思錄矣。其言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心玩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柔鑿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余不自揣謏陋。竊本朱子此意。而惓惓書於序之篇終云。

兒易序

上虞倪文正公所著學易之書。曰兒易。兒易之目有二。曰內儀。曰外儀。舉凡天地之闡

關。日月之晦明。世運之升降。人事之數。古今之變皆具。而發機於筮焉。其曾孫某。將鉞板以行於世。而屬序於余。蓋昔者莊周氏。以春秋爲聖人經世之書。而余亦以爲易者。聖人經世之書也。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陰陽之消長。治亂之循環。君子小人之進退。其所爲吉爲凶爲晦爲吝之故。言之至詳且悉。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蓋無一人而無易。無一時而無易。亦無一事而無易也。區區執一端而以爲易。在是固已非易矣。故曰。易者。聖人經世之書也。經世之大者。莫大於陰陽之消長。治亂之循環。君子小人之進退。而他一切紛紜瑣屑之見。聖人有所不言。而至後世學易之家。穿鑿附會之說。君子亦有所弗取焉。易之理。經宋諸儒而大明。如程傳本義。雖未必一一盡合於聖人。而其大旨固已無失。至於邵子言易之數。更爲精核。然而論者猶疑其未盡合。是則易之難知也久矣。當有明之季。與文正公同時而起者。曰文明伯黃石齋。其學至爲奧衍。而尤以易學名於時。余嘗見其書。浩博無涯涘。然與宋儒之論。頗多有所不合。說者以爲支離破碎。學易者之通弊。雖賢者有所不免。而余以謂是區區皆不足論。大抵賢人君子。遭世末流。胸有鬱勃感憤。借易以致其扶陽抑陰之意。是亦

出於憂患之所爲也。余考文正之世。天下之事。已不可爲。自龔芽伏於神宗。繼以崔烈執政。忠臣義士。斬艾糜爛略盡。小人根株蔓延。牢不可拔。雖以烈皇帝之英武。而不能支其壞敗。其時巋然名德。如公與文明數人。上未嘗不知。然而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盡。卒至君臣同隕。海內丘墟。君子讀崇禎之事。以爲當此之時。凝陰感召。連類並進。於卦爲否之初六。其禍方形。而未止也。公以經世之才。不得盡用。而託於學易。以寫其憂患之心。此兒易之所爲作乎。兒者姓也。公意以爲此兒氏一家之書也。云爾。余按公自序有曰。屯之次乾坤。以易告難也。繼屯以蒙蒙。童蒙。其義孩天下。甚危之言。自兒爲之。則可無禍。筮亦聖人兒天下也。然則公之憂世之心。出以詼諧嘲笑之辭。後之讀者。益可以悲公之志。而其書與宋氏諸儒之說。有合與否。其亦可以不論也夫。

春秋正業序代

昔者經之有訓詁也。所以解經也。今者經之有講章也。所以便爲舉業者也。經自遭嬴氏之禍。經幾亡矣。至宋氏諸儒出。而經之義始大明。所謂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後有起者。無以復加矣。功令士各治一經。而兼通四書。皆奉宋儒之書爲宗。學者競

兢守之而勿失。則亦何容其贊一辭而參一見。乃舉業家有所謂講章者。曰。吾非有背於宋儒也。吾以闡明宋儒之緒言云爾。是猶以日月爲借光。於燭火而挹潢汙之水。注之於江河。而曰。吾以壯其瀾也。亦惑之甚矣。然其說則曰。經之旨浩博。士不能徧觀而盡識焉。爲之汰其繁而標舉其大略。期利於場屋而已。於是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者。士或終身而未嘗舉其辭。而苟且之見。謬悠之說。穿鑿破碎之論。深入於肺腑而不可救藥。名爲便舉業。而於是乎舉業亦亡。不但亡經而已也。嗚呼。亡舉業可也。亡經不可也。此有志君子所爲悼經學之榛蕪。欲一舉而掃除廓清之。而無遺者也。上虞徐生某。著有春秋正業一書。刊行之久矣。今年冬。余行部至紹興。而生請爲之序。至於再三。余觀其書。大抵亦爲便於舉業。而利於場屋者。然而採摭咸當。詳略得宜。無有牽強支離附贅懸疣之弊。雖非通經學古者之所尙。而與世之講章能亡舉業以亡經者。吾知其必不同矣。生要爲有志者。默守先儒之說。穿鑿鑽研。兼總條貫。而於舉業亦未始不便焉。則其所見必更有進於是書者。生其勉之。

恭紀 睿賜慈教額序

翰林院編修臣灝。方侍直南書房。歲乙酉春。聞母劉太夫人訃。維時。天子暨。東宮。皆爲之嗟悼。所以慰唁。郵之者甚至。灝奔喪還休甯。隨遣官敦促還朝。東宮賜灝楹帖一聯。復書匾曰慈教。遣官賚賜太夫人柩前。灝感激流涕。自以遭遇非常。恩及其母。哀榮兼備。爲古今所未有。益矢殫厥忠誠。以報國家。因爲文以紀其事。而屬桐城戴某使序之。今天下之稱孝友家。首推休甯汪氏。編修自少孝於親。友愛於其兄弟。爲一家之表率。其鄉黨亦多有化之者。一門割股之事。在庶吉士朱書所著太夫人墓誌中。編修既受知。天子暨。東宮。天子賜御書。則曰知本。東宮賜睿書。則曰移孝。夫以。臣。庶。之。家。庭。闡。孝。弟。之。事。至。動。深。宮。之。獎。嘆。夫。亦。可。見。聖。朝。孝。治。天。下。崇。本。厚。始。其。所。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者。具。見。於。此。而。編。修。之。精。誠。感。格。動。帝。廷。不。偶。然。也。編。修。立。身。行。已。忠。直。敬。慎。悉。原。本。於。家。學。而。編。修。父。贈。公。已。前。沒。二。十。餘。年。其。教。子。有。成。者。太。夫。人。之。力。尤。多。今。夫。爲。人。之。父。母。者。莫。不。欲。其。子。之。賢。而。子。未。必。能。賢。者。由。於。其。父。母。之。姑。息。以。爲。慈。愛。而。不。知。所。以。教。之。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世。俗。以。嚴。屬。之。父。以。慈。屬。之。母。不。知。父。未。嘗。不。慈。而。母。未。嘗。不。嚴。嚴。君。之。稱。母。實。與。父。共。之。慈。莫。

慈。於。母。而。必。嚴。以。爲。教。者。正。所。以。成。其。慈。也。人。之。生。也。長。於。其。母。之。懷。顧。復。鞠。育。之。恩。尤。深。故。其。教。尤。易。入。而。非。母。之。賢。不。能。教。其。子。非。子。之。賢。不。能。奉。母。之。教。此。太。夫。人。與。編。修。之。所。以。爲。慈。母。爲。孝。子。而。遂。動。深。宮。之。獎。嘆。也。今。天。子。純。孝。格。天。爲。前。古。帝。王。所。莫。及。而。東。宮。侍。奉。左。右。先。意。承。志。至。慈。至。孝。可。法。於。萬。世。當。此。之。時。和。氣。薰。蒸。家。崇。仁。讓。而。汪。氏。一。門。尤。爲。首。稱。可。謂。盛。矣。夫。世。無。不。可。成。之。子。而。義。方。之。訓。不。得。之。於。其。親。則。所。以。事。親。事。君。立。身。者。皆。失。其。道。今。東。宮。所。賜。慈。教。二。言。舉。凡。天。秩。天。叙。人。綱。人。紀。先。王。之。至。德。要。道。皆。包。含。蘊。括。於。其。中。豈。止。褒。汪。氏。一。門。之。盛。亦。所。以。爲。天。下。之。爲。人。父。爲。人。母。爲。人。子。者。垂。訓。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某。不。敏。敢。竊。取。詩。人。之。義。以。書。之。

辨苗紀略序

今。天。子。盛。德。神。功。彪。炳。宇。宙。自。御。極。以。來。削。除。僭。亂。平。定。四。海。凡。有。征。伐。悉。奉。廟。算。指。授。往。無。不。克。復。躬。統。六。師。肅。清。沙。漠。六。合。之。內。八。極。之。表。莫。不。稽。顙。叩。闕。來。獻。共。環。一。時。熊。羆。之。佐。方。叔。召。虎。之。臣。奔。走。後。先。比。肩。接。踵。而。關。中。俞。公。功。尤。著。先。是。楚。蜀。

黔三省之交。有苗曰紅苗。其地周千二百有餘里。獷悍不知法度。有司駕馭失宜。奸民頗常相侵害。而官兵多無故入其中。奪其牛馬。苗故嗜殺。好劫掠。至是忿怒。遂闌出爲邊患。往往執兵民。要金帛贖取。於是楚之南大擾。是時俞公方爲陝西總戎。天子移之全楚。使爲提督。任征苗事。公引兵襲奪其險。宣上威德招來之。於是苗就撫者三百餘寨。納稅糧爲編氓。事既定。公乃著爲辨苗紀略一書。凡苗情苗俗。形勢險阻。道路曲折。營壘軍陣。攻奪方略。與夫起釁之由。弭變之策。及章奏文移。無不具載。書旣成。屬余序之。余惟苗之患。不同於盜賊之飄忽無常也。彼其有險之可據。吾卽以其險困之。有妻子室廬之戀。吾卽以其妻子室廬牽制之。其黨有相與爲仇敵之人。吾卽以其仇敵圖之。是在當事者之駕馭處置得其機宜而已。公奉命不數月而靖累年之亂。其功可不謂偉歟。後之人披斯圖也。按斯籍也。其要領可以具得。遵其成法。勿致隕墜。則苗皆可漸化而爲衣冠文物。豈止楚蜀黔三省永無震擾而已哉。吾序是書。而略述公之績。且原本於天子之威德。以見生成之造。不遺於荒徼。非獨內地之安。而苗亦咸安其生。各遂其性。民生是時。何其幸也。何其幸也。嗚呼。豈不盛哉。

慶曆文讀本序

吾友汪君武曹。既舉其平日所藏隆慶萬曆兩朝文讀本。雕刻之以行於世。刻且成。適余過吳門。武曹悉舉以示余。且屬爲之序焉。余自少時從事制舉文字。即於兩朝諸先輩之文。心摹手追。奉以爲程式。當是時學者好雷同。以時文相尙。無讀先輩文者。而余孤行側出。爲世所共棄。浸尋荏苒。轉徙漂泊。棄去不理者。蓋十餘年於今矣。今得武曹是書。往復循環。不能自已。追念曩者荒江寂寞之濱。抱獨守殘。恍若隔世。而武曹是書。正當風氣將變之時。人人思欲揣摩而誦法之。此余之所爲開卷而三歎者也。嗚呼。有明一代之文盛矣。當其設科之始。風氣未開。其失也。樸。邀而無文。至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以來。趨於文矣。而其盛猶未極也。迨於天啟崇禎之間。文風壞亂。雖有一二鉅公。竭力摭拄。而文妖疊出。波蕩復生。卒不能禁止。故推有明一代之文。莫盛於隆萬兩朝。此其大較也。當是時。能文之士。相繼而出。各自名家。其體無不具。而其法無不備。後有起者。雖一銖累黍。毫髮而莫之能越。在天啟崇禎中。休甯金氏。臨川陳氏兩家。奮然特興。橫絕一世。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不出於先輩者。然則爲文而不本之先輩。則必破壞。

其體滅裂。其法其卑者。蹈常習故。既奄奄而不能振。而好高者。又鉤奇索隱。失之於怪。迂險賊。而不可以訓。無惑乎文之愈變而愈下也。往者文章風氣。趨於雷同。而先輩之文。世所不好。於是。以爲易餅餌糊籠篋之具。其不至蕩焉無餘者。幾希。頃者以來。先輩之文。稍稍間出。世之學者。多能知而好之。然而世所流傳諸書。鮮有善本。所謂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則先輩之文。尙未盡出。雖其出之。而其所以爲文者。尙未出也。武曹是書。大半皆世之所未見者。爲之疏解其義蘊。抉摘其旨趣。發明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研精覃思。用以朝夕課讀。而一旦出之於人間。使作者之精神。不至於淹滅。弗傳而學者。朗然知文章之源流。而不爲風氣之所汨沒。則武曹之有功於文章也。大矣。余雖學殖荒落。而文章之事。與有責焉。方將理其舊業。而與世之學者。左提右挈。共維挽風氣於日盛也。故因武曹之請。而樂爲書之如此云。

已卯行書小題序

已卯秋。各省士子之獲售於場屋者。多以行卷授余。爲之點定行世。先後至者。凡若干篇。而余爲淘汰擇別。得其尤工者。二百七十有餘篇。既卒業。而爲之說曰。在昔選文行

世之遠者莫盛於東鄉艾氏。余嘗側聞其緒言曰：立言之要，貴合乎道與法，而制舉業者，文章之屬也，非獨兼夫道與法而已。又將兼有辭焉，是故道也，法也，辭也。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今夫道具載於四子之書，幽遠閎深，無所不具，乃自漢唐諸儒相繼訓詁箋疏，卒無當於大道之要。至宋而道始大明，乃程朱之後，已有浸淫而背其師說者，況以諸生學究懷利祿之心胸，而欲使之闡明義理之精微，固已難矣。且夫道一而已，而法則有二焉：有行文之法，有御題之法。御題之法者，相其題之輕重緩急，審其題之脈絡腠理，布置謹嚴，而不使一毫髮之有失。此法之有定者也。至於向背往來起伏呼應頓挫跌宕，非有意而爲之所云，文成而法立者，此行文之法也。法之無定者也。道與法合矣，又貴其辭之修焉。辭有古今之分，古之辭左國莊屈馬班，以及唐宋大家之爲之者也。今之辭則諸生學究懷利祿之心胸之爲之者也。其爲是非美惡固已不待辨而知矣。自舉業之雷同相從，爭爲腐爛，則如艾氏所云，因其辭以累夫道與法者，亦時有之。故曰：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且夫制舉業者，其體亦分爲二：曰大題，曰小題。小題者，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而郡縣有司及督學使者之所以

試童子者也。或爲單辭隻字，偏窄崎嶇，法有所難施。雖有能者，亦或以爲巧，傷其理道。是則小題之道，與法與辭，較之大題，殆又有難焉。而吾嘗謂作舉業之文，誠能久而熟焉於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何者？其道與法與辭，則未之有異也。舉其難者，而其易者，豈不恢恢乎？爲之有餘裕哉？故余與諸行卷中，錄爲小題文一書，兢兢奉艾氏之緒言。其於道也，法也，辭也，有一之不備焉，弗之敢錄也。然艾氏他日之序房選，有曰：一時行卷之盛，至六七千首，而吾所錄無多，雖不明言其故，然未嘗不掩卷三嘆，恐其遂至於凋零磨滅，而徬徨追惜，恆慮吾鑒之未能精者，未嘗一日忘也。嗚呼！北艾氏之嘆，亦余之志也。

庚辰小題文選序

新進士平居之文章，書賈購得之，悉以致於選家爲抉擇之，而付之雕刻，以行於世。謂之房書，其來非一日矣。顧世之論者，多曰塲屋之文，其所挾以取科第者也。房書者，未必盡出於其手，即出於其手，而亦未必其果善也。彼所挾以取科第，人亦當據是以取科第，而房書者又何所事焉？此其說非也。如彼之說，將塲屋之文，雖其爛惡臭腐，人人

之所厭惡。而亦將誦法之不倦。至於房書。雖極雄偉博辨離奇變化之作。而必疑而棄之乎。大江之濱。有漁人焉。得明月之珠。而弗善也。見有魁然者老蚌之甲。以是爲珠之所出也。必奇於珠。乃攜而鬻之於市。市之人皆笑之。然則房書之行於世。固珠之光之不可掩也。而奈之何。疑而棄之。且吾非謂場屋之文之盡不善也。亦非謂房書之盡善也。人之精神心力。終身用之於科舉之業。雖不能文者。亦必有數篇之最工。而能文之士。其所爲雄偉博辨離奇變化之作。益多不可勝數。而至於場屋之文。則一日之間。意趣有佳惡。舉筆有得失。能文者未必其皆工。而不能文者亦未必無一得也。故吾之所據以定其人之有文無文者。非房書無由得也。歲甲戌丁丑。吾友汪君武曹。從事房書之選。余實襄其役。今年余爲浙東西之遊。已無意爲房書之選。而書賈以房書之選。郵寄屬余點定者若干篇。余再三辭之而不獲也。舟車之暇。乃爲抉擇小題文之最工者。凡三百餘篇。既卒業而書其說如此。使天下知論者之言之非是而不足信也。

課業初編序

士。科舉之文。無以爲進取之資。而科舉之文。必須洗脫凡近。而講明乎義理之所以。

然。與。夫。波。瀾。意。度。神。氣。法。脉。之。所。在。而。後。文。章。之。事。父。子。兄。弟。脉。脉。相。關。授。而。不。至。於。失。墜。此。其。磨。礪。砥。礪。鼓。舞。振。興。之。權。實。在。乎。司。教。者。之。得。人。苟。司。教。者。之。不。得。人。因。循。怠。廢。溺。於。世。俗。腐。爛。雷。同。之。習。則。士。無。以。發。其。矇。開。其。瞶。愈。益。汨。沒。敗。壞。而。文。章。之。事。遂。至。於。舉。一。郡。一。邑。而。失。其。傳。浙。水。東。西。曩。所。稱。文。章。之。藪。也。頃。余。視。學。茲。士。其。所。爲。汨。沒。敗。壞。者。無。人。而。不。然。幾。於。舉。一。省。之。大。千。里。之。遙。而。文。章。之。傳。胥。失。之。矣。歲。辛。巳。余。行。部。至。台。州。而。黃。巖。於。台。州。爲。屬。邑。考。校。諸。生。類。有。不。涉。於。腐。爛。雷。同。之。習。者。其。司。教。則。余。同。年。友。蕭。君。海。昌。也。其。督。課。諸。生。之。文。刊。爲。一。集。曰。課。業。初。編。蓋。其。平。居。爲。學。者。指。授。以。文。章。之。源。流。而。激。發。其。頹。惰。者。實。有。磨。礪。砥。礪。鼓。舞。振。興。之。力。焉。宜。乎。黃。巖。之。士。之。文。獨。盛。於。他。縣。也。黃。巖。在。宋。時。爲。朱。子。駐。節。之。地。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名。儒。前。後。相。望。沿。至。於。明。興。而。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今。則。衰。微。抑。已。甚。矣。蕭。君。深。於。經。術。而。留。心。教。化。則。夫。道。德。學。問。之。際。所。以。造。就。諸。生。者。當。以。朱。子。爲。師。法。科。舉。之。文。其。小。者。也。蕭。君。曰。謹。受。教。余。乃。書。以。爲。課。業。初。編。序。云。

讀易質疑序

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善哉文仲子之論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其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自聖人已言之。是故淺學曲士。一切瑣屑紛紜術數之說。皆得托之於易。雖皆不可謂非易之所有。然徒執區區以言易。則已非易矣。易之理至程傳而明。至本義而益大明。然而年湮世遠。師傳歇絕。自晚周至宋。凡千餘年。伊川考亭鑽研反覆。得其不傳之意。而著之爲書。其書出於草創之際。豈無十之二三。與文王周公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世苟有通經學古之士。潛心冥會。融釋貫通。其於程朱繼志述事。能補其所未及。是亦程朱之功臣也。若乃騁其私見小慧。支離曼衍。顯無忌憚。而務求勝於古人。是乃所謂叛臣者也。其或讀古人之書。而阿諛曲從。不敢有毫髮之別異。是乃所謂佞臣者也。佞之爲古人之害也。與叛等。吾友汪君聖功。出其族人默菴氏所著讀易質疑示余。余讀之。實有獲於余心焉。其書折衷羣說。而一以朱子爲宗。條分縷晰。燦若黑白。而據文疏義。引伸觸類。時亦有補朱子所未及者。可謂善繼其志。善述其事。非叛而亦非佞者矣。吾故以是書爲不愧朱子之功臣也。余自幼學易。迄今未有所得。默菴是書。要亦不可謂無助者。故不辭聖功之請。而樂爲書之。

德政詩序代

民之有謠也。以頌其長吏之功德。見於左氏傳國策。以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自是歷代之史。往往多載之。然必皆其指事切情。初不至於失實。其言亦質直古樸。多或數語。少或一二語。上之人不肯干譽於下。下之人亦不敢阿諛以事上。是故循良之傳。謳歌之辭。足以光史冊。而聲施至今。沿至後世。而直道之亡久矣。吏治民風。已不逮古遠甚。而有一官必有一官之德政。詩冊連篇累幅。或刊於板。或鑄於碑。據其所言。什伯於古。所稱上之人無其實。而欲得其名。務爲塗飾以欺世。而下之人攀援貢媚。亦不難以過情之譽。奉於衆所不與之人。又或今日頌之。明日謗之。而謗之之人。還卽頌之之人。愛憎毀譽。悉視乎勢與利。而直道不與焉。古君子之居官也。務爲其所當爲者而已。吾爲其所當爲。止求無愧於心。原非有諛詭奇怪。冀人之聞而感動。以是爲獵取聲名之具。下之人知之可也。不知之亦可也。下之人受長吏之德。亦其義所當然。初非出之於分外。得之於不意也。吾儕小人。竭力以事君子。吾予之以直。而彼不至廢厥事。以毒吾民。償我者亦未有以加於我也。歌之可也。不歌之亦可也。其或一二事出於創始。關繫

至。鉅。而。艱。難。勞。苦。僅。乃。得。之。於。以。志。不。忘。而。采。風。者。則。爲。之。指。事。切。情。形。之。謳。歌。而。不。至。於。失。實。此。亦。古。者。之。所。不。廢。惟。夫。上。之。人。與。下。之。人。皆。不。能。無。所。爲。而。爲。之。斯。乃。背。義。傷。道。之。甚。而。世。顧。相。習。以。爲。固。然。則。亦。惑。而。已。矣。余。視。學。兩。浙。其。以。德。政。書。冊。見。投。者。余。多。不。及。視。獨。於。頌。金。華。貳。守。魯。君。者。往。復。披。覽。竊。以。爲。與。他。人。固。不。同。也。魯。君。初。爲。羅。山。羅。山。人。頌。之。繼。貳。金。華。金。華。人。頌。之。及。奉。上。官。之。檄。覆。嘉。興。秀。水。兩。縣。兩。縣。人。頌。之。余。駐。嘉。興。知。之。甚。悉。殆。所。謂。指。事。切。情。而。非。若。近。世。失。實。者。之。爲。歟。金。華。人。彙。其。各。處。詩。歌。成。帙。請。序。於。余。故。述。所。聞。於。古。與。君。子。所。以。居。官。之。道。爲。魯。君。更。進。一。得。焉。若。夫。恣。睢。民。上。而。悍。然。不。顧。並。無。所。事。於。虛。譽。也。者。其。人。又。出。於。塗。飾。欺。世。者。之。下。不。足。爲。魯。君。道。也。

唐宋八大家文選序

人。之。目。而。有。所。昧。者。塵。之。侵。也。入。乎。塵。而。求。目。之。無。昧。不。可。得。也。去。乎。塵。而。求。目。之。無。明。亦。不。可。得。也。孔。子。曰。所。信。者。目。而。目。猶。不。可。信。其。不。可。信。者。則。其。昧。之。時。也。古。人。有。言。曰。視。日。者。眇。聽。雷。者。聾。世。之。學。者。視。古。人。之。書。不。啻。若。日。與。雷。然。惟。有。眇。且。聾。已。耳。

有導之者曰爾勿眩。吾有以視爾。及其視之。而目罔不眩。眩者則其導之者。塵也。導之者先自眩。而因以眩人。於是乎百物之光華。五色之燦爛。皆莫之見焉。而自以爲覽宇宙之大全。則其目勢且至於瞽。豈特眩而已乎。唐宋八家之文。皆學者所當誦習。而卷帙浩繁。往往窮年而難究。有明之世。歸安茅順甫有八家之選。號曰文鈔。其擇取者不無過多。而評點論次。亦多疎略而未備。學者眩之。至近日而吳會間所行刻本。則眩目者紛然出矣。句句而圈其旁。語語而頌其美。其意思之所存。與其法度之所在。選者茫然不知也。讀者亦茫然不知也。以眩導眩。而八家之文。而是乎爲塵之所蒙。而不可出矣。今夫欲窮山水之觀者。必問其徑於曾經游歷之人。某泉則如此。某石則又如彼。舉所爲巖姿壑態。一一了然於指點之下。而後聽者可以臥游而神會之。今乃據瞽人之說。而曰山水之勝。吾已得之。其說豈可信哉。余少好古。而尤嗜八家之文。居嘗蓋有讀本。其擇取者僅二百餘篇。而八家之美已盡。一二學徒。復請余爲之評點論次。於是閒晷無事。乃執筆爲著明其指歸。與夫起伏呼應。聯絡賓主。抑揚離合。伸縮之法。務使覽者一望而得之。雖不謂開學者之明。而救其眩目之患。而八家之塵區區。竊不欲其纖毫。

之有存矣。聞之適秦者立而至焉。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焉。有舟也。二三子以是書爲爲文之舟車也。其庶乎哉。

書歸震川文集後

余從事於古文有年矣。雖不能爲古人之文。而竊知之不同於衆人。最後得歸震川之書。有愜於心。余好之。或有問余。震川佳處何在。余心口之間。擬議良久。竟不能言其然。嗚呼。此震川之所以爲震川。而余知之爲獨深也。歟。震川好史記。自謂得子長之神。夫子長之神。即班固且不能知。吾觀漢書。其於子長文字刪削處。皆失子長旨。而後之學史記者。句句而摹之。字字而擬之。豈復有史記乎。震川獨得其神於百世之下。以自奮於江海之濱。當是時。王李聲名震動天下。震川幾爲所壓。乃久而其光益著。而是非以明。然後知僞者之勢不長。而眞者之精氣照耀人間。而不可泯沒也。願今之知震川者。少而今之爲震川者。其孤危又百倍震川。以俟後之爲震川者知耳。

書詠蘭詩後

蘭爲國香。東南山澤間多產之。當春深時。幽巖曲澗。窈然自芳。然往往有蟲囓之。自其

華初生時輒已被嚙而萎。即幸而能自發榮。亡何又輒萎。其幸得脫者僅十二三焉。而衆草蒙翳。條達暢遂。無有害之者。歲已未。余讀書山中。每晨起。輒捕蟲投之澗水。漂沒以去。於是蘭遂大盛。每臥苔藉草。蓋幽香未嘗不入吾懷也。而產於遐荒絕壑。不遇好事者之愛惜。而制於毒蟲惡物。以沮其天者。豈少也夫。余既爲詩以誌之。而復爲書其說如此。

跋趙孟頫畫

右趙孟頫畫一卷。泉石蹊徑。花鳥雲霞。歷歷然。點綴誠工妙矣。孟頫畫世無不寶之。然往往多贗本。此卷友人某所藏。以爲真筆。加愛惜焉。俾余題其後。余以子昂負極惡大罪。後世皆賞其書畫。而不復更知其人。夫書畫雖工曷足道哉。然今世無不爲子昂者。余又以子昂實書畫累之。彼方揚眉瞬目。以此自名。而陷於極惡大罪。而不自知。故小道雖可觀。而君子不爲。聖人之言千載弗可易也。

與王靜齋先生書

前日謁先生。往復議論。竟至終日。然此終日尙有未盡厥懷者。不肖遭時之苦。如人之

溺於江河。未卽死而漂浮於水上。假有拏舟而來者。猶可以援之而起也。雖無其事。然猶不肯絕望。以庶幾長年三老之見而哀之也。近者則如沉淪於千尋之淵。鯨鱣之窟。而水族萬怪。爭來吞噬。雖有漁師。水工欲憐而救之。而困於力之無所施。其勢非得習於泗水者。濡投而下。挾之以起。則終不可復出。此則非先生之是望。而誰望哉。蓋世有見小兒之盜取玉卮。以爲戲者。曰。待我明日來。以錢易之。明日至而卮已毀。今不肖之所急者。不過一餬口之地。奮飛遠出。以速脫於泥塗。而先生輩猶曰。徐徐吾圖之。則終已毀於小兒之手耳。伏惟少加垂念。不宣。

再與王靜齋先生書

前日奉教先生。適有他客至。所論文章一事。未竟其說。故敢復以書布於執事。蓋文章之衰久矣。夫均是文也。而今之於古。其真與僞之相去。不啻若什伯。此豈古之不可學歟。甚不然也。蓋有學古而失之者。亦有背古而馳焉者。學古而失之者。徒從事於格調字句之間。一跬步不敢或失。摹擬彷彿。飾爲聲音笑貌。而以號於人曰。此某家之文人。亦曰此某家之文也。而古之學廢矣。背古而馳焉者。排偶駢麗之盛行。其節促以亂其

晉淫以靡。學者相沿而不知怪。遂儼然以此爲古文之體。而左國莊屈秦漢唐宋諸大家之文。舉天下而莫之知。而古之學又廢矣。嗚呼。此文之所以衰也。今夫粉白黛黑。女子之所以爲飾也。然而以對毛嬙西施。有不及其纓服亂頭者矣。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至美麗者也。然而無所事於粉白黛黑。今欲以塗脂飾澤之姿相與比擬而誇耀之。適以自增其陋而已矣。是故文章者有真有僞。有僞者常至於亂。夫真非僞者之能亂。夫真也。見之者謬也。夫天下之真能知之者少。而其術安得無售哉。然而居亡幾何。忽已漸盡而無遺。泯沒而不見。安在其能亂也。故曰非僞者之能亂。夫真也。見之者謬也。田有自少學古文。不知於古人何如。而於世之號能爲文者。則不能無深嘆焉。竊以爲文章非苟然作也。要在於明其體。平其心。養其氣。捐其近名之心。去其欲速之見。夫如是。而其去古也不遠矣。而世之學者。或則學古而失焉。又或則背古而馳焉。豈不足以深悲而竊笑矣哉。執事以不肖之文。橫絕四海。不肖豈敢當焉。顧早夜悚惕。懼如今之學者云云。其庶幾免焉。而以爲幸。而非敢有求於今人之知之也。雖然。今之世尤可患者。有所爲科第之文。世皆從事於此。而不知更有人生當爲之事。雖患之莫能救止也。

此又古學之所以廢也。故輒以附及之云云不宣。

與趙良治書

田有白。生平好交遊。交遊中如趙君極少。在家時日日相過從。不厭其數。今來荒山中。嘗獨念趙君不置。以趙君知我也。蓋懷人之作。莫工於國風。不肖之於趙君。殆在雄雉二章之卒言矣。知吾子之心。與我同也。嗚呼。友道難矣。僕多悞。良治亦多悞。倏忽俄頃之間。反覆變更之際。而以落寞之踪。沉浮上下。其安能有以合乎。名世一妄愚人耳。勞苦困餓。拂亂空乏。人皆笑之。惟吾子深相哀憐。往往爲余泣下。吾何以得此於足下哉。非吾子莫以知我。非我亦無以知吾子之深也。今吾願有進於足下者。足下愛我甚。夫豈謂爲不然耶。如是則請盡言而不諱可乎。蓋世有好獵者。一經顛仆而終身不敢乘馬。足下天性誠樸。謂人如己。而信之太真。以故常受小人之侮。而一再顛仆。一再受侮矣。意足下必且深懲前日之害。謝絕交遊。而吾嘗觀之。未見其然也。不及此徐步安行。而猶蹀躞於坑坎之途。馳驟於污泥之阪。則其害豈特顛仆而已哉。蓋足下之病與余同。而余又加甚焉。凡余之所與友足下其亦見之矣。其亦太息而痛恨之矣。今不肖已

自托爲枯槁無用之人。人曰：夫夫也。其爲枯槁無用之人也歟。此余之所以自藏者也。今足下既往之悔已無及矣。將來之悔能不思所以免焉。足下不以吾言爲不然。則吾更有以效於足下者。爲足下盡言之。

上劉木齋先生書

正月十九日。桐城戴田有。謹再拜獻書木齋先生。田有生於山林巖石之間。獨立無與。徒以年少志大。不肯稍有苟且雷同。所爲文字。尤不悅世俗。頃者先生來爲督學。不遺鄙陋。拔之於稠人之中。期許甚至。夫古之君子得一士也。終身不忘於心。其未得也。窮搜遠索。孜孜而若有失。其既得也。長養而教育之。惟恐其無成。夫其所以愛惜人才。至於如此者。非以冀士之被其德而私感之也。而士之困於塵埃之中。不能自振。一旦有提挈以起而指示以途者。亦豈能一日而忘於心哉。今先生之所以賜於田有者。可謂至矣。田有之文。先生識之。田有之名。先生振之。而先生既去。每遇吾縣士大夫。輒惓惓問田有不置。此以知先生之於田有。蓋無日而忘於心。每端居深念。未嘗不感嘆而欲泣也。然而不肖時命乖蹇。日益加甚。自謁先生於句曲。歸未久而失我先人。斬焉衰絰。

之中。狼狽顛倒。無所控訴。田有家貧無擔石之儲。備讀客游。乞食自活。家累二十口。嗷嗷待哺。而鄉邦之間。骨肉之際。橫逆百端。迂愚固陋。莫必其命。憂患怖畏之餘。獨於文章一事。不敢稍自廢棄。三四年間。所作制義。亡慮三百餘篇。又著書數種。曰困學集。曰柳下集。曰巖居川觀集。道里遼遠。不獲致其一二。以請正於先生。而世之人。忽近而貴。遠。備耳。而貧。目。既無明效。大驗。誰復以爲工哉。癸亥之冬。敝邑吳氏使者。歸自海上。復傳道先生不忘田有之語。夫以田有之迂疎。世人之所共棄。而先生之去。於今數年。向之所取士。亦已多矣。而獨惓惓於不肖如此。不肖區區。無以爲知己之報。而饑寒衣食。之是憂。世無大人君子。如先生者。爲之振拔。迺遭坎坷。曾不能仰首伸眉。發名成業。以赴先生之望。將抱無窮之志。而莫之遂也。先生高臥海濱。天下所共瞻仰。小子不敏。竊在下風。猶冀先生之有以提挈而指示之也。偶因郵便。冒瀆威嚴。不勝惶恐之至。

與王雲濤書

田有白。田有自兒時。常侍先曾王父。往往爲小子道平生事。甚悉。且曰。吾昔客於定遠。定遠之俗。棄武勁直。不類江淮以南。且屬明高皇帝故鄉。一時從龍之佐。如徐常輩。皆

其產也。距今數百年。其人民謠俗。猶有曩時之遺烈。又曰。縣名士若而人。某某吾之友。又某某吾之弟子也。復以手計之曰。如王某者。其吾門之選乎。蓋卽足下之尊府也。時余年雖少。然謹志之於心。不敢忘。蓋生十有八年。而曾王父卒。其後每侍大父及先人。其言亦云爾。蓋吾家之交於王氏三四世矣。去年秋。始識足下於秦淮之上。相與道姓名。具述累世之好。與夫平生嚮往之意。兩人皆大喜過望。而足下尤愛僕時文。以爲難得。已而足下登賢書。入燕京。而鄙人歸自秦淮。沉冥寂寞。所謂時文者。亦不復爲人所識。蓋田有少好左氏太史公書。亦欲有所撰著。而竊嘗聞程朱氏之緒言。亦不敢自棄於斯文。然往往以此不悅於世。而鬼神助之。以降其大罰。死喪疾病。無歲無之。平生著書學道之志。卒難遂。不得已而隨俗作所謂時文。以之教授子弟。而餬其口於四方。亦足以見其命之窮而志之可悲也已。敝邑江君某。歸自燕京。告我曰。吾與王君抵掌燕市。相得甚歡。然王君意殷殷。未嘗不在吾子也。鄙人自度。無可以當王君存念。然且乍相見而歡。既去而思。卽鄙人之於王君亦然。豈非以累世通家之好。不能。有。忘。而。况。文。章。意。氣。之。感。更。有。相。愛。者。而。非。世。俗。之。所。知。也。今歲授經於舒城。舒之司訓何君。與是

下同鄉里。因爲一通付之。以達於左右。冀有以教我。幸甚幸甚。

答張氏二生書

不佞自初有知識。卽治古文。奉子長退之爲宗師。暇從事於制舉之文。於諸家獨好歸太僕唐中丞。於今十餘年矣。世俗之頹也。文章風氣尤壞甚。鄙人淪落荒山。無與告語。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至於泣下。一二文字。流傳江南。遂以辱二生之知。不佞自顧。實枵然無有。卽有之。不同於世之人所好。苟非卓然自立者。其孰以余之道爲然。耶。二生不遠數百里。躡躡枉過。且請事函丈。執贄爲弟子。當天下波靡。士不好學問。文章。師弟朋友之義。缺絕已久。而二生之志。卓卓如此。甚幸。吾道之猶可行也。故不敢却之。以成二生之義。夫文章之事。學問中之小者。制舉之文。又文章中之微者。今二生以制舉之文來學。而不從事於古今則制舉之文。必不能工也。從事於古文而不能學問。以期於聞道。則古文亦不能工也。生平有論文書。及爲友人舉業。序數通。略悉其義。錄以付二生。試一覽之。知不佞之有者如此。而二生自是亦可以知所以從事。倘猶是沾沾於世人之所好也。則二生不必過吾門而來請矣。

與白蓋生書

前日一見白君。即知白君非常人也。而白君具言往時見僕文章。其嚮往之者且八九年。相見莫由。既相見則歡甚。以爲平生之快。僕不佞。何足以當白君之稱。然私心竊自幸。以爲得賢者之所推許。庶幾終不自棄於庸人。蓋白君愛僕之文章。而不知僕文章之直無用於今也。今之世所習者。時文耳。時文之徒。未聞有廓然遠見。卓然獨立者也。即其所習之文。不過記誦熟爛之辭。互相鈔襲。恬不爲恥。然亦止用。是以爲禽犢而所以邀虛名。而希苟得者。又不區區盡恃乎此。而特其心。則不無好同而惡異。苟有異己者。之出於其間。輒相與誚笑。詬厲不壅。蔽遏抑之不已。管子曰。民知十已。則尙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道。千已則讐而不信也。今夫鳥不皆鳳凰也。然而求鳳凰者。必於鳥之中也。馬不皆騏驎也。然而求騏驎者。必於馬之中也。乃若鳥無不以鳳凰爲笑。而馬無不以騏驎爲戒。則鳳凰之與騏驎。行且絕於世矣。是故文章之事。爲他道者。惡之可也。以其不類也。在諸當路者。惡之可也。以其無用也。爲時文之徒者。惡之。則文章於。是乎。遂亡。僕瑩瑩一書生耳。年少身賤。而慨然有志於文章之事。其見惡於時文。

之徒。且十餘年於今矣。不意足下者。僻在邊徼。與僕之居相去數千里。不以僕之不肖。而辱以存之胸臆之間。且八九年於茲。嗟乎。白君而豈時文之徒也。歟。蔚州二李兄弟。告我曰。白君深情壯氣人也。微李君言。僕豈不知耶。僕未嘗見白君之文章。而固已知白君之文章者。於白君之深情壯氣知之也。白君未嘗見余。而即謬以深情壯氣屬之。余者於余之文章知之也。此其故非時文之徒之所能識也。白君賢者。李君兄弟亦賢者。余昔聞之三晉河山之間。其人類多瑰偉慷慨。今保德有白君。蔚州又有李君兄弟。而皆與余同貢於太學。聞聲相思。傾蓋如故。余實有幸焉。故敢粗陳其固陋。付李君以達於左右。僕天地間一窮人也。乃者落落風塵。不知所終極。又悼相知如白君輩。乍相語而又別去。不知當何時再見。一竭其惓惓。田有頓首。

與何屺瞻書

三月十九日。田有頓首屺瞻足下。往時僕家居。於時文選本中見足下名。然第以吳中名士視足下。未知足下也。及與足下先後至燕山。往來一再晤。始奇足下。亡何足下別去。僕惘然自失。而汪君武曹。爲余稱足下之賢甚具。僕好交遊。孳孳求之。惟恐不及。然

其於當世之故。不無感慨忿懣。而其辭類有稍稍過當者。世且以僕爲罵人。僕豈真好罵人哉。而世遂爭罵僕以爲快。不罵僕者。足下與武曹而已。而世亦以足下與武曹爲好罵人。其於足下也尤甚。嗚呼。若足下者。乃可以罵人。然亦可以不罵人。吾罵之謂不當齒之哉。此乃所以齒之也。是故僕以之自戒。亦願足下之稍稍戒之也。頃者史君千里。自吳中以足下所爲行遠集者示余。余讀之。迴翔往復。不能釋去。今夫文章之陋久矣。妄庸相授。日日已甚。僕嘗以爲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至今日而不得不引爲一家之私事。默守其是而已。彼妄庸人者。如今之所謂名士。開口說書。執筆屬文。天下之人。皆其流輩。以故從而稱之。雖語以是非之故。皆不省。是故如僕者。氣力單弱。視其猖狂恣肆。而不敢撻挂其間。足下獨惻然流涕。不但爲之昌言正告。舉向之所爲妄庸相授者。一舉而廓清之。甚善甚善。然余讀集中所載。有云經義始於宋。作者但依傍宋人門徑足矣。唐已不近。況高談秦漢乎。足下之言云爾。余以爲非也。夫自周秦漢以來。文章之家。多有雖其門戶阡陌各別。而其指歸未有一者也。卽宋人之門徑。未有不本之於周秦漢。唐者今必區而別之。是爲今之名士。低就一格。以爲其妄庸地也。聖人之道。

衰。至宋之儒者。而發皇恢張。始以大明於天下。故學者終其身守宋儒之說足矣。至於文章之道。未有不縱橫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也。今之名士。巧爲自飾。拾取宋人語句。以欺天下。或竟以古人爲不當學。足下排而斥之。而足下復云爾耶。倘或別有所見。則過而存之可也。不然。願足下改正之。僕前年冬有送武曹序。近於罵人之作。久而悔之。自匿也。然異日當錄一通。以示足下。平生所爲經義數百篇。今存二百有奇。不敢自信。欲錄一副本付足下。爲是非而去取之。適友人吳游便。輒附狂言云云不宣。

與洪孝儀書

田有頓首。前日過揚州。至足下寓舍。時足下方註杜子美詩。尙未成。而先以所註二三卷示我。蓋近日註杜詩者有二家。皆盛行於世。曰虞山錢氏。曰松陵朱氏。此兩家不無互相牴牾。而自僕觀之。支離附會。牽強穿鑿之失。向來註杜詩者之所略同。而此兩家亦或有所不免。今見足下此書。考據纂輯。既詳且確。爲此兩家之所不及。甚善甚善。願僕尙有請於足下者。古人有言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夫瑕也。類也。豈有損於玉與珠哉。而或且曲爲之說曰。此非瑕也。非類也。玉與珠之所以爲美。

者正在是也。於是乎玉與珠之眞者無以自見於世矣。今夫詩莫盛於唐。而唐詩莫盛於杜。所謂聖於詩者。古今爲子美一人而已。然而自古著述之家。畢一生之力。疲精斂神。爲書數十百卷。勢不能盡無瑕焉。無類焉。蓋其氣有時而盛衰。其思有時而枯潤。鍛鍊結構。或偶有所未盡其力。則亦往往有瑕與類之錯出於其間。而要皆無損於其全體之美。後之讀之者。第得其意思之所在而已矣。乃世之論杜詩者。慍於其久定之名。昧於瑕瑜不相掩之義。概而稱之。而不敢有分別。且直指其瑕類。與而以爲美。在是也。使讀之者。或竟惟其瑕與類之是學。其貽悞來者。不更甚乎哉。且夫毛嬙西施其體固無一不悅於目也。而或悅之過甚。甚至謂其溺爲香澤也。而珍而視之。鮮有不以爲狂惑者矣。昔者朱子謂子美夔州以後之詩。頗不佳。雖未必盡然。而大約數十百卷之書。豈能無瑕與類之錯出。苟能一一爲抉摘。以明告後學。則古人之心安。而學之者不至於有所誤。此固讀書之法。不獨註杜詩爲然也。虞山錢氏以詩自豪。其所論斷。人皆信之。而僕以爲珍毛嬙西施之溺。在錢氏爲甚。使子美而可作也。未有不笑其狂惑。而有所不樂受者。僕往者嘗欲取杜詩爲之評點論次。抉摘其瑕類。以明告後學。非敢苛於

論古人也。正所以愛古人也。愛古人亦所以愛來者也。顧終歲客游。未及卒業。而足下故工於詩。往見足下辨論風騷。別裁僞體。無所或爽。苟能於此書考據纂輯之外。更加以評點論次。務使瑕瑜不相掩。則子美之眞者畢出。不致爲過於推尊者所溷。足下倘有意乎。則僕也一二鄙陋之見。可以備商榷者。當俟面論焉。不宣。

答朱生書

朱生足下。正月十七日。人來得書。三復之間。何其念我深而責我厚也。且尤惓惓欲僕以近日之狀相告。僕二十餘年。憂愁窮苦。皆世所不多有。固吾子之所素知。不必復爲吾子道也。惟是年來好讀書。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亡失。但一得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然家貧無買書之資。先世藏書。屢經兵火。無復存者。亦不屬僕。又交遊鮮少。無從借觀。就令借得一二。居無幾何。卽歸之其人。更增於悒。譬如卒然之間。遇異人。勝士相對。開懷抱。吐肝膽。有故各散去。不知復何時合。而富家巨室。架上所貯。塵埋蠹蝕。已不知歷幾日月。凡造化之不齊。大都類是。是僕之欲讀書而不得。此其所以窮之甚也。而獨其胸中之思。掩遏抑鬱。無所發洩。則嘗見之文辭。雖不求工。頗能自快其志。而

無。少。年。往。往。讀。屬。之。曰。是。誰。也。者。屬。且。妄。自。謂。能。文。章。文。章。何。益。坐。其。窮。且。之。以。死。耳。僕。本。多。憂。而。人。心。世。道。之。感。復。交。迫。於。胸。臆。蓋。聞。有。家。貧。而。負。債。多。者。勢。無。以。得。債。時。時。憂。念。不。知。所。出。或。告。之。曰。女。亦。烏。用。是。戚。戚。者。耶。女。家。產。盡。矣。持。券。而。來。者。皆。爲。無。用。之。券。而。子。憂。之。不。亦。爲。無。用。之。憂。乎。其。人。聞。之。恍。不。知。債。之。在。其。身。也。嗚。呼。若。僕。者。天。地。間。一。窮。人。耳。憂。患。之。至。甚。於。負。債。今。且。隨。俗。任。運。漫。不。以。爲。念。此。亦。家。貧。而。多。債。者。之。術。也。自。別。吾。子。以。來。其。狀。約。略。如。此。

與弟書

吾家式微。而先人以盛德壯年奄棄。我兄弟斬焉在衰絰之中。困窮轉甚。內外之人。見其如此。益用詬侮。嗟乎。人情抑已甚矣。鬼神而又助之。則我兄弟尙能向人言。語且覲。顏容足於天地之間耶。夫服仁義。稱先王。世俗所大怪。以爲不祥。余嘗嘆之。自今而觀。而後知人言之不謬。而果不可爲祥也。余生抱難成之志。負不羈之才。處窮極之遭。當敗壞之世。而無數頃之田。一畝之宮。以托其身。乃且以授經客游。乞食於異方。歲得一錢兩錢。不足具甘脆以養親。而母子兄弟。累月踰時。音問隔絕。私自生傷。乃至此弟又

遠客金陵。金陵自佳麗。弟自苦耳。丈夫雄心窮而彌固。豈因一跌仆而憂傷憔悴。遂不復振耶。五經二十一史。今之視爲土梗。而天下幾無讀書者矣。宇宙間物人盡取之。獨讀書一事。畱遺我輩。此固人之所不能奪而忌且怒焉。固無傷者也。可自棄耶。遠地憊倦。惟此而已。勉旃勉旃。無怠無怠。

贈顧君原序

古之學者爲一事。必經營反覆。委曲推勘。務盡其事之變態。極其理之精微。窮神造化而後止。其於六藝雖號爲兼通。而資力之所近。必有深嗜篤好於一事。而爲之造其極者。古人有言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是故一家之學興。而百家之學亦興。何者。人各務其所獨得。而各出其所專長也。後之學者。始涉其藩。而遽欲名其技。曰吾所業者已在是矣。一切俱苟焉以從事。或舉古之法。而盡棄置不講。遂至寢消寢滅而不傳。豈少也哉。算數之術。莫精於古人。周徑之說。然而徑一周有餘。周三徑不足。自秦以後。頗失其傳。長洲顧君原。年八十矣。居於窮巷。日事探討。自爾得之。嘗爲余言曰。周徑之法。不明。

以定歷律。叶宮商。察盈昴。至於周禮漢斛。盈虧寬狹。皆何由定。蓋古之

用者莫大於算數。而學者忽焉。何也。昔日祖冲之。唐應德兩家。稍知端倪。而未親闢。惟高捷趙達兩家。似有得焉。趙達秘其術。未顯言。而捷之說曰。內方六十四。弧矢須裁。畫四隅三十六。相併乃成百。此其於周徑之法。猶未見其了然也。余窮年求之。乃有得焉。蓋嘗爲之歌曰。周徑互相求。方員皆可獲。有周積可求。有徑能知積。員內問容方。方問員之實。弧矢亦求方。三角求弧率。半周與半徑。互問皆明白。弧背可求員。弧弦問方直。立方方更方。立員從方測。員積既環田。內容如太極。鋸田欲從方。截弧成兩翼。牛角作勾股。灣須雙引纏。蓋周徑之法。其大旨所獨得者。約略如此。余少而貧且病。固陋失學。其於算數尤暗。嘗見數度衍一書。乃同縣方陪翁所著。號爲精密。而吾友宣城梅定九。綜中西之法。而獨得其微妙。向者諸家之所不及也。余欲就學焉。而未遑。當以君原之說。往而質之。

贈王雲衢之任新津序

人之情。從其少者則貴之。從其多者則賤之。此貴貴賤賤之常也。今有人焉。貴其多而賤其少。舉凡紛紛紜紜。觸目而皆是者。其品甚下。其直甚輕。其類甚多。顧相與榮且豔。

之。而於希世之物。特立之姿。塵垢之所不得而侵。譁囂之所不得而亂。乃以爲卑且賤。而莫之異。豈不謂之大惑矣乎。且夫物有本非賤者。而置之不得其處。則賤。與之不得其人。則又賤。一糲之肉。一簞之食。未遽爲賤也。乃落於羣乞人之手。方相與攬而食之。有人焉。睨其旁。而爲之朶頤焉。染指焉。非其情也。豈必伯夷之徒。始望望然去之也哉。而或者相與笑之。以爲斯人也。力不能取而去也。又或相與惜之。以爲區區者。庶幾其可得而奈之。何其決然而舍去也。是二人者。皆惑也。糞壤之中。豈復有西子。衆鬪之內。豈復有仲由。今之應科舉者。幾於無人而不得矣。而吾友王君雲衢。獨不與焉。且望望然去之。惟恐或挽。嗚呼。王君而外。天下之貴者。蓋幾乎少矣。王君以太學循資。當爲縣令。得蜀之新津以去。笑之者固非矣。惜之者又豈爲知王君者哉。是皆貴其多而賤其少者也。是皆失其貴賤賤之常者也。王君文章妙天下。且其年富而才敏。其於吏治。自不啻十百於科第之徒。今其行也。同學諸生。多以吏事相勉。而余獨爲是說。以祛世俗之惑。

俗之類也久矣。然而獨行之君子。以及閨房之中。貞靜慈淑之女。世固未嘗無之。徒以生於遐荒僻壤。名不在於士大夫之口。而無文章之紀載。以故不傳於世。世遂以天下鮮有其人也。豈其然哉。嗚呼。人之子孫者迷。不知其父母之德。不以告之於世。而遂至於沉沒者多矣。然則人之德之傳於世也。固賴有賢子孫無疑也。洪洞韓君某。痛其二親之亡也。懼其德不傳於世。於是備繫其事。走京師。而乞言於學士大夫。以志不朽。學士大夫皆悲而許之。自誌銘論傳序贊之類。其體無不具。而韓君二親之德。遂以炳著於人間。若韓君者。可謂賢矣。嗚呼。天下之事。雖其榮華甚盛。然皆不踰時。輒已飄零銷落。獨文字之在人間。愈遠而常存。韓君之所以不朽其親者。其賢於世俗也。豈不遠哉。韓君僑居津門。今將奉其二親之柩。反葬於洪洞。余嘉韓君之能不朽其親也。因書以送之。

蕭翁壽序

余往聞七閩山水妙天下。而玉華武夷尤爲奇麗工絕。又龜山考亭之遺跡在焉。余嘗私淑兩先生之道。而性又好佳山水。嘗欲往遊焉而未果也。今年春。余遇蕭君端木氏。

於客舍。端木氏家玉華洞之旁。爲我稱玉華洞之奇。以及閩中諸山之勝。余聞之。蓋飄然有出塵之想。端木氏有道之士也。與余交最善。兩人浮沉燕市。燕市人莫能知之。久之。端木氏告我曰。余小子之違二親而來此也。宦遊不卽遂。無以慰二親之惓惓。願二親之教余小子者勤矣。吾父躬耕山澤之間。敦厚樸質。里中皆稱爲長者。余小子兄弟凡七人。皆縱之使遊學。其所以督課之者甚至。即吾母亦如之。今吾父六十有四年。而吾母亦已六十矣。願吾子賜之一言而歸。以爲親壽。是余小子之所效於二親者也。夫燕市諸公貴人。有氣力者。肩相摩。踵相接也。其言足以爲榮。其譽毀足以爲重。輕。端木過而不顧。而獨有取於羈窮。迂拙。枯槁。憔悴之人。不已遠乎。其斯以爲端木已矣。他日者。余且攬江山之奧區。窮幽遐之瑰異。浸尋及於閩嶠。荒海之間。訪故人於洞口。拜二親於堂下。相與徜徉於白雲之間。而笑傲乎塵土之碌碌也。豈不快哉。遂書之以爲二親壽。並以志吾之懷也。

芥舟翁壽序

吾戴氏系出微子。本神明之胄。洪武中自新安遷桐城。支屬蕃衍。稱爲著姓。自頃以來。

衰微亦已甚矣。然吾觀邑中鉅族大家。一時冠蓋赫奕。鄉人震畏而榮耀之。不數傳而頽敗零落。或至降爲編氓。夷於皂隸。吾戴氏雖無顯位於朝。而以書詩孝弟世其家。垂三百年而猶不盡墜。較之於彼。所得孰優而孰歎也。吾聞諸父老云。當戴氏之盛也。農服畎畝。士勤絃誦。恂恂禮讓。而家皆饒裕。恥爲非義之取。睦婣任卹之風。他姓往往取以爲法。迄於今日。而以吾所聞。驗諸所見。其流風果能一二盡存。而無替歟。昔震川歸氏。爲其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述其家世云。詩書一綫之緒。僕僕能保。如百圍之木。本幹獨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日之扶疎盛衰消息之際。蓋家家爲然矣。芥舟翁爲余大父行。其尊人庶野府君。博學高隱。與其兄綺玉府君。爲章府君。皆以盛德享高年。以余小子之謏陋。而府君輩時時獎勵之。今府君輩皆已謝世。而余垂老困頓。又如歸氏所云。無以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此余所爲序翁六十壽而不禁三嘆也。翁以尊行爲族之長。一族之轉移實係之。故以吾譙國之故事告焉。至於吾家之得壽者。項背相望。自邑志所載。及余所見。不一其人也。歸氏之序存默翁也。曰壽自吾家所有。無容祝禱之矣。余於翁亦云。

朱太孺人壽序

歲丙戌冬十月某日。爲朱太孺人六十之生辰。其子某。屆期謙集賓客。奉觴上壽。而先期謁余。請爲稱壽之文。蓋事有不合於古而不失其爲古之道者。今之生辰爲壽者也。古者君臣上下。親戚朋友之間。相與飲酒燕樂。必酌觥爲壽。以高年相祝頌。而至於生辰爲壽。則不見於三代之文。豈其時禮儀尙有缺而未備者耶。抑其事偶不載於經傳及諸子。而實有不異於今者耶。夫人子之所欲致於親者。未有窮極。親之年愈高。則子之情愈歡忭無已。於其親之生辰。率其家衆。羅列拜舞。而賓客親族鄉黨之人。盈門滿座。置酒高會。歲歲皆然。每閱十年。則又較平時加盛。此在人子樂其親之高年。承歡養志。爲一門之盛事。豈非事之不合於古而不失其爲古之道者歟。然而世俗稱壽之文。則有可異者。雷同諛佞。不以爲怪。甲可移之乙。此可移之彼。其所稱述。皆過其情而失其實。腐爛之辭。鄙俚之言。咸以爲吉祥而可喜。此則非君子所以壽其親之言也。君子不敢以世俗之事待其親。則亦豈敢以世俗之言壽其親乎。先是歲丙子。太孺人五十之生辰。稱壽之文。則吾友汪庶常武曹。實爲之序。武曹固不肯爲雷同諛佞之言者也。

而某今又以屬余。則某之所以事其親者可知矣。余嘗客朱氏。知太孺人具有賢行。而某奉母命讀書。與賢士大夫交遊。太孺人聞之。輒飄然喜也。則太孺人之所以教其子者可知矣。夫親之望於其子者。亦無有窮極。在世俗之情。亦不過欲其子之富且貴。與已之能受其奉養而已矣。而太孺人之所以教其子者。若彼其去世俗也。不亦遠哉。宜乎某之不敢以世俗之事待其親。並不敢以世俗之言壽其親也。某歸持吾言以獻於太孺人。太孺人其亦當飄然喜乎。

戴母唐孺人壽序

唐孺人。雪舟府君之配。而余大母行也。余兒時。嘗從學於府君。受其論語句讀。童子同學者。凡十餘人。一日府君蓄金魚於盆。與孺人臨視。余過其側。府君指余而謂之曰。此吾家之秀出者也。以故孺人視余。不與他童子等。未一年余以病歸。不復至府君舍。久之余與府君同入縣學。而余尋客遊於外。往往七八年乃一歸。歸即去。而府君亦多客遊。踪跡錯互。不相見者動十餘年。歲己卯。府君以應試至金陵。適余僑居金陵之青溪。府君過訪。留飲數日。甚歡。久之余挈家還故里。買宅於南山。距府君舍四五里而近。而

府君卒已數年矣。孺人今行年已七十。聰明強健。無異曩昔。廼憶受府君之課。督依依孺人之側。忽忽遂至四五十年。恍如昨日。而余亦老矣。孺人子祿符。承歡膝下。能得孺人之心。會孺人生日。祿符欲得余文。以爲孺人壽。故爲之書。

凌母嚴太安人壽序

歲丁亥四月。吳門凌君某。介余族壻姜君賦三而來謁曰。七月某日。爲吾母設悅之辰。蓋年臻八十矣。世俗壽其親。必有稱壽之文。鋪張其平生之蹟。以致其頌禱之意。然而駢麗之體。廓落之辭。雖有盛德懿行。反以掩其實。非君子之所以壽其親也。且稱壽之文。世皆以出自達官貴人爲重。往往使人代爲之。而嫁名於達官貴人。夫達官貴人之名。果足以爲親重乎。若是者。余亦以爲非是。故吾今爲吾母壽其文。莫如子宜。既又曰。吾凌氏爲吳中名族。自大司馬詳山公。侍御存義公。大叅約庵公。相繼登第爲大官。而吾母實爲嚴靖文公曾孫。始吾母來歸。兩家皆隆盛。會遭鼎革之際。干戈擾攘。所在無安土。吾母及先君奉王父母。轉徙飄泊。幾罹於禍。僥而得免。後王父母相繼謝世。家漸銷落。而喪葬之事。吾父母獨任之。尋吾外氏有宗族牽連之禍。家亦毀。久之江南奏銷

案起。吾凌氏與外氏俱掛名籍中。吏議嚴迫。而吾先世之所貽。至是蕭然已盡。吾母勉強。撻拄。佐先君以經理家事。漸復其舊業。而力已殫矣。吾母至性純孝。吾王母疾。割股以進。外王父母晚年家落。依吾母以居。奉養及喪葬皆如禮。及先君捐館。而吾兄弟二人。兢兢自守。不敢隕墜。則吾母之教督。視先君存焉。尤爲嚴切。蓋吾母始享安樂。中間備歷艱苦。晚而家復振。今年臻八十。而耳目聰明。手足便利。操持家政如曩時。其享壽殆未可量也。余聞之而歎曰。凌氏之復興也宜哉。夫人家之廢興。惟視乎女德。雖有奇尤異敏之士。而苟無壺德內助。則其家亦必不能有成。夫古之稱女德者。雖其至纖悉之事。如盥漱櫛。縫紵。筓總。衣紳之飾。箴管線。續繫。裘綦履之珮。羔豚。脔瀹。滌醢醢之調。縫紉。灑掃。周旋。慎齋之節。要不過爲閨幃內則之常。而君子獨樂爲稱道之。况從艱難困苦之餘。復能昌大厥家。豈不尤賢乎哉。然則太安人之以盛德享高年。固其宜矣。而凌氏兄弟之所以壽其親者。亦可謂有君子之心焉。余固不辭其請。而樂爲書之。

戴母湯太孺人壽序

吾戴氏自婺源遷桐。於今三百有餘歲。以耕桑忠厚世其家。鼎革之際。家世零落。而田

有自爲童子。常於歲時伏臘。從王父及宗族諸長老。置酒爲壽。得聞先世遺訓。當是時。余王父同祖兄弟凡五六人。而與子勳府君誼尤篤。子勳府君同產兄弟三人。皆居東郭外。王父時時攜余造其家。相與述先世軼事。及祖宗創業之艱難。余時雖幼。備志之於心。府君舉子三人。與余年相若。往往肩隨入府君內室。府君配湯太孺人。輒撫摩之。等於諸子。久之。余遊四方。而王父與諸叔祖。相繼謝世。即諸叔祖母亦無存者。而湯太孺人。巋然獨存。迴憶童子時。至今三四十一年間。而聚散存沒之感。其何能無慨於中耶。始余家之衰也。往往因鬻賣田宅。遂一敗而不復起。恆產既失。則於先世之遺訓。有不能復遵者矣。吾王父所受田宅皆存。而子勳府君晚而食貧。且被病。太孺人左右支吾。勤無鬻田宅。今尙有數畝之遺。數椽之庇。以居其子孫。喬木森然。園廡無恙。而諸孫濟濟。繞膝則太孺人。有功於戴氏甚大。而享大年。以觀子孫之復盛。固理之不爽者矣。太孺人所居曰官山。蓋移自東郭者。已踰二十年。而太孺人年已七十矣。余所居去官山十餘里。欲徒步往爲壽。適有吳門之役。乃書此使諸弟持往太孺人所。揭諸屏間。

左忠毅公傳

左光斗字共之。南直隸桐城人。舉萬歷丁未進士。起家。中書。選授浙江道御史。天啓初。與給事中楊漣。俱以清直。敢言。負重望。每國家有大議。公卿大臣。輒問二臺省云何。二臺省者。卽光斗漣也。兩人公忠一體。有所舉劾。必諮而後行。權貴人皆凜凜畏之。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皆從之游。而小人之趨利貪權勢者。皆弗之便也。巡視中城。搜獲假官假印假文卷。以百數。吏胥宿蠹。爲之一清。尋巡視屯田水利。上書言國家倚漕。東南不可恃。而京以東。畿以南。兩河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千里。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請一切有司。首課農政。興水利。田野不治。卽異才高等。亦注考下下。制曰可。光斗親巡行阡陌。督官吏。教民種植桑麻。蠶結。彷彿江南。及光斗去。後至者。漫不以爲意。由是田復荒不墾。神宗不豫。太監劉朝魏忠賢。矯太子令。索嘉靖中戚畹莊田。光斗封還不啓。已又奏太監陳登奪民籽粒。壞屯政。且請蠲十三場逋租。民咸復業焉。尋又督學畿輔。光斗明能知人。往往所取士。能預決其得失利鈍。後皆卒如其言。無一爽者。而識史可法尤奇。光斗念天下承平久。人不知兵。而疆場多故。每行部。輒較諸生射。奏開屯學。又奏開武學。光斗多諳朝廷典故。而留心於當世之事。慨然以天下自任。其才無所不通。

未及盡試。而崔魏之難作。當神宗晚節。遼東事起。北關新破。天子怠荒。不視朝者三十餘年。光斗上疏曰。臣惟今日之事。遼安則天下安。遼危則天下危。皇上御朝則天下安。不御朝則天下危。早御朝則救天下之全。遲御朝則救天下之半。若終不御朝則終無救而已矣。何也。今天下非無全力也。救遼者非不多方也。譬如病者在床。醫者在門。曾不得望主人而切脉。卽投溫投涼。治標治本。總無當也。善醫者則不然。但請主人正襟危坐。察言審色。伸脊容身而病已霍然矣。臣非不知陛下靜攝日久。而悅社稷自不得悅君。若能及此時而一御朝。臣謂有十二善焉。歷數在躬。厥惟天子。有爲子三十餘年。不見父母者乎。及此正朔新頒。一出而天怒可回。一善也。二祖八宗。憑依者陛下。有爲子若孫三十餘年。不見祖宗者乎。及此太廟時享。躬親七祀。二善也。人主天也。羣臣萬物也。有萬物三十餘年。不見天日者乎。陛下一出而陰霾解散。陽氣發舒。三善也。不但此也。大蹇朋來。睽孤乍合。陛下無所厭苦。羣臣無所責難。陛下四善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動色相戒。懼心以生。五善也。公憤盈朝。私鬪自平。上曰余一人之罪。羣臣曰諸大夫之罪。如兒女爭言。見主人而自息。如兄弟鬩牆。遇外侮而自消。六善也。而後問

兵馬於邊臣。何以閱視敘功。則在在飽騰。調發應援。則在在單弱。不但三韓。九邊盡然。不但九邊。天下盡然。破積習而討軍實。七善也。而後問糧餉於戶部。何以兵既不足。而餉不見有餘。餉既不足。而兵不見有餘。核而清之。歲可省京儲數十萬。籍而沒之。歲可增邊儲數十萬。八善也。又且問用人於吏部。毋以人試官。毋以官試地。論定取自上裁。不效罪坐舉主。九善也。又且付罪臣于法司。如楊鎬。李維翰。李如楨等。國有常刑。毋令賄免。十善也。又且申陳力就列之義於大臣。能如于忠肅之入守出戰。王忠毅之北討南征。則請拜樞密。否則奉身而退。無久妨賢路。十一善也。臣更有寒心者。自陛下不見羣臣百姓以來。人人皆無固志。富商大賈。席捲南還。勳戚貴臣。陰圖轉徙。卒然有急。二三宦豎。掉臂而去耳。陛下。一出而羣情無恐。效死勿去。十二善也。有此十二善。不過舉步之勞。片刻之暇。何憚而久不爲此。此必有物以爲之祟。將在內廷耶。在外廷耶。在外廷。則不當有此。臣子在內廷。則陛下。奈何甘受其祟而不悟也哉。誤不可再。時不可失。幸而及。臣所謂僅救其半。不幸而不及。不忍言矣。疏三上。皆不省。當是時。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尙書黃嘉善。皆以不稱職。爲光斗三四糾。而嘉善採人言。許天下募兵者。自領

至京師受職。光斗論其害。事寢不行。初御史熊廷弼巡撫遼東。自謂天下才傲很自用。光斗時時規諷之。廷弼不悅。既去遼。遼敗。復起經略。廷臣欲斥前沮廷弼者以謝之。光斗疏救之。廷弼愈不平。光斗嘗謂同縣倪太僕曰。熊公才優而量不逮。前以之守遼可也。今以之恢復。豈不殆哉。居有頃。廷弼果敗。光宗崩。李選侍居乾清宮。熹宗居慈慶宮。選侍者光宗所愛幸。上崩。諸內臣教選侍矯遺命。母天下。聲言欲垂簾決事。而劉遜劉朝。姚敬忠。李敬忠等。盜寶漏洩。恐誅。欲倚選侍自固。皆出死力佐之。於是光斗與都給事楊漣謀。恐爲他日患。乃上疏略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祖宗以皇帝御天。居之。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尊制。歷代相傳。未之有改。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儼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先皇。無鷄鳴脫簪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養育之恩。此豈可托以聖躬者。伏乞收回遺命。仍守選侍之職。或念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一號殿中。殿下仍回乾清宮。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幾宮闈清而名分正矣。疏上。選侍大怒。而楊漣等力爭。內臣王安亦主漣光

斗議。選侍不得已。乃出居曦宮。上還乾清宮。光斗復奏移宮以後。固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陛下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若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此非國體。亦非臣等建言初心矣。御史賈繼春上書。以爲移宮非是。首排光斗。其黨相繼譁於朝。迄數日不定。後崔魏殺三案諸臣。三案者此其一也。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召廷臣共議之。光斗議曰。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爲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改與存也。曰。生而急欲尊之。爲改崩而不忍削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啟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啟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半載。又使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歷已頒。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歷未改矣。天啟之明年已定。於是乎追思先帝之懿美。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紜之議。直欲削之。不知其解矣。天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日。亦君也。今一月。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祥厚。其終天啟億萬年之祚。開其始。將不稱宗乎。不祔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將孫稱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景

泰以叔姪弟兄之事。行於父子之間乎。泰昌之於萬曆。猶天啟之於泰昌也。泰昌不忍於其親。則存之。天啟獨忍於其親。則削之。是陷上於不孝也。卽不忍於祖。而忍於父。猶之不孝也。急欲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亦曰億萬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之君。歿不得享一日之號。仰既不能得之於父。俯又不能得之於子。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己之有餘。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帝祖考之靈不安。而謂上安之乎。載考綱目。唐睿宗太極元年。下分註。玄宗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分註。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晉武帝崩於四月。不書太康。直大書孝惠皇帝。永熙元年。而資治通鑑。於玄宗直書先天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先天。於順宗直書永貞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晉永熙之書。亦如綱目。由此觀之。晉唐二君。皆當年改元。一四月。兩八月。不必正月而後改元明矣。唐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在者如此。况崩者乎。夫千古禮法史法之宗。無如朱紫陽司馬溫公。今之高論度。不能加兩公上。如溫公議。則獨存泰昌。如紫陽議。存萬曆。並存泰昌兩書。具在。可無煩聚訟爲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甚於不踰年。

改元之非。今成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上躰年不改之非。宜以先帝御極之辰。追書之曰。泰昌元年八月朔。即皇帝位。盡歲止。而哉生魄以前。仍爲萬曆四十八年云。於是公卿皆以爲光斗議是。詔從之。是時大學士沈瀛。與外戚鄭養性。太監劉朝。交通亂政。先後典重兵。光斗與刑部尙書王紀等。先後論姦相典兵。外戚典兵。內監典兵。必爲國患。居無何。此三人皆敗。而魏忠賢新專國。命廷臣三案。異議者皆附之。其黨崔呈秀。魏廣微。尤用事。光斗已歷官至僉都御史。而楊漣爲副都御史。是時吏部尙書趙南星。侍郎陳于廷。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都給事魏大中。皆負海內清望。羣小畏惡之。光斗同郡阮大鍼者。謁忠賢。進百官圖曰。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攻。某宜旁射。於是忠賢大喜。按圖殺諸君子。往往多用大鍼之策。御史崔呈秀。初巡按淮揚。賅累巨萬。高攀龍劾之。遂父事忠賢。大中亦劾大學士魏廣微。兩人教忠賢速殺漣。光斗大中等。事未發。會楊漣奏忠賢二十四罪。於是忠賢罷。兩人官而逐之。廣微嫉忠賢。劫光斗裝以逮。忠賢不應。已而覘光斗就道。惟襟被而已。廣微私自喜曰。幸未劫也。先是給事中傅樾。與東廠理刑傅繼教相善。繼教與傅應星結爲兄弟。應星者。蓋忠賢之甥云。或曰。即

忠賢子也。樞因應星通於忠賢。忠賢因以其第宅居樞。樞欲殺光斗大中。以媚忠賢。求兩人瑕隙不可得。乃曰。光斗客有汪文言者。並游於楊漣魏大中之門。今當誣文言爲兩人畫策納賄。鍛鍊文言。以成其獄。如此則兩人可殺也。遂上書論之。光斗奏辯數四。乞罷歸養親。不許。至忠賢逐光斗歸。終朝拷掠。文言文言不服。遂殺之。而御史徐大化者。忠賢黨也。論光斗妄議移宮。且受熊廷弼賄。誤封疆及屯吏金。故事。御史巡視屯田。屯吏餽金數百。御史受之以爲常。光斗獨却不受。諸御史皆慚且恚。至是大化誣奏之。忠賢矯旨。遣提騎逮光斗。漣入京考鞫。提騎至桐。光斗泣語諸弟曰。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別。家人環泣生祭。縣中父老子弟。張檄示擊提騎。光斗曰。是速死矣。固止之。檻車出郭。縣人擁馬首號泣。焚香拜北闕。提騎皆爲流涕。壯士數百人潛行。欲伏闕訟光斗冤。至黃河。光斗知之。固辭謝。乃還。容城舉人孫鍾元。欲脫光斗於客氏。以告光斗。光斗曰。吾雖不肖。豈能懼寺人之禍。而求生於媚人之手乎。定與人許顯純者。素無賴。尤疾惡士大夫。及忠賢用事。顯純謁忠賢。求爲獄吏。士大夫入獄者。多不能免。至是顯純嚴刑訊光斗。坐賕二萬金。是時熊廷弼兵敗。下詔獄。爲狀告於朝。曰。楊左兩人。前日皆欲殺

我者也。何以余爲通賄。而畿輔好義者。皆設部分募應。鹿太公。鹿太公者。太常卿鹿善繼父也。太公爲人好氣樂義。日夜奔行郡縣。釀金爲光斗償贖。欲以脫光斗。初光斗督學畿輔。畿輔人德之。故爭應太公。金入未畢。而忠賢已殺光斗於獄。先是光斗在獄。出片紙寄其家曰。辱極。污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願以此報天子。報二祖。列宗。是歲天啓五年七月也。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如斗。而楊漣。魏大中皆死。閱二年。熹宗崩。烈皇帝立。誅魏忠賢。客氏。崔呈秀。而禡阮大鍼。魏廣微等。贈光斗右副都御史。予祭葬。再贈太子少保。謚忠毅。予三代誥命。縣人立祠祀之。初大興人史可法。幼貧賤。奉其父母居於窮巷。光斗爲督學。可法以應童子試。見光斗。光斗奇之。曰。子異人也。他日名位當在吾上。因召之讀書邸第。而時時餽遺其父母。費用。一日光斗夜歸。風寒雨雪。入可法室。見可法隱几假寐。二童子侍立於旁。光斗解衣覆之。勿令覺。其憐愛之如此。及光斗逮繫。可法已舉於鄉矣。可法知事不可爲。乃衣青衣。攜飯一盂。佯爲左氏家奴。納橐籥者。賄獄卒而入。見光斗肢體已裂。抱之而泣。乃飯光斗。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隣宜厚自愛。異日天下有事。吾望子爲國柱石。自吾被禍。門生故吏。逆黨日遯而捕之。

今子出身犯難。狗彘。經之。小節而櫻。奸人之鋒。我死。子必隨之。是再戮我也。可法拜且泣。解帶束光斗之腰而出。閱數日。光斗死。可法仍賄獄卒入。收其屍。糜爛不可復識。識其帶。乃棺而殮之。得以歸葬。後可法果以功名顯。

贊曰。余與左氏子弟游。得見公獄中手書。血蹟斑斕。可悲也。當天啟初。正人在位者不少。相繼覆滅。海內寒心。而逆黨根株蔓延。雖以烈皇帝之英武。不能盡爲掃除。竊位釀亂。至於亡國。哀哉。

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雲南昆明人。其先江蘇無錫人。洪武中遷雲南。大觀之妻曰楊氏。生子二女一。其長子曰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大觀父子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崇禎末。羣盜張獻忠等陷蜀。已而大兵討張獻忠。破殺之於鹽亭。其將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望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大觀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爲。當是時。永明王卽帝位於廣東。可望陽臣永明。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望。共迎帝入滇。可望走北降。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大

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非明官也。於是挈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大觀父子讀書其間。誓弗出。歲戊戌。清兵破李定國軍。浸尋至滇。帝出奔於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願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域外。依小夷。求須臾活。豈可得乎。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惟有一死。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能不爲父死。大觀曰。汝死誠善。第汝母及汝妻皆在。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皆在旁。乃曰。君父子爲國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鎖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聞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觀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瘞之。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鄰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樓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呼。吾一婦人將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遂赴火而死。

贊曰。自神廟以來。天下多故。行間大吏。計惟有逃耳。一逃而廣甯失。再逃而流寇猖。又

逃而金陵亡。而閩亡。而滇黔亡。嗚呼。東南諸帝之死。視烈皇帝之死。爲何如也。大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子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曹先生傳

曹先生。桐城人。逸其名。維周其字。家距樅陽十餘里。樅陽者。濱江之市也。左右環之者。重山疊嶂。而曹先生少讀書山中僧舍。爲童子師。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崩。先生是時年未滿二十。聞之。痛哭。即散遣其徒。去終身。未離僧舍。距其家僅數里。未嘗一日歸也。爲僧種菜。僧食之以酬其傭工。僧之易者。前後數十人。而先生在僧舍種菜如故。聞有客至。輒避匿不與言。灌畦之暇。時時取書讀之。或有問之者。爾傭工。固知讀書乎。答曰。吾不知讀書也。第能識字而已。鄰里鄉黨。皆莫知有曹先生之高節。其族有一士人。投徒於縣中。余往問之曰。我伯父行也。今已垂七十有餘矣。贊曰。曹先生一布衣。遭國破。遂棄其家。終身爲人傭工以死。彼受人主知。遇得富貴。而反顛事仇者。視先生何如也。吾縣士大夫。當革命之際。不仕者雖多。而苦節獨有一曹氏。

李庶常家傳

李本涵。字海若。山東大嵩衛人。其父曰贊元。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侍郎以諸生起家爲大官。本涵實爲其伯子。從宦京師。侍郎每有繁劇。輒委本涵。條分縷晰。事無不辦。侍郎以此奇之。本涵貴公子。無紈綺之習。守寒素如故時。而喜賓客。重然諾。慷慨好施予。嘗屢散千金不顧。侍郎每顧而喜曰。此吾家之才子也。本涵好讀書。尤喜與四方名士交遊。切劘討論。文日益進。康熙丁巳。舉於順天。歲戊辰成進士。入翰林。本涵性至孝。自侍郎歿。其孤十餘人皆幼。本涵中情深愛。其或偶有疾痛。往往憂念。至終夜不寐。延師教之。亦時時自督課。諸弟皆感動思奮。學益勤。十餘年。登萊間稱文章家。輒歸李氏。學使者行部至登州。獎嘆。用以冠冕諸縣。皆本涵子弟也。本涵性孝謹退讓。其化行於一家。而宗族鄉黨賓客。所以存恤周給之者。無不備至。自俗之頹也。人人各務封殖自私。獨本涵急人之困。如傷在體。諸公貴人皆笑之。而本涵卒不爲衰止。然事過輒忘。終身未嘗言某人吾嘗有某事相濟也。歲己巳之秋。卒於京師邸第。弔者相哭於途。生有二子。曰欄曰栻。皆能讀父書。人以爲本涵不死云。

贊曰。余以己巳之夏。自濟南入京師。海若每訪余於旅舍。議論今古。閱數月而海若卒。其卒也。夜半方讀漢書。聲朗然出戶外。忽咳嗽數聲遂卒。年僅四十有二耳。余既爲文哭之。又誌其墓。載海若事詳矣。今年秋。其弟鑑湖來請爲傳。余故復爲書其大略焉。

張翁家傳

張翁諱某。字某。江南華亭人。遷嘉興。君性好佳山水。每遇名勝。輒徘徊不忍去。少時學畫。爲倪雲林黃子久筆法。四方爭以金幣來購。君治園林有巧思。一石一樹。一亭一沼。經君指畫。即成奇趣。雖在塵囂中。如入巖谷。諸公貴人。皆延翁爲上客。東南名園。大抵多翁所構也。常熟錢尙書。太倉吳司業。與翁爲布衣交。翁好詼諧。常嘲笑兩人。兩人弗爲怪。益都馮相國。構萬柳堂於京師。遣使迎翁至。爲之經畫。遂擅燕山之勝。自是諸王公園林。皆成翁手。會有修葺瀛臺之役。召翁治之。屢加寵賚。請告歸。欲終老南湖。南湖者君所居地也。暢春苑之役。復召翁至。以年老。賜肩輿出入。人皆榮之。事竣復告歸。卒於家。

贊曰。余聞張翁事父母。頗孝謹。其父卒。爲營墓地不得。忽夜夢見父攜遊郭外。指一阡

應言曰。此吾葬處也。明日有人持一地圖來求售。宛如所夢。遂售之。一日出遊。宿於書園亭。夢父撫其背曰。爾急歸。爾母且逝矣。覺而奔。抵家。母果不起。持輿訣。乃卒。其子爲予言如此。子治父術亦工。

沈壽民傳

沈壽民。字眉生。南直隸宣城人。崇禎中。延綏盜起。蔓延偏天下。湖廣總督熊文燦。撫張獻忠於穀城。兵部尙書楊嗣昌。從中主其議。自賊初起。屢撫屢叛。卒釀禍不可支。文燦不知兵。好爲大言。自以得賊要領。撫必成。嗣昌信之。嗣昌者。故宣大總督。以奪情起。爲兵部尙書者也。是時天下多故。上所用人。文武皆不效。謂科舉不足得天下。士歲丙子。復薦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壽民至京師。上書言嗣昌以居喪起。用當慷慨誓師。自請躬歷戎行。乃因循偷惰。師老財匱。禍有難言。又言嗣昌既不能躬履行間。軍旅之事。一付文燦。未止。誅勦之名。而並失招撫之實。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制敵。聽命於人。而可服人者乎。文燦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而嗣昌復夷然不顧養癰之可畏。正恐掃蕩無期。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使張紹先不爲

奏。壽民復上書通政。以爲區區之誠。一日不達。決難緘默自己。毋使獲罪執事。幸甚。詔先具疏言壽民兩書。字多踰格。請上裁詔。不允封進。嗣昌亦具疏待罪。壽民曰。吾兩書以踰格故不進。上未嘗拒使勿言也。復彙括兩書之意。使就格上之。畱中不報。遂拂袖而歸。居無何。獻忠果叛。羣賊皆應之。上怒。誅文燦。嗣昌自請督師。如壽民旨。壽民之論嗣昌也。並及奪情之非。詹事黃道周曰。此大事。在廷不言。而草野之士言之乎。於是具疏論嗣昌奪情非是。繼而論者。臺諫則有何楷。錢增。林蘭友。成勇。翰林則有劉同升。趙士春。南京兵部尙書范景文。復率南京九卿具公疏。上大怒。諸臣皆斥去。壽民言不用。既歸。名益重。是時科目積重不可反。諸薦舉者爲州縣吏部。率皆予以荒殘地。多罹賊禍。其免者又往往中以文法。於是凡薦舉者。多欲棄去。復入場屋。以取科第。督學御史勸壽民出應試。張國維亦移書趣之。壽民曰。前論嗣昌者。皆得重罪。而壽民首事發機之人。假使上怒早及。已先諸君子受禍矣。今敢尙思進取哉。於是隱居姑山。授徒自給。歲甲申。京師陷。留都再立。而黨禍大作。阮大鍼者。名在逆案。廢錮居南京。以新聲高會。網徠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掉闔。東南名士。顧杲。吳應箕等。大書其罪。布於通衢。

壽民亦與焉。禮部主事周鏞實爲諸名士所附。及大鏞得志。殺周鏞。分捕諸名士。壽民變姓名。攜家匿金華山中。南京隨破。漂陽陳名夏。先是名亦在捕中。亡去北降。久之。用事。名夏故與壽民善。遣使貽書壽民。欲薦之朝。壽民對使焚其書。且與之書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臬羽所南也。所以死者爲多。此物色故耳。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速僕死者也。名夏得書。嘆息而止。壽民自守以嚴。一介不妄取予。其與人交。有至性。當周鏞下獄。禍且見及。鬻田爲贖用。不令鏞知。鏞子數歲。自金華歸。即招之來學。渡海。其友周梅骨於海外。皂帽裹頭三十年。雖盛暑未嘗去。歲乙卯。屬疾。臨卒。書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年六十九。著有姑山文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學者稱耕巖先生。

贊曰。沈先生清風高節。不可及矣。當明之既亡。東南遺民。義不忍忘故國。多有愚昧以觸罪戾。至於覆其宗祀。海上之役。金壇丹徒宣城三縣士大夫受禍尤烈。先生獨超然遠覽。自全於耕鑿之間。可不謂智勇絕人者乎。

金之純字健之。湖廣廣濟人。萬曆四十三年舉人。崇禎中由醴陵縣教諭。歷官至興安州知州。當是時海內承平久。人不知兵。流賊起陝西。官吏或走或死。漫不知守禦。於是賊所至名城皆破。興安尤富。賊衝而旁近郡縣若紫陽白河漢陰石泉平利諸遺民。逃徙來者不絕。之純到官未幾。賊卽至。簡料民兵。經畫器械。爲守禦計。是時久旱。夜忽大雨。漢江漲。濠水驟高數尺。賊不能渡。城中益得爲備。賊引去。水尋涸。復至。拒却之。凡四薄城。久之食盡。城且陷。之純請救於旁郡遊擊唐通。通以兵至。之純縋死。士出。與之合。殺賊渠數十人。賊乃解圍走。御史上言狀。天子嘉興安獨死守。超遷之純漢中府知府。未及離興安而卒。年四十有六。興安自被賊。歲饑且疫。之純給醫藥。設粥糜。全活者甚衆。死者官爲殮之。民皆感泣。及其卒也。州人醵金共襄事。乃得舉槨還。州人哭送百里外。乃反。唐通者涇陽人。用兵有紀律。善戰。後積功至總兵。封定西伯。歲甲申。以居庸降賊。賊方虞邊騎之從河套入也。使通守石峽。先是保德州人陳奇瑜爲五省總督。實縱賊於車箱谷。以成甲申之禍。卽之純守興安之年也。通故在其麾下。奇瑜好貨。家貲鉅萬。陰召通以兵來護其家。於是通移駐保德。已而知賊事不成。仍稱定西伯。爲先帝發

喪旦夕。編表哭臨。沿河州縣。皆據之。尋大兵定燕京。遣將徇山西。而通以其衆降。封爲定西侯。解其兵柄。隸之旗下。居久之。思出鎮。不得。意鬱鬱不樂卒。

贊曰。金先生之守興安。本全興安者。唐通力也。故余爲率連書之。先生他事。多見於王尙書朱庶常所著傳中。茲不具錄。鼎革之後。先生之手澤存者。僅興唐將軍書一通。先生孫啟洛。與余同游太學。嘗以其稿示余。辭氣激昂。其一時駕馭之略。可以想見。使得如先生者。數人與通同事。終始周旋。其晚節安至是哉。

溫灤家傳

溫灤。字其旋。先世太原人。明初溫祥卿。以布衣謁明太祖。太祖使佐耿炳文守長興。子孫因家焉。祥卿叔某。遷烏程之七里村。壽九十有九。是爲七里溫氏之始祖。曾孫璋。運糧入京師。道出山東。歲荒。民大饑。璋盡賑以所運糧。歸而自買穀以輸。自璋傳十世而至灤。灤幼讀書。能文章。有聲。年十七。入學宮爲弟子。崇禎中。東南諸名士結復社。以文章節義。號召天下。灤亦與焉。復社者。諸名士置酒高會之所。名爲繼東林而起。東林故仇浙人。其於相國體仁尤甚。體仁灤兄弟行也。吳門徐枋。見灤於復社。以體仁故。意頗

不相得。後明亡。復社諸生。多出試場屋。濬棄諸生服。終身不出。而枋匿迹太湖之濱。與世絕往來。聞濬高節。屢作畫與詩貽濬。濬懸之壁間。曰。吾與昭發時相對也。然昭發今日知我耳。昭發枋字也。徽州司李璜。亦濬兄弟行。先是璜知天下不可爲。使人召濬至。曰。吾當以死報國家。宗族事恃有汝在。相與飲泣而別。居無何。南京失守。徽州隨陷。璜殺妻女自刎死。濬時年三十。遂隱居不出。曰。吾不忍負吾兄一訣也。與其友五六人者。皆以行誼自矢。久之。其友皆變節以去。濬獨與同縣高士嚴三求。及學佛人棲雲善。棲雲者。姓沈。名葵明。亦明諸生。隱於僧者也。濬爲人忠厚。見人之傷。如己之傷。人有以緩急告者。無不應。囊中金不足。往往稱貸給之。宗族事無大小。悉身任。雖勞且怨。不避。其書室曰屏山草堂。堂先世所遺古松二株。高千尺。濬讀書其間。每日皆有紀錄。曰讀某書。爲某事。見某客。時自省察。其刻勵如此。年六十有三卒。

贊曰。明之亡也。諸生自引退。誓不出者多矣。久之。變其初志。十七八。先生年方少。有文譽。卒不食其言。可謂賢矣。吾讀先生子棐忱所作過庭紀述。先生有言曰。歲乙酉。吾自留都還。宿鎮江。望見揚州火光燿天。鼙鼓聲振動。江水爲沸。及至吳門。則皆習競渡。畫

船簫鼓勿絕也。嗚呼。廟堂之玩愒。抑已甚矣。而郡國亦復然。欲不淪胥以溺。得乎。蓋生悲感往事。老不能忘如此。乘忱介其族兄鄰翼請作傳。余是以論著之。

張驗封傳

公姓張。諱福衍。字峭谷。福建龍谿人。康熙戊辰進士。起家行人。遷刑部主事。陞吏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皆在驗封司。其在刑部。充纂修律例官。區分條晰。輕重務得其平常。決獄悉心詳察。罪有可出。則喜形於色。否則不憚者累日。其在驗封所。掌爲誥封諸事。故事諸臣有罪削籍。其父母誥命俱追奪之。公曰。令甲無概行追奪之例。今以子孫故而盡累其父母。豈天子孝治天下之意哉。於是獨排衆議。凡罪不至追奪者。悉不追奪。人皆以爲得體。康熙己卯壬午乙酉。當賓興之期。公皆爲分校。所得士最盛。衆論翕然稱之。其陞郎中也。引見之日。上曰。爾籍貫姓名。朕所熟記。才品出衆。朕固深知之。公以夙望浮沉郎署。一旦被優旨獎嘆。人皆以爲榮。公天性好施予。急人之困。幼時居漳之南靖。南靖多水火之災。一遇災。呼號之聲相聞。公使人謂之曰。哭無爲也。若所須於吾。是取聞者問其年。曰十歲耳。人皆奇之。常以繩貫錢。置囊中。出遇老弱貧困者。故

墮於地。使拾去不令知。人家有喪不能辦者。寡婦幼子。方哀迫不能爲計。公輒密投金於戶內而去。其家獲之以爲神賜。終莫知其所自來。鄉里有大工大役。公往往出已橐中金。身任其事。至其自奉。淡泊飲食。及被服。居處蕭然若寒士也。爲人寬厚和平。平生未嘗有疾言怒色。有犯者皆不與校。素不信二氏之學。嘗爲人指陳其誕妄之狀。多化之者。康熙丙戌。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二。戴某曰。余鄉舉實出先生之門。比晉謁先生。殷勤屬望。有加無已。自是或閱二三日。輒至先生署內。因得悉先生之生平。然未及半載。而先生卒矣。嗚呼。豈不悲哉。余採其一二遺事。爲述而傳之。並書數通。以貽同門之士。使讀此而奉先生之風範。猶如生也。

楊允正傳

楊允正。字子展。江南休寧人。系出漢司農震。允正父上達。讀書博洽。敦於孝友。允正從受學。無所不通。而忠信孝弟。一奉其父爲師法。允正有弟二人。仲早卒。季讀書應舉。當父在時。家稍稍落。父謂允正曰。食指數百人。所入不能贍。余老不能治生。汝其勉之。於是允正客游四方。爲計然之術。積累至贏餘。而先業復振。居久之。允正客於外。忽心動。

距家八百里。馳三日夜而歸。歸則父病甚。欲得允正與訣。而允正適至。父悲且喜曰。兒歸乎。對曰。兒恨不早歸也。父曰。汝仲弟早卒。其子幼。汝撫之以有成。汝季弟讀書。家事惟汝治。勿以繁劇累之。允正遵父命唯謹。閱十餘年。家人或欲析產。而仲弟之子及季弟所受。較父所遺輒多數倍。宗人皆賢允正。相與議贖金爲賀。且以勸來者。允正謝弗受也。先是仲弟爲商於青陽。耗父貲且盡。困甚。冬月衣單衣。懼父怒。不敢歸。允正踪跡得之。衣以其衣偕之歸。百方爲調釋。父怒乃解。仲弟庶出也。而篤愛不異於同母。人以爲難。允正爲人忠厚。遇凡可以利物者。無不竭力爲之。性不喜畜奴婢。曰。此輩質多愚劣。不善事主。何能不加笞詈。彼亦人子也。其忍傷之。吾故不多畜也。又嘗以談笑解紛亂。人多其智。歲甲寅。七閩寇起。浸尋及於徽州。是時允正商於宜興。宜興人亦思逞其亂。將作矣。一人夜奔告允正曰。君胡不避。詰朝寇且至。至則無所遁矣。允正資頗厚。先爲訛言嘗之。允正給之曰。若猶不知乎。閩寇已大敗。遁去。余何避焉。由是市中皆傳相呼曰。閩寇已大敗且遁矣。亂人懼。不敢發。越日報至。果如所言。於是宜興遂得無事。允正卒時年六十有五。

贊曰。徽人善爲生。往往徒手致素封。然其處家庭朋友。多仁讓。有厚德。蓋貨殖之事。非有士君子之行。亦不能以有成也。如揚翁之事。其義豈不高哉。翁之子。劬祖爲余言如是。且請爲之傳焉。余是以書之。

程孝子傳

程孝子。名登。江南歙縣人。程爲徽州名族。孝子祖父皆有盛德。而母呂氏。有賢行。孝子年少有至性。歲丁亥。年十八。母卒。孝子竟以哭泣死。先是母病久。孝子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且半載。及母卒。孝子已羸病不可支矣。自是躑躅號泣。飲食不下咽。見者皆爲感動。父見其僵臥苦次。日夜泣不休。屢欲譙止。念其新失母良苦。聽其悲哀。不忍止也。而孝子乃心肝崩裂。越十餘日。遂以卒。當其未暝也。父與家人環泣。孝子曰。天乎。吾且死。子職不克終。兄若弟。能承父志。是即吾不死也。匍匐起拜其父曰。兒不幸失母。又不能終事父。復謂其婦方氏曰。累汝矣。我死汝如何。婦泣曰。當守志奉佛。以沒世耳。孝子素不信佛。乃曰。守志可也。奉佛則非吾所欲也。遂暝。婦哭夫絕而復甦者亦屢。孝子所衣。衰麻當胸。與兩袖。涕淚沾濕處。皆成血。當孝子年五六歲時。每侍其祖。祖或當暑僵臥。

孝子輒拱立執扇爲驅蚊。日以爲常。祖卒。孝子哀慕如成人。人皆異之。及就外傳。讀其聰穎。稍長。工文章。能辨別俗學之謬。孝子死。人皆賢其孝而惜其早逝也。贊曰。孝子之死。非孝子意也。特其哀慟出於純一。不勝其崩摧而至是耳。禮於喪有自抑之文。孝子豈不知之。顧當是時也。呼天搶地。惟知有母。不知有身。忍而抑之。實有所不能。而不虞遂以隕其軀也。嗚呼。人孰不有母。讀孝子之事。反身自問。竟何如哉。

艱貞叟傳

艱貞叟者。姓白氏。諱眉。字靜遠。山西保德州人也。少爲諸生。多節概。嘗出遊。得遺金於逆旅。叟匿之床下。候至日中。遺金者還。悉以予之。其人欲分其半以予叟。叟不可。其廉潔自持如此。順治戊子。貢於京師。嗣後一爲州判。一爲縣丞。一爲府同知。再署縣。其治績皆多可紀云。其爲沂判也。攜僮奴一人抵任。沂故荒殘。而叟至不能給饘粥。叟怡然自得也。居三年而去。其丞無錫也。無錫大縣。賦繁役重。其白糧皆解京師。官吏緣以爲奸。額外苛歛。民不堪。叟請於上官。一切革去。無錫人德之。紀其事曰留棠集云。其同知彰德也。抵任未久。即署武邑。又署安陽。其署武邑。多惠政。武邑人不忘其事。播之風謠。

傳爲歌咏。往往而然。其署安陽也。一如其署武邑。已而安陽新令來。晝且昏。適有盜案。叟故所管胥吏怨叟。因嫁禍於叟。遂罷官去。居家讀書自適。施惠於人。不求報。人有以橫逆至者。叟受之無怨言。鄉黨中皆稱爲長者。年六十有九卒。晚自號曰艱貞叟。贊曰。自吏道衰。而大吏以至小官。轉而相食。以故民愈困。民愈困而官愈貪。蓋相習不以爲非久矣。余讀白先生之事。非今之所常有也。未竟其用而罷。惜哉。先生之子曰君琳者。不遠數千里而求余文。以彰先生之德。余故書其梗概如此。

何翁家傳

翁姓何。名龐。字溪威。徽州婺源人。少貧困。嘗爲縣吏自給。已而棄去。或教授生徒。或入幕府掌書記。久之亦棄去。家居精種植之術。稍稍卒贏餘。性孝謹。重然諾。慷慨能任事。婺源有餘糧之弊。起於明末。自是胥吏爲奸。日益增。民有田者輪役。當役之年。每糧一石。正供外私加白金至二兩。合一縣計之。每歲苛征無慮萬金。民皆困。翁與縣人朱烈等。懇之上官。弊竟革。而豪猾吏以此怨恨側目。思報翁。歲甲寅。七閩賊起。闖入徽州界。於是守婺源者迎降之。先是翁登陴守禦。有方略。怨翁者至是報渠魁。謂翁與朱烈

等實抗守。渠魁怒。踪跡翁等得之。倍加酷刑。幾死。已而縛稍疎。翁與烈夜逸。遂免。越徽
州。請兵復婺源。賊兵遁走。浮梁人何某。故與翁善。受賊官。尋逃至婺源。爲官兵所執。翁
曰。某吾故人。今日暮且死。吾獨無計全活之乎。竭其資產。厚賄執者。某得釋。其急朋友
之難如此。父早卒。母年踰七十。翁事之不異孺慕。妻周氏。有賢行。自未嫁時。嘗割左股
以愈母疾。及歸何。事姑益謹。不異於翁。姑得痢疾。醫不能治。周割右股以進。姑稍稍愈。
已而疾又大作。腸出寸許。世偉者。翁之幼子也。爲祖母所愛。及祖母疾。侍湯藥。衣不解
帶者年許。一日得藥。置竹管內。吹入穀道中。糞流入口。不顧。及祖母不起。哭泣悲哀而
卒。人皆賢翁之事親。能化其子如此。婺源僻處深山。田少且礧。居民多種杉爲生。翁最
精種植之術。爲書其方以廣布焉。

贊曰。翁之伯子濬。從余游。故具知翁之生平。又嘗讀翁臨卒時自序千餘言。蓋有道之
士也。余嘗欲種樹以自給。而無尺寸之地可試。今得翁種杉法。而余已浸尋將老矣。惜
早不獲與翁相遇也。

岳薦字西來。其先山西人。賈於淮安。因家焉。遂爲山陽人。山陽人無知薦者。獨進士劉昌言與之善。薦少爲諸生。讀書於諸子百家。無不貫穿。而篤信宋儒。沉潛反覆。一以程朱爲師法。其學務體認天理。而踐履篤實。闇然自晦。不求人知。平日晏安危坐。如對神明。雖盛暑未嘗袒裸。與物無競。寡言笑。然輿論天下事變。考古今是非成敗。娓娓不倦。悉能中其肯綮。當崇禎之末。天下多事。傷亂憂國。往往義形於色。歲壬午。當鄉舉之期。郡守拔薦文第一。及督學使者至淮安。而適聞流賊破鳳陽。祖陵被燬。薦大哭。不就試。郡守敦迫數四。卒不應。踰二年。京師陷。遂棄諸生。奉其親。隱居不出。當是時。年甫二十餘。薦家故貧。父性豪邁。不事家人生產。薦曲爲承順。凡所欲爲。竭力副之。用是貧日甚。食或雜糠覈。而養親者未嘗稍缺。及父母相繼歿。哀毀幾絕。自是以羸病終其身。薦有庶弟甫生。而其母死。適薦產女。命婦棄其女。而乳弟。弟患瘍。日夜啼不止。夫婦更抱撫之。遂俱染瘍毒。而弟亦竟殤。劉昌言旣善薦。命二子從之遊。後皆成進士。時俗師弟子相授受。惟以舉業文字。獨薦教二子以程朱之學。後二子學行俱高。人以爲不愧其師云。康熙丁未。昌言官廣西之岑溪。欲邀薦與偕行。而岑溪遠且僻多瘴。又近洞獠。徒行

者皆憚不敢往。薦曰：人生賦命於天，豈必瘴鄉能死人哉？遂行。至則周視城垣，有頽缺處，勸昌言修築之，以備不虞。且請於上官，練兵三十人，城守。始民皆謂爲不便，未越月，鄰盜數千人，夜薄城將登，兵以鳥鎗斃其二人，遂驚散。平旦視其處，即薦所指示修築者也。明年病卒於岑溪官署。年五十有一。昌言經紀其喪以歸，薦無子，後昌言之子，爲薦選宗人子爲後，復買田宅以利其嗣人，使世世奉祀云。先是薦所作文章詩歌，往往自焚其稿。劉氏二子請存之，薦曰：人願力行，謂何耳。區區文藝，非儒者事也。以故詩文皆無傳。

贊曰：西來先生行誼醇備，而恬惓無華，其得力於宋儒者深矣。吾嘗聞其言，有曰：聖賢之學，體用渾淪，皆天理也。世謂管晏有用而無體，佛老有體而無用者，不知聖賢之體用者也。佛老自有其體，未可謂得聖賢之體；管晏自有其用，未可謂合聖賢之用。其言豈不有旨哉！劉文起先生，西來之高第弟子，而岑溪君之長子也。每爲余稱先生之學，而請爲文以表章之。嗚呼！觀於劉氏一門之於西來，朋友師弟之情，死生終始之義，備矣。是豈不可以風末俗哉！

朱銘德傳

朱銘德者。吳江諸生。好讀書。有大節。明崇禎十七年春。三月十九日。流賊陷京師。烈皇帝自縊於萬歲山。銘德聞之。號慟幾絕。自是每歲三月十九日。陳俎豆於野。望祭思陵。哭盡哀而反。蓋年二十餘。至卒時。凡歷數十年。怨慕如一日。當鼎革之始。下令薙髮。變衣冠。銘德不忍薙。乃翦其髮使短。髮長更剪之。而衣冠不改。匿跡於山澤之間。窮餓自守。不以姓名示世。康熙初。烏程朱氏有明史之役。引述舊文。語有觸忌諱。坐死者數千人。銘德亦與分纂。而卷不列姓名。以故獨得免。自明之亡。東南舊臣。多義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習舉業。取科第。多不以爲非。銘德獨使其子孫爲農工。自給。僅以一孫讀書。而不應有司之試。孫亦佯狂罵世。銘德七十餘卒。未卒前數日。每薄暮。輒衣冠揖讓於庭。若與人爲酬對者。其孫覩之。不敢問。孫即佯狂罵世者也。踰數日。告其孫曰。有人召我。吾今修史去矣。遂正襟危坐而逝。孫亦尋卒。銘德於書無所不讀。丹鉛滿篋笥。其所著詩文亦多。卒後皆零落。無一存者。吳門姜邵湘云。

贊曰。朱先生身爲遺民。而能免於刑戮。要不失爲中庸之道。跡其哭祭舊君。終身哀毀。

其志豈不可悲哉。嗚呼。自明之亡。江浙閩廣間。深山大澤。如先生輩者。亦不少。而溷沒無聞於世者。多矣。安得各郡縣如姜君者。若而人爲之。徧加搜訪。而盡使得見之。於吾文也哉。

楊劉二王合傳

楊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劉廷傑字霞起。福建上杭人。而王運開。運宏。所謂夾江二王兄弟者也。崇禎庚午。畏知舉於鄉。庚辰召試。授戶部主事。累遷洱海道副使。廷傑以貢士通判永昌。皆滇屬云。當是時。永昌推官爲王運開。運開以進士起家。而其弟曰運宏。崇禎壬午舉人也。運宏以蜀亂。亦攜其家從兄居永昌。崇禎中。陝西羣盜起。天下大亂。而滇以僻遠得脫。承平且三百年。其富麗擬於中原矣。黔公世守滇南。十餘傳而至沐天波。天波自年少政出多門。諸土司時欲叛。天波不知也。乙酉秋七月。吳必奎反。冬十二月朔。沙定州反。襲破滇。天波走楚雄。明年沙定州自將兵圍天波於楚雄。當是時。洱海道楊畏知駐楚雄。永昌推官王運開亦適以他事至。相與嬰城守。定州不能破。而使其將李曰芳攻大理。王朔攻蒙化。皆陷之。天波懼。又走永昌。明年張獻忠死於蜀。

其平東將軍孫可望。安西將軍李定國。率其餘黨。收潰卒。由蜀入貴州。聞滇亂。遂引兵襲滇。破之。沙定州敗走。明年。孫可望西略地。且及楚雄。畏知奮曰。可望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乎。率兵千餘人。迎戰於綠豐縣之啟明橋。兵敗。自投水中。可望素聞畏知名。使人救之。起。再三說畏知使降。畏知不肯。痛哭求死甚哀。可望曰。公無自苦。公志在尊明。吾亦且歸正。興復明室。公盍留此身與吾濟大事。奈何死也。可望因折箭爲誓。畏知乃喜曰。爾既與吾翼輔王室。則自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淫人子女。可望遂下令軍中如其言。以故迤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屠殺淫掠之慘者。畏知之力也。可望尋至大理。使人招天波於永昌。天波欲降。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通判劉廷傑署郡守。推官王運開署叅議。兩人正色告天波曰。吾曹之官。皆權攝也。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與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降賊矣。吾兩人受先帝命守此土。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賊求活。且吾兩人書生。猶義不爲賊屈。公世臣。奈何賊未至。輒降他日。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之所爲。天波不能答。而陰告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洶洶。兩人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運開謂

其弟曰。爾未仕。義不可死。其將吾妻妾俱西。勿令此輩在。徒亂人意耳。衆日集參議門。哭且譁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靈何。叅議慰之使退。乃又趨府署譁如前。廷傑從容坐堂上。召之曰來。吾語汝。逆賊詭譎。他州縣之降而屠者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衆或前曰。人誰不畏死。廷傑笑曰。汝以吾爲畏死耶。吾欲死久矣。乃命取卮酒。開篋投醕。將飲。衆大驚皆走。一夕運開過廷傑。相與語。臨別。運開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宜走也。廷傑曰諾。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走。我輩生矣。旦日集參議門視之。而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廷傑曰。吾主人夜半自縊死矣。廷傑喟然嘆曰。嗟乎君子哉。遂先我而死耶。乃沐浴焚香。撰上烈皇帝表。又賦詩四章以見志。既畢。以素練懸梁上。既縊。練忽絕。復甦。有客持之泣。廷傑叱曰去。復整衣冠。更以帛自縊死。王運宏在騰越聞之。與劉氏子弟來治喪。既殯。復走騰越。兩人既死。沐天波使人攜印往降。可望。可望陰遣將劉文秀引兵襲永昌。執天波以歸。可望既降天波。取永昌。聞兩人死節事。驚歎良久。將求其後官之。或言運開有弟曰運宏。今在騰越。可試召之。乃發使召運宏。行至潞江中流。出手書一行。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同。

吾兄合葬。題曰夾江二王兄弟之墓。數日得其屍沙上面如生。遂合葬之。可望還滇。自稱爲平東王。鑄錢曰興朝通寶。營官室。造印勅。設部寺臺省侍從官。浸尋自帝矣。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扼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誰實王之。先是烈皇帝之崩也。弘光帝南京未幾而敗。隆武復帝聞越又敗。而兩粵間乃立桂王子永明王于肇慶。改元永歷。楊畏知聞之。告可望曰。君自王滇南。衆且不服。今明天子新立廣東。君能束身歸命。當得爵土之封。衆無不服者。可望曰善。即使畏知朝行在。請王封。廷臣議不決。畏知再往。返而帝拜畏知爲學士。已而可望黨賀九義至行在。以封事與廷臣爭辨。擅殺宰相嚴起恆。畏知深自悔恨。痛哭上書。論九義罪。可望怒。使其黨鄭國執畏知至。數之曰。何負我。畏知曰。爾負我。我負爾耶。吾兩人始約尊明。今明室秋毫未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盜賊終不可與有爲。如此奮起。搏可望不得。乃取頭上積擲。擲可望面。可望益大怒。遂殺畏知。於是召九義等還。而訟言背叛。益驕蹇無忌矣。已而李定國卒破走可望。可望部卒多降明。本畏知始謀云。

贊曰。吾聞永歷帝之崩也。其骨燬且棄之於墟中。滇人相向悲泣。乃相率提筐於墟中。

拾取之。軍中見之。感其意。各給以金錢。頃之錢滿筐。遂以葬其骨云。吾歎漢人之義。莫如此。而先是有此四人者。嗚呼。烈矣。顧楊公所爲。尤極難耳。其志雖不成。而國家之祭號。猶延於諸賊之手者。且十餘載焉。而長知已前死久矣。吾又於奏封一事。深歎永歷諸臣之不能用諸賊也。

王學箕傳

王學箕字禹疇。南直隸南陵縣諸生也。歲乙酉。大清兵下江南。學官召學箕偕諸生出應試。學箕辭曰。以漢高祖之功。而魯兩生猶不肯行。光武中興。嚴子陵猶抗節不屈。況明統三百年之久。豈可無一義士。四海之大。乃不許有一頑民哉。爲文告孔子。取諸生巾服焚之。卒不出。當是時。新令薙髮變衣冠。不從者死。家產沒入官。妻子爲俘。而學箕不從新令。家之人環泣反覆諫不聽。乃爲說示之曰。吾有不足惜者三。有可已者三。以高皇帝創造之基。而破壞如是。何有於臣民之家產。不足惜者一。以先帝之英敏大有爲。而不得正其終。何有於臣民之首領。不足惜者二。皇后公主。潔身殉國。以掖庭之淑姿。青宮之玉質。而淪沒賊手。何有於臣民之妻子。不足惜者三。吾雖諸生。未登仕籍。

然自補弟子員。於今二十有餘載。升沉進退。如是而已。可已者一也。吾兄弟早逝。年皆不滿三十。今吾年四十餘矣。可已者二也。世有年六七十而無嗣者。今吾有三子一孫。可已者三也。昔王莽篡漢。陳咸猶用漢家祖臘。劉裕移晉。陶潛惟書義熙甲子。志存忠義。不論受爵之有無。憤協神人。違云量力之大小。哉。當是時。知縣宋朝儒貪甚。姦人劉有成者用事。因告學箕從兄某。及縣人王某不奉新令。二人急。遂薙髮。且獻金以免。而成所告。辭連學箕。縣符未下。而學箕已懷刃。將入學宮自殺。有成聞之。私念恐遂成學箕名。密言於知縣寢其事。學箕遂逃山中。自號薇隱子。家困窮益甚。時時絕糧。而一介不妄取。每念故君舊國。未嘗不感慨涕零也。卒之日。深衣大冠。束髮而殯。年五十有二。先是崇禎中。學箕見賊勢甚盛。行間大吏。皆以招撫悞國。嘆曰。天下事爲書生所壞。乃輯古今名臣事略爲一書。又取左氏春秋言兵事者。爲之評註。福王之卽位南京也。作中興滅賊略。而是時馬阮執國命。事無可爲。嘗論天下形勢。謂上游莫重於荆襄。唐鄧上控蜀漢。下牽吳會。小有動搖。淮海之間。未得高枕而臥也。居無何。左良玉反。盡撤河淮之兵以禦之。大清兵乘虛而下。國遂以亡。果如學箕之所料焉。

贊曰。當時守節不屈之士。得免於死者。百不能一二。而薇隱先生。獨以姦人之恐成其名而免之。得以天年終。使遇洪承疇諸人。豈有幸哉。杜子美詩曰。喪亂死多門。明之士民死於饑饉。死於盜賊。死於水火。後又死於恢復。幾無子遺焉。又多以不薙髮死。此亦自古之所未有也。余是以論次先生之事。而爲之喟然三歎焉。

程之藩傳

程之藩字鎮野。南直隸歙縣人。善擊劍。工騎射。勇力絕人。年少時。隨其父行賈於四川。至建昌。主雅州宣慰司董僕家。土司所屬。深谷峻嶺。多巨木。伐之以爲利。役夫嘗數百人。必剛猛有膂力者始勝。是役之藩遂爲之長。結以恩信。役夫無不悅服。悉聽其部署。天啟中。遼事急。徵天下兵。詔遵義土司奢崇明援遼。崇明反。其部將樊龍。樊虎。刺殺巡撫徐可求於重慶。遂引兵圍成都四十餘日。董僕引其兵來救。崇明敗走。樊龍。樊虎死。先是右布政使朱爕元守成都。徵僕兵來救。僕猶豫未決。之藩告以大義。乃發兵。之藩盡散已家貲給餉。構繕戎器。率役夫二百人以殿之。藩客蜀久。諳蜀道。導師循溝塹中潛行而進。薄賊營。崇明猶不知。倉卒接戰大敗。遂棄甲杖走。追及復大破之。役夫二百

人戰尤力。燮元遂留之藩幕府中。委之殺賊。崇明之敗也。走歸寨自守。其黨宋榮最驍勇。之藩故嘗行賈至其寨。識宋榮。一日諜知榮夜晏。之藩召一卒謂之曰。詰朝爾立於孔道高岡。執黃蓋。時偃時仰如常。賊至則走。於是身率敢死士數十人。乘夜間道抵寨。就席上斬榮首。復斬七人。擒十一人。賊衆驚自相殺數十百人。崇明倉皇走。鷄鳴之藩出寨。賊兵追之。望見高岡上黃蓋。以爲之藩憩而朝食。急追之。至則執蓋者已棄去。岡虛無人。而之藩仍從間道還至軍矣。久之賊勢且困。燮元謀招撫。使之藩入賊寨議之。旣入。適疾作。臥宋榮家。榮子侍立。適一鼠方竄。榮子曰。請爲君別其前足。取七首擲之。果中前足。欲以嘗之。藩不爲動。集諸酋長。宣天子威德。諭利害。辭氣激昂慷慨。諸酋長多聽命。卒就撫。燮元奏其功。請授官兵部。因賄不入。授遵義府都司僉事。先是萬歷間滅楊應龍。設遵義府。置都司僉事。至是有議裁去者。故以授之。藩方蒞任。卽裁去。乃入京師候改授。日至兵部堂陳已功。官吏索賄不得。則置不答。久之之藩憤激。至請讓兵部。兵部亦無以罪也。凡八年而不得請。會賊起。天下大亂。天子怒將驩卒情。親選天下武勇之士。凡八年而之藩中選者六。已而大閱天下將材。之藩爲首選。於

是兵部叙前功。授游擊將軍。管湖廣承天府守備事。當是時。楚地受賊禍尤劇。而承天則獻陵在焉。爲重地。之藩至承天。主兵者使守獻陵。總兵王觀光。不之奇也。而巡撫余應桂奇之。嘗使援黃州。援德安。所至皆有功。將上書請破格特用。而余應桂以他事罷去。之藩還獻陵。而王觀光亦罷。邊將錢中選來爲總兵。一見奇之。使爲練總。練陵上兵。一日統兵殺賊。凱歌旋。頒賞。有首功而無俘獲。疑之。驗所殺多良民。乃與監紀程九萬。誓於士曰。嗣是論功行賞。俘獲第一。斬誠次之。凡有俘獲。驗係良民。即釋之。將士乃不敢復殺良民。以冒功矣。歲己卯。巡撫方孔炤。使守荊門州。之藩率所部千人往。會賊衆且至。之藩出奇計。走張獻忠數十萬人於郊外。居無何。巡按御史林鳴球將還朝。鳴球貪人也。屢從之。藩索貨不入。心嫌之。之藩又嘗發其私人賕罪。鳴球瀕行。屬巡撫宋一鶴。巡按汪承詔斥逐之。兩人不肯。且爲左右之甚力。而適兵部以前後所上軍功。陞廣東香山叅將。之藩貧。無道路費。乃子身之香山。而留妻子於承天。林鳴球在朝。嗾言官誣奏其罪。於是先繫之。藩妻子於獄。而移文廣東逮之。藩比之。藩至承天。而妻子已幽死於獄中矣。巡撫巡按鞠之。無一實。乃上書白其寃。是爲崇禎十五年也。明年。李自成

破承天。錢中選遇害。餘兵五百人無所屬。而之藩已失官。益困。土人供其饑溺。五百人者。故之藩所練。且屢從殺賊。乃奉之藩爲帥。受約束。明年。李自成陷京師。帝崩。福王卽位於南京。是時全楚皆爲賊據。之藩率兵陸行七百餘里。至漢川。將渡江而南。會賊至。之藩兵少食匱。驟與之遇。大戰。遂與五百人俱歿。年五十六。土人收其屍瘞之。豎碑其上。曰。程老將墳。楚人過其地者。見碑皆指曰。此程老將墳也。多爲流涕。

贊曰。嗚呼。古人有言曰。亡國之臣貪於財。豈不信夫。有明之季。內外諸臣之貪贖甚矣。卒之君死國亡。而已之身家。亦多糜碎。其金錢竟安歸哉。之藩以貧故。始見抑於兵部。繼受挫於御史。此之兵部御史。何以異於張獻忠。李自成。羣盜滿朝。國欲不亡得乎。吾聞之藩廉介。不以貧故易其節。巡撫余應桂。嘗發獄訟七十二事於之藩。使之決。稍受金可得萬兩。以助軍資。而之藩虛心平反。無一金人者。應桂嗟異之。而承天小民有獄。往往不肯就有司訊。而願質之於之藩。嗚呼。之藩固非獨忠勇絕人也。使爲文吏。豈至貪以亡國哉。

方舟字百川。江南桐城人。遷江寧府。入上元縣學爲諸生。幼受業於其父逸巢先生。年十四五。盡通六經諸史。及百家之書。貫穿融會。發揮爲義理之文。窮微闡幽。務明其所以然之故。當舟之世。天下文章靡矣。舟獨掃除時習而取法於古。深思自得。無所依傍。自成一家之言。由是舟之文章名天下。舟與其弟苞。皆好學。日閉戶謝絕人事。相與窮天人性命之故。古今治亂之源。義利邪正之辨。用以立身行己。而以其緒餘著之於文。互相質正。有一字之未安。不敢以示世。意度波瀾。各有其造極。人以比之眉山蘇氏兄弟。云。舟天性醇篤。孝於其親。既長不異孺慕。逸巢先生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其先意承志如此。舟厭時俗齷齪。以名節自砥礪。謹法度。慎交遊。而留意經世之學。平生所爲經畫區處。悉中肯綮。而性恬淡不慕富貴。其所與友善。如高澗張自超。江寧龔纓。同縣戴名世。劉捷數人。而金陵風物甚美。花草妍麗。城之西北尤多園林之勝。嘗曰。吾讀書之暇。輒與此數人者。挈榼而往。盡醉而歸。以此終。吾世足矣。舟少有嘔血之疾。壬午遊京師。疾復作。尋歸。踰二年卒。年三十七。舟臨卒時。自取其文稿燒之。今行世者僅六十餘篇。

贊曰。百川嘗謂余曰。天之生君子。卽有小人。亦猶父母之生子。有才有不才也。父母卽惡其子之不才。而有人焉。爲之掩匿覆蓋。其必心喜。有人焉。數其惡而暴其狀。無纖悉之遺焉。在父母之心。必有甚怒而不樂者。天之於小人也亦然。吾與子所刺譏。悉中小人之疾。欲天之喜。而勿怒得乎。余之困甚於百川。而百川且不永其年。以卒。然則百川所言。其果信而非激者矣。

李月桂家傳

李月桂字含馨。瀋陽人也。其先世出隴西。至明之中葉。遷瀋陽。遂爲瀋陽人。月桂生三歲而孤。其大父撫之。以至於成人。嘗以謂人曰。吾後當有興者。其在斯兒乎。年二十一。貢於禮部。起家知忻州。是爲順治某年也。當是時。山西兵起。屢創而不散。忻尤爲用兵之衝。忻有三村。曰部落。曰郝索。曰解原。戶口凡數千。先是三村皆大亂。亂稍定。有二校入村中掠婦女。村人執而殺之。主帥以爲討。兵發有日矣。君知主其謀者。監司也。往謁之。曰。聞將屠三村。有諸。監司曰。然。君曰。兵戈甫息。人心猶瞻顧徬徨。今以小釁而殺無辜之人。恐三晉自此多事矣。况二校以淫掠而死。曲不在民。監司無以答。徐曰。此主兵

者之意也。余何能爲。君乃入軍中。以利害告其主帥。事乃解。他日君巡行郊外。老幼擁馬首拜而呼曰。使君活我。久之守平陽府。先是平陽屢經兵火。民不得耕作。逋賦至七十餘萬。君奏記上官。請上疏蠲除。同官者皆以爲難。君曰。吾不忍民之死於敲撲也。豈可預料其事之難濟而遂止乎。再三言其利害。上官亦心動。遂以民困入告。得旨報可。守平陽五年。遷河東運使。君凡三視畿政。最先河東。次兩淮。次兩浙。皆能相商人之輕重緩急。而次第布之。不爲操切。已而陞關西參政。先是秦中數有警。郡縣多宿重兵。事既定。有詔滿洲諸營。俱撤回京師。夫役車騾。俱取給於民。絡繹不休。又橫索金錢。人不堪命。君每親往部署。有不馴者。必屬其主帥嚴治之。軍士稍稍斂戢。秦楚之間。用兵累年。不得休息。詔四省會戰。君被檄督餉。而秦中之米。運至興安白水間。以達楚之房竹。是役也。秦人尤苦之。蓋人負米不能過三斗。而日食一升。從漢中至興安千餘里。道路崎嶇。月餘方可達。比至則米已盡矣。君曰。以米運米。必不能達之勢也。乃設一短運之法。力省而用寡。秦人皆便之。擢廣西按察使。尋以他事註誤。左遷兩淮運使。人有惡君者。劾奏之。遂罷去。已復補兩浙運使。居於頃。陞江南督糧參政。先是江西自康熙

甲寅以還。所在兵起。大兵恢復。俘其子女。不可勝數。君偕同官捐金多所贖取。好義者多從而效之。又江西旱潦頻仍。君發倉廩賑卹。多所全活。叅政職司漕運。漕運頽敝已久。軍民皆困。君按籍稽核。躬親督率。漕政之弊。爲之一清。自滇南起亂。江西介閩楚之間。被兵最久。民死亡無算。君以丁缺田荒。移文制府。請悉蠲逋。制府上疏。爲戶部所格不行。久之。奉 覃恩。逋賦悉免。君嘗曰。天下無不可感之民。無不可格之主。願立身行。已何如耳。以故其政蹟多可書。今不具載。載其大者。

贊曰。余讀李氏家傳。至君之事。皆君之所自記。嗚呼。自兵興以來。天下之子女玉帛。盡於兵燹。水旱。何可勝數。其有存者。又盡於篋筐刀筆之間。豈非有司者之罪歟。若君之隨事補救。可謂能舉其職者矣。余是以論著之。

邵生家傳

生姓邵氏。名士楨。字振周。徽州休寧人。家蘇州之常熟。徽人善爲生。多能貨殖。致素封。其家子弟。皆習織紉。鮮能讀書。親師友。而吳中之俗侈靡。士習於儂薄。多以虛聲相炫。生年少。獨夷然不屑也。其言曰。有財而壅而積之。是棄其財也。吾有財而能得其用。

財乃爲吾有。且吾年方富。倘不自暴棄。學必成。成而世莫我知。無憾也。若夫從事於聲利之途。與世人相角逐。吾不忍爲也。生爲人。願樸真摯。而其志趣。以遠大自期。平居刻苦爲文。讀書寒暑不去手。督學使者賞其文。遂入常熟縣學。爲諸生。尋以例入太學。非其好也。年二十六而卒。其師姜燕臣。余友也。爲余述之如此。且言其家欲得余爲之傳。余嘉其志。壯其言。而惜其早卒。故爲約略書之。嗚呼。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天道之不可問者。豈少也哉。

胡以溫家傳代

胡以溫字公厲。其先山西忻州人。明洪武中。遷塞上。占籍宣府前衛。遂爲宣府人。年二十二。舉順治丙戌進士。除江西樂安縣知縣。縣有巨豪殺人。前縣不敢問。至是持千金來賂。却之。竟抵其罪。邑子有爲不善。其族之人詣縣訴之。請置之死。乃召邑子來。先曉譬以大義。邑子悔過謝罪。竟自新。其族之人皆大悅。當是時。天下猶未定。江西兵時時起。總兵金聲桓起南昌。郡縣多殺長吏以應之。一日。數十人操刃入縣堂。擁以溫出國門去。有兩人左右護持之甚力。以溫問曰。女輩何爲者。對曰。某曩有冤。公却千金。以直

我者也。某曩有罪。公釋我。使我自新者也。既至南昌。凡長吏被執者多不免。以溫獨得脫。事定。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上章薦之。爲部議所格。竟罷去。時年二十有八。既家居。不慕仕進。時時著書不輟。每上官行部至宣府。聞以溫名。多欲見之。輒閉戶弗與通。所著書凡數百卷。藏於家。年六十有八卒。

贊曰。往余視學畿輔。而宣府亦屬余部內。先生之伯子。與余同年友也。余至宣府。欲一見先生不可得。今先生歿。而余門人李某。以其家狀示余。請爲之傳。余故書其大略云。

西河婦荏山女合傳

西河婦。浙江蕭山人。忘其姓氏。家於縣之西河里。其夫貧。不事生產而嗜酒。其負酒家錢不貲。婦工刺綉。得直。輒沽酒以供夫飲。夫飲必醉。醉輒怒。詈其婦。而婦無怨言。如此者且十餘年。一日其夫歸。笑謂婦曰。苦而終身。不能償余酒債。今夕遣而就樂土。此非汝家也。探懷中出白金示之。曰。將以而身償所負。婦曰。吾十指供夫飲。不足。何惜一身。時夫已醉。大笑出門去。婦藏刃懷中。默然獨坐。及昏。有携紅燈來。一老嫗撫婦背曰。速更衣。婦起。南面再拜。不更衣。疾趨就肩輿。至所適之家。衆女爭挑燈。啟簾視之。婦已自

媼而死。血淋漓滿身。皆驚走縣城十里。有荏山富氏。世居山下力田。袁海爲生。有女年及笄。許聘聞氏。將行。而聞氏子暴卒。女麻衰隨母往弔。泣奠畢。母欲攜女歸。女曰。女已歸。復何所歸。其舅姑私相語曰。農家女安知守節。且年甚少。而能保其後之無悔乎。復勸女隨母還。女涕泣不肯。舅姑曰。必不得已。俟葬吾子而後歸耳。於是母歸而女留。久之卜葬有日矣。女囑其夫之兄曰。葬具甯多爲備。及葬。女至墳側。視塚已封。泣而祭之。暮抵家。家人謀乘間勸還母家。頃之。有童子云。新人扃戶寂無聲。姑疾趨叩戶。不應。從壁竄窺之。見女縞衣懸梁間死矣。時葬具頗有餘者。明日合葬於其夫之穴。

贊曰。此二事。吾聞之蕭山人毛季璉云。蓋皆在康熙甲寅以後。比有好義者聞於官。請具狀旌表。官方急催科。且贖貨以事上官。怒曰。吾安能爲此迂闊事。縣人皆笑之。居無何。官以賢良徵入京。尋爲大吏。

吳烈婦傳

吳烈婦。姓戴氏。名賢。字德芳。錢塘諸生吳錫之妻也。吳與戴皆新安人。而商於杭州。因家焉。烈婦生十年。父卒。哀毀如成人。人皆異之。年十七。歸吳錫。錫年少好學。自幼時人

皆以神童稱之。烈婦歸一年而錫病。病寢劇。烈婦日夜拜家廟。禱於天。願減己壽以益夫。久之病不可起。乃請於錫。願先死。錫曰。女先死。是趣我死也。烈婦泣而止。及錫卒。烈婦觸柱流血。拔髮髮幾盡。於是裡衣悉易蟲麻。密紉其領。凡自經者再。皆爲家人所救不死。又吞金指環數枚。亦不死。母謂之曰。兒素以孝聞。今母在胡可死也。烈婦曰。事母有兄在。其舅姑復勸慰之曰。吾爲錫立後。新婦撫之以事兩人。不亦可乎。烈婦曰。事翁姑有叔在。至立後之事。翁自爲之。新婦志決矣。不用生爲也。然家人愈防之。無稍間。不得死。時錫死已踰四旬。烈婦歎曰。不意此身今日尙在人間。先是絕食已七日。氣息僅屬。至是恐不即死。密取金簪斷爲數段。復碎玻璃鏡雜吞之。肝膽破裂。吐碧水斗餘而死。年二十有二。是爲康熙戊辰三月二十四日也。烈婦且死。謂侍婢曰。殮我。勿易我衣。勿圖我容。令畫工得見我也。於是自巡撫都御史以下。皆祭弔烈婦。而其親黨釀金。建吞金祠於烈婦塚旁。塚在西湖之葛賢嶺下。

贊曰。烈婦余族女也。以余所聞。烈婦平生。蓋古所稱備四德者。至其慷慨殉夫。吞金裂膽。何其死之苦也。然不如是之苦。無以見其烈婦之奇。嗚呼。西湖之濱。岳少保于尙書。

之祠。與墓在焉。烈婦一弱女子。巍然鼎峙。其間豈不賢乎哉。

謝烈婦傳

謝烈婦。姓方氏。名月容。字素玉。江南祁門人。其父曰一聖。明末爲遼東監軍。烈婦庶出也。未嫁時。兩刲股以救其父。與嫡母。人皆奇之。年十五。歸同縣諸生謝天恩。天恩世家子。明亡。父廷椿已罷官。僑居廣平之清河。聞京師陷。與妻游氏。北嚮自經死。順治庚寅。天恩年十四。贅於方氏。當是時。天恩家已破。年少負氣。自以祖父在明時。皆大官。感慨悲吟。又狷隘不能容物。與烈婦兄繼貴不相能。繼貴性凶暴。時時欲殺天恩。烈婦爲左右之得免。已而繼貴私造印數十。爲文書。署官爵。雜載平生所惡鄉里姓名。天恩亦與焉。使人告上官以謀反。盡捕去。榜掠無完膚。終無驗。捕者多釋去。而天恩猶繫江甯獄中。繼貴使謂烈婦曰。天恩死矣。妹宜改適他氏。初。天恩被逮時。烈婦已有娠。至是猶豫未之信。因自矐其左目。以明無他志。繼貴怒曰。俟妹舉子。吾當殺之。以絕謝氏遺育。會祁門有土兵之變。烈婦避亂之歛。之間政山。休甯汪生。亦攜家來山中。與烈婦鄰。汪生婦舉女。而烈婦得男。烈婦使老嫗告汪生以故。欲兩易之。汪生義士。慨然曰。諾。遂易汪

女頃之繼貴自外來。詰烈婦所生。出諸懷。擲於地而死。烈婦故號泣。謂若殺吾夫。又殺吾女。奈何。乃作絕命詩四章。付老嫗曰。夫子或不死而歸。幸以示之。遂不食死。時年二十。初天恩在獄。繼貴賄獄卒。酖之不死。劉子成者。天恩之僕也。當獄急時。子成爲營救百端。傅良藥。洗瘡血。視飲食。天恩得不死。子成復持狀號於總督尙書。尙書爲直其事。獄乃解。天恩得釋。聞妻女皆亡。流落不復歸。久之繼貴以他人告密。坐法死。天恩歸故鄉。從老嫗得烈婦詩。有雛鳳分飛之句。知有易子事。而汪生客關中。挈其家往。天恩再娶生子。久之入關。訪其子而未獲也。

贊曰。天恩遇余於旅舍。甚貧。無衣履。余頗資給之。賞爲余言烈婦事。曰。悲夫。吾以傲得禍。而累烈婦以死也。豈不傷哉。天恩家貧好遊。遊頗困。年六十餘矣。每語及國家之故。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嗚呼。如天恩者。不愧爲烈婦之夫矣。

成烈婦傳

成烈婦姓陳氏。元城人也。年十五。歸大名成泰清爲繼室。年二十九。泰清卒。烈婦自經死。陳爲元城世族。而泰清曾祖兩世皆爲相國。烈婦來歸。執婦道唯謹。姑劉恭人善病。

喜靜坐。惡聞人聲。烈婦侍側。終日不聞警欬。其謹如此。泰清元配趙氏。舉子二女。烈婦待之。無異己出。烈婦自舉一子一女。皆教督之甚勤。子方髻禪。每從外塾歸。烈婦不令須臾間。督益力。子畏之如嚴師。烈婦性剛毅。於人多所惡。尤不信佛老家言。見設像皆不爲禮。而獨時時好稱說烈女節義事。初泰清疾篤。烈婦曰。使死而可代也。吾豈愛生乎。既泰清卒。其長子文昭方在外。烈婦曰。吾許夫子以死矣。待文昭歸。付囑以家事。死未晚。且文昭兄弟孝友。必能撫穉弟使成立。吾死無恨。文昭歸。家人以烈婦語告文昭。文昭爲微言感動。且哭且拜曰。少弟弱妹。方須母提挈。母自傷。烈婦曰。是皆爾之責也。居數日。烈婦與諸女婦會。食畢。持杯茗入室。扃戶不出。家人疑之。扣戶。戶不可開。窺窗。窗亦閉。急毀窻入。則烈婦已死矣。距泰清卒十有六日。

贊曰。事有不合乎中庸。而爲君子之所取者。烈婦之死是也。蓋烈婦自言之矣。曰。吾有子。義可無死。雖然。吾語亡者矣。義不可以食言。然則烈婦之死。夫豈出於倉卒一決者哉。夫人愛其生。戀其子女。在婦人尤甚。而獨能棄捐之。而不顧其志亦良可悲矣。彼黃鳥之詩。乃爲君之棄民者傷也。爲臣子之死勇者告也。

汪烈婦傳

汪烈婦。姓王氏。小字似莊。婺源人。宋雙溪先生之後。年十八。歸同縣汪其洋。其洋者。明崇禎壬午舉人。汪志稷。當鼎革之際。不屈死。其家多嫠婦。皆能守節自全。而婦所遭爲更苦。節婦年三十。未舉子。而夫病卒。舅姑歿已久矣。乃依母居。終身茹素。勤女紅以自食。曰。不欲費母與弟也。居久之。志稷諸子以其洋從弟之曰樅者。爲節婦嗣。節婦撫之有成矣。渡江。風濤作。溺死。始節婦哭其夫。尋母亦歿。後又哭其子。庭羸困憊。老而益甚。節婦有弟曰祺。謂節婦曰。吾買地葬母。而姊無後。姊且暮不可諱。則附葬於母塚旁。異日吾王氏子孫。上塚致祭。亦得兼及姊也。節婦泣曰。女旣嫁而附葬於母氏塚。非古也。亡夫尙在。淺土未葬。異日得一抔之土。與同穴可也。祺服其言。贊曰。節婦弟祺。爲余述節婦狀如是。且曰。姊今行年六十有二矣。衰羸病發加甚。恐且暮死。而吾力不能爲之請旌。得以姓名載於吾子文集中。是則區區之所以慰吾姊也。余故爲著之。

光時亨字含萬。桐城人。舉崇禎甲戌進士。時亨爲人有才氣。斷決明敏。而清正自守。性嫉邪。不爲羣小所悅。起家知四川榮昌縣。是時流賊起陝西。天下大亂。而四川受禍尤烈。榮昌之衝。有石橋。曰思濟。爲山水所決。修而復壞者三四。至是縣人復謀釀金修之。時亨集諸父老而告之曰。修橋費不貲。流賊旦暮且至。而雉堞不修。其何以守禦。今當撤橋設渡船。以通往來。而移石修城垣。此兩便之道也。父老以爲然。於是募役夫數十百人。運石至城下。一大石運至中途。墮於地。裂有聲。役夫輦之不能動。時亨就視之。中有物。光燦燦射人。命石工鑿之。得一石龜焉。色如紫玉。身有龍文。具八卦。乃蓄於署內池中。當石工鑿石時。微傷龜身。有血。背上三字橫列。一即光字。而形稍異。一爲三畫。又一字不可識。每池中氣與雲接。則天雨。晴亦時有異光。蜀人奔走來觀者不絕。一日時亨出外。有豕闖入輿前。左右叱且捶之不去。時亨心動曰。豕有寃乎。有則跪伏。豕即跪伏。時亨掣一籤。付一吏曰。爾隨豕所往。豕往何家。則擒其人來。豕前導。吏隨之。豕即至吏家。吏惶懼來白曰。小人平生無過惡。時亨曰。豕寃果在此人。再跪伏。豕即跪伏。時亨詳鞠吏。吏實無過惡。時亨曰。爾家更有何人乎。吏曰。妻兄游三寶他縣人。攜其妻秦氏。

來居此月餘矣。時亨曰：豕所告必此人也。卽遣人至更家捕游三。而游三已挈秦氏走數十里矣。追而執之。先是游三與秦氏通。秦氏棄其夫奔游三。而秦故與諸生某通。其夫疑某匿之。告於官。官繫某鞠之。而獄未決。秦氏父忿恚死。至是鞠之。俱得其情。乃抵游三及秦氏罪。豕尋不食死。自是蜀有疑獄。上官必囑時亨治。皆立剖。已而時亨徵入京師。歷兵刑二科給事中。旬月間。凡彈劾權貴。及言軍國事。書凡百餘上。直聲震京師。居有頃。流賊陷山西。入畿輔。直逼京師。有爲南遷之說者。時亨言於上曰：賊四面環集。乘輿將安往。請固守根本。以定人心。及城陷。時亨與御史王章巡城。章爲賊殺。時亨墮陣。折左股。匍匐入尼菴。夜半自經。尼救之不死。尋爲賊蹤跡得之。過御河。與御史金鉉同投河。鉉死。而時亨爲人所救。移時甦。遂潛行南還。至宿遷。夜夢一豕爲人言。呼曰：光公。光公速遁去。少頃大難至矣。時亨驚而寤。旦日開舟。行不數里。岸上有軍士數輩。持劍上船曰：誰爲光給事者。吾等爲大帥劉澤清所遣奉迎者也。時亨方持劍問之。而鐵索已繫其頸矣。先是時亨同郡阮大鍼者。名在逆案中。天啓中。左魏之死。大鍼有力焉。時亨嘗切齒詬詈大鍼。而大鍼度時亨清正。不可以術數籠致。至是嫉澤清使執之。以

阻南遷爲時亨罪。而與金壇人周鍾。涇陽人武懷。同日殺之。周武兩人固降賊者也。故野史誤稱時亨爲降賊。至今無白其冤者。先是時亨自榮昌召入京。其家子弟還桐城。挈龜以還。是時流賊方擾江北。光氏子弟度江避亂於祁門。蓋光先世祁門人也。一夕雷電晦冥。風雨大作。龜騰空而去。識者曰。光公其不免乎。及聞時亨死。果是日也。時亨初墮陣。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而志遂移。卒喪其軀於奸人之手。惜哉惜哉。康熙丁卯。余入京師。有役事我於舍館。京師所謂長班者也。年八十餘矣。謂余曰。始我事給事光公。當都城破時。予從御河中救給事起。復拊膺嘆曰。豈知其送與阮馬殺乎。此亦可證野史之誣。因並書之。

書許翁事

翁姓許氏。名登雲。字亦凌。廬州舒城人。十世祖榮。元至正間江淮起兵。州郡騷然。榮散家財。起義兵。保障鄉里。民之全活者數萬人。傳八世爲士北君。翁之大父也。士北君爲人任俠好氣。然事其親孝謹。撫諸弟有恩。諸弟壯大。願皆訪其兄。往往羣謀毆之。君輒踰垣走。其子曰在茲。君即翁之父也。治博士業爲諸生。好與道家者遊。得黃白之術。既

卒。其術不傳。生兩子。翁其長也。年二十一爲諸生。是時流寇起。蔓延江以北。祖父相繼歿。翁秉家政。經營拮据。羣從兄弟十餘人。俯仰皆依翁。即族人子弟。亦多賴翁者矣。翁爲人豪邁。其才又俊。多藝能。少即工騎射。旁及刀槊擊刺之術。無不精。流寇之至也。翁挈其家走山寨。寨破。翁挾弓持矛而下。望見數賊。與一人戰於山麓。即翁父也。翁前救之。賊即釋其父。前搏翁。時有二僕負一篋隨翁。賊疑篋中有金。故力戰不肯釋。翁呼僕置篋於地。且以足踏其篋使破。以示無有。倉卒不得破。而戰益力。賊遂棄去。翁家故饒裕於貲。奴僕凡數百人。自賊至。家破貲且盡。桀黠奴往往叛去。當是時。桐城有守將。領數千人防賊。舒與桐接壤。翁家奴一人亡抵營中。小校周某收之。翁自往捕。奴知之。以告周某。某使卒誘翁至門。則盛侍衛列劍戟。且多設縛具以懼翁。翁未入。適一校來謁周某。乃某約以來。欲共辱翁以謊其金者也。校先與翁語。翁固有口辨。灑灑數千言。辭氣激昂。面無懼色。校大驚。爲禮貌甚恭。入罵周某曰。是人甯可尋耶。翁遂得脫。以狀謁兵使者。兵使者卽逮周某。治以法。寇旣平。鄉里逃死者略盡。田土荒蕪。翁募耕者墾田數百頃。悉收其羣從兄弟於家。衣食之。且延師教之。已而盡以所墾田分給之。或有後

言不知德翁者。翁置不校。翁輕財好施。不沾沾治生產。然家亦復振。則其德。麗。晚年徙家焉。或曰。翁以他故徙。非輕去其家者也。然翁亦卒不言云。翁教一本之誼。甚篤。有侮其族子弟者。不難破產救之。然負翁者亦往往而有。翁卒不以此情志焉。一族老貧無依。或告之曰。盍往亦凌氏。斯得所矣。詣翁。翁養之終身。已而得惡疾。見者皆欲嘔。翁自督僮僕左右之甚勤。其人死。喪葬皆極厚。其敦本尙義如此。親知故人有急難。得翁之計。盡皆立解。其斷決明敏。披肝瀝膽。人皆服其才而信其誠。雖鄉黨之賢豪。皆自愧莫及。年五十餘。卽謝去諸生。服習音律。挾少年數輩歌舞。自吹洞簫。執檀板。聲音節奏。響振林木。客至。布嚮榼。管絃雜作。出歌者數人。行歌侑酒。客無不極歡而去。如此者十餘年。復厭之。歌者先後散去。篤信空門。日讀佛氏書。意氣蓋少衰矣。然而酒闌燈灺。長笛一聲。山谷皆應。其風流蘊藉。故態猶存焉。余客翁家兩載。嘗與余登高山。馳馬直騰。迴翔上下。趨健如少壯。見者不知其爲七十餘人也。翁季子從余游。請書梗概。余故書以付之。

書許榮事

元至正中。江淮兵起。皖城趙雙刀六賊祝真。剽掠州郡。烏沙人許榮。率衆駐高峯。保障鄉里。高峰者。在舒城縣南山。四面皆山環之。有山巍然獨高。曰高峰。而烏沙其山下之市也。許榮既駐高峯。其後歸之者衆。高峯小不能容。移駐方山。歸之者日又益衆。移駐舒城。賊不能犯舒城。元授榮樞密院同知。與左君彌守廬州。太祖皇帝攻之不下。榮嘗曰。凡吾所以起兵。第獲保鄉土。親戚以待真主。束身歸命。吾之願也已。而太祖遣胡大海詣榮。與之書曰。將軍久守廬州。既不爲逐鹿之謀。又不爲尉佗之計。但欲保鄉土親戚。以待真主。不知當今真主。誰足當之。隨大發兵攻廬州。左君彌開城走。許榮以廬州降。辭官歸隱。居烏沙之灣塘。死葬焉。洪武二年。詔取前所與書去。余登高峯。高峯固有許榮祠。祠壞不治。榮子孫散處烏沙灣塘之間。世以贊雄鄉里。人皆以榮保障全活之功甚大。而不知其託身聖朝。功成歸隱。非區區武臣驍將之所能也。當干戈初起。英雄角立。迷惑失身。以至屠滅不救。與夫貪戀富貴。迷不知止。晚節末路。前功盡棄者多矣。若榮之所爲。顧不賢耶。榮事史不載。知當時熊罷之臣。所以輔翼真主。猶有不盡傳者。廬州故有惠民碑。載榮事。碑今不存。舒城縣志及許氏家狀。崇禎間燬於兵火。其十世

孫曰亦凌氏者。猶能記憶之。爲余道之如是。因書之。

書全上選事

全上選。桐城之縱陽人。年少好讀書。明亡。年甫二十餘。上選痛哭。忽逃去。其家不知其所之也。上選東西奔竄。遍歷江楚之間。已而踰嶺之廣東。入深山中。誅茅爲屋以居。負薪種田。無復有當世之志。有一僧舍。距所居不數里。而上選常往來僧舍。久之。一男子同僧來謁。自云王孫遭難流落者也。上選大喜。與僧同資給之。誓二人共老死山中。不相舍去。頃之。某州有武弁被斥。山西人也。僑居不復歸。浸尋聞王孫名。稍稍與往還。而欲以女妻之。上選謂王孫曰。君國破家亡。尙有兒女情乎。不可許也。王孫不聽。遂贅於武弁家。襄陽吳某者。武弁之故舊也。家饒於貲。而好結客。武弁尋窮乏。挈其家與女壻。往襄陽。依吳某以居。而上選與僧義。不忍舍王孫。亦從之以行。已而吳某知其故。謀散家財。號召子弟。奉王孫以聳動郡縣。雖上選亦心動而未發也。會有告吳某反者。官吏利其財。發兵圍其宅而盡捕之。上選與僧凡五人被執。而餘皆散走。於是上選等坐謀反。並斬襄陽市。時康熙八九年間事也。初上選之被執。有司鞠之。上選曰。吾等雖未舉

事。然私心誠有之。有司問何故爲此。曰。吾爲多讀書所誤耳。且曰。吾姓錢。自出亡也。易其姓曰全氏。死後有司憐之。爲藁葬於郭外。吾友宣城王耕書。初在有司幕中。知其所翰之詳。爲余言之如是。因執筆記之。

先君序略

先君諱碩。字孔萬。號霜巖。一號茶道人。先世洪武初。自徽之婺源。徙居桐。至先君之高祖南居府君族始大。家世孝弟力田。以賞雄鄉里。里中皆稱戴氏忠厚長者。縣大夫輒嘗餽問。以風示縣人。南居府君之長子。爲面峰府君。面峯府君之幼子。爲默齋府君。始以國子上舍。爲處州經歷。時太守有羸疾。不能視事。知府君長者。事皆屬府君治。吏攝服不敢欺謾。一府中皆稱其能。歷署篆。每去。士民追送百里。時鄰縣百姓難治。不服官府約束。曰。吾儕百姓。非敢抗逆。但得某縣戴公來。則吾等安矣。上官知之。調府君往。事輒平。以故常兼攝兩縣。其清廉如此。居鄉好賑恤貧乏。鄉老大夫。莫不加敬焉。屢舉鄉飲大賓。生四子。長曰孟葦。府君。吾之曾祖也。曾祖弱冠爲諸生。有聲。後國變。薙髮。服僧衣。入龍眠山中不出。年七十五。以庚戌年卒。時名世已十七歲矣。吾祖宦江西。回侍

養山中。後因家焉。先君生五歲。而祖母吳孺人卒。祖母贈工部主事諱應龍之女。河南左布政使諱一介之女孫。諱德諱應賓之從子也。生姚氏姑母及先君。先君自失母乃困。至今四十八年。竟以窮而死。先君爲人醜謹。忠厚退讓。從不言人過失。與人交無畛域。與人語。輒以爲善相勸勉。津津不休。一見之此語。再見之亦此語。有興起者。輒喜不寐。無老幼賢愚。皆服其長者不敢犯。犯之亦不校。生平未嘗有與人失色失言者。第其艱難險阻。備嘗人間苦。不能以告人也。歲甲午。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家貧以授經爲業。歲辛丑壬寅間。始擔囊授徒廬江。歲一再歸。博奉金以活家口。頃歲授徒里中。然性不喜家居。輒復客於外。今歲終於外。嗚呼悲哉。其爲文不屬草。步階前數回。卽落筆就之。不改竄一字。尤喜詩。詩辭大抵多悲思淒楚之音。凡百餘卷。皆可傳誦也。自以荏苒半生。坎坷無一遇。米鹽常缺。家人兒女。依依啼號。而頻年旱荒。終歲傭書。不足以給朝夕。爲俯仰之資。而不肖名世。好讀書。不通時務。曰是將復爲我也。嘗曰。讀書積善。欲獲報。如捕風捉影。如吾等者。豈宜至此。時形諸感嘆。每詩成。則朗朗吟詠。眉乃一開也。嘗借飲酒以解其憤懣。每飲。輒擲骰爭勝負以爲樂。大醉乃已。家人惟吾母事之謹。兒子

輩妄意他時富貴。以娛親朝夕。定省甘旨皆缺。未享人子一日之養而已。不及待矣。先君卒於陳家洲。洲去縣一百四十里。以去歲十月初一日往。謂名世曰。諸生皆治詩。女勿治詩。女今治易。吾爲彼等講毛詩。蓋吳氏先聘不肖名世。以今年館於其家者也。先是先君客舒城山中。夏秋之間。治裝歸矣。忽瘡起於足。痛幾危。越月始稍稍愈。愈而歸。歸不復去。以山多峻嶺。不可騎。難徒步也。居無何。足大愈。適吳氏來請。遂去。名世送之郭外。豈知其永訣而遂不復見乎。到洲五十日而卒。先是十日前。有書來云。瘡發於項偏左。名世等以先君壯年盛德。此足疾餘毒。不爲意。而諸生皆駭。又江濱荒陋。無良醫。延一醫治。曰無傷。飲藥數劑。病愈甚。諸生請致信於家。曰不可。吾七八月間不死。今豈遂死乎。已而諸生知不可起。始使人來報。比至則已不及待矣。先君居洲未兩月。而洲之人皆感動。其死也。皆呱呱而泣。曰。天無眼矣。嗚呼。人莫不有死。而先君客死。早死。窮死。憂死。此不肖名世所以爲終天之恨。沒世而不能已者也。先君生於明崇禎癸酉年五月二十二日。卒於康熙庚申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四十有八。今暫厝於默齋府君塋兆之旁。俟卜地葬祖母。而附葬於其旁。娶吾母方氏。生男子子二人。長卽不肖名

世娶李氏。次子平世。娶汪氏。女子子三人。長字邑庠生徐廷錦。次尙未字。三字姚。嫡母之幼子應運。先是姑母以戊午年卒。卒年亦四十有八。康熙辛酉二月十六日。不肖孤子名世謹述。

汪河發墓誌銘

河發諱崑。字河發。姓汪氏。世爲桐城人。曾祖世澄。祖國士。崇禎辛未進士。仕至按察使僉事。父鶴齡。嫡母張氏。母宋氏。河發娶錢氏卒。繼娶方氏又卒。皆無子。蓋河發與余之相慕也數年。未得交。交甫踰年。而河發死。悲夫。河發不與余長相友也。先是予於人家壁上。見河發詩。固已奇河發。而河發於同舍生所見余文。謂非今世所有。時時向人稱說。自庚申年始相與交。則益悉其爲人。河發好讀書。凡經史百家。一覽悉能記憶。尤善詩。桐俗故多好爲詩。而河發少年傑起。跌宕悲壯。里中前輩。多遜謝不及。河發性倜儻。好交遊。視世俗羣兒。屑屑不足富意。師事同縣錢雁湖方素北。兩人早知河發。河發名布揚者。此兩人之力也。其所與交遊。自同縣至江東南。凡二十餘人。皆著才知名之士。河發自言搜抉二十年而得者。然人無賢愚。皆向往河發。紈綺子弟。或請納交。附河發

爲重。河發領之而已。亦不之拒也。河發家貧。自其大父遭寇難。家盡毀。河發又少孤。以故貧甚。奉其母隱於臥龍山中。欣然手一編。諷誦不輟。粵東人姚子莊。爲石埭縣令。聞河發名。召至署中。欲爲河發入粟爲太學生。河發不可。曰。汪崑豈以金錢列名士籍者。姚君由是愈奇河發。嗚呼。孰謂河發竟賚志以沒可悲也。夫河發病凡兩載。自去年秋始甚。蓋自是遂不復入縣。余訪之於山中。問其病。曰。無他病。但咳不止耳。因與各言生平。遭逢相視。慨嘆已而攜手沿溪。聽水聲。濺濺。時有童子數人持竿。河側。余取投之。不能得。河發一釣得之。童子皆笑。樂教河發再釣。再得之。至日暮。反飲酒笑語。縱論當世事。其意氣固未嘗少衰也。今年春。余又往山中視河發。知其必不可起。即榻前慰問者久之。余辭出山。來江濱。時時憂念。踰兩月而河發死。垂死而深以戀戀。老母與諸師友不能決捨。爲恨尤可悲也。河發生於順治丁亥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辛酉年三月十三日。得年三十有五。以其兄之子某爲嗣。擇以五月初二日。葬於投子山之麓。其山爲錢氏地。初河發妻錢氏。塋於其地。因合葬之。先是河發病中。諸師友釀金相助爲藥餌。與棺衾葬埋之費。並其母太夫人養老之費。皆古道之不可多見者。而河發有義僕曰

館元。昔嘗遠事僉事公。崇禎中河發。父陷於賊。館元持金帛冒死往贖。賊脅求不已。凡往來數四。卒贖以歸。事河發三十餘年。不以河發困。故不爲盡力。采薪治圃。以給其資。用。河發病中爲奔走求醫。尤力。先河發十餘日而病死於縣中。將死曰。嗚呼。我死。母憾。但我主人聞之。病又加甚耳。其中心愛主誠篤如此。因並誌之。銘曰。吁。嗟。汪生才非常。下筆流輩莫敢當。平生嶽嶽氣激昂。鬼神忌之俾淪亡。蒙俱蹶。豈福命長。如何誦義稱先王。英英精爽歸帝旁。猶勝塵埃生埋藏。執筆論次泣數行。汪生不朽此銘章。

孫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孫氏。安丘之濠河人。太學上舍。曰恕者。其父也。宜人旣長。歸於行人諸生劉公。是時劉公已舉於鄉矣。先是行人娶鄭宜人。生二子。皆幼。鄭宜人卒。行人母聞孫氏女賢。遂爲行人聘之。當宜人之歸也。行人遭兵火之餘。家業蕭然。宜人屏去服飾。躬操作。以勤且儉。爲一家之率。行人教其子。每不稱意。即撻之。宜人常以身翼蔽。卽觸行人怒。不顧。或有止之者。宜人曰。予豈不知子宜教。第子非吾出。或者外人不察。將奈何。蓋是

時宜人已舉二子一女矣。既而子女相繼殤。宜人哭不哀。蓋恐人之以爲溺其所生也。後宜人之卒也。二子念此尤痛。至於失聲。宜人雖時時爲二子寬釋。而輒教督之。勉以讀書。立功名。後其子多登仕籍。固行人之教。亦宜人之力也。側室楊氏。舉二子一女。皆長成於宜人之懷抱。宜人以雍睦率其一家。每聞子婦室中稍有詬誶不翁。即趨至。爲譬釋。導使和好。否則卽不食。必諸子婦固請謝罪乃解。以故數十年。一家雍睦無間言。宜人娣姒凡數人。終身怡怡愉愉如也。族中親屬。俱接以禮。其遇奴婢。俱寬厚。或行人欲有所譴責。宜人亦佯怒。命子若孫代懲之。或引之他所。示挺責狀。實陰縱之。移時乃徐爲申解。其遇衆有恩如此。歲己未。次子果以刑部郎出爲僉事。督學江南。便道過家省親。時二親邀單。愿得封僉事。製冠蔽進之宜人。宜人喜且泣曰。向我二子者。即在。未必如此。汝誠孝矣。但汝廉吏。得母以此重累汝耶。明年宜人得疾。遂不起。以正月二十八日卒。得壽六十有二。子四人。長禎。廩貢生。次果。戊戌進士。官至江南提學僉事。鄭宜人出。次榮。次樂。側室楊氏出。孫四人。孫女三人。曾孫二人。以某年某月日葬宜人於某處。食事君來乞銘。銘曰。

萬世滔滔。人生幾何。惟有令德。可以不磨。有高其墳。羣山之阿。幽靈長存。我銘無多。

鄭允惠墓誌銘

吾友王君汝山。客於鄭君允惠家。嘗數數爲余稱鄭君之賢。鄭君蓋徽人。而買於蘇州。因家焉。凡善爲生者。客遊徒手致素封。往往而是。大抵用纖齋起家。一縷一絲。一粒一粟。弗敢輕費。其有以緩急告。雖義不可已。亦忍而弗之割。其居貨也。譬過其值。猶不以爲嫌也。其道務求贏餘。而俯拾仰取。低昂盈縮。皆有術數。而忠信之說。用之於貨殖。則以爲立窮。獨鄭君反其道用之。而卒亦未嘗不富。此汝山之所以稱君之賢不置也。余於丙戌夏。自燕山南還。至蘇州寓舍。始一識君。已而君召余飲於虎丘舟中。客凡七八人。君樸茂誠慤。與客語無多。而意常歎然有餘。余是以益信君之賢。是時九月之初。涼風驟起。新月乍生。余等樂而忘歸。豈知其不踰年而君遂奄忽已逝。嗚呼。可悲也矣。其子介汝山以誌銘見屬。其曷敢辭。按狀。君姓鄭氏。諱僑。字允惠。號恂菴。世居休甯之梧林村。鄭本大族。至君之世而稍衰。君之至蘇也。年甫弱冠。即精計然之術。勤敏練習。爲人又誠樸不欺。人皆信任之。嘗有商販貨於君家。商秦人也。與君金誤多若干。商已去。

君使人追及於滄墅還之商嘆曰鄭君長者而言於秦中諸商於是秦中諸商來蘇者皆詣鄭氏鄭氏座爲滿其他以忠信感人者多類此君兄弟數人而祖父母及父母之墓皆獨力任之嘗捐金修闔閭城縣令獎嘆給扁額以旌之親戚之貧者無不賑恤其他有以匱乏告亦無不應也君以國學生考授州同知誥封儒林郎祖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娶某氏生四子長昭早卒次星考授州同知次昌候補光祿寺典簿次景國學生孫六曰世元世科世雄世永世松世順孫女八人君生於明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清康熙丁亥六月初四日得年六十有六其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山之陽銘曰

噓吁嗟乎士而賈兮嘆世態之紛紛吾求士於吳之市兮誰與懷古道而軼羣惟忠信以處世兮噓吁嗟乎鄭君有欲考君之行視此文

勅授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劉公墓誌銘

山陽有績學篤行之君子曰工部主事劉公方以名德巋然爲一時之望忽疾終於家遺之人皆爲泣下年家子戴名世尋公之愛最深知公之生平爲詳會其孤永禎等

將擇以年月日葬公於某鄉某原。而以公配高安人。先期請銘於名世。名世雖不文。然銘公之德。使不至於久而無傳。此後死者之責也。其曷敢辭。公姓劉氏。諱愈。字文起。晚自號退菴。按劉氏自上世遷淮安。以梅花老人爲始祖。梅花老人者。諱彥廣。明洪武時。以縣官入覲。召對稱旨。賜梅花一枝。十一傳而至公。以萬歷己卯舉人。沈邱知縣。諱世光爲高祖。以萬歷己丑進士。歷常山。信豐。知縣。諱一臨爲曾祖。以勅贈岑溪知縣。諱自靖爲祖。以順治己亥進士。岑溪知縣。諱昌言爲父。公康熙丁巳舉於鄉。壬戌成進士。起家行人。陞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一奉命宣赦書浙江。一奉命典試山東。安人姓高氏。舉人諱登泰之孫。太學生諱士廉之女。男子子四。曰永禎。曰永禧。曰永祿。曰永祺。女子十三。孫十一。曾孫三。公生明崇禎己卯五月初五日。卒康熙丁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九。公少與其弟吏部公受業於岳西來氏。西來氏淮上儒者。好學持高節。岑溪公敬之。使公兄弟師事焉。爲講程朱之學。公終身誦法不衰。岳氏早死無聞。公每與人言。未嘗不稱師學。人由是始知岳氏之爲名儒。公之立身行已。悉本岳氏家法也。事父岑溪公與母王太宜人。皆得歡心。當岑溪公之抵任也。岑

溪屬廣西。道遠多瘴癘。又盜賊輒不時發。公屬高安人。侍養太宜人於家。請從行。公體素弱。多疾。岑溪公不可。固請遂行。既抵任。縣事多賴公之助。鄰縣賊彭奇。率其黨圍城。公巡行城上。從者中賊弩多死。衆皆潰。公指揮自若。賊箭從公喉旁過。着關壯繆旗竿。會官兵發鳥鎗。殺一賊。賊走。彭奇旋就擒。岑溪人志其箭爲孝子箭。當彭奇之未擒也。縣人以爲憂。公曰。今所急者在安人心。不在彭奇也。人心若安。彭奇可坐得矣。已而果然。徐又排衆議。釋彭奇黨不窮治。令自安。事遂以定。岑溪公卒於任。公護櫬歸。哀毀勞瘁。疾大作。嘔血。久之乃起。時吏部公已舉於鄉。尋登第入京爲朝官。公奉太宜人家居。自是益大肆其力於學。日取通鑑與綱目。合並校勘。考其同異。尤熟復程朱之書。及歷朝典故。經世有用之學。無所不貫。穿惜不得盡見之。施設而所施設。一二未足以盡公之志也。其典試山東也。入闈誓於神。情辭真切。同事者皆感動。及撤棘。有弊絕風清之稱焉。其爲工部也。憫舖戶交收柴炭之苦。爲爭於同官。爲省其浮費若干。堂上官信公之誠。事多咨於公而後決。往往指目之曰。古君子也。時有言海運之便者。公曰。明臣邱濬言海運可行。濬獨計漂溺舟米之失。而未一計漂溺之人。夫米漂溺而載米之舟。擊

是之奉嘗奉之官。獨能免乎。考元史海運有漂米二十四萬九千有奇者。有漂米三萬九千有奇者。如濬言。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何忍以數千人付之洪波怒濤中乎。已而海運卒不果行。歲壬午。太宜人卒於家。時公患病京邸。子永禎不敢以告。但微言太宜人病瘥。乃即請假歸。歸始知太宜人之變。一慟而絕。良久乃蘇。由是病益劇。喪除。病乃已。遂絕意仕進。宅傍有小園數畝。欣然終老其間。諸子皆讀書孝謹。能承公意。而公自督課諸孫。不稍假。每月望。召合族子弟。皆來會講。常居閉戶。謝絕人事。不與聞。惟事關風化者。輒慷慨任之。如烈女祠貞女祠。其所倡建者也。岳西來氏無子。公擇其族子爲之後。又買田宅各一區授之。使奉其祀。久之。公與縣人請於上官。祀岳氏於鄉賢祠。公與吏部公。自少至老。友愛無間言。公之卒也。吏部公稱引蘇子由之銘東坡云。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每稱引畢。輒流涕不能自止。公好言人善。於不善疾之如仇。或相遇則避弗見。其或不及避。往往面諍讓之。雖遭怨怒弗顧。名世與公伯子永禎爲同年生。因得辱交於公。公不以名世爲不肖。而殷勤獎勵。有加無已。當公之官京師也。時時召余飲酒。縱論當世事。每至夜分而罷。余一同姓往嘗遊於公父

子之間。其人後爲清議所擯。一日謁公。門者止傳其姓。公以爲余也。趨出。至屏門。見非余。即趨而入。使從者以他辭辭弗見。歲乙酉。余適京師。過淮上。公留余園中。凡信宿。其精神意氣。未嘗少衰也。踰二年。余入京師。復過淮上。而公已捐館數月矣。高安人名家女。嫻於內則。當公之從岑溪公抵任。安人嘗侍太宜人疾。晷刻不離。衣不解。睫不交。間以裳藉地少息。微聞呻吟聲。即起問所苦。扶持抑搔。無少失。藥必長跪進。凡數閱月。於是瘳爲濕氣所中。醫者謂宜節勞苦。安莞席。而安人顧重姑。不自護惜。姑愈而安人患膝痺。遂沈痼終其身。公自岑溪歸。病三年。安人侍公疾。一如侍太宜人。公疾亦藉以起。及公成進士。未服官。而安人已卒矣。安人生明崇禎庚辰八月二十五日。卒清康熙癸亥閏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有四。銘曰。視胥黑。白也全。探皆沸。冰也堅。古先民。淮之壘。抱乃璞。不受鑄。舒隻手。障百川。生典型。死豆籩。葬同穴。有賢媛。固其藏。千萬年。

王氏墓表

善。詩之二。南。爾知。女子。不妒。忌之德之大。而能逮下之難也。周南十一篇。其不。

言女子之德者。僅三篇。甘棠羔羊。騶虞而已。其間言女子之德。不妒。而能逮下者。有四。曰。樛木。曰。螽斯。曰。小星。曰。江有汜。夫后妃夫人之行。至於侔天地而奉神靈。而詩人稱其德。不過曰。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而已。故吾謂女子之德。固莫有大於此者也。嗚呼。爲妾媵者。懷五常之性。而能守從一而終之義。豈有異於世之爲婦者乎。自世之人。賤視之。而或制於悍婦之手。遂有自視亦賤。而中道而去。不克守從一而終之義者多矣。以余所聞。舒城任生姬王氏。獨明於大義。而守志不去。以死。誠可悲而書也。任生世家子。其婦翁爲京朝官。任生當年少。家居未娶。依其兄嫂以居。因患病。先納姬。曰王氏。久之病良久。已而任生婦翁之官粵東。携其女便道歸。令任生去姬。乃娶婦。任生佯爲去姬。陰匿姬於其師鄒氏。已而姬病。復令就醫於表兄湯氏。任生既娶婦。婦知之。婦素驕貴。頗怨望。日譖讓不止。先是婦陰以姬許適某氏。一日乘任生入山。鼓吹來迎者盈湯氏門。姬大驚曰。吾雖賤妾。然不可以事二夫。因給衆使退。而引刀自刺不死。衆驚走。湯氏欲以姬歸。姬不可。乃復至鄒氏。閱數日。任生自山歸。知其狀。爲歸言。姬義不肯去。婦大怒。已而婦好言勸任生迎姬歸。姬事婦甚謹。婦顧令去其環髻衣飾。不得與諸婢。

比時時罪過姬。捶楚動數百。瀕於死者屢矣。欲以威迫姬使去。而姬卒不可。居數年。任生婦翁解官歸。同產姊迎謂其母曰。母新從粵東來。不知妹氏以王氏姬故。憂鬱得疾。且死矣。遂掩袂而泣。母遽往任氏持其女泣。蓋婦新產甫一月。非疾也。姬出拜母。母指而語之。姬俛首不敢語。閱數日。婦歸甯。言於其父母。欲去姬。其姊爲左右之。父母及婦同產兄。使人召任生至。曰。何不速去姬。吾等意已決。任生還告姬。姬曰。君意何如。任生曰。若等勢洶洶。吾已治裝他出避之。姬曰。將何以處我。任生曰。有兄嫂在。何憂。姬晒之。蓋任生素依其兄嫂以居。而兄嫂皆憐姬之志者也。姬曰。君他出。姑待來日。因目任生良久。意甚悲。薄暮。任生在外。與客語良久。入內。任已屈首水甕中溺死矣。先是任本江寧王氏女。育於和州運漕之方氏。年及笄。適有舒城富人。欲買爲妾。因詭聘爲孫婦。載之歸。其妻詬曰。若老且死矣。忍妾此弱女子耶。適鄰有沈翁嫁女。而買姬爲媵。翁知其故。言於女壻楊生。當善遇之。楊生與任生同學相善。從容爲任生言。任生因欲聘之。楊生歸以語姬。姬曰。聞任生所聘名家女。素驕貴。得母類其姊乎。蓋其姊以善妒聞。而出其妻者也。後姬之死也。姊實有力焉。任生以書致楊生。爲設誓。姬乃從之。已而曰。吾信。

君之一言。遂委身事君。第婦人之義。從人而終。後此歲月。遙遙大婦之德。未可無因。而
歎泣下。後果不免於死。任生念以已故。累姬死。悲思痛悼。不能自休。而介余友許君亦
士來請書其墓上之石。曰。吾無以報姬。使姬之志不沒於人間。惟吾子是賴。亦士亦爲
余言其事之始末。蓋信而有徵也。吾讀小星之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呂氏曰。夫人
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彼夫所遭之不幸。而一死以自明。是亦安於其命也。若
任生之姬。可謂知命者矣。以一死自安其心。且以安任生。又以安其大婦。爲任生之姬。
惟有一死而已矣。嗚呼。懷妒忌之心。而不能遠其下。此婦人之常態。無足怪。獨是妒其
夫之妾者。而因以妒人之妾。卒擠之以死。豈不過甚矣哉。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爲之父母兄弟者。豈無委曲開導之方。善處之道。乃助之以焰。而致死無罪之人。以成
其守志不去之義。亦非所以愛其子女者矣。余故採次任生之言。所自爲行狀。合之亦
士之所云者。詳悉書之。以慰姬之魂於地下。此任生之志也。

贊理河務僉事陳君墓表

天之生才。難矣。或百千萬人之中。而生一才焉。或百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才。及其生

之也。則又多廢棄。不得有所施設。而有所施設者。往往又窮於名位。無以自見。而或有所附託。以成功名。其間又或功已垂成。而敗以不能竟其用。嗚呼。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康熙十有二年。河決南北。運道梗。上咨於羣臣。舉能平治之者。廷臣奏言。巡撫安徽侍郎靳輔。足當其任。制曰可。於是遂以大司馬總制河道。而攜其客陳君天一以行。先是。司馬之奉命撫皖也。思得度外之士與俱。聞陳君名。聘致幕府。司馬故好士。一見奇之。待以上客。君亦曰。吾所見士大夫多矣。皆齷齪不能用。大度之言。吾今見司馬。是誠可與共功名者。遂留司馬幕府。先後凡十有七年。司馬推心委任。悉聽其計畫。故所至功績。迄用有成。當滇南之變起也。皖據長江上游。爲江南門戶。軍行絡繹不絕。君凡爲司馬所條陳。往往先中。會司農以軍興度支不繼。議天下騎置歲費金錢數百萬。減之可佐兵食。因下其事。巡撫議之。君告司馬曰。驛之斂。由於馳騎太多。今自王公將軍以下。不論事之大小。緩急。凡有馳奏。輒須三騎。還時且至十餘騎。是一事而用十餘騎也。今除軍政重事而外。卒彙三事傳奏。而僅須一騎。驛困且蘇。統計之。可減費十四五歲。節財百餘萬矣。司馬以爲然。上其議於朝。遂著爲令。當河之決也。山東淮北皆苦

之。司馬築清水潭。改南北兩運口。而河與淮及運河皆安。其策實自君發之。清水潭者。淮水由高家堰。高良湖。決於高郵寶應兩湖。而兩湖又從此決爲大潭。下河七州縣所由之道也。先是屢築輒壞。歲久潭益深且廣。南運口者。由運河以入於黃。北運口者。由黃以入於運河之道也。運河與黃通。受黃之灌。致泥沙淤塞。歲須挑濬。自運漕以來。官民俱困於此。司馬召一府中官吏共議之。言人人殊。君延裘荒度。報司馬曰。疏濬當先。浚其下。塞決則先治其上。前清水潭之屢塞。屢決者。由上流未斷也。今上流有減水壩者三十里。誠能堤而塞之。則上流既治矣。然後越潭避險。相視河中淺處。築堤使堤根牢固。自能垂久。夫越險而築堤。似迂。且視築清水潭之道。里長且數倍。然一深一淺。其爲難易固懸絕矣。故工部費帑六十萬金者。今不過十萬金足矣。北運口爲黃所灌者。蓋以運口遼闊。黃漲漫及運河。及黃落則水流緩而沙易停。且黃水東流。運北注。黃漲水高。勢自橫。奪法當高。運河之水而亦東之。案水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今杜運河之水。不由遼闊之口。以與黃河相狎。而於大澤中迤東。鑿河二十里。以約束運河之水。可高於黃二尺。運河之水既湍。迅東注於黃。則又安能迴波逆流而灌運河哉。其南運河居

黃。下。流。故。益。爲。黃。所。膠。所。當。遠。黃。就。淮。而。移。其。閘。於。淮。內。則。運。河。所。受。惟。淮。水。淮。水。清。可。以。無。泥。沙。淤。塞。之。患。矣。司。馬。以。爲。然。於。是。一。府。爭。之。皆。以。爲。不。可。減。水。壩。者。所。以。洩。淮。之。怒。也。已。數。十。百。年。於。今。夫。以。淮。之。暴。雖。分。洩。其。怒。而。陂。障。之。尙。難。諺。曰。具。費。千。金。不。敵。西。風。一。浪。今。盡。築。上。流。是。下。決。未。塞。而。上。壅。先。潰。也。或。又。曰。湖。中。築。堤。與。大。澤。中。鑿。河。皆。事。所。未。經。且。向。也。工。程。六。十。萬。金。今。且。減。其。八。其。何。能。濟。君。持。議。益。堅。司。馬。卒。從。君。策。未。幾。而。築。塞。皆。成。君。先。是。預。度。爲。時。幾。何。役。夫。幾。何。土。石。材。木。幾。何。及。是。皆。如。君。言。蓋。自。是。清。水。潭。不。再。決。而。兩。運。河。不。再。塞。事。竣。矣。一。府。中。乃。服。君。之。能。且。嘆。司。馬。之。知。人。能。用。君。之。策。也。歲。甲。子。上。南。巡。閱。河。河。害。悉。平。上。大。喜。問。司。馬。曰。向。曾。得。士。與。共。理。乎。司。馬。對。曰。臣。客。有。陳。潢。者。實。贊。其。成。潢。即。君。諱。也。上。卽。命。侍。臣。書。君。姓。名。佩。之。既。而。司。馬。屢。欲。以。君。功。入。告。君。固。辭。曰。潢。幸。獲。從。公。公。不。鄙。其。言。而。用。之。足。矣。顧。安。用。爵。祿。爲。且。夫。黃。河。自。古。治。而。旋。壞。者。無。他。既。治。之。後。不。爲。善。後。之。計。也。今。幸。河。災。已。平。一。治。不。復。壞。非。明。公。不。能。成。此。功。潢。竊。願。布。衣。相。終。焉。今。夫。黃。河。地。中。行。淤。地。所。在。多。有。闢。而。耕。之。三。年。所。獲。可。以。償。前。此。之。費。過。此。以。往。其。息。亦。無。涯。卽。以。每。歲。所。獲。

次第爲善後之計。則經費有出矣。請更於黃河南岸。堅築高堤。六百里。而於河之北岸。更鑿中河一道。障之以堤。復於中河迤北間。以重河而亦障之。以堤使山東之水。由此入海。復相地形。多建閘壩。夫河行千里。即有千里內之溪澗。行潦從之。迨黃河驟漲。而又加以附從之水。於是河身不能容納。東西衝突。以故堤爲所決。決則不由正道。水無所歸。而上流於是乎亦決。誠引山東之水。別有入海之道。則黃不憂其加漲。而且有所從。洩其南岸。又有堅堤以爲之障。則下流不憂其壅滯。夫下流不壅。則上流有歸。將黃河從此不復他徙矣。且國家漕艘。自南而北。取道黃河。二百里。僱募挽溜之費。每船輒數十金。往往遭漂沒。嘗見守風者。以二百里之程。俟至四旬有餘。今誠鑿中河。則運艘亂流以渡。俄頃之間。即由砥道。以達北河。去風波之險。無挽溜之費矣。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沭陽海州七州縣。地勢卑下。旱潦皆爲害。歲卽有秋。而不通舟楫之利。今誠鑿中河。而又間以重河。復於重河之間。導以運河。旱既有資。潦復有洩。時至秋成。舳艫相望。至便也。又今四方多荒。流民不少。誠鑿中河。即招流民。計口授食。而使之治田。則流亡有歸。田且日闢。下有裨窮苦之民。上不廢司農之帑。黃河一治。不復壞而國賦日

增。惟明公其熟圖之。司馬以爲然。具疏入告。制曰可。於是司馬與君經營拮据。手足胼胝。而中河蜿蜒三百餘里。鑿已告成。卽今由清河以入宿遷之道也。已而言者紛起。以爲君陰壞河道。並論屯田擾民。於是屯田遂罷。蓋君之志。嘗欲以興西北水利爲急。其言曰。燕齊之地。古皆稱沃壤。今土田荒蕪。而財賦俱仰給東南。此兩敵之道也。今誠興水利。教民力田。則西北可復爲財賦之藪矣。當司馬撫皖時。君卽獻溝田法。欲盡關江北荒萊。會以軍興不果行。及司馬總制河工。六年之後。兩河歸故道。淹地盡涸。乃得鑿河濬溝。稍行其志。而有司奉行。多不善。致議者紛紜。遂罷。先是歲丁卯。上以下河七州縣。久爲水困。遣使問司馬。有何善策。具以實對。司馬卽以君議上。奏曰。臣前已將陳潢姓名上達天聰。蓋以徑治上流之法。實出陳潢一人之見也。臣之愚衷。惟願國事有濟。不敢居功蔽賢。亦不敢引嫌避忌。上本知君功。遂特授君贊理河務僉事。及言者紛起。司馬罷去。詔君就司寇獄。時君已病閱數月矣。旣抵京。疾轉甚。有詔免獄調治。蓋異數也。而君竟不起矣。嗚呼。君之才。世所不常有。幸而見知司馬。推心委任。得以出其能。又以布衣受人主之知。格外擢用。則君不可謂不遇。惟是君之長。旣有所不能盡。而困於

人言又遽以疾死。此則天之意。其不可知者也。君生平於子史衆緯及農桑易數地理諸書無不通核。而尤優於治河。作測水法。以水流迅則如人急行。日可三百里。水流平則如人緩行。日可七八十里。即用土方法。以水縱橫一丈高一丈爲一方。計此河能行水幾何方。然後受之。其餘者皆洩宣之。此出彼入。使游波寬衍。不致薄堤。凡置閘通關。大抵用此法也。君自在司馬幕府。司馬昌言入告。天下聞之。不多君之才。而多司馬之。以人事君。得古大臣之道也。君先世汴梁人。自宋南渡。占籍錢塘。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妣仲氏。生二子。君其長也。君娶汪氏。無子。以弟之子良樞爲嗣。君以康熙戊辰八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二。今良樞卜於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初君與余訂交京師。余羈窮潦倒。得君提挈者爲多。今君忽忽已沒四年矣。使其功與行不著。是則余之罪也。夫會其嗣子來京師。求余書其墓上之石。余因泣然流涕而書之。君性孝謹。而勇於行義。與人交。皆有至性也。他人鮮有能得其一節者。而君之功名。於治河爲最著。余故書之。有詳略焉。

江西山水之勝稱吉安。吉安之屬曰吉水。吉水有村曰谷村。李氏世居之。李氏系出唐西平。遷谷村者且數十世矣。而科第聯綿不絕。其間多以文章功名顯。以故吉安大姓。獨推李氏。谷村之旁。有山曰桃山。山多美石。而以鏡石爲奇。鏡石者。其石形蓋如鏡云。石有時光耀照人。則李氏必有興者。噫。造物者之好奇久矣。豈不信夫。夫奇之在石。與奇之在人。無以異。然而異。人賢士之出。而石輒爲之兆焉。是奇仍在人。不在石也。彼天下石之如鏡而頑然者。何可勝數。蓋造物之鍾其奇於李氏。可謂厚矣。歲庚午。余客少宰李先生邸第。先生嘗爲余言桃山之勝。與鏡石之奇。余未嘗不神往焉。而欲游也。他日者。當擔簦遊江西。過谷村。偕李氏子弟遊。相與攀蘿緣磴。登桃山之頂。一覩鏡石之光明。行且執筆爲先生賦之。

曹氏怪石記

歲丙子。余在京師。嘗過曹君希文寓舍。希文出一石示余。怪奇偉麗。其形若芝。按其款識。則米元章物也。今夫天下磊落不羈之人。雅量高致之士。於世間之嗜好。一切不以庸意。而其性情必有所寄託。未有泊然頽然。絕無所寓意者也。元章以好石名於世。余

考傳記所載。其家之所蓄者多矣。迄今五六百年。大抵盡零落於塵埃。而委棄於糞土。獨此石尙存於人間。而遇希文珍而玩之。且世守而勿失。希文之風流蘊藉。迥不同於流俗。可知已矣。余少讀書龍眠山中。偶得一石。縱橫皆不及一尺。羣峰參差。岡巒巖穴畢具。真神巧也。見者皆奇之。且曰此造物者有意爲之。殆羅浮匡廬之草藁也。有芝生於其側峯之上。其大得石之半。此尤自古愛奇好事之士未之見焉。余旣作文以記之。而置之几上。後余以饑寒馳驅。客遊凡十年而歸。則此石已不知何人攜去。或委棄零落。皆不可知也。嗚呼。以余之愛奇好異。得此石。曾不過二十年而已。不能保之。而米氏之石。至今猶有珍玩於騷人墨客之手者。石亦有幸。有不幸哉。

樊川書院碑記代

樊川書院。在黃巖縣南一里。故有祠祀朱子。而書院之建。則康熙三十三年。縣令劉君司教周君司訓平君。率其縣人士之所建也。嗚呼。自孟子沒而道術不傳。兩漢及唐。雖有一二儒者間出。然而於孔孟之道。未嘗聞也。迨宋興而諸儒繼起。朱子之學。尤爲純粹以精。距今凡五六百年。而天下莫不奉之爲宗師。即至遐荒僻壤。山陬海澨。非朱子

之道不違也。可謂盛矣。而黃巖之人士。獨私之於樊川者何也。蓋朱子提舉浙東常平。而駐節於黃巖獨久。樊川其著書授徒之地也。當是時。台海之間。受業朱子之門。稱高弟子。凡十有四人。而黃巖一縣。遂居十一。而於綱目一書。則屬筆於趙幾道。十一人中之一人也。一時弟兄師友。互相淬勵。其流風餘韻。沿至於元明而不替。然則黃巖之人。士獨私朱子於樊川。不亦宜乎。嗟乎。自古以來。地不必名勝。而一邱一壑。曾經大人君子之登臨。則後世遂傳爲遺迹。至於其鄉之人。尤私以爲一方之光榮。況朱子者。上接乎孔孟之傳。人人之心。皆有一朱子也。人人皆有一朱子之心。以私淑乎朱子之道。登朱子之堂。讀朱子之書。吾見黃巖之人士。其嚮往親切。有倍蓰於他邦者矣。書院落成。於康熙三十五年。又閱數年。余來爲督學。朱子之十九世孫某。謁余而請識其麗牲之石。因繫之以銘。銘曰。書院之興。於昔有取。厥始於唐。宋元繼武。俎豆絃歌。揖讓僂僂。講堂弘開。震聳發聳。天之牖民。六經忽睹。朱子篤生。爲斯文主。聖學久荒。仔肩撐柱。考亭紫陽。在在鄒魯。武夷雲谷。流風未窳。粵若樊川。山區水聚。大賢所臨。流澤甚溥。傳道解惑。邦人鼓舞。歷世數十。淪於宿莽。邦人嗟嘆。請於大府。爰新其堂。爰峻其宇。旣改舊觀。

亦資攻苦。見羹見牆。趨繩步矩。俗學繁興。舉業訓詁。名遵功令。實滋慢侮。以情以性。即於蠱。最爾多士。知所規撫。一登斯堂。矯矯自豎。遺經一編。流風千古。悠悠樊川。無忝斯土。

綠蔭齋古桂記

距虎邱三里而近。有朱氏園林。蓋昔朱某翁先生之所創也。園昔爲田爲圃。先生買而爲園。園之大二百畝。凡費金錢數萬。其間竹木水石。亭榭樓閣。重疊映帶。極一時之盛。先生垂沒。而園分授諸子。於是其季子某得其東偏之綠蔭齋。以讀書其間。而時時召集朋友。賦詩飲酒。自是而朱氏之園。惟綠蔭齋爲最著。齋之東有古桂一株。蓋百餘年物。其枝四面紛披而下。其中可坐數十人。每花開。召客讌集其下。綠葉倒垂。繁英密布。如幄之張。如藩之設。風動花落。拂襟縈袖。行酒者偃而入。繞樹根而周。客無不歡極稱歎而去。天標嘗導余游遍園中。臺榭多傾圯矣。水或涸而石或頽矣。竹木存者十不及一二矣。苔生於牖。草環於亭。非復曩日之盛。而園中故有七松草廬。七松者。有松七株。蓋宋元時物。數里外望之。挺然離立雲表。自先生歿而七松地屬某氏。某氏斧以爲薪。

存者僅一株。差小。以隔於朱氏之垣。得免焉。嗚呼。物理之盛衰。何常之有。良材異質。辱於匹夫之手者多矣。吾悼七松。所以幸古桂之遇也。

蓼莊圖記

余讀陶淵明桃花源記。慨然有遺世之思。說者謂淵明生當晉宋之際。志欲棄塵離垢。高舉遠引。託而爲此記。非真有是事。今以蓼花莊觀之。則夫幽巖深谷。靈區異境。隔絕人世者。世固未嘗無也。蓼花莊地近東鹿。距京師三百餘里而遙。西山面之。渾河遶之。與阻幽深。人跡之所不到。居民千餘家。淳淳悶悶。渾乎太古之意。桑麻林麓。遠近映帶。婚姻嫁娶。不出其里。居人自其始祖迄今。無一識字讀書。縣吏一來徵租信宿。盡收而去。子孫歷世。無一入城市。家家足衣食。無貴無賤。無貧無富。凡囂競凌害偷盜訟獄干戈擾攘之事。離別羈旅之苦。父子弟傳世數十耳。未嘗聞當崇禎之末。燕趙間無地不被兵。李自成陷京師。尋敗走。

大清定鼎。徵兵傳檄滿天下。久之外人來傳說。始知之。其山川風物。人民土俗。是亦燕趙間之一桃花源也。給諫趙恆夫先生。罷官居京師。歲戊辰己巳間。始聞其絕境。窮搜

得之。構屋築圃於其間。初居人不知種稻。先生謂地多水。宜種稻。教以種植之由。是稻絕美。勝他縣。其地昔無網罟。河魚肥美。人不知食。先生結網得魚。嗣後多有食魚者矣。先生尋還京師。然抗懷高寄。嘗書蘇文忠詩於壁曰。惟有皇城真堪隱。萬人海裡一聲藏。是先生視京師。猶之乎蓼莊也。顧猶時時念蓼莊不置。使善畫者爲之圖。予嘗披圖。見其羣山矗立。高入雲表。浮青飛翠。千疊萬重。而烟波浩渺。蓼花彌望無際。嗚呼。余久懷遯世之思。嗟宇宙無所爲桃花源者。何以息影而托足。不意人間復有之。昔者武陵漁人既出迷不復能入。今先生有居在焉。無迷津之患。葛巾藤杖。飄然竟往。余得以相從。終老於其間。先生其許我乎。

青布潭記

龍眠山口有三都館。昔左忠毅公讀書處也。余往來山中。輒過其地。望見其下半里許。有石壁甚峭峻。臨水之涯。往往指目之曰。是必有異。嘗欲往搜其勝。未遑也。今年春始遊之。與數人者偕。先至三都館。見雙鶴先生。先生忠毅公子也。先生曰。是爲青布潭。其石壁縱百尋。橫百尋。其上苔蘚蔓延。間生青草。下臨深潭。其旁有石徑。側足而上。僅得

至其麓。大石亂布。縱橫無端。人前後行其隙間。一石蹲潭旁。尤奇。余輩遂往涉河。至其上。相與踞石而坐。良久。寒氣侵肌膚。先生又曰。先忠毅家居時。讀書三都館。每操舟。順流而下。至此。或日一過。因指其維舟處。及他舊蹟。相與感歎。久之。時天寒。冰凍。諸子下。至河干。拾小石。拋擊冰上。取聲。以爲樂。是歲壬戌正月也。

溫泉記

溫泉在舒城縣東南七十里。山間泉出石下。沸而出。若釜中湯。然土人爲方池於其前。相去丈餘。溝而引其水入池。旁亦有泉。相去不二三尺。其水寒。其流細。二水皆達於溪。其池旁近之水。亦往往有溫者。而流不大。溫亦弗及焉。山中人及道路過者。皆來浴。日夜不絕。池可容十餘人。皆裸而立池中。主人教余浴。余不可。乃濯足而歸。

數峯亭記

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於他縣。吾卜居於南山。距縣治二十餘里。前後左右。皆平岡。逶迤廻合。層疊無窮。而獨無大山水。則僅陂堰池塘而已。亦無大流。至於遠山之環繞者。或在十里外。或在二三十里外。浮嵐飛翠。疊立雲表。吾嘗以爲看遠山更佳。

則此地雖無大山。而亦未嘗不可樂也。出大門循墻而東。有平岡盡處。土隆然而高。蓋屋面西南。而此地面西北。於是西北諸峯。盡效於襟袖之間。其上有古松數十株。皆如虬龍。他雜樹亦頗多。有面有隙地稍低。余欲鑿池蓄魚。種蓮植垂柳數十株於池畔。池之東北。仍有隙地。可以種竹千个。松之下築一亭。而遠山如屏。列於其前。於是名亭曰數峯。蓋此亭原爲西北數峯而築也。計鑿池構亭種竹之費。不下數十金。而余力不能也。姑預名之。以待諸異日。

硯莊記

世之人以授徒賣文稱之曰筆耕。曰硯田。以筆代耕。以硯代田。於義無傷。而藉是以供俯仰。此貧窮之士。不得已之所爲也。余家世耕田讀書。故稱饒裕。余始祖自婺源遷桐。至先王父凡十世。未有以授徒賣文爲生者。明崇禎中。遭賊亂。家破。久之。先王父募人墾荒田數百畝。聊足自給。先人兄弟三人。而先人所分受田宅。僅十之二。食指甚多。不能給。於是始授徒他方。以餬其口。而匱空日益甚。先人既沒。所遺債負若干。余次第償之。喪葬之事。余獨任其費。而所遺田宅。及室中之需。盡歸於吾弟。余脫身遊。或教授生

徒。或賣文製碑。東西奔走。何啻二三萬里。所與士大夫交遊頗多。然無度外之人。爲一憫其窮而援之者。而每歲所獲。存家中。盡爲戚黨奸人盜去。計自歲丁卯至壬午。凡十五六年。存於友人趙良治所者。凡千金。是時吾縣田直甚貴。而良治爲余買南山岡田五十畝。並宅一區。田在腴瘠之間。歲收稻若干。屋多新築。頗宏敞。屋前後長松不可勝計。良治復代余名堂額。曰硯莊。而余以歲壬午冬。自江甯歸。居於此。家衆凡十餘人。皆游手情竅。不諳種植。歲所收稻。僅足供稅糧及家人所食。而余遂不能常居硯莊。每歲不過二三月。卽出遊於外。奔走流離。而余已浸尋老矣。余之歸也。年已五十。尙無子。家之人遂有覬覦此土而欲攘而有之者。余自維潦倒一生。未曾憑藉先世尺寸。憂愁勤苦之餘。僅僅有此。皆得之筆耕。用以休息。餘年終吾世則已矣。違惜其後。哉。請姑待之。

慧慶寺玉蘭記

慧慶寺距閭門四五里而遙。地僻而鮮居人。其西南及北。皆爲平野。歲癸未甲申間。秀水朱竹垞先生。賃僧房數間。著書於此。先生舊太史。有名聲。又爲巡撫宋公重客。宋公

時時造焉。於是蘇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載酒來訪者不絕。而慧慶玉蘭之名。一時大著。玉蘭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數丈。蓋二百年物。花開時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蘭一株。爲人所稱。虎丘繁華之地。游人雜衆。花易得名。其實不及慧慶遠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爲重客。則慧慶之玉蘭。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門晝閉。無復有人爲看花來者。余寓舍距慧慶一里許。歲丁亥春二月。余晝閒無事。獨行野外。因叩門而入。時玉蘭方開。茂密如曩時。余嘆花之開謝。自有其時。其氣機各適其所。自然原與人世無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爲盛衰也。今虎丘之玉蘭。意象漸衰。而在慧慶者如故。亦以見虛名之不足恃。而幽潛者之可久也。花雖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記之。

河墅記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連亘數州。其奇偉秀麗絕特之區。皆在吾縣。縣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園林池沼之勝。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間。羣山逶迤。溪水淙澗。其中有徑焉。樵者之所往來。數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奧。巖石之間。茂樹之下。有屋數楹。是爲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洑其前。高臺峙其左。古木環其宅。於是升高而

望。平。嗜。蒼。莽。遠。山。迴。合。風。含。松。間。響。起。水。上。噫。此。羈。窮。之。人。遯。世。遠。舉。之。士。所。以。優。游。而。自。樂。者。也。而。吾。師。木。崖。先。生。居。之。夫。科。目。之。貴。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艷。羨。之。中。於。膏。肓。入。於。肺。腑。羣。然。求。出。於。是。而。未。必。有。適。於。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於。是。博。搜。徧。採。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滿。天。下。三。十。年。亦。嘗。與。諸。生。屢。試。於。有。司。有。司。者。好。惡。與。人。殊。往。往。幾。得。而。復。失。一。旦。棄。去。專。精。覃。思。盡。究。百。家。之。書。爲。文。章。詩。歌。以。傳。於。世。世。莫。不。知。有。先。生。問。者。求。賢。之。令。屢。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猶。然。山。澤。之。癯。溷。迹。於。田。夫。野。老。方。且。樂。而。終。身。此。豈。徒。然。也。哉。小。子。懷。遯。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過。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爲。記。之。

窮河源記

黃河之源。自古未有窮之者。元時始得之。而後人頗有疑其非真。康熙四十三年。遣使尋河源。得其處。與元史合。是年余入京師。聞其事。訪得其詳。乃爲記之。按黃河之源。土番名曰古兒班索而嘛。其來已久。至是。上諭使臣某往尋其源。且曰聞其地多瘴癘。

不可進則止。使者於四月初四日發自京師。五月十三日至一地。曰呼呼諾。而有大澤。水色深碧。水旁低而中央特高。澤之西有石山一。土山三。東西寬而東北稍隘。澤周六百餘里。產魚二種。身圓而無鱗。腹闊頭尾皆尖削。其色黃。其目齊。身有黑點。長二三寸。至四五尺。口小者土番名曰那胡。口大者名曰布哈。明日至一地。曰呼呼布拉克。其土番之長曰色卜滕扎而。色卜滕扎而導使者行。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之東。有澤曰鄂陵。周二百餘里。初八日。至鄂陵之西。有澤曰扎陵。周三百餘里。此二澤東西相隔三十里許。中皆產那胡布哈二魚。初九日至一地。曰鄂墩搭拉。卽星宿海也。登高山望之。見小泉億萬。不可勝數。羣山四周。土番名曰庫而昆。卽崑崙也。山最高。在東北者曰烏蘭杜石。在西南者曰布胡珠而黑。在南者曰古兒班吐而哈。其諸泉曰噶爾馬塘。在西者曰巴而布哈。其諸泉曰噶爾馬滌穆朗。在北曰阿克塔因。其諸泉曰噶爾馬沁尼。此三山之泉。流爲河三支。卽所稱古兒班索而嘛也。三河東流入於扎陵。自扎陵流入於鄂陵。自鄂陵流出。是爲黃河也。自三河外。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流爲小河者。不可勝數。皆入於黃河。自呼呼諾而至星宿海。產野牛野驃豹捨狸獾盤羊鹿麋小黃羊。斃

羊獐獺狐等獸。使者於六月十一日發自星宿海。不由舊道。東南行。欲視冰山。並河所經流之處。行二日。登哈而給山。見黃河東流。至呼呼諾而山南流。繞撒除克之南。北流至巴而托羅海山之南。踰數日。望見冰山。山最高。雲霧蔽之。土番言此山有九。高峯長三百餘里。自古至今。冰不消。常雨雪。一月中得晴三四日而已。又行十餘日。至席拉庫特爾地。見黃河流過冰山。又南行過高嶺。曰扯庫里。行百餘里。又至黃河岸。蓋黃河自巴而托羅海。山東北流。入歸德堡之北。達喀山之南。從兩小山峽中。流入蘭州。自京師。至星宿海。計七千六百餘里。地勢最高。人氣閉塞。多喘。非瘴癘也。崑崙高入雲表。彌望蔓草。無際。風甚厲。人馬行其上。栗烈不勝。吹未幾。輒有死者。土番貧無食者。於星宿海旁。取那胡布哈二魚。自給云。

日本風土記

日本即古倭國。與中國隔絕東海。於諸夷中最強。大有三十六島。島各有王統之。國主曰京王。居於東京。擁虛位。逸樂自恣。而一國之權。則屬之大將軍。東西直大抵與江南浙江相對。北則隣高麗。南則隣琉球。所產米穀甚美。過於中國。亦多嘉魚。他花樹亦多。

奇品。所需於中國者。氈毯綾絲之屬。尤重古審器。其國不鼓鑄。惟用中國古錢。古錢以洪武通寶爲最貴。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及古奇器。初購十三經二十一史。往往不惜價千金。人相見無禮文。一盤膝。一低首。卽爲恭敬。男婦皆跣足。僅曳一皮屐而已。衣無襟裾。但縫成一大幅。略作短袖。掩半臂。用大帶束股。人皆去鬚髮。留鬢毛。及腦後髮。爲一小髻於後。所居屋高大。席地而坐。入門置屐於戶外。飲食尊者居中。餘圍坐。其饌皆乾炙。無羹汁。酒香烈。飲之易醉。其餘大抵與中國同。凡中國有商船至。卽遣小艇來詰何等貨。名曰班舡。復遣一小舡監護之。海濱列市數十。以居中國人。號曰庶街。每百年則發兵盡殺之。名曰洗街。島之大者曰薩摩。一曰撒斯瑪。商船所集最盛者。曰長崎。長崎多官妓。所居皆大宅。無壁落。但以綾幔分私室。夜則私室各張燈。懸琉璃。諸妓各養琵琶。諸商多溺惑。盡傾其資。其俗好佛教僧。稱中國人曰唐人。蓋唐時兵威所攝。亦猶漢武帝征匈奴。後稱中國人曰漢人也。明之季有西洋人爲邪術。曰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人信之。其教大抵男女羣居。各授以秘術。人各自持。雖母子夫婦。不以相洩。入其教者。雖死生患難不肯易。教主遂集衆作亂。其國大擾。大將軍發兵盡滅之。焚其舟。

於是絕西洋人往來。凡他國人至者。於通衢置一銅板。刻天主形於上。使踐踏而過之。搜索囊橐中。有西洋一物。必合船盡殺焉。明遣臣有乞師於日本。日本許之。已而師不果發。至今海外諸國。無不上表入貢。聞日本獨否。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嗟乎。春秋之戰多矣。鮮有出於義者。其或出於義。而又不純焉。卒同於不義而已矣。然聖人不忍遽絕焉。且幸之。且惜之。凡以著君臣之分。明父子之親。而嚴內外之防。則亦不必計其功之成與否。而義之得失所在。聖人不忍遽絕焉耳。昔者王莽乘西漢之衰。不用尺兵寸鐵。而移漢祚。翟義起兵討之。未成而身死。唐武氏之禍。唐幾亡矣。李敬業起兵討之。未成而身死。此二人者。自以國家舊臣。義不忍覩顏俯首。而立於怨家之朝。身雖已殘。家雖已破。甘心屠剝。而不悔。而其風烈。猶有以聳動英雄豪傑之心。故漢唐既敗。而復興。嗚呼。此二人者。可謂知大義矣。今夫春秋之義。莫大於復仇。仇莫大於國之奪於人。而君父之死於人也。故吾力能報焉。而有以洗死者之恥。上也。其次力不能報。而報之不克。而死最下。則忘之。又最下。則事之矣。吾嘗讀春秋。

未嘗不嘆息痛恨於魯莊公也。莊公者桓公之子。齊人實殺桓公。昔者越敗吳於攜李。圍廬死。夫差使人立於廷。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晉王李克用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與爾三矢。爾其毋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卒以滅梁。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吾觀此二君者。其晚節末路。不可謂賢。而皆能復父仇如此。其義烈豈不壯哉。自桓公死於齊。莊公立。築王姬之館於外矣。公子溺會齊師伐衛矣。公及齊人狩於蔞矣。師及齊師圍郕矣。公及齊大夫盟於蔞矣。不惟忘其仇。而又報之德焉。所以事之者。惟恐其不足。孔子曰。幸矣。乾時之役。猶能與仇讐戰也。惜哉。其非以仇故戰。而師雖敗。不可謂不榮。然而不純於義矣。聖人於此。不忍遽絕。姑與以得失相半之辭。是亦聖人之不得已焉耳。嗚呼。莊公之事。吾無論矣。後之臣子。有遭其國亡。其君死。而忘其仇。而事其仇。且其國之亡也。彼實有以致之。亡君之死也。彼實有以致之。死。然則彼亦與於逆亂者耳。又安知所謂仇耶。而一旦而仇之。曰。吾力能報之。天下且曰。是直能扶義以晚蓋者也。及問其名。則曰。非以仇故戰。

而以已私。故戰也。如是則覆敗亂亡而莫之救。不亦宜哉。是故揆以春秋之義。則師雖敗。不可謂不榮。而不純於義。卒同於不義而已矣。吾又不獨嘆息痛恨於魯莊公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魯宣公二年。晉趙盾弑其君。董狐親見其事而書之。而趙盾卒無辭以解者也。孔子修春秋。因其文而未之有改者也。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傳聞之而不能無異同者也。三子者。曲原夫趙盾。而歸獄於趙穿。而穀梁且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是獎亂賊也。是爲趙盾所欺。而其詭譎巧免之計。得以售也。趙穿盾之族。盾之出亡。非其罪。故國人不悅穿。乃起而弑靈公。則是靈公之死。爲趙盾也。趙穿之弑。爲趙盾弑也。彼其身爲正。卿懷忿懟而去國。而其禍又不足以累趙穿。而趙穿以事外之身。無故舉事而爲之。洩其忿恨。則盾必與聞乎弑矣。豈徒聞之則盾必與謀乎弑矣。且穿旣弑靈公。乃逆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吾有以知穿之爲盾也。趙盾反。又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以使之市德於新君。吾有以知盾之爲穿也。此兩人之訴合無間。何其至也。此以爲趙盾弑其君耳矣。假使宣子旣入晉國。卽尸趙穿於朝。猶不足解免。以謝天下。而況不肯謝賊。

乃且用賊。既且用賊。乃且曰予無罪。予無罪。爲其實而避其名。是豈知名之不可避哉。然則孔子之言非歟。孔子之言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吾以爲此非孔子之言也。夫其受惡非爲法受惡也。夫其不能免。即越境無以免也。孔子既以直書之經矣。曰晉趙盾弑其君。初非有疑似之情。實怒之旨。而顧賢之。而顧惜之。是與春秋自相戾也。或者聽聞之謬。而左氏遽以入之傳歟。夫此一事也。三傳記載之詞各異。豈無訛焉。學者亦取斷於春秋而已矣。

春西狩獲麟解

天下之物類。有神奇之產。神奇之產。世所不經見者也。神奇之產。往往爲聖人而出。聖人者。世所不經見者也。易曰。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豈不然哉。然而聖人遇災懼禍。而休徵異兆。未嘗侈以爲瑞。凡以儆於天戒。而不敢流於誣且妄也。蓋天下之物。神奇之產。雖爲聖人而出。而正不必假此以爲聖人重。必假此以爲聖人重。而震而驚之。則欲大聖人。而適以小聖人矣。昔者河出圖。洛出書。與夫鳳鳥之至。皆爲王者出也。成康既歿。天下無王者久矣。然則麟胡爲乎來哉。爲孔子來也。且夫孔子之道大矣。春秋者。第筆

削之一法耳。而說者以爲春秋成而麟至。余竊惑之。其言曰。周南關雎之化。而麟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而騶虞鵲巢之應也。夫詩人之意。不過托物起興。以致其吁嗟嘆慕之情。而非必真有此二物者。見於成周之際也。而以此擬之。固已慎矣。昔者孔子懼道之失其傳。而天下之莫識也。於是刪述古文舊說。以詔來世。詩書易春秋。其書固皆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乃其他皆不能以感召休徵。而獨於春秋而麟應之。亦理之未必然者。然則獲麟何以書於經。曰。聖人之作春秋。凡有異無不記也。天道之盛衰。人事之得失。物之休徵咎徵。皆不忽而略也。六鵲退飛。鸛鵲來巢。雖其至乖沴。亦莫不書。而况獲麟之大乎。然則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曰。春秋之終於獲麟。亦適然耳。凡一書之成。必有所起。必有所止。而非必其有意而爲之。起有意而爲之。止也有意而爲之。起有意而爲之。止此乃後世儒者穿鑿附會之論。而非聖人之旨也。歐陽子曰。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吾以孔子之修春秋。其年亦既老矣。獲麟之書在哀公十四年。越二年而孔子卒。然則春秋之終於獲麟。豈必聖人有意而爲之哉。夫子方著書。

以。教。天。下。萬。世。而。遠。以。獲。麟。輟。其。業。有。可。以。修。而。不。修。焉。其。義。固。無。取。矣。蓋。後。世。儒。者。之。論。視。獲。麟。甚。重。將。欲。以。此。大。聖。人。尊。春。秋。而。不。知。其。流。於。誣。且。妄。也。然。則。夫。子。之。於。獲。麟。反。袂。拭。面。涕。洟。沾。袍。曰。吾。道。窮。矣。夫。子。於。此。豈。無。意。哉。夫。子。正。不。能。無。意。云。爾。夫。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時。無。王。者。而。至。則。是。爲。孔。子。至。也。孔。子。之。道。其。已。矣。夫。故。曰。孰。爲。來。哉。蓋。傷。之。也。然。則。麟。非。爲。春。秋。至。也。

窮鬼傳

窮鬼者。不知所自起。唐元和中。始依昌黎韓愈。愈久與之居。不堪也。爲文逐之不去。反罵愈。愈死無所歸。流落人間。求人如韓愈者從之不得。閱九百餘年。聞江淮之間。有被禍先生。其人韓愈流也。乃不介而謁先生於家。曰。我故韓愈氏客也。竊聞先生之高義。願托於門下。敢有以報先生。先生避席却行。大驚曰。女來將奈何。麾之去。曰。子往矣。昔者韓退之以子故。不容於天下。召笑取侮。窮而無歸。其送窮文可覆視也。子往矣。無累我。無已。請從他人。窮鬼曰。先生何棄我甚耶。假而他人可從。從之久矣。凡吾所以從先生者。以不肯從他人故也。先生何棄我甚耶。敢請其罪。先生曰。子以窮爲名。其勢固足

以窮余也。議論文章。開口觸忌。則窮於言。上下坑坎。前顛後躓。俯仰跼蹐。左支右吾。則窮於行。蒙塵垢。被刺譏。憂衆口。則窮於辨。所爲而拂亂。所往而刺謬。則窮於才。聲勢貨利。不足以動衆。磊落孤憤。不足以諧俗。則窮於交遊。抱其無用之書。負其不羈之氣。挾其空匱之身。入所厭薄之世。則在家而窮。在邦而窮。凡女之足以窮吾者。吾不能悉數也。而舉其大略焉。窮鬼曰。先生以是爲余罪乎。是則然矣。然余之罪。顧有可矜者。而其功亦有不可沒也。吾之所在。而萬態皆避之。此先生之所以棄余也。然是區區者。何足以輕重先生。而吾能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激。使先生憤。使先生獨往獨來。而游於無窮。凡先生之所云云。固吾之所以效於先生者也。其何傷乎。且韓愈氏迄今不朽者。則余爲之也。以故愈亦始疑而終安之。自吾游行天下久矣。無可屬者。數千年而得韓愈。又千餘年而得先生。以先生之道。而嚮往者曾無一人。獨余慕而從焉。則余之與先生。豈不厚哉。於是先生與之處。凡數十年。窮甚。不能堪。然頗得其功。一日謂先生曰。自余之歸先生也。而先生不容於天下。召笑取侮。窮而無歸。徒以余故也。余亦憫焉。願吾之所以效於先生者。皆以爲功於先生也。今已畢致之矣。先生無所用余。余亦無敢

久溷先生也。則起趨而去。不知所終。

紀老農夫說

頃余讀書山間。西鄰有農夫。年老矣。猶治田事甚勤。暇則休乎樹下而臥焉。余嘗視之。樸且鄙。然其意有以自得者。一日余謂之曰。女勞苦田間。手足胼胝。顧不識亦有所樂於此乎。曰否也。然吾平生亦不知所爲憂戚。吾儕小人生僻壤。未嘗見世事。忽忽以老筋骨之勞。與夫風雨暴露之苦。無歲無之。吾豈有樂哉。然而聊且治生。無饑寒之患。平居鮮與往來。終其身未入城市。雖貧且賤。無求於世。縱橫荆棘之中。出入麀鹿之侶。以此往往習而自安。余聞之而嘆曰。至哉樂乎。何謂不得耶。老農又曰。吾幼未學書。曾不識字。其何敢望君。而君若有慕於余者何也。余聞其語愈益慕之。因書其說。

記夢

余少夢適山間。遇一老父。蒙櫛葉於身。坐石上。余異之。問以神仙之術。不答。有頃天上。有紅雲一縷。冉冉下屬地。老父指謂余曰。食此者文章冠海內。余以口仰接吞之。老父復與余有所言。既覺忘之矣。自是七八年來。憂沮病廢。曾未嘗學問。有所發明。回憶曩

者之夢。真可報也。壬戌之春。屢夢深山大川。汪洋萬頃。峯巒千疊。又往往登臨樓閣。壯麗閎偉。雲霞草木。變態百出。類非人間所有。余懷遯世之思久矣。力不能買山以隱。而夢豈徒然也乎。然於彼不驗。又豈獨驗於此也。姑記以俟之。

紀紅苗事

紅苗介楚蜀黔之間。衣帶尙紅。故曰紅苗。其地北至永順保靖土司。南至麻陽縣界。東至辰州府界。西至平茶平頭西陽土司。東南至五寨司。西南至銅仁府。周一千二百里。險阻幽深。寨落稠密。有寨曰天星者。其極險地也。苗性嗜殺而貪利。生男賀者。皆以鐵。既長治環刀佩之。出入不離。習彊弩藥矢。長矛烏鎗。其技有曰滾巖者。尤奇。嘗伏草中。攫人爲事。所獲內地人。以木錮其項。仍飲食之。故漏洩於牒者。使其家聞知。以金幣來贖。否則鬻之。各土司中。其獲同類。亦然。憑險以居。寨落雖多。往往相仇殺。不相親睦。亦無渠帥統領。或欲有所剽掠。則潛結衆誓於神。椎牛歃血乃出。所獲者集而瓜分之。性善疑。過夜分乃飲食不眠。慮爲讐者所害。苗內附者號曰熟苗。內地奸人。誘使爲苗嚮道。闖入攫取人畜。奸人爲居間。使其家出金幣贖之。往往匿其大半。不盡予苗。苗亦莫

之知也。苗盛則虐邊民。苗弱則邊民亦多虐之。其鎮守官兵。利苗之所有。常無故入其境。奪其牛馬。苗忿恨。遂四出爲害。兵民被虜者不絕。有司恐其傷也。出錢贖之。苗益肆無忌矣。歲壬午癸未間。湖廣提督俞益謨等。大發兵攻之。奪天星寨。苗窮蹙。先後就撫者三百一十三寨。計四千七百二十七戶。丁八千八百一十七。每丁納雜糧二升。共一百七十六石三斗四升。於是紅苗乃略定。苗內天時與內地異。每日辰午間瘴霧瀰漫。咫尺莫辨。冬日寒凍。尤不可當。林木冰凝。如椽如柱。如瑩如晶。草木黃落。久不能熟。立春後數日焚之乃熟。沃土黑墮。種粳稻。絕美。餘惟種黍稷麻菽。無他種。亦無葷蔬。採野菜爲食。其占歲之豐歉。以竹筴枯驗之。其地無虎狼。雖雉兔鳥雀。亦鮮少。樹多梗楠黃楊。並產藥草。苗皆不知貴也。苗俗男女椎髻赤足。耳貫大環。好綵繪。無論絲布麻桌。輒染絳龍爲衣裳。亦能織紵。所產有苗錦。苗被。苗巾之屬。出門遠近。斷草卜吉凶爲行止。尤信鬼。戶外植木爲之。疾則禱。愈則椎牛以祀。所敬祀者。有白帝天王。相傳以三十六人殺苗九千。故畏之。又曰馬伏波征苗。常乘白馬。所祀即是。其說皆荒唐。莫可考。人家有榻無几。席地而坐。爨設於中庭。剗木爲槽。置食其中。相與撥而食之。女未嫁。與人私

不禁。懼有娠。自取藥草佩之。既嫁。除去藥草。所私者不得至門。至門輒殺之。然亦間有守貞者。苗性慙。多力。能以背負荷。而不能以肩。背能任兩人之所舁。肩不能勝一人之所挈。負重者偶憇。輒偃而不倚。絕無所困也。男女行步。皆趨捷如飛。奔馬不能及。棘刺毒螫不能傷。其曰滾巖者。人人皆習。懸崖峭壁。人不能攀躋。但斂手足。縮身如蝟。一呼吸間。已從巔而下。一無損傷。以故入犯者多不捕。恃有此技也。苗不知有歲時支干。其於年日月。但曰鼠年。至猪年。虎月至牛月。鼠日至猪日。循環數之而已。稱官曰老皇帝。稱兵曰郎。稱民曰客。相呼爲同年。呼其婦爲同年嫂。貽贈以布帛針線之類。則歡甚。其氣習風俗。大較有如此也。余惟自楚之南。達於滇黔巴蜀。迤西東而爲廣東西江西之境。綿亘幾萬里。皆近在中國版圖之內。類多奧區沃壤。而爲諸苗所蟠據。名爲羈縻。而王化之所不及。聲教之所不通。標枝野鹿。尙如洪荒之世。未經開闢。此亦天地間之缺陷。而自古以來。聖帝明王之所未及用其力者。也不利其所有。而餌之以富貴。化其獷俗。柔其暴心。示之以君臣上下之禮。頒之以冠昏喪祭之制。立之以黨庠術序旌善罰惡之法。開其蠶叢鳥道。通其百工技藝。百年之內。仁漸義摩。德威並布。次第而郡縣其

地。是。近。在。中。國。之。內。關。地。萬。里。胥。標。枝。野。鹿。而。衣。冠。文。物。之。是。在。命。世。之。王。者。矣。

疑解

歲辛酉七月。有客過戴子舍館。留一日。將去。而告戴子曰。余竊有疑於子。而未敢以請也。戴子曰。可乎哉。子其爲我言之。客曰。操舟渡江者。晏然順流而下。而顧叫號神明。若有風波之恐焉。馳千里之馬。於五百里之內。而慮其日之暮。道之遠。揮策之未力也。則人必笑之矣。何者。爲其忘乎所安。而憂夫所不及也。今子年不滿三十。窮古今。討墳典。讀百家之書。而欣欣乎其有所得也。修身潔行。敦厚渾樸。文章贍逸。氣蓋百代。世固未有如子者。宜子之浩浩然而自得。而趨趨憔悴。有出於騷人思士之所不堪者。毋乃忘乎所安。而憂夫所不及者乎。戴子曰。吾方沒溺於波濤之內。泛泛乎而不知所之。顛覆於險阻之途。膚折而骨離。而子且云云若是耶。夫人之患重癩者。其危苦自知之。而不能以告人。而人之在旁者。見其飲食言笑。或無異於常人。遂不復知其困。即偶一愁痛呻吟。而人且厭其聲。而惡其態矣。世無扁鵲倉公。則未有知之者也。且子言讀書修行。吾非敢當也。今果如是。則余之憂且滋甚。客曰。夫子之憂。吾不識也。敢請其故。戴子曰。

昔北宮子造事而窮。西門子造事而達。北宮子謁西門子曰。余與女並世也。而余且窮。若此。何耶。西門子曰。女不得與余並。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女厚於命。薄於德。若之何其以辱北宮子也。僕不佞。適有類於北宮子。而世之爲西門子者多矣。相與嗤笑謾侮。非有東郭先生。則其論將誰定耶。余困於世將三十年矣。拂亂顛倒。狼狽決裂。有非宇宙人理之所當然者。初之所患。謂困已極矣。繼而加甚。而欲如初。而不得。則困又極矣。後又加甚。而欲如其繼。而又不得。如是者數焉。輾轉相屬。以至今日。而不知其所終極。舉世之人。固莫不勝余也。而豈敢望於西門子者。由東郭先生之言。推之。豈其讀書修行之所致耶。既薄於命也。即不讀書修行。其窮猶爾也。吾豈以彼易此乎哉。然則胡爲憂之。曰。不必憂者。憂之不可也。可憂者。不必不憂也。可憂而不憂。爲矯爲忍。爲妄爲忘情。是數者。吾之所不爲也。客曰。嘻。有是哉。吾聞之古人之言。以爲小人多憂。君子則否。吾以是疑子非君子也。戴子曰。小人之憂。非有他也。徇於外物。而汲汲嗜慾。怪僻險賊。而徼倖於不可得。而爲是戚戚也。昔者孔子刪詩。自國風小雅。大半皆勞人思婦。忠臣孝子。悲悼慘怛之音。其言至深痛。不可讀。而夫子存之。而許其能怨。則君

子之憂。固有不可遽釋者。吾子既不能如扁鵲倉公之知病。而反咎病者之呻吟。是北宮子之遇。比吾多一東郭先生焉。不爲窮矣。子其行乎。

祭錢雲瞻文

嗚呼。吾祖母同產五人。而三人早世。獨其伯姊錢孺人。至今八十餘。巋然獨存。而其伯兄水部公。今亦逾八十矣。祖母歸吾家。生先君。三歲而卒。祖母姊妹。惟祖母及錢孺人。張大司馬夫人有後。錢孺人者。雲瞻祖母也。祖母爲吳方伯公女孫。方伯子姪。極爲蕃衍。而余輩外弟兄。落落不過數人。雲瞻長余三歲。其才甚豪。以余之顛倒困頓。積憂傷懷。而先君新奄棄。益抱無涯之恨。私心自屬。以爲增外家之光者。獨雲瞻耳。雲瞻少失先人。能奮然自立。志氣激昂。而倏而病。病而死。嗚呼。悲夫。先是八月。余病瘧。他疾亦乘間作。雲瞻時時顧余榻前。取几上藥視之。教余謝醫。請他醫治。余不可。雲瞻曰。戴子癯甚。多憂。今又病。且奈何。慎之。毋輕試醫藥。余曰諾。居數日。不見雲瞻至。或曰。雲瞻病。病與戴生同。旣又曰。雲瞻病且甚。余念雲瞻素強壯。即病可無患。居數日。有人來告曰。雲瞻死矣。時余病稍稍起。欲往撫棺而哭不能。嗚呼。雲瞻視余於呻吟愁痛之間。而吾不

能。哭。雲。瞻。於。永。訣。絕。命。之。頃。吾。其。何。以。爲。心。哉。嗚。呼。世。之。惡。直。醜。正。久。矣。君。子。所。恃。者。惟。天。而。天。道。如。此。夫。豈。可。問。耶。先。是。春。三。月。吾。友。汪。河。發。死。不。半。載。而。雲。瞻。繼。之。雲。瞻。雅。好。余。人。有。謗。余。者。輒。爲。之。裂。皆。怒。罵。兩。人。死。余。益。無。所。向。其。亦。致。憾。於。天。而。已。矣。雲。瞻。少。孤。養。於。其。叔。鴈。湖。先。生。以。至。壯。大。雲。瞻。未。死。前。生。子。數。日。比。雲。瞻。既。死。而。其。子。亦。夭。鴈。湖。先。生。尤。悲。之。凡。錢。氏。之。致。憾。於。天。者。又。豈。有。既。乎。

鸚鵡贊

女之初生。隴西南海。集於中州。耀其光彩。女學人言。雖慧不逮。人學女言。喁喁可駭。我聞悲傷。世由女壞。此土雖樂。恐生罪悔。一旦摧殘。覓家不在。

筆贊 並序

余拙於書。性亦不喜書。鬻筆者至。買數管屬草稿而已。今年余教授江干。於篋中得斂筆數十管。皆秃不能書。因投之江中。爲作贊曰。

吾不世如。人道之恆。世不吾如。有中書君。世亦有之。君冤莫伸。惟余甚駭。得君益傾。傾豈君故。我生不辰。君鋒甚利。余脫其精。君思橫溢。余盡其心。君徒以名。余不布聞。人皆。

薄。余。曰。賤。且。貧。君。寫。我。憂。寒。暑。晦。明。付。爾。江。流。與。水。同。清。昔。在。紙。上。涓。涓。有。聲。今。歸。渤
去。猶。自。奔。騰。蓬。萊。瀛。洲。神。仙。所。居。其。中。奇。怪。視。我。何。如。

43552f

國粹叢書第二集

戴福夫集

下冊

國學保存會刊行

戴褐夫集

續補遺

種杉說序

婺源何翁。精於種植之術。而樹木以杉爲貴。其獲利也多。以其栽植培養澆灌之方。一書之於紙。分爲數則而廣布之。使人有所效法。其意厚矣。翁諸子請予序之。余惟讀書之士。至今日而治生之道絕矣。田則盡歸於富人。無可耕也。牽車服賈。則無其資。且有虧折之患。至於據梟比爲童子師。則師道在今日賤甚。而束修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若夫修身以取必於天。而天道之爽。百求之而無一應也。將欲求之於人。而一引手援之。非可望於澆漓散樸之世也。天與人皆不可恃。而求之而輒應。且不我欺者。惟地力而已矣。地力之獲利者多。惟樹而已矣。蓋余聞武進有老儒吳氏。貧無隔宿之儲。室前有隙地丈許。偶種瓜數本。每日以盥面之水澆之。時順治九年。東南大旱。餓孍抱金錢珠玉以死。而老儒獨以瓜熟纍纍。活其家七八人。夫種瓜之效且如此。而況於樹木乎。夫樹木之勤苦。計一月間。從事於栽植培養澆灌者。不過數日。而得以其暇從事於

學問之事。積十年而已得利焉。積之愈久。則獲也愈多。故讀書之士。所以治生者。舍樹木無他策焉。而人顧舍是而徒求於不可恃之天。與人則亦終窮且沒而已矣。昔者諸葛孔明位爲丞相。而家之所取給者。僅成都之桑八百株。其家已不爲貧矣。然則樹木以治其生。豈獨讀書宜然哉。是故居沃土市廛。則宜種花菓。居川澤則宜種桑柳。居郊野則宜種竹。居巖壑山谷間。則宜種松杉。杉之利雖稍遲。而百倍於他木。或曰。士欲種杉。而力不能辦。則奈何。曰。如翁之法。則買苗之費無多也。山石礮角。人所不爭。其值甚賤。可易得也。倘以其獲利稍遲也。而置不爲。以至窮且沒世。孟子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者是也。人之一生。壞於因循惰窳。而不爲者。又豈獨此也哉。余素有志於種樹。而頗不諳其方。今得翁是書。而年已垂老。不能爲矣。故書此以告夫士之欲治生者。

訂交序

余無似。竊不揣有志。欲交接一二奇偉魁特之士。相與論古今成敗得失。身所遭逢。喜而相歡也。或悲而相泣。懷此志久矣。而卒未之遂。悠悠斯世。無可與語。乃遂絕意交遊。

自甘廢棄。思古人而不得見。往往慷慨悲歌。至於泣下。歲丙辰之秋。有友數人者。欺吾門而造焉。告曰。吾數人者。相友善。子所知也。懼交之不誠。且久而欲重之以盟誓。竊聞足下義最高。敢求有以教之。戴子遷延而對曰。曷敢哉。曷敢哉。余故塊然其獨居。漠然其無徒者也。將何以告諸君乎。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人惟彼此之不信也。故盟盟矣。其爲不信者如故也。且或爲不相信者更甚也。是故盟者。君子之所不爲也。且諸君固亦嘗知交友之道乎。今夫交友之道。慎之於始者。必無不終之患。而情之太密者。卽爲疎闊之萌也。今鄉曲之士。但以氣習風聲。與夫年齒門第之相若。則忽然聚。不踰時而已爲途人。甚至猜然相牙噬者。亦時時有之。世衰道微。卽親昆弟。同父母。猶懷猜忌。而况朋友之間。強不知識。何之人而期之以死生。患難不可易之節。此名世之所以益與世絕。而願與鹿豕爲羣也。今諸君之爲此也。其有志於古之道耶。抑猶不免於今人之所爲耶。其果有志於古之道也。則志吾之志所云。重之以盟誓者。於古之道已大相背戾而不可爲也。若猶不免於今人之所爲。則何以過吾門而諄諄乎問之。諸君持吾言去。其相與共守此意否也。苟有食厥言者。終身不見余。余無憾焉。

劉光祿墨卷序

爲其事而求其效。效之既收。而遂棄其事。莫之顧者。古未之有也。百工之於器。農之於耒耜。終身執其業。弗遷久焉。而益至於精且熟。夫經義也者。是亦士之利器。與耒耜也。而世俗之言曰。以經義求舉。譬若叩門之石。然門開而石即棄去。信斯言也。則是昔之時。以經明行修舉者。既舉而經可不明。行可不修也。以孝廉舉者。既舉而可不孝不廉也。以賢良方正舉者。既舉而可棄其素履。即於邪僻也。且夫經義者也。所以明天地。古今萬物之理。非若詩賦之專工綺麗。策論之終歸廓落也。彼以詩賦策論舉者。不聞厭詩賦策論而棄去。不顧何獨於經義而棄之。光祿卿南陵劉公。自少以經義名於時。旋登高第。直承明。改給諫。風節矯然。久之致政歸。閒居無事。日研窮於經義。益精且熟。其所自爲。無慮千篇。而又取有明以來墨卷。擇其最善者。點次評論。獨詳且確。爲一時選家之所不及。至於論文數則。啟古文之秘鑰。而爲後學之津梁。亦有明諸先輩之所不及也。書既成。公之弟子門人。爲雕刻之。而公命序於名世。名世之師爲張帽谷先生。先生實出公之門。名世貧賤迂疎。無用於世。而經義一道。猶不至爲當世所棄。溯本窮源。

竊亦深幸其有自。故爲之序。

閩闈墨卷序 代

余也少而讀書。竊聞長老之言。以爲先輩於場屋之文。能預定其取舍。及其名之次第。士每出闈。輒鈔寫以請正於鄉先生。鄉先生一覽。卽決之曰。某也錄。某也弗錄。其錄者曰。某也前。某也後。已而果然。無一爽者。余聞而心異之。以爲主司之所見。何其與外間之擬議。適相符契。有若此也。蓋文章風氣之盛於此。驗之矣。當是時。人人自爲機杼。不相剿襲。其品格之高。下辭章之雅。鄭波瀾之大小。皆一一自呈露於行墨之間。其或得或失之故。與夫名次之前後。彼實自爲之。而主司無與焉。主司者。第如其所自爲者。以付之而已矣。故主司之所見。與外間適相符契。職此由也。自世俗趨於雷同。士之所作。皆若出於一手。然者。主司於此。雖欲操衡量。定其短長輕重。而已困於錙銖毫髮之間。故其錄者。未必果勝於弗錄者。其錄之居前者。未必果勝於居後者也。癸酉之役。余奉命典試入闈。余之弗文學殖荒落。獲從諸君子之後。而荷司衡之任。欲其取舍無弗當。而名次之前後無或爽也。豈不難哉。鎖院之內。手披目覽。往復較勘。惟恐失一士而衡。

量之有差也。既撤棘，則頗聞外間之評論，實有與符契者。爲選而雕刻之以行於世，且以質之大人先生，有所教益，以誨余之不逮，是則余之幸也夫。

浙江試牘序代

司文章之衡，其道有二。曰公，曰明。其說由來舊矣。所謂公者，苞苴則盡絕也。請託則盡謝也。而不敢惟私之是徇。至於文之當斥者斥之，當錄者錄之，各有一定之位置，而無毫髮錙銖之差謬。所謂明也，是二者苟失其一焉，而士子遂有屈抑之患，僥倖者得志而真才淪沒，其文體由是大壞，而風俗人心亦趨於衰敝。然則司文章之衡者，夫豈可苟焉而已哉。余以爲公與明者，不可缺一，而明之爲道更難於公，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今夫人苟非甚不肖，未有不計利害而顧名義者。一時貪婪自恣，而諂讓非笑之者，四面而至其旁，而探囊胝篋趨而去者，比比皆是也。一旦羅於功令，則惟已實受其咎。故苟有志者，未有不以公自矢者也。至於文章一事，人之識見各有短長，又性情之所好尚，或執一格以爲去取，且以一人而定數十百縣之文，迫於時日，困於自力，則當斥而不斥，當錄而不錄者，容有之矣。雖有錙銖毫髮之差謬，而在司衡者，初未嘗於其

間有所上下其手。則其於心宜亦可以無愧。而余以爲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者何也。余起家縣令。即以縣令之聽訟者譬之。今有兩人於此。同爲縣令。一則鬻獄而視其賄之多寡。以爲曲直。一則廉潔自持。而疎於讞決。情僞不審。而聽斷失平。是非倒置。夫倒置於貪吏之手。猶得以賄爲辭。而所爲是非者。故在也。倒置於廉吏之手。則屈者無以自明。而宿奸巨猾。猖狂橫行。而莫之禁。至是而違經乖義。舉所爲是非之常。竟蕩然不復存矣。今夫貪吏之鬻獄者。則不公之說也。而廉吏之聽斷失平者。則不明之說也。由是觀之。則不明之爲禍。更烈於不公可知已矣。余少爲諸生。即嘗持此說以論司衡之任如此。自登第以後。屢司文章之柄。去年秋。主考江南。撤棘之後。所取文字。頗不爲大人先生所非。然余實惴惴不敢以自信也。今復視學浙東西。其所以進退多士。蓋亦猶夫前日主考江南之志云耳。余又以爲文章者。無一定之格也。執一格以言文。而文不足言矣。多士試取江南墨卷觀之。其中無體不具。而誠不敢執一格以爲去取。則今日所以進退多士者。亦猶是志也。余雖不敢自謂公也。而苟直之有不絕。請託之有不謝者。蓋已無矣。至於位置失當。錙銖毫髮之差謬者。豈遂無之。然平生之志。實有鑒於

此而不敢以不慎。於是取其所錄之文之最佳者。次第刊之。以請正於大人先生。並使多士知所從焉。而毋執一格之文以求售焉。

壬午墨卷序

文章之是非。有定乎哉。何以場屋之中。得者未必是。而失者未必皆非也。文章之是非。無定乎哉。何以得之者。而天下卒不以爲是。失之者。天下卒不以爲非也。嗟乎。有定者在天下。而無定者。則在主司而已矣。且夫主司所恃以衡文者。其道有二。曰公曰明。斯二者不可一之有缺者也。公者是是非非。無所或偏也。明者是是非非。無所或濬也。自非窮極文章之源流。而深識文章之變態。不能於是非之際。而一無所蔽。故夫明之一言。主司尙或不敢遽以之自信也。若夫請謁苞苴之不行。而主司者可以自信爲公矣。謂夫吾之是是非非。未必盡當。而此心之一無所私。一無所徇。可以告無愧於司衡之責矣。夫以爲一無所私。然已私於其非之者矣。以爲一無所徇。然已徇於其非之者矣。賢否倒置。進退乖舛。其爲不公。孰大於是乎。鑑必明也。而後人之照之者。妍媸立見。夫其妍媸之莫能掩者。公也。而必須乎鑑之明焉。今也持其至昏之鑑。以照人。而妍與媸。

皆莫辨。於是憑臆以斷。指毛嬙西施爲天下醜惡。而以戚施蘧儻爲佳麗。無過於是焉。面可乎。故夫明所以成。其公不明者不公之至者也。有訟於此。其曲直勝負。一人聽之而得其平。一人聽之而直者負。曲者勝。此兩人皆請謁苞苴之不行者也。而既已聽之而失其平矣。尙以爲一無所私。一無所徇。沾沾然自得。妄冀輿聽之而輿得其平者。並稱爲廉吏乎哉。吾故謂不明之罪甚於不公。而不明乃其所以不公也。僅區區請謁苞苴之不行。而適以見其不公而已矣。且夫文章之定衡。原在天下也。其得者未必皆是。而失者未必皆非也。人皆能訟言之。而卒不知其得失之故也。或有爲之說曰。其得之者命也。其失之者亦命也。世蓋有星家術士。挾其支離瑣細之技。往往爲人推測支干。曰某某者吾知其必得也。又曰某某者吾知其必失也。主司者以大吏而操文章之柄。非若星家術士爲也。至使文章之事無權。而一聽其命之得失於場屋之中。固已爲星家術士之所笑矣。或又有爲之說曰。科第之事。類有鬼司之。假使得所當得。而失其所當失也。則是人有權而鬼爲無權矣。吾以爲文章之事。非鬼之所得與也。非其職而妄干之。且舉是與非而顛倒之。鬼之淫昏。抑已甚矣。在主司者奈何以已之權。而委之於

淫昏之鬼耶。然苟公且明之主司。進退上下。一以其權歸之於己。而是時並無所謂鬼也者。得以闖入之也。然則文章之是非。果其有定。而可以閉星家術士之口。而窮其技。可以使淫昏之鬼。不得肆其虐於場屋之中。是在主司之明而已矣。今歲壬午。當賓興之期。如余之所論。固萬萬無有。然而草野書生。深思過計。輒往往好言文章之事。而主司者多大賢。而能受盡言者也。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輒敢附此義。以著其公與明之說。要使無定者歸之有定。是賢主司之所許。而不以為狂且諄者也。適墨卷既竣。而為之書其說如此。

戴褐夫集

紀行

庚辰浙行日記

歲已卯冬。鴻臚寺少卿兼戶部科給事中保德姜公。奉命督學浙江。貽書於余。欲余入幕中。贊理其事。庚辰五月抵任。其公署在嘉興。是月十五日。遣一役及一僕。至江甯相送。余於十八日。由虎踞關出太平門。是日天氣頗暑。而道旁多樹陰。余時時下肩輿。憩於樹下。私自念年近五旬。而無數畝之田。可以托其身。終歲備書客遊。閉門著書之志。將恐不得。遂爲之慨然泣下。姜公頗知余。或能成余志。窮生妄念。屢屢乎動。又不覺自笑也。是日宿龍潭。過中山王及岐陽王墓。塚木森然。墻垣無恙。蓋兩家子孫尙多。歲時上塚修葺。不似孝陵之荒涼也。十九日至鎮江登舟。宿丹徒鎮。二十日宿戚墅堰。二十一日泊虎丘。登岸遇六安州楊希洛。坐可中亭下談良久。二十二日未至平望二十里宿。二十三日昏夜到嘉興。姜公見余至大喜。命酒歡飲。且曰。吾知子甚深。校閱之事。一以委子。他酬應文字。亦惟吾子是賴。吾子平生著書之志。吾亦當爲子成之。閱三年。

既滿任。而公之言頗不響。浙中文風敝極。而士習偷薄。爲他省所未有。外間知余專校閱之事。而素忌余論文之嚴。深懼其不售。又知余之不可以私相干也。於是嘉興湖州兩府之士。多造作蜚語。以搖姜公。而冀余之去也。胥役某。姜公所愛信。亦忌余在內。不得行其奸。於是表裡爲讒言。姜公始亦不能無動。尋察知其妄也。任余益專。而姜公公且明之譽。遠邇無間言。輕薄之士及猾吏。自是不敢爲飛語。且相與頌之。而文風亦稍變矣。嘉興試事既畢。於八月初六日往湖州。是日大雨。余坐肩輿出城。衣盡濕。登舟宿平望。明日到湖州行署。署狹隘甚。同行者多人。人各數尺地。殊不可一朝處。九月初四日。始得往杭州。是日宿菱湖。泊奎章閣下。明晨登閣望之。菱滿湖中。人家約數千。岸上皆桑樹。蓋東南蠶桑之盛。莫過於湖州。而此地煙水茫茫。兼收菱芡之利。其風景甚可樂也。是日行數十里。望見杭州諸山。宿北新關。初六日入舉場。蓋杭州校士。舊有公署。而日就傾圯不可居。故督學校士。即在舉場也。十月初五日乃得暇。出遊西湖。觀所謂十景者。徧遊飛來峯冷泉亭靈隱韜光及靈泉之勝。薄暮還署。初十日出草橋門。渡錢塘。過蕭山。十一日至紹興。紹興行署爲故提督田雄府。田雄乃明末副將。執安宗以

降於本朝者也。其府甚壯麗。相傳其楹帖一聯。有曰手擒三天子。身總五諸侯。蓋雄既執安宗。復執潞王。走魯王。或曰隆武之敗。雄亦在師中。魯王亦嘗監國。雄所指三天子。謂弘光隆武及監國也。降後部下有五總兵。受其節制。故云。十一月初三日。謁禹陵。有窆石亭碑文。韓揚撰。天順六年也。峭屨碑。御史王紳立。嘉靖二十年也。陵下有大禹碑亭。陵旁有泉。曰飛泉。碑臥地。初五日登府山。遊蘭亭。初七日自紹興啟行。泊舟舞陽侯廟。換小舟。遊吼山及樂壽亭。還舟宿。初八日。初九日。所過爲上虞餘姚。初十日過西壩。壩左右各豎一柱。各繫索。挽舟使上。既上。縱而使下。若轆轤然。是日至甯波。二十八日過鄞縣署。縣令姚君銳。余同縣人。留余飲。夜二鼓乃還。二十九日啟行。還嘉興。十二月初二日。過北新關。初三日至嘉興。是時幕中賓客。有漢陽王孟穀。溧陽周簡如。丹徒張鶴天。各辭姜公歸。余亦欲歸江甯。經理家事。姜公與余及周張二君期。俱以正月復至。初九日。余與三君同舟行。初十日至閶門。大雨不得登岸。是夜風雪大作。凡八日乃止。舟頗不得行。孟穀留吳門。不即歸。簡如至無錫。先別去。余與鶴天至丹陽。乃別。十五日自丹陽僱肩輿行。雪更甚。深且數尺。彌望皆白。真奇景也。十七日到虎踞關寓舍。

辛巳浙行日記

余以再赴督學姜公之約。於正月初八日啟行。策蹇驢。宿旬容。次日至丹陽賃舟。是時各官以賀新歲。往蘇州謁巡撫。舟盡賃去。薄暮乃賃一小舟。僅如葉。晝夜行。十一日至吳門。宿友人汪武曹家。次日晤顧俠君。顧有常。晚乃登舟。十三日至嘉興。時姜公已發檄試嚴州。十九日啟行。二十日泊新馬頭。二十一日渡錢塘。順風行五十里。次日過富陽。宿桐廬。又次日未至嚴州五六里宿。二十四日大雪。至嚴州。先是余已嘗登釣臺。慨想子陵臯羽之風節。至是聞有石洞。距城二三十里許。洞門左右各有石如樹。一爲桂。一爲楊梅。枝幹果實。無一不似。此奇景也。余與幕中諸人。皆銳欲往觀。而胥吏以夫役不便爲辭。姜公信之。遂不果往。二月初八日。啟行往衢州。歷蘭溪龍游。初十日未至衢州二十里宿樟樹灘。登岸觀樟樹。蓋千餘年物。歸以告姜公。公亦往觀之。歸曰。吾嘗至南京。過溧水行署。內一古桂。更大於樟樹。花開時香聞十里。此樟尙未爲奇也。十一日至衢州。二十二日游爛柯山。二十三日啟行。往金華。是日仍宿樟樹灘。次日順風行一百八十里。次日大雨。宿金華城外。又次日入行署。署在唐爲州治。宋爲保寧軍節度。

府。元初改浙東道宣慰司。大德六年改廉訪使。明改爲御史行臺。內有宋崇寧五年御書手詔碑。御書籍田手詔碑。皇子節度使加魏王詔書碑。又有浮槎圖石刻。常中丞和陶諸詩石刻。騎牛圖石刻。方直指規吏石刻。又有植松碑記。金華山水秀絕。所謂仙洞者尤奇。皆不能往遊。爲之嘆息。三月十四日。啟行往處州。是日宿永康。次日宿縉雲。此兩縣峯巒峭拔。途徑曲折幽深。山花粲發。彌望不窮。昔人稱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正不遠此遠甚也。十六日過桃花嶺。至處州。爲先高祖宣遊地。郡志皆不詳矣。三月三十日大雨。啟行往溫州。是日登舟。舟小僅能載兩三人。行二十里。至青田界。雨後羣山皆有瀑布。次日過青田。薄暮至溫州。四月十三日。游江心寺。十四日登望海亭。十七日啟行。往臺州。是日舟行三十里。至館頭陸行。宿樂清。次日宿大芙蓉。次日遊鴈蕩。次日宿黃巖。次日至臺州。連日皆重嶺絕巖。肩輿不可上。則徒步行。力疲氣喘。時時坐地憩息。額汗滴於地。若雨點然。幕中諸人。皆相與歎息。以爲勞苦其形體。以爲他人何益也。余曰。藉是以徧觀佳山水。不亦可乎。五月初六日。登巾山。初七日遊東湖。中有雙忠祠。祀方正學及東湖樵者。初八日啟行。往甯波。蓋歲試已畢。而科試又自甯波始矣。是日宿朱

暑。次日宿甯海。謁正學祠。觀義井。途中見耕耨者。皆裸體。匍匐田中。良苦。甚憫之。次日宿奉化。次日至甯波。甯波行署湫隘。略似湖州。二十二日。仍飲鄞縣署中。六月二十三日。啟行。反嘉興。二十五日。過曹娥江。登岸入曹娥廟。娥有塑像。見羣婦女執扇扇之。余問之居人。居人云。此地婦女。有所祈禱。必執扇扇娥。其扇之數。或以萬計。或以千計。皆預定於家。擇日入廟焚香。拜而扇之。扇已復拜。余問其義安在。則云。娥以溺水死。其衣皆濡濕。今扇之使乾。娥之神必來佑也。余聞之爲一笑。次日過錢塘。泊新馬頭。次日過石門。次日至嘉興。七月初九日。啟行。往湖州。十一日至湖州。會姜公病。試事稍滯。至八月初七日。乃得啟行。往杭州。次日至杭州。九月初九日。啟行。往紹興。是日觀潮。相傳錢塘之潮。以八月十八日爲盛。過此則漸減矣。及是至江干。問居人曰。今日有潮否乎。居人曰。數日間潮甚盛。不異八月十八。少頃即至矣。俄望見海中橫一白痕。已而痕漸高。已而痕漸有聲。聲漸大。距余立處。約計十里許。江中波浪接天。聲怒發。如萬鼓齊鳴。及至余立處。則雷轟雲捲。平地皆爲震動。眞奇觀也。潮退乃渡江。次日至紹興。姜公病復作。試事又緩。至九月二十四日。乃得啟行。往臺州。是日舟行。宿三界。會稽上虞。嵊縣。

交界之地。居民數十家。次日至嶧縣。嶧縣水與娥江水通。即鄒溪也。次日陸行四十里。至新昌。遊南明洞。次日行一百二十里。至天臺縣。次日遊赤城及天臺諸勝。而石梁之旁。有曇華亭。亭內塑關壯繆像。及賈似道像。相對立。亦一異也。次日行九十里。至臺州。是十月初二日。臺州城甚峻峭。下臨溪。溪與海通。前此之來。從西門外。過浮橋入城。此則自西來。緣城行。仍入西門。十二日復登巾山。是日有羣雀鬪於署。先是簷隙有數雀巢焉。至是忽有二雀來爭。相與鬪鬪不勝。則各引雀數百來互相鬪。雀怒則羽毛皆張。嘴爪及翅。皆用爲擊搏。往往羽毛有飄墮者。嗥噪至日暮乃已。十三日啟行往溫州。次日宿黃巖。次日宿大荆。余欲再入鴈蕩。姜公不可。次日宿大芙蓉。次日宿樂清。次日至館頭。登舟乘潮行。晚至溫州。溫州濱海。海船舶於城外者。帆檣相屬不絕。甯波亦然。此憂則在他日。而當事者漫不以爲意也。十月二十七日。啟行往處州。次日過青田。次日過石門洞。距青田七十里。登岸往觀焉。兩石豎道旁如門。石壁甚峻峭。飛泉自上瀉下。亦多有奇趣。是日宿海口。次日至處州。十一月初九日。遊三巖洞。初十日啟行往金華。是日宿縉雲。次日宿永康。次日至金華。十一月二十四日。啟行往衢州。是日宿蘭溪。次

日遊塔山趙氏園。又至城隍廟。觀鳳尾樹。次日過龍湫二十里宿。次日風順。日午至衢州。十二月初六日。啟行往嚴州。次日未至蘭溪。而余有僕自桐城來。相遇於次。知友方百川病卒。爲之大慟。次日至嚴州。十九日啟行返嘉興。凡六日乃至。是時歲科兩試皆畢。諸人次第散去。余與上元張兆人。同舟反江甯。凡八日乃至。未及逐日記其宿處也。

丙戌南還日記

丙戌四月。余自京師南還。十四日使僕賃車。十五日諸友來送者。鹽城成永健。寶應喬從烈。睢州湯之旭。石門譚有年。而江甯蔡學洙。臨清徐恕。則使使來送。居停主人趙景行。及門人趙繼忻。趙畢元。送之門。余登車。見車夫兩目皆赤。疑之。問其姓名籍貫。識之。是日行七十里。宿良鄉。十六日行一百四十里。宿定興。先是燕趙間久旱不雨。麥不收。道中彌望無樹木。草皆枯。而北人習於惰。不治恆產。道旁往往有遊手。枕塊而臥。至市集處。臥者尤多。風起。車馬所踐。塵蔽體。皆寐不醒。嗚呼。天下有事。起爲盜賊。死填溝壑者。皆是物也。十七日。飯於安肅。見一人僕而行。視其踵則在前。指在後。骨起於背。隆然

聳高。逆旅主人曰。是吾鄰也。其形體生如是。是日宿清苑。凡一百二十里。道旁有楊柳。十八日行一百二十里。過慶都。宿定州之清風店。先是道旁逆旅中。多有書老爪事於壁。使行道者知所備。老爪者賊號也。其黨無所不有。大抵皆畿南河北人爲之。伴具行李爲商賈。或爲仕宦狀。與行道者同行且宿。漸親密。輒誘人於鷄未鳴時起行。其黨已於前途二三里許。掘坎待之。至其地。則皆縊殺而埋之。不畱一人。劫其裝去。毫無蹤跡。車人亦多其黨也。蓋殺人已不可勝數。是夜余見二僕飼馬。余曰。車夫安往。曰。彼乃此地人。歸其家去云。明日早來。余曰。彼前告我曰。大名人。今乃又云。此地人耶。因問逆旅主人曰。爾知其姓名乎。主人曰。知之。爲余言之。則又與前所告余者不合。明日蚤果來。則有二人隨之。余竊心疑爲老爪。而不可言也。自是時時防之。見其與彼二人者。嘗指目車中私語。十九日過定州新樂。宿真定之福成驛。凡一百二十里。是日始聞布穀。又見池中有荷。岸有野花。二十日行一百里。過真定。渡滹沱。宿落城。北方多立碑。或建坊於道旁。書古人遺蹟。頗多附會。而真定道中有坊。曰孔子落筆。曰伏羲畫卦。尤荒唐可笑也。二十一日行一百里。宿柏鄉。是夜始有雨。二十二日行一百二十里。飯內丘。宿邢

蓋此兩縣皆有山相連屬。居人項多瘠。余見道旁有賣棗者。棗大於常棗數倍。買一升食之。則中乾而味苦。以予乞人。噫。余之見欺於龐然大者固已多矣。是夜余頗不寐。未三更。聞有人扣門。告車夫曰。吾等前行待女。卽來毋誤也。車夫曰。諾。衣不及披。倉皇執火至。余榻曰。起起。天明矣。二僕皆起治裝。余堅臥不起。車夫急。且連呼起起不已。隨牽馬至。盡移余囊篋至車上。而趨余榻前。趣之愈急。余曰。女他日不如此。今日何急也。車夫知余不可動。叫號詬厲。自投於地而臥。良久天乃明。行數十里。至沙河。沙深沒馬腹。馬畏之。往往車不能行。是日行一百二十里。過臨洛。宿邯鄲。臨洛道中有冉伯牛墓。邯鄲有黃梁仙蹟。而車夫先所與偕來者二人。自是不復見矣。二十四日行一百里。過磁州。柳陰夾道。數十里不絕。蓋北人不好種植。而南人官於北者多種柳。取其易生也。是日始聞鶯聲。渡漳河。望銅雀臺。宿安陽之豐樂店。二十五日過彰德湯陰。湯陰城外有碑。曰宋武穆王岳氏先塋。城內有坊。曰宋岳忠武王故里。是日宿濬縣之宜溝驛。凡一百一十里。二十六日渡淇水。過淇縣。宿汲縣。凡一百一十里。道中有比干墓。二十七日過延津。道中有碑。曰陳平張倉故里。凡行一百一十里。宿封邱之于家店。距黃河不遠。

矣。明日啟行。余坐車中假寐。既覺。見所行非大路也。問車夫。車夫曰。此捷徑。可省二三十里。余密語二僕。此可虞也。各執利器備之。蓋自磁州以南。土肥而連得雨。故麥皆有秋。至是刈麥者相望。而人家亦頗稠密。車行往往無路。或行麥田中。輾轉達於黃河之岸。而前此屢經雨。路多泥濘。前後左右。往往有淖不可過也。車夫不辨路東西。所向輒策其馬使東。東復策使西。馬不知所爲。則絕韉而奔。阻於淖而止。車夫徐行至其前。拊其背。抱其項。誘之來使就轡。既就轡。仍鞭之。馬負痛復逸。如是者數焉。余與二僕皆下車行。車凡陷於淖者三四。盡去車之所載。舁之。良久乃得起。一居人爲指示大路。薄暮乃得達。是日約略行百餘里。乃達大路。則距昨日所宿僅二三十里耳。盡日不食。饑且疲。車夫時時目余怒曰。沙河誤我事。余佯爲不聞。至是益信其爲老爪之黨。而此日之小徑行。實欲速反得紆迴。非有他也。明日早至黃河岸。無渡船。候之日中。乃得渡。高岸重疊。直接於開封黃河故道。依稀可見。蓋開封濱於河。河勢高而地勢低。故崇禎間致爲盜所灌。今河既徙。而泥沙淤塞。地勢遂高。嗣是汴梁可無河患矣。是日入城宿逆旅。蓋開封既遭河決。城郭人民盡沒。後於舊址築城加高。而今城中之人。皆遷自他方者。

所居之屋。其下數尺或一二丈。皆舊時人家。居人爲屋。往往掘土取磚石。或間得金銀云。是夜車夫告去。余乃免於警備。三十日往謁巡撫汪公。公與余爲二十年舊交。而力不能賑余之困乏。是日畱飲酒。在坐有濱州人李君。自言三爲縣令。而皆不得善地。且備言爲令之困。余不日卽當爲令。頗欲行其志於一縣。聞李君言。逡巡不敢決矣。明日開封府徐公來訪。蓋臨清進士徐恕。有書及之。意甚欵洽。每暇輒召余飲。備言中州州縣之困。甚於李君所言。又自言曾官雲南。有上官樹。其枝葉花類梔子。香亦如之。每花十二瓣。其年閏月。則多一瓣。又騰越州香櫞樹所結實。旣黃而不及摘者。至明年春復青。冬復黃。雖經多年。終不自隕落。此二樹者。素未嘗聞。故記之。時在坐者有德清徐公聖可。五月初三日。余辭汪公南行。公欲留余幕府。而余有他事。欲至吳門。期以九月復至汴。於是乃出。徐公曰。時已迨暑。難陸行也。吾已賃舟於周家口。君與徐君同舟去爲善。是時水涸。周家口去汴三百餘里。乃賃車。於初四日出城。徐公使人送之郊外。是日宿陳畱。陳畱令許遇。余友也。往訪之。適值其召丞尉及司教司訓飲酒。余遂入座中。飲甚酣。初五日行一百二十里。過許宿扶溝之李家潭。初六日行一百一十里。至周家口。

道中見居人頗勤於地利。夾道植桃。凡數十重不絕。實且熟。纍纍然垂樹上。彌望無際。周家口屬商水。先是徐公已使人在舟中相迓矣。余與徐君登舟。遂辭徐使去。初七日未行。初八日行九十里。泊襄城之淮方口。是時水涸。過灘甚艱險。往往相視咫尺。踰時不能過。余與徐君上岸行一二十里。至淮方口候之。夜將半。舟始至。初九日行六十里。泊界口。初十日行九十里。泊潁州之界牌集。十一日行八十里。泊潁州之涸溜集。十二日行九十里。泊潁上。十三日行六十里。泊正陽關。關不開。至十六日始開關。順風行九十里。泊壽州之下蔡。十七日風不順。行可四五十里。泊處不知名。鄰舟落落無多。頗有警。徐君終夜不成寐。十八日行一百八十里。泊長淮衛。十九日行四十里。泊臨淮。二十日順風。直抵盱眙。先是余與徐君計之。舟過洪澤湖。風濤險惡。而舟甚輕。尤難行。莫若自陸路至揚州爲善也。明日早。各使一僕登岸。各賃肩輿一。驢三。午後始回。云有牙僮者任其事。金已付矣。約以明日行。二十二日凌晨。驢至而肩輿不至。問牙僮。則云輿人者既得金則逸矣。盱眙令周振舉。與余舊相識。則往拜之。告以故。周君笑曰。倘非此事。君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乎。並召徐君。及縣人李嶠瑞。相與飲於署。談甚歡。李君與余

爲同年。貢於成均者也。明日周君薄責牙儈。而使人賃肩輿二。余輩乃得成行。宿天長之張官舖。凡九十里。是日始見陂塘堤堰。男婦俱下田分秧。宛然江南風景矣。二十四日行九十里。宿天長之人和舖。二十五日行九十里。至揚州。是日熱甚。輿人流汗且喘。余憫之。咸徒走。或賃驢行。既至。余與徐君各賃一舟。余入城訪友人吳菘洪鍼。此兩人者。皆徽人而客於揚也。宣城程元愈客於吳氏。皆相見。略述契闊。即辭登舟。明日諸人至舟相送。卽開帆。至三叉河。泊舟登岸。是時造有行宮一。僧導余入。徧爲之指示。復登舟。至江干。見無風波。遂過江。泊丹徒之新里。二十七日行百數十里。泊無錫。二十八日。抵蘇州寓舍。

戴稱夫集

起略

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

嗚呼。自古南渡滅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宏光者也。地大於宋端。親近於晉元。統正於李昇。而其亡也忽焉。其時姦人或自稱太子。或自稱元妃。妖孽之禍。史所載如此。類亦間有。而不遽亡者。無黨禍以趣之亡也。黨禍始於萬曆間。浙人沈一貫爲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於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於東林。名流咸樂附之。此東林黨禍所自始也。國本論起。兩黨相攻擊如仇讐。嗣是有妖書之役。挺擊之役。迄數年不定。神宗晚節。鄭貴妃寵愈甚。其子曰福王。上於諸子中獨憐愛之。王皇后無子。光宗於兄弟居長。久未冊立。而貴妃早貴。願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輒缺望。即上亦兩難之。一時名流以倫叙有定。請早建太子。語頗侵鄭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彌衆。皆以斥逐爲名高。政府如沈一貫與申時行。王錫爵。皆主調護。而言者遂並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冊光宗爲太

子而福王之國河南。所以資予甚厚。諸子不得與比焉。國本既定。兩黨激而愈甚。秦昌天啟紅丸之役。移宮之役。中朝相爭。如螭蟾沸羹。與挺擊號爲三案。及魏忠賢爲政。漸黨盡歸魏氏。作書言三案事。訴斥東林。號曰三朝要典。於是東林駢死牢戶。餘斥逐殆盡。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黨皆錮之終身。崇禎十四年正月。流賊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懷慶。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泣謂羣臣曰。王皇祖愛子。遭家不造。遭於閔凶。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於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司改殯王。具弔襚。世子在懷慶。授館餽餐。備凶荒之禮焉。世子尋嗣封福王。王元妃黃氏早薨。繼妃李氏殉難死。王與潞王先後避賊南奔。崇禎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問至。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意多屬潞王。而東林以三案舊事。有嫌於福邸。亦不利立福王。總督鳳陽馬士英遣書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負縱橫才。初爲太監王坤所搆。謫戍阮大鍼者。名在逆案中。時時欲出不得間。而與士英最善。崇禎中。大學士周延儒之再召也。大鍼歸於延儒。求薦己。延儒難之。遂以士英爲託。曰。瑤草復起。是即大鍼復成也。瑤草士英字也。延儒入京見帝。言馬士英有邊才可用。遂起爲鳳陽總督。至是大鍼與士

英謀立福王。以福王與東林有郟。福王立。東林必逐。如此而逆案可毀。已可出也。兵部尙書史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姜曰廣。兵部右侍郎呂大器。遺書士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時士英兵權在握。與大將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深相結。諸將皆願立福王。如士英旨。吏科給事中李沾。復從中主其議。於是以前福王告廟。五月己丑。羣臣勸進。王辭讓。遂以福王監國。是日。大清兵入北京。壬辰。以史可法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姜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俱入閣辦事。以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總督鳳陽。可法請分江北爲四鎮。以得功傑澤清良佐分統之。所收中原州縣。卽歸統轄。天下既定。爵爲上公。世襲。復奏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馬士英率麾下兵渡江。與羣臣合疏勸進。王寅。王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宏光元年。甲辰。以忭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密諭叅將王之綱。迎母妃於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僞制將軍董學禮率兵南下。至宿遷。總督漕運路飛遣兵擊敗之。擒僞防禦使武榛。尋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毅恭皇帝。妣□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皇太后

太皇太后。皆生稱也。嘉靖中。已釐正先朝之誤。而禮臣不考。猶仍其失焉。遙上母太妃。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謚元妃黃氏曰孝哲懿莊溫貞仁靖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帝既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挾擁立功。入政府。內通中官。外結四鎮。出可法於外爲督師。士英遂爲首輔。四鎮惟黃得功。忠勇奉朝命。而餘皆驕悍。不可法度使。得功進封靖南侯。左良玉寧南侯。封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可法至揚州。爲高傑所困。可法開誠示傑。傑感動。願爲可法死。黃劉與傑交惡。士英亦怒傑之爲可法用也。文武離心。內外解體。可法疲於奔命。而國事日裂。上優柔不斷。而性寬厚。政事一委任大臣。不從中制。坐是法紀皆廢。而廷臣無不恣肆。通賄賂。中官之攬權婪賄尤甚。自以從福邸來。流離奔竄。取金錢爲衣食資。上亦憐之而不之罪也。及阮大鍼入。而黨禍復烈。讒慝宏多。國家日以多故。上在宮中。每頓足謂士英誤我。然大權已旁落。無可如何。而上多聲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詔選淑女。自是訪求之使四出。識者早已料其不能終矣。誠意伯劉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李沾已陞太常寺少卿。奏呂大器定策懷二心。兩人大鍼黨也。

上曰。朕遭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寶。直以宗社攸關。勉承重任。效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已而慎言及日。廣者以爭大鉞之出。相繼引去。士英薦前光祿寺卿阮大鍼知兵。予冠帶。召見。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孫蕃。陳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恒。應天府丞郭維經。懷永侯常延齡等。交章言大鍼名在逆案。不宜召。上弗聽。大鍼入對稱旨。且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報。亦知祖母之仇未報乎。祖母謂鄭貴妃也。以三案挑激。上怒自此始。安遠侯柳祚昌復薦之。以爲兵部右侍郎。旋進尙書。左都御史劉宗周言於上。請勿用。弗聽。七月己丑。以左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使燕京。傑澤清舉故總兵陳洪範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死。洪範陰輸款。且請南行爲間。既至。密奏得功。良佐與敵通。二人上疏自辨。上曰。此反間。不足信。洪範尋給假去。後洪範奉太后。并執潞王以杭州降。自李自成敗走西安。山東諸州縣。殺其僞官。復爲明守。而南中無一官無一兵出河北。自濟甯以西皆北降。惟濟甯設守。八月大兵趨濟甯下之。先是劉宗周在籍。自稱草莽孤臣。請上親征。又言四鎮不宜封。姜曰廣擬優旨。宣付史館。而宗周連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四鎮皆怒。傑澤清良佐各疏劾宗周激

變軍情。搖動乘輿。又與得功合疏。言姜曰廣將危社稷。四鎮之橫日甚。而士英藉以逐姜。劉用大鉞。自是中朝之權。藩鎮皆得操之矣。初大鉞以逆案廢錮。屏居金陵城南。瀕於聲伎。當是時東南名士。繼東林而起。號曰復社。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臧否人物。議論叢起。而禮部儀制司主事周鑣。實爲盟主。其詆排大鉞。不遺餘力。大鉞嘗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名士飲酒高會。則必用一二伶人。闖入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願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鉞爲快。大鉞聞之。嚼齧捥床大恨。會流賊擾江北。烽火及於瓜步浦口。諸名士疑大鉞且爲賊內應。則刊檄討之。署曰畱都防亂。無錫顧杲爲首。而貴池吳應箕。劉城。宣城沈壽民。唐允甲。宜興陳貞慧。松江徐孚遠。吳縣楊廷樞。錢禧。歸德侯方域。數十百人附之。大鉞內銜且懼。獨身逃匿於牛首之祖堂。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鉞之客語大鉞曰。周鑣之名。以誦公而重。諸名士黨人。又以誦公者媚鑣。於是大鉞怨鑣及諸名士刺骨。一旦得志。即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及驟貴用事。與中官比暱。逐諫臣。逆案諸人。如袁宏勳。楊維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語逮鑣。及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演祚。繫刑部獄。從吏訊。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紛出。踰跟奔竄。

善類爲之一空。定從逆六等條例。凡素有清望不悅已者。輒竄入其中。或有眞失節者。反以賄免。羣臣日上疏相詆誹。上亦厭之。詔曰。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羣策。旋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斷。彙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鑑於前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興。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皇太后至自河南。遣靈璧侯湯國祚告於南郊。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上曰。宵人躁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禮部訪求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分別起用。九江總督袁繼成上疏。言三朝要典。爲先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論之。上曰。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數十年無間言。諸臣妄興誣構。今物故幾盡。與在廷諸臣。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寬宥。不必疑猜。袁宏勳奏。繼成庇護三案。繼成上疏自辨。上曰。繼成身任封疆。當一心辦賊。不得借端生釁。先是湖廣巡按御史黃澍。以論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先後得罪者。亦多奔良玉軍。而呂大器先是劾士英。以入朝爲名。橫據政府。賣官鬻爵。請上罷斥。上弗聽。尋致仕去。至是逮之。亦不至。失職之臣。屢屢挾藩鎮以抗朝廷矣。是時庶官非賄不入。政府與

中官勦衛藩鎮。皆得操用舍之權。吏部尙書徐石麟。不獲舉其職去位。兵部之婪賄尤甚。奸人挾多金入都。即日可爲大帥。前官方在任。而後官陞授者。曩曩皆是。及抵任互爭。乃令新者候缺。而舊者欲固其位。仍輸賄。新者亦更加賄。以求舊者之速去。武弁橫行都邑。人莫之敢指。大鉞黨亦盛。張孫振趙之龍馮可宗皆爲之爪牙。日以報怨殺人爲事。其大旨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當擁立時。操異論者僅數人。而士英輩欲自張其功。凡有糾劾。必以此誣之。元年春正月。開封總兵許定國北降。誘殺興平伯高傑。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帝太子在杭州。先是有妖僧大悲從北來。自稱爲先帝。又稱爲齊王。又稱爲潞王。下鎮撫司訊。又稱爲神宗子。因宮闈有隙。寄養民間。長而爲僧。辭連潞王。與故相申時行。禮部尙書錢謙益。於是奏奸僧誣讖。而戶部侍郎申紹芳爲祖訟寃。錢謙益自白。俱奉旨慰諭。而張孫振阮大鉞欲藉以起大獄。爲匿名帖布於通衢。海內清流。如徐石麟徐汧陳子龍祁彪佳夏允彝楊廷樞之屬。皆入其內。士英性本疎闊。不欲殺人。而大悲所言。一無所牽染。其獄遂止。二月晦。棄大悲於市。而明日國中傳言曰。太子至矣。上初閱夢箕奏甚喜。遣中官踪跡。至錢塘

江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及士民擁觀。人人色喜。明日舉朝始知爲高陽男子王之明也。之明髮垂肩。肌理白而舉止輕率。身傴僂而容有愁。初至居興善寺。已移至錦衣衛馮可宗邸舍。上御武英殿。命羣臣及左春坊左中允劉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宮講官也。拱乾上指稱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何字。皆不符。兵科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鞫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對。羣臣環詰之。乃言姓名爲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馮夢箕家奴穆虎於逆旅。遂共臥起。穆虎救之。詐稱太子。拱乾則於侍衛日識之也。奏上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之明在獄中。嬉戲自得。好飲酒。酒酣即長歌。終夜不止。獄囚與之親者。問女果太子耶。僞耶。皆不答。居數日。上遣中官張朝進。同東宮伴讀。邱志忠至錦衣衛。召之明再行審視。之明色甚恐。志忠審視良久。言曰。太子識我乎。之明不答。錦衣衛從容勸其無恐。之明對曰。休矣休矣。志忠仰而祝曰。以先帝之仁聖。遭禍亂至此。今無血胤。海內傷之。若果先帝子。願天誘其衷。遂辟踊大哭。之明卒不語。當是時。天子闇弱。馬阮濁亂朝政。人情憤激。

昔謂太子爲眞。訛言繁興。一唱百和。不可止也。大鉞輩又欲藉以起大獄。陷清濤。而夢箕被酷刑。欲其有所連染。夢箕大言曰。入他人罪。不能出我也。於是人情益懼。黃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及陛下之子。眞僞未辨。乞多方保全。以謝天下。若遽加害。天下必以爲眞東宮矣。乃命養之獄中。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正法。袁繼成及湖廣巡撫何騰蛟。俱上疏乞保全。而劉良佐並言太子童氏之事。謂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倫滅絕。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南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信之。具儀從。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錦衣衛獄。童氏色喜而甚口。秉筆太監屈尙忠至獄中視之。童氏一見知其姓名。而所言王宮事皆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爲西宮。又言爲邵陵王宮人。且曰。吾之與王別也。嚙胸爲記。分金爲質。別後生一子。今四歲矣。在獄中時時號泣。曰。念其子不置。旣被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鞫。勿令致斃。於是醫者進視不輟。一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爲之祈禳。自言已千支。生三十二年矣。獄官詭爲之書符祈禳。童氏稱謝曰。我不忘先生也。居數日。產一男子。屬獄中婦人曰。勿洩。洩則我必死累汝矣。投之廁中。復下刑部獄。五月壬辰。帝奔京師亂。童氏出獄。不知所終。當大悲之旣誅也。王

之明與童氏先後至。而同時有妖人。衣冠爲道家裝。直入西長安門。門者止之。乃曰我天子也。女不聞黃牛背上綠頭鴨乎。門者執之。乃爲癩狀。奏聞。杖而釋之。越一日又一人衣青衣。入西華門。過武英殿。幾入西甯宮。乃太后所居也。闖入。叱之。則云取御床來。吾今日御極。擒送錦衣衛。鞫之。自言姓名爲詹有道。南京人也。平居奉佛。佛擁之入宮。御極云云。奏上。命杖一百。刑畢。膚肉不傷。亦無聲。枷其項。則已死矣。初上之見良佐疏也。曰朕元妃黃氏。先帝時册封。不幸早世。繼妃李氏又死於難。朕卽位之初。卽追封后號。詔示海內。卿爲大臣。豈不知之。童氏冒詐朕妃。朕初爲郡王。何東西二宮之有。且稱是邵陵王宮人。尙未悉眞僞。王之明爲王昺之姪孫。避難南來。冒稱東宮。正在嚴鞫。果眞實非僞。朕於夫婦伯姪之間。豈無天性。况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朕於先帝無纖芥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加毒害於血胤。朕夫婦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之頑童。淆亂宗社。宮闈風化攸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訛。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事。昭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而大兵已取盱泗。過

徐州。屢屢乎及於儀揚矣。左良玉在先帝時。驕蹇縱賊。釀亡國之禍。及上即位。數上書。侵撓朝政。聞有太子事。上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儲。時良玉且病。其子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庚。性凶狡。遂舉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誅奸臣馬士英爲名。陷九江。良玉死。復陷東流安慶。京師戒嚴。公侯伯分守城門。徵靖南廣昌東平兵入衛。命可法至江北調度。大鉞率兵巡防上江。大兵至。無禦之者。及大兵已至儀揚門。而士英輩皆謂無虞。且欲藉北兵以破左。楊維垣等請追卹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一人。並復原官。仍各贈廕。有差。殺周鏞雷演祚於獄。棄前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於市。時亨有清望。以阻南遷下獄。至是與從賊周鍾武榛同殺以辱之。上曰。朕爲天子。豈記匹夫夙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問。文武諸臣。復舉往事。汙奏章者治罪。都督黃斌卿等。與左兵戰於銅陵。敗之。得功大破夢庚兵於板子磯。進封靖國公。世襲。加大鉞太子太保。諸將各陞。蔭有差。四月丁丑。大兵破揚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賫降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風。舟幾覆。庚寅。京師晝晦。大兵抵南岸。壬辰。上如太平。幸得功營。阮大鉞隨之。馬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日中。奸民數百人破中城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

太子奉之入宮。宮中金帛器玩掠之幾空。有太學生徐躡。手執表。號召軍民入宮勸進。無應之者。趙之龍執躡殺之。乙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之明出。幽於別室。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或曰。主兵者遣之去。之明不肯。遂留軍中。效僕隸之役焉。百姓又相聚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之龍捕數十人殺之。城門晝閉。帝之出奔也。羣臣自盡者十餘人。而吏部尙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垣。皆馬阮黨也。晚節自全。人皆異之。錢謙益本東林黨魁。文章氣節名天下。先帝時爲邪黨擠之。幾死。及上卽位。起禮部尙書。乃與諸邪黨合。大兵之至也。謙益降。且獻阮氏及妃嬪數人於豫王爲贊。阮氏者。諸生阮晉之女。謙益選爲帝妃。與諸妃嬪皆未入宮。至是獻之。豫王以阮氏賜孔有德。謙益授內院學士。未幾罷去。乙未。豫王營於郊壇。之龍率羣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將劉良佐引兵至蕪湖。劫駕。如大兵營。黃得功死之。丙午。上至南京。甲寅。北狩。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馬士英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納。遂巡錢塘江上。而是時魯王監國於紹興。唐王即皇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山陰王思任以書抵士英。曰。閣下文彩風流。素所嚮慕。當國破衆疑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

由兵權在握。乃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聲色逢君。門戶黨錮。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望風先遁。致令乘輿播越。社稷邱墟。觀此茫茫。誰執其咎。余爲閣下計。莫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尙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兵權。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招豪傑。今乃逍遙江上。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求奔吳越。夫吳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地也。吾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尋入浙東。持兩端觀望。旣屢戰敗。則與總兵方國安。大學士方逢年北降。然猶與隆武通。爲大兵所覺。駢斬於黯淡灘。大鉞自蕪湖走浙江。先是大鉞已先士英降矣。金華人朱大典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城守。而大典故督師南中。與大鉞同事。至是大鉞抵金華。自言窮迫來歸。大典憐而納之。大鉞爲內應。金華破。屠之。大典自殺。闔家五百人。皆自焚死。大兵遂連收金衢諸郡縣。將踰仙霞嶺。抵青湖下壁。會大鉞有微疾。軍中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吾等先踰嶺。而公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鉞艱然變色曰。吾雖老。尙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嘆曰。此必東林復社來間我。

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軍踰嶺。大鉞下馬步行。趨捷如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之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秃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於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遍覓無棺。閱一二日。乃舁大扉至嶺上。會天暑。屍蟲盈於路。僅存腐骨而已。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中原互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怨於辱主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澄。至謂帝非朱氏子。此兩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略謂童氏爲真后。而帝他姓子。詐稱福王。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實矣。觀帝言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流離顛沛之餘。不能絕衾裯之愛。一則幸舊好之猶存。一則憤僞託之妖妄。皆未可知也。而王之明一事。至今猶流傳以爲真。余得備著其說以告世焉。太子性仁弱。生十年。行冠禮。執圭見羣臣。進止不失尺寸。既講學。出居端敬殿。諸臣進講章。上親爲刪正。太子於經籍多宮中所講習。書法尤工。既長。元旦早朝。未嘗不在側。上有所誅賞。

引之共視。且曰。羣臣所上書。其意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詞嘗我。勿爲所欺也。太子母弟二。次爲懷隱王。次定王。故宮中呼定王爲三皇子。永王年與鈞。田貴妃出也。當賊之陷京師也。上御便殿坐。命宮人曰。傳主兒來。主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上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上爲之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女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亂離之後。匿形迹。藏姓名。遇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言也。太子二王及左右。皆哭失聲。班亂。上起入后宮。后已崩。上尋傳硃諭至文淵閣。命成國公朱純臣輔翼東宮。會閣臣皆出。中官置硃諭案上而去。純臣與太子皆不之知也。賊入。得硃諭於閣內。即收純臣殺之。純臣無他技能。上徒以其元勳班首。故託以太子。而太子爲賊所得。羈於賊將劉宗敏所。李自成之西竄也。人見太子衣緋乘馬。隨自成後。初左懋第之北使也。密書與史可法。言太子在燕京。而可法先是亦誤以王之明爲真太子。嘗上疏爭之。及得懋第書。自悔。爲書與馬士英。具述懋第語。且言一時有僞皇后僞東宮二事。深可怪歎。士英因將可法書刊而布之。初賊之以太子出也。不知何以得脫於賊。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烈后父太

子外祖也。是時太子姊長公主養於奎家。相見掩面哭。奎舉家拜伏稱臣。已而奎懼禍。言於官曰。太子不知真僞。今在奎家。奎不敢匿也。因徧召舊臣識之。或謂爲真。或言爲僞。謂爲真者皆死。太子絞殺於獄中。朝中皆言其謀出大學士謝陞。陞崇禎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宏光時加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禮部尙書。而陞已北行矣。至是都人圍其第宅而詈之。陞不安。請告去。尋死。自言見錢鳳覽爲厲而殺之。錢鳳覽者亦言太子爲真被殺者也。先是宏光元年二月。傳言太子及二王皆遇害。及諡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而二王不知所終。謹按崇禎十一年四月己酉。夜熒惑逆行尾入度。爲月所掩。五月丁卯。退至尾初度。漸至心。心太子之象。鄒萌曰。犯太子。太子憂。犯庶子。庶子憂。至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太子撫軍監國。不離其位。下離者爲主器已亡之象。嗚呼。明之亡也。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略

明時天下之勢在九邊。而陝西有二。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河套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甯夏。相距二千

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邊墻限之。自古郡縣繡錯其中。明初。即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而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將駐綏德。苦遙制非便。成化中。都御史余子俊巡撫延綏。相度形勢。增置營堡。而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清釐陝人有伍籍。詭落。及罪謫者。徙實之。興屯田。立學校。事皆創始。而經畫周密。自是榆林遂爲大鎮。其地多沙磧。民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俗尙雄武。而多將才。有氣節。視他鎮爲最。崇禎初。府谷人王嘉亂反。自是盜大起。名賊巨猾。皆在延安府屬。官軍不能制。崇禎十六年。米脂賊李自成陷西安。遣其僞亳侯李過。僞磁侯劉芳亮。引兵北略地至榆林。綏德王氏世將家。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府谷尤世祿世威。閩閩亞王。而威重過之。此兩家官榆林久。遂家焉。李昌齡者。鎮蕃衛人。起家勳胄。以故總兵僑居榆林。會延綏巡撫崔源之。總兵王定先後望風走。於是兵備副使祥符都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家祿。副將惠顯。潘立勳。與諸將及士民集議。參將劉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尙爲國守。吾榆林爲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以遞進。賊可破也。衆曰。將軍議是。故總兵尤世威曰。受國厚恩。敢不執橐鞬。援枹鼓以效死。王世欽故山海關總兵。

也。前曰。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皆憤激瞋目。擐甲登陣。適延安人舒君睿。與賊將黃色俊。先後以自成手書來說降。且賚五萬金來犒師。衆從城上遙語之曰。吾榆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縣官轉餉以食我。垂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著於九邊。肯爲賊屈乎。賊稍稍退。於是衆共推昌齡署總兵事。街巷各聯結大社習兵。先是賊將至。或告昌齡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任。且此土非公之鄉也。盍去諸。昌齡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榆林亦王土也。吾爲國大臣。奈何舍之而去。果此城不守。吾當與之俱亡耳。至是昌齡瀝血誓師。分汛以守。而南城樓。則爲都任王家祿。惠顯。劉廷傑。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坐營游擊劉李英。而故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城之東南隅。則爲右營游擊劉芳馨。姬維新。而安邊叅將馬鳴廉佐之。城之東觀遠樓。爲潘立勳。故山海關副將楊明。兵備中軍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東城信地樓。則爲故永平餉督戶部郎中張雲鶚。而故西安參將李應孝佐之。前東門空心樓。則爲王世欽。右營遊擊尤養鯤。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鞞等佐之。後東門樓。則爲李昌齡。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將王永祚佐之。北城敵樓。則爲故眞州知州彭卿。後西門樓及水西門。

樓。則爲故柳溝總兵王世國。故山海鐵騎營叅將尤岱。而故隰州知州柳芳佐之。新添門樓。則爲故遼東總兵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而左營遊擊陳二典。故湖廣監紀趙彬佐之。督巡街巷。則爲定邊副將張發。旗鼓都司文經國。晝夜巡視。部署甚整。而時時出兵大戰。頗多斬獲。先是賊自謂榆林中父老。皆其鄉人。度不煩兵而下。至是賊怒。悉衆薄城。城三面傍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五墩柵與犄角。賊不敢近。而東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尤逼城下。賊入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祿。與其子拱極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於沙上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尤世威與尤翟文自南門出。戰於榆楊橋。賊乃却。翟文戰死。翟文者世威之從弟也。東門亦懸壯士出擊賊。賊披靡。將退守綏德。請益師。而城中有奸民舉火應之。賊復環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備缺。又越日城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絕。是爲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帥。賊帥曰。若固壯男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王家祿拔佩刀自刎死。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大罵賊。賊怒支解之。廷傑綏德人。有從弟曰廷夔。爲

諸生以任俠聞。當廷傑之死也。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兄死。吾何獨生爲哉。遂投雲巖閣死。廷夔妻高氏。撫遺孤稍長。一日泣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汝耳。今汝已有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而死。惠顯清澗世家子。其伯兄曰世揚。世揚者官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毅齊名。白首名德。負海內重望。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爲賊脅。匍匐受僞官。顯少爲諸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城破之日。被擒。賊語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略。且爲世揚弟。能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領兵之最尊者也。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漸。時爲撫邊守備。亦罵賊死。漸世揚子也。而李昌齡尤世威王世欽王世國四人。俱以檻車送至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人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旣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之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富貴。昌齡等罵曰。驛卒敢大言。吾輩朝廷大將。女草竊。不久且滅。自成本迎川驛馬夫。故呼之曰驛卒。欲以激怒自成。速殺之。自成笑前解四人縛。世威叱曰。勿前污將軍衣。自成怒。命斬之。四人臨死歎曰。吾輩不早滅此賊。致有今日。死有餘恨。先是王世國傾其家資。招套人爲援。而撫邊中軍馬

應舉。亦以孤城不可獨守。乃往河套乞師曰。河套本吾中國地。本朝宏覆載之量。使爾得居之。爾且時時闌入爲邊患。在本朝無負爾也。今逆賊李自成。以國家赤子。稱兵作亂。橫行天下。今且攻圍榆林。榆林堅守不下。爾套中誠能發精騎。隨吾往救。而榆林將士。復自城出擊之。賊腹背受敵。可不戰而走。此千秋之義也。且賊中輜重子女甚盛。不可失。套人感動。以數千騎至榆林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舉。懸首於凱歌樓。王學書楊明允岱侯世祿侯拱極潘立勳。中軍劉光裕。皆罵不絕口。遂遇害。潘立勳漢中人。以武狀元起家。餘文武諸將吏皆死。無一人降者。尤世祿郭遇春。與榆林舊守官高顯忠等二十四人。以明年春。自成徵赴西京。西京者自成所更名也。行至魚河皆殺之。榆林衛指揮黃廷政。千戶黃廷弼。皆黃演孫。演在嘉靖中。以副將戰死芹河者也。廷政中砲死。廷用廷弼手殺賊甚衆。及城破。兩人曰。吾其從我祖於地下矣。遂偕死。綏德衛管屯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先置二匕首於左右蔽膝中。賊入茂先家。茂先佯勞以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拔匕首刺賊。賊負傷走。茂先入殺其妻子而自刎。指揮崔重觀。初散家財。聚衆於漢壽亭侯祠。喋血質神。期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

其餘積。曰母爲賊資也。賊怒殺之。右營材官
餉賊也。焚之。而自縊於庭樹。李耀宇。李光裕。
應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乃自殺。光裕趣
庭。取家世承襲牒文置案上。焚香東向拜曰。
故西安叅將李應孝。李誰。皆使其妻各率一
鳴節。舉火焚其妻孥。出持刀巷戰。殺十餘。
備苗青。與妻凡氏。榆林衛指揮傅佑。與妻
晏維新。文侯國。守備尤勉。賀大雷。楊以煒。
登龍。孫貴。白恆。衛李宗。叙。皆以廢將守城。
凡榆林人皆不書其地者。不勝書也。而諸
白拱極。白含章。而張連元。張連捷。縊於潭。
亂祥皆縊於家。商人張禮亦罵賊死。而証
欲狙擊賊。鄰人恐禍及。縛之回至家。不合

指其困粟曰。吾不能殺賊。亦不可
官也。耀宇抽矢數十。巷戰每發。輒
殺而後死。千戶賀世魁。陳衣冠於
矣。更深衣。與其妻柳氏。從容自縊。
刃搏戰。殺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
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威武守
縊。他如游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
焜。李文燦等。皆遇害。而常懷德。李
鯤等。姓名已前見者。其死多不書。
賊死者。曰陳義昌。曰沈濬。曰沈演。曰
李可柱。縊於余肅敏公祠。胡一魁。李
台元者。當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
中婦女之就義甚烈。有姓氏可紀

者曰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楊坤妻柳氏。喬國雲妻劉氏。曰趙之珍妻馬氏。曰吳劉伯新妻張氏。攜二女投井死。曰管登氏。先永昌死。曰崔國安妻米氏。曰王世長婦曰。吾寡居。不見姻親中一男子十閱三月。合葬於夫之壙。啟棺視之。香聞婦。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皆操戈登陴。年八十餘矣。賊既破榆林。使其僞權將鎮榆林。僞權將軍高一功守綏德。賊遂日。城陷屠之。已又屠甘肅。三邊皆入於四月。高一功來巡城。徙榆林壯丁二千伯。一功臨胸男。而自成已破京師稱。入關而止。是爲順治元年也。順治元

徐可徵妻潘氏。曰兵備副使巡捕官氏。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縊。曰諸生攜幼子投井死。曰中軍劉永昌妻高氏。曰榆林衛百戶王坤妻高氏。高氏謂肯見賊乎。攜長幼投井死。賊退殮之。守中妻楊氏。楊氏家饒於賞。楊以寡。日夜備糗糧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僞節度使周士奇。僞防禦使張宏祚。夏甯夏總兵官撫民迎降。攻慶陽三。所顧忌。遂長驅過河入山西矣。明年夏徙千餘丁於保甯。尋僞加良智確山。成又令遷榆林大族於西京。會大兵一功李過殺王良智於演武場。一功代

之。李過引東兵守河津。冬十月。大兵臨河。李過潰走。一功盡毀廳舍。造懸樓。置大砲。日坐譙樓批簡牒。殺人無算。十二月。英王自保德州過河。孤山黃甫川諸堡皆降。王以大兵自鎮川溝。南取西安。分別破唐通姜壤。又追破一功於波羅。一功遁走。姜壤者亦榆林人。順治六年春。以大同舉兵。山西陝西皆震。延綏巡撫王志正檄召延安叅將王永疆。協防清水營黃甫川諸堡。會神木高家堡諸賊田秉貞張擁廢將高有才郭統奇作亂。永疆與賊通。引兵襲殺延綏總兵沈朝筆。王志正自縊死。永疆遂自立爲大元帥。而召魚河故將平德爲山西總兵。又以裨將謝汝德爲延綏總兵。高有才等亦各自署官爵。不相統攝。永疆勒兵至延安。而有才亦出兵於富平。頃之大兵破永疆於美原。永疆奔石浦川自縊。有才聞之宵遁。入府谷。平德至汾州。聞美原之敗。退軍紫陌。與大兵戰而大敗。走葭州。榆林復平。大兵遂圍葭州。葭州破。德復東渡河。大兵追擒德斬之。遂圍府谷。明年冬始克。有才統奇皆投河死。延綏諸賊悉平。

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略

崇禎十六年。因賊禍孔棘。建牙之吏。遍於畿輔。人地互乖。權位牽掣。乃撤去總督二。總

督治巡撫九。總兵二。而保定舊設一總督。一巡撫。至是撤去總督。而以兵部右侍郎徐標爲巡撫。標別募兵七千。肄習戰車火器成一軍。京師凡千里。凡設總督二。巡撫九。皆治兵以擁護京師。自山海永平達於通州天津。而昌平。而懷柔。而陽和。而宣府。而大通。而寧武。至山東河南。凡十三節鎮。居京師咽喉背指之處。即有緩急。可呼吸惟命。然法令久弛。兵與將多不習戰。賊至輒望風潰。惟保定堅不下。死義甚烈焉。初賊之漸逼畿輔。上倚督師李建泰保定巡撫徐標以爲重。建泰之出也。遷延觀望。託言有疾不能軍。其左右已陰通賊。而徐標行部至真定。爲副將謝嘉福所殺。遣人出固關迎賊。是時新任保定知府何復未至。同知邵宗元署府事。而郡人張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羅彥兄弟五人。其兄進士張羅俊。弟諸生張羅善。武進士張羅輔。皆守死。而張羅喆出亡。幸以免。初上之命建泰督師也。甫出京。而宣雲已報陷。保定總兵馬岱介。夜見張羅彥曰。賊分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殺妻子以決死戰。城守之事。一惟公等任之。羅彥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孥十一人。率師去。羅彥兄弟與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郡人故邠州知州

韓東明故平涼通判張維綱。諸生韓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而適聞真定之變。謝嘉福以反書至。羅彥裂之。而分汎設守。部署稍稍定。監視太監方正化者。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羅彥以識宗元。與知府何復先後至。復之來爲保定也。誓必死而後入。既入。宗元欲以印授復。復曰。城中事。先定自公。不可臨敵易主。以搖視聽。吾當同生死耳。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爲之益奮。李建泰軍道潰。所齎帑銀以數萬。衛者僅親軍五百人。退師抵保定。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且至。建泰使其中軍郭中傑李勇。因金毓峒以求入。金毓峒者爲監察御使有聲。十七年春正月。召見便殿賜宴。命監糶大軍宣大。俱奉建泰節制者也。及宣大失。復命畱守保定。是時保定之屬。賊騎已充斥。毓峒入城。謂守者曰。勉之。戮力固守。以爲京師捍衛。此睢陽之烈也。散家貲犒士。士皆爲之感泣。至是毓峒謂羅彥宗元曰。吾等不可使督師陷賊。乃開城納之。明日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不降。羅彥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者。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羅彥兄弟宗元等哭曰。曩者只城守。今則復君父仇。

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堞上。購賊頭。羅彥復出錢佐賞。賊乃穿城壕澗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詬守者更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何復。方正化曰。宜爲閩郡生靈計。得一用印降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復固未嘗受印也。卽有印。復必不爲此。乃召宗元。宗元至而自顧其肘曰。前日何公讓印。而宗元不辭。爲城守先在宗元耳。今事急且抱印死。卽何公爭亦不與。肯以送閣下降書乎。宗元江南一老貢生。下吏薄祿。尙不肯北面事賊。閣下以宰相專征。不圖報萬一。乃爲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不能答。其從卒欲兵之。思奪其印。宗元擲印於地。拔佩刀欲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嗣馳至。取印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二十四日。賊火箭燒城西北樓。何復焚死。李建泰親軍反。殺方正化於城上。城遂陷。張羅彥歸至家。先是書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誓死井亭。及是視其妻妾及子婦入井。而後自經。有三犬守之不去。一賊跣足過。犬嚙之絕其拇。羣賊駭。乃藉藁埋之。羅俊擊賊刃脫。兩手抱一賊。嚙其耳。血淋漓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羣

賊刺殺之。初羅輔欲衛其伯兄羅俊。潰圍出。羅俊不從。至是射殺數賊。矢盡馳馬橫刀。砍賊。賊圍之。裂屍死。羅善投井死。而羅彥之子晉。羅俊之子坤。皆不屈死。宗元挈印投城下。賊獲之。欲奪其印不肯。罵賊死。手猶持印不解。賊斷其兩指取印去。統峒守西城。城陷。一綠衣賊追統峒入三皇廟。統峒拳擊賊仆地。攜監軍御史印。投廟前古井死。武舉金振孫者。統峒從子也。振孫素負氣。城守多殺賊。至是同事者多解甲匿。振孫衣其銀鎧。戴胄佩劍大呼曰。我金振孫金御史姪。城頭殺賊者我也。賊支解之。劉忠嗣先城未破一日。手授其婦女弓弦自盡。身仍登陴。城破被執。猶奪賊刀殺兩人。剜目劓鼻以死。左衛巡捕文運昌。同妻宋氏死。韓東明投井死。子仲淹射賊墜城死。張維綱罵賊死。舉人高涇死於水。孫縱範被殺。張爾翬同妻唐氏死。貢生郭鳴世手擊賊死之。諸生賀誠同妻女死。何一中同妻趙氏死。王之誕同妻齊氏及三子二女俱死。韓楓同妻王氏死。其餘殉城者。世襲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清。呂九章。李照。李一廣。千戶則有李尙忠。楊仁政。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等。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張之垣戰死。副總兵呂應蛟。

縊死。武進士陳國政投井死。忠順營中軍梁儒孝。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沙潤明。材官王遵義。醫官呂國賓王之璜王之瑄等。諸生則有杜日芳王弦馮澤王胤嘉吳拭韓廷珍楊善舉何光嶽韓紹淹頡學會王敬嗣王繼桂趙君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等。義民則有田仰名田自重。互殺其妻乃自縊。劉宗向楊強子張嘉善鄭國寧李茂倫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甯胡來獻胡得迎等。儒士則有劉士璉王景曜黃棟等。或罵賊被殺。或自縊死。而婦女之殉節者。則有陳禧母張氏。母楊氏。妻常氏。妹諸生金纓妻陳氏。並侍婢四人。進士王延綯妻張氏等。凡六十人。俱投井死。諸生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柱妻劉氏。錦衣衛千戶賀喆妻霍氏等十一人。俱自縊死。而張氏一門。自羅彥下死者二十有二人。羅彥伯母李氏罵賊死。羅善妻高氏攜其三女。羅輔妻攜其幼子二女。張晉妻師氏。羅士妻高氏。羅喆妻王氏。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師氏。羅彥妾宋氏。錢氏。田氏。皆投井死。而羅彥妻趙氏。當城破之時。語羅彥曰。余忝受朝廷誥命。願與君同縊。乃結雙環於井亭。先引環。環絕墮地。傷股落二齒。及少甦。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死於井矣。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

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刀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倒投於井中。旋浮水上。又不死。閱兩日夜。有鄰人挽之出。曰。夫人環不能死。井不能死。此天欲以孤付夫人也。是時晉幼子華宗尙存。乃匿空室中。已而潛出城。以免。初自成聞保定堅守。議出師。及既陷。猶欲屠之。或有止之曰。保定守於京師已亡。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然城中街巷。死屍狼藉。溝渠皆滿。僞官使其軍士舉之三日不能盡。而郡人故工科給事中尹銑。舉人劉會昌。貢生王聯芳。諸生王世琦。皆與韓東明。張維綱。佐羅彥宗。元守城者也。劉芳亮仍執而殺之。且懸賞購張氏金氏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已得毓峒姪肖孫。問毓峒子所在。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遂以免。而李建泰竟降賊。賊率之入京師。而以僞將張洪守保定。張洪分收諸下邑。而馬岱居蠡縣。勢弗支。自刎弗歿。張洪縛而致之自成。自成以其將斃。釋之。尋爲僧道遁去。不知所終。

宏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宏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兵破揚州。督師太傅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史可法死之。史公字道鄰。順天大興人。始爲西安府推官。有聲。歷遷安廬兵備副使。

陞巡撫。丁母憂。服闋起。總督漕運。巡撫淮陽。久之。拜南京兵部尙書。當是時。賊起延綏。蔓延遍天下。江北爲賊衝。公與賊大小數十百戰。保障江淮。江南江北。安危皆視乎公。公死而南京亡。先是崇禎十七年四月。南中諸大臣。聞京師之變。議立君。未有所屬。總督鳳陽馬士英遺書南中。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握兵於外。與諸將黃得功。劉澤清等。深相結。諸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諸大臣畏之。不敢違。五月壬寅。王卽皇帝位於南京。改明年爲宏光元年。史可法馬士英俱入閣辦事。而得功等方各擁兵。爭江北諸郡。高傑圍揚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公奏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士。士英旣居政府弄權。不肯出鎮。言於朝曰。吾在軍中久。年且老。筋力憊矣。無能爲也。史公任巖疆。屢建奇績。高傑兵非史公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神明慈父。今日督師之任。舍史公其誰。史公曰。東西南北。惟公所使。吾敢惜項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讐。願受命。吳縣諸生盧謂。率太學諸生上書。言可法不可出。且曰。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一時朝野爭相傳誦。稱爲敢言。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高宏圖。姜日廣。及士英建議。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分統之。傑駐徐州。

良佐駐壽州。澤清駐淮安。得功駐廬州。尋進封黃得功爲靖南侯。又進封左良玉爲寧南侯。封劉澤清爲東平侯。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興平伯。高傑昔本流賊。其妻邢夫人。李自成妻也。傑竊之。率兵來降。當王師之敗於郟縣也。傑奔走延安。自成既陷西安。全陝皆不守。傑率兵南走。沿途恣殺掠無忌。馬士英以其衆可用。使聘以金幣。上手詔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於是傑渡淮。至於揚州。其兵不戢。揚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共遭屠殺無算。江都進士鄭元勳。負氣自豪。出而調停。入往傑營。飲酒談論甚歡。傑酬以珠幣。元勳還入城。氣益揚。言於衆曰。高將軍之來。勅書召之也。即入南京。尙其聽之。况揚州乎。衆大闕。謂元勳且賣揚州以示德。共殺之。食其肉立盡。傑聞元勳死。大恨怒。欲爲元勳報仇。將合圍。而公適至。初傑兵殺人滿野。聞公將至。分命兵士中夜掘坎埋齒骸。及公至。升座召見傑。傑拜於帳下。辭色俱變。惴惴懼不免。而公坦懷平易。雖偏裨皆慰。問慙勲。傑驕蹇如故。浹旬公上書。請以瓜步屯其衆。揚州人乃安。已而公巡淮安。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州。黃得功駐儀真。劉良佐駐壽州。各有分界。而督師與諸將。各分汎以守。大江而上爲左良玉。天靈州而下。至儀真。三汊河爲黃得功。三

汴河而北。至高郵爲高傑。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爲危險重地。公自當之。自宿遷至駱馬湖。爲總督河道王永吉。而高傑必欲駐揚州。要公而請於朝。揚州人又大鬪。且以無序第爲辭。公遂遷於東徧公署。而以督府居傑。旣入城。號令嚴肅。頗安堵無患。其間小有攘奪。官亦不能禁也。當是時。登萊總兵黃蜚奉詔移鎮京口。取道淮陽。慮爲劉高二營所掠。蜚故與黃得功善。使人謂得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營三汴河守備遽告傑曰。黃得功軍襲揚州矣。乃密布精騎於土橋左右。而得功不之知。行至土橋。角巾緩帶。蓐食且飲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備。戰馬值千金斃於矢。得功奪他馬以馳。隨行三百騎皆沒。而傑別遣兵二千人襲儀真。爲得功部將所殲。無一存者。黃高交惡。各治兵欲相攻。萬元吉奉朝命往解。史公親爲調釋。僅而後定。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可以禦敵。傑至是始歸命史公。奉約束惟謹。公決意經略河南。奏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賀大成爲揚州總兵。王之綱爲開封總兵。李本身胡茂貞爲興平前鋒總兵。諸將皆傑部將也。傑遂於十月十四日。引兵而北。將行。風吹大纛忽折。炮無故自裂。人多疑之。傑曰。偶然耳。不顧而行。是時大兵已攻山東。浸尋及於邳

宿而史公部將張天祿駐瓜州。許大成駐高資港。李棲鳳駐睢甯。劉肇基駐高家集。張士儀駐王家樓。沈通明駐白羊河。十一月宿遷不守。公自抵白羊河。使監紀推官應廷吉。監劉肇基軍。監軍副使高岐鳳。監李棲鳳軍。進取宿遷。大兵引去。越數日。復圍邳州。軍於城北。劉肇基李棲鳳軍於城南。相持踰旬。大兵復引去。是時馬士英方弄權納賄。阮大鍼張孫振用事。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仇。漫不以國事爲意。史公奏請皆多所牽掣。兵餉亦不以時發。南北東西。不遑奔命。國事已不可爲矣。公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往往獨處舟中。左右侍從皆散去。僚佐有言。宜加警備。公曰。有命在天。人爲何益。後以軍事益繁。謂行軍職方司郎中黃日芳曰。君老成練達。當與吾共處。一切機宜。可以面決。對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相國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轍。且發書立檄。僚幕濟濟。俱優爲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耳。相國第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爲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喜安逸。不堪辛苦。日芳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當以生氣出之。郭汾陽聲色滿前。窮奢極欲。何嘗廢事乎。公笑而不答。是冬紫薇垣諸星皆暗。公屏人。夜召應廷吉仰視曰。垣星失耀。奈何。廷

吉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樂。歸於帳中。明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史公葷酒久不御。日惟蔬食。啜茗而已。公所乘舟楫。輒夜作聲。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祭之不止。有頃。高傑凶問至。公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建武紹興之事。其何望乎。遂如徐州。初。高傑與睢州人許定國有隙。定國少從軍。積功至總兵。崇禎末。有罪下獄。尋赦之。仍以爲總兵。崇禎十七年冬十一月。掛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至是。聞傑之至也。懼不免。佯執禮甚恭。且宴傑。傑信之。伏兵殺傑。及其從行三百人。定國渡河北降。且導大兵。而高傑部將李本身等。引兵還徐州。傑既死。諸將互爭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奏以李本身爲揚州提督。本身傑甥也。以胡茂貞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高元爵爲世子。於是衆志乃定。而高營兵既引還徐州。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大兵自歸德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成棟奔揚州。當土橋之變也。黃得功怨忿不能忘。及聞傑死。欲引兵襲揚州。代領其衆。揚州城守戒嚴。公自徐至揚。使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得功營和解之。亦會朝命太監高起潛。盧九德。持節諭解。得功奉詔。邢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公無子。欲以元爵爲公。

子公不可。客有說公者曰：元爵系高氏，今高起潛在此，公盍爲主盟，令子元爵而撫之。庶有以塞大人之意，而固其心。公曰：諾。明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公以語起潛，起潛曰：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並拜公。公不受。環柱而走，潛止焉。明日，起潛亦設宴，宴公並高氏子。公甫就坐，起潛使小黃門數輩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稱公爲父。邢夫人亦拜。公怏怏彌日。自是高營將士，愈皆歸誠於公。馬士英阮大鍼忌公威名，謀欲奪公兵權，乃以故左春坊中允衛胤文監興平軍。軍中皆憤不受命，尋加文胤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駐揚州。揚州又設督府，幕僚集議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藩鎮異。今與彼互分汎地，是督師與藩鎮等也。爲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上書請命，以淮揚之事，付之總督衛子安。總河王鐵山乎？子安胤文字。鐵山永吉字也。公曰：曩之分汎，虞師之不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亦今日之急務。遂使應廷吉督叅將劉恒祿遊擊孫恆，都司錢鼎新于光等兵，會防河。郎中黃日芳於清江浦，渡洪澤湖，向泗州而發。先是公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輒收之。月有廩餼，以應廷吉董其事。名曰禮賢館。於時四方倖進之徒，接踵而至。廷吉

言於公。請散遣之。公曰。吾將以禮爲羅。冀拔一二於千百。以濟緩急耳。稟之如故。然皆望公破格擢用。久之不得。則稍稍引去。城破之日。從公而及於難者。尙十有九人。至是移鎮之議既定。公命廷吉定其才識。量能授官。凡二十餘人。明日。諸生進謝。公留廷吉從容問曰。君精三氏之學。嘗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歛歔出袖中手詔。示廷吉曰。左兵叛而東下矣。吾將赴難如君言。奈天意何。因令廷吉等諸軍赴泗。便宜行事。會泗州已失。而廷吉等屯高郵邵伯間。公至燕子磯。而黃得功已破左兵於江上。公請入朝不許。詔曰。北兵南向。卿速赴泗州應敵。當是時。馬阮濁亂朝政。天下寒心。避禍者多奔左良玉營。而良玉自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衆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爲反謀。良玉被病。其子平賊將軍夢庚。欲舉兵反。適有假太子之事。一時失職。被收諸臣。又爲春秋興趙鞅之說。以贊成之。遂以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爲名。定國行。豎二旗於鷓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遂破九江安慶屠之。江南大震。馬阮懼。相與議曰。左兵來甯。北兵來。與死於左。不

如死於北。故緩北而急左。邊備空虛。大兵直入無留行矣。史公遂至天長。而盱眙泗州已失。泗州守將方巖敗歿。總兵李遇春降。史公率副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登陴設守。而揚州人訛言許定國引大兵至。欲盡殲高氏。高營兵斬關而出。奔泰州。北警日急。黃日芳率兵營某黃灣。應廷吉率諸軍來會。營瓦窰舖以犄角。史公檄各鎮兵來援。皆觀望不赴。劉肇基何剛率所部入城共守。城陷之日。何剛以弓弦自縊死。剛上海舉人。崇禎十七年春正月。上書烈皇帝。請纓自効者也。肇基以北兵未集。請乘其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未可輕試。姑養全力以待之。及大兵自泗州取紅衣炮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奮勇巷戰。力盡皆死。先是有使自北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持書一函。署云豫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上其書於朝。而厚待使者。遣之去。至是大兵既集。降將李遇春等。以豫王書來說降。又父老二人。奉豫王令。至城下約降。因繩健卒下。投其書並父老於河。李遇春走。豫王復以書來者凡五六。皆不啟。投之火中。部將押住者。本降夷也。匹馬劫大兵營。奪一馬。斬一首而還。公賞以白金百兩。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澤清與淮陽巡撫田仰駐淮安。皆擁兵不救。大兵攻圍甚急。外援且絕。餉亦不繼。而

高岐鳳李棲鳳將欲劫史公以應大兵。公曰。揚州吾死所。君等欲富貴。各從其志。不相強也。李高中夜拔營而去。諸將多從之。公恐生內變。皆聽其去。不之禁。自此備禦益單弱矣。四月十九日。公知事不支。召史得威入。相持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曰。吾爲國亡。汝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女。爲吾嗣以事吾母。我不負國。汝無負我。得威辭曰。得威不敢負相國。然得威江南世族。不與相國同宗。且無父母命。安敢爲相國後。時劉肇基在旁泣曰。相國不能顧其親。而君不從相國言。是重負相國也。得威拜受命。公遂書遺表。上宏光皇帝。又爲書一遺豫王。一遺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伯叔父及兄若弟。函封畢。俱付得威曰。吾死。汝當葬我於太祖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則梅花嶺可也。復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讐恥。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從先帝於地下耳。書畢。亦付得威。二十五日。大兵攻愈急。公登陣拜天。以火炮擊之。大兵死者數千人。俄而城西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剄。叅將許謹救之。血濺謹衣未絕。令得威刃之。得威不忍。謹與得威等數人。擁公下城至小東門。謹等皆身被數十矢死。惟得威獨存。

時大兵不知爲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也。大兵驚喜。執赴新城樓。見豫王。王曰。前書再三拜請。不蒙報答。今忠義旣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王反覆說之不可。乃曰。旣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與亡。吾死豈有恨。但揚州旣爲爾有。當待以寬大。而死守者我也。請無殺揚州人。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屍裂而死。闔城文武官皆殉難死。初高傑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遷湖漭避之。多爲賊所害。有舉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公旣死。得威被執。將殺。大呼曰。吾史可法子也。王令許定國鞠之。踰旬乃得免。旣免。亟收公遺骸。而天暑。衆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先是得威以公遺書藏於商人段氏家。至是往段氏。則段氏皆死。得威徬徨良久。忽於破壁廢紙中得之。持往南京。獻於太夫人。其辭曰。兒仕宦凡有二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違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天地之間。今日殉城。死不足贖罪。望母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兒後事。母以親孫撫之。其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

約當於泉下相俟也。其遺伯叔父若弟書曰：揚州旦夕不守，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未報，是爲大恨耳。遺豫王書不得達，其辭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葬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宏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當揚州圍時，總兵黃斌卿、鄭彩守京口，常鎮巡撫楊文驄駐金山。五月初十日夜，大霧橫江，大兵數十人，以小舟飛渡南岸，兵皆潰。鎮海將軍鄭鴻逵以水師奔福建，黃斌卿、鄭彩、楊文驄皆相繼走。鎮江遂失。而柘城伯趙之龍已先於初五日夜，使人賫降書往迎大兵矣。馬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上幸太平入黃得功營。十八日，豫王入南京。劉良佐來降。二十二日夜，良佐率其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田雄、張傑等奉上如大兵營。明年春三月，史得威舉公衣冠及笏，葬於揚州郭外梅花嶺，封坎建碑，遵遺命也。己而勅賜旱西門屋一區，以處其母妻。有司給粟帛以養之。歲戊子，鹽城人某，僞稱史公，號召愚民，掠廟灣，入淮浦。有司乃拘繫公母妻江甯。有鎮將曰：曩者淮揚之下，吾爲前鋒，史公實死吾手。賊固假託名字者，行當自敗，何必疑其母妻哉。乃釋之。

戴刻戴褐夫集目錄

此戴蓉洲先生所編刻褐夫集目錄今取以與尤雲鵬本對勘凡尤刻所已載者加圈于上以識別之無圈者皆尤刻所未載也余既取未載者盡刊作補遺依次而下不復各分門類今存其目于此以見戴本編次之義例焉鄧實記

卷一

論說

老上論上

老子論下

○范增論

○魏其論

○撫盜論

史論

左氏辨

曲阜縣聖廟塑像議

孔廟從祀議

○田字說

○褐夫字說

○藥身說

○種樹說

○命說

戴褐夫集

戴刻目錄

左生生字說

鳥說

盲者說

鄰女說

卷二

序

先大人詩序

○濤山先生詩序

○劉陂干庶常詩序

○朱翁詩序

○方逸巢先生詩序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

○天籟集序

○齊謳集自序

○李縣圖唱和詩序

郭生詩序

陳其詩序

野香亭詩集序

巢靖閣集序

姚符御詩序

道墟圖詩序

吳他山詩序

成周卜詩序

傅天集序

和陶詩序

倪生詩序

○杜溪稿序

四逸園集序

張貢五文集序

○北行日記序

困學集自序

○子遺錄自序

潘木崖先生詩序

初集原序

卷三

序

金正希稿序

陳大士稿序

○方百川稿序

○方靈皋稿序

○狄向濤稿序

○徐文虎稿序

○汪武曹稿序

○徐貽孫遺稿序

自訂周易文稿序

黃崑圃稿序

李潮進稿序

意園制義自序

孫檢討課兒草序

吳七雲制義序

鄭允石制義序

左尙子制義序

史某制義序

宋嵩南制義序

趙傳舟制義序

自訂時文全集序

洪崑霞制義序

儲執禮制義序

繆太翁遺稿序

劉退庵先生稿序

章太占稿序

蔡阜亭稿序

吳宏表稿序

程偕柳稿序

梅文常稿序

程爽林稿序

齊天霞稿序

楊干木稿序

馬宛來稿序

蔡瞻岷文集序

高工部兩世遺稿序

四家詩義合刻序

卷四

序

禹貢錐指序

國朝朱子大全序

兒易序

春官正業序

恭紀 睿賜慈教額序

辨紅苗紀略序

○闕里紀言序

○李太常案牘序

○小學論選序

○中西經星同異考序

○三山存業序

○戴氏宗譜序

慶歷文讀本序

○甲戌房書小題文序

已卯行書小題序

庚辰小題文選序

○九科大題文總序

課業初編序

讀易質疑序

德政詩序

唐宋八大家文選序

○書貨殖傳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書閩寧前墓誌後

書咏蘭詩後

跋趙孟頫畫

卷五

書

○與王靜齋先生書

再與王靜齋先生書

○上韓宗伯書

○再上韓宗伯書

○答某書

○與余生書

○答張伍兩生書

○與劉言潔書

○答趙少宰書

○與劉大山書

與趙良治書

上劉木齋先生書

與王雲濤書

答張氏二生書

與白藍生書

與何岷瞻書

與洪孝儀書

與朱生書

與弟書

卷六

贈序

○趙良治序

○葉蒼巖序

○許亦士序

○劉言潔序

○朱字綠序

○釋鍾山序

○蕭端木序

○蔣玉度還毘陵序

○劉繼莊還洞庭序

○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趙驂期序

顧君原序

王雲衢之任新津序

韓某序

○張天閒先生八十壽序

蕭翁壽序

芥舟翁壽序

朱太孺人壽序

戴母唐孺人壽序

凌母嚴太安人壽序

戴母湯太孺人壽序

卷七

傳

左忠毅公傳

薛大觀傳

曹先生傳

李庶常家傳

張翁家傳

沈壽民傳

金和州傳

溫潑家傳

張驗封家傳

楊允正家傳

程孝子傳

○陳士慶傳

○李逢亨傳

○楊維嶽傳

○王養正傳

○劉孔暉傳

顧貞叟傳

何翁家傳

卷八

傳

○一壺先生傳

○畫網巾先生傳

○寶成傳

○吳文煒傳

○唐允隆傳

岳薦傳

朱銘德傳

楊劉二王合傳

王學箕傳

程之藩傳

方舟傳

李月桂家傳

邵生家傳

胡以溫家傳

卷九

傳 書傳家傳附

○周烈婦傳

○徐節婦傳

○郭烈婦傳

○戴節婦傳

○王烈婦傳

○李節婦傳

○袁烈婦傳

○吳江兩節婦傳

○儀真四貞烈合傳

○詹烈婦傳

○朱烈女傳

○李烈婦傳

○節孝唐孺人傳

西河婦荏山女合傳

○李烈婦傳

吳烈婦傳

謝烈婦傳

成烈婦傳

汪節婦傳

書光給諫軼事

書許翁事

書許榮事

書全上選事

○書先世遺事

先君序略

卷十

墓誌

汪河發墓誌銘

誥封光祿大夫又封榮祿大夫驃騎將軍副總兵官都督同知張公墓誌銘

孫宜人墓誌銘

鄭允惠墓誌銘

勅授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主司事劉公墓誌銘

王氏墓表

贊理河務陳君墓表

卷十一

記

○響雪亭記

○芝石記

○唐西浦記

○游浮山記

○石門冲記

○西園記

○鬼兒山記

○游西山記

○游爛柯山記

桃山鏡石記

○游吼山記

○古樟記

○游天台山記

○雁蕩記

游大龍湫記

龍鼻泉記

曹氏怪石記

樊川書院碑記代

蓼莊圖記

綠蔭齋古桂記

溫泉記

青布潭記

硯莊記

數峯亭記

河墅記

慧慶寺玉蘭記

日本風土記

窮河源記

卷十二

雜著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西狩獲麟解

讀揚雄傳

○窮鬼傳

○意園記

○醉鄉記

○睡鄉記

○憂庵記

紀老農說

紀夢

紀紅苗事

○錢神問對

○討夏二子檄

解疑

祭錢雲瞻文

鸚鵡贊

筆贊

卷十三

紀行

乙亥北行日記

庚辰浙行日記

辛巳浙行日記

丙戌南還日記

卷十四

子遺錄附災異記

右南山先生文集十四卷。編次之法。略仿唐宋以來諸家之例而變通之。首論說。

次文集序。雜著序。書後亦序體也。附入焉。次書。次贈序。附書文序。次傳。附書事文。震川集以書事入雜著。鄙意名異傳而體同。當與傳爲一。先君序略家傳也。故附之。次墓誌。次山水記。次雜著。窮鬼傳入雜著者。以其爲遊戲之文。仿昌黎集毛穎傳入雜文。不與何蕃傳王承福傳並也。意園睡鄉等記。亦遊戲文。無記事之實。名同實判。故不入記。哀祭贊頌。昔人另爲卷。茲僅數首。遂附之。次紀行。陸放翁范石湖以紀行入外集。錢虞山編震川集從之。茲編無外集。故另爲一卷。次子遺錄一卷。子遺錄者。紀桐城明末兵變之事先。生平極得意之文。莫過於是。向自另爲一書。有北平王源休甯汪瀨同里方玉正。茲訂爲一卷。而錄王源序於後終焉。通計文二百五十餘首。此外文尙六十餘首。妄爲汰去。類皆持議過當。立言太激。行文太率者。使先生存。自訂其集。所刪當不惟是。小子謏陋。於先生文未能窮見區區。何敢肆意。大有去取。姑以鄙見所及者訂之。如此云。編既成。書其後曰。嗚乎。文章之事。豈不難哉。商周以前。無專以文章著者。晚周之世。乃少少有之。至秦漢而爲之者益專且衆。司馬子長生漢武之朝。以天授之才。承累世之學。通古今書

史之秘。窮天下山水之奇跡。其所遭極人。世萬不可堪之境。侘傺抑鬱。感憤悲傷。以其所蓄發爲文章。遂以雄於天下。傳於後世。自後世言文章稱大家者。所造雖各有不同。要莫不深有得乎子長之義旨。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明之熙甫。其尤著者也。

國朝作者間出。海內翕然推爲正宗。莫如吾鄉望溪方氏。而方氏生平極所嘆服者。則惟先生。先生與望溪生爲同里。又自少志意相得。迨老不衰。其學力之淺深。文章之得失。知之深而信之篤者。莫如望溪。望溪推之。學者其復何說也。顧望溪生爲顯官。身後著作在天下。而先生摧折困抑。垂老構禍以死。著作脫軼。莫爲之收。而一二藏書家有其稿者。又秘弗敢出。四方學者徒耳先生之名。求讀其書不可得。文章之遭際。幸不幸固如是耶。余讀先生之文。見其境界如太空之浮雲。變化無跡。又如飛仙御風。莫窺行止。私嘗擬之古人。以爲莊周之文。李白之詩。庶幾相似。而其氣之逸韻之遠。則直入司馬子長之室。而得其神。雲鶚尤氏嘗謂子長文章之逸。氣歐陽永叔後。惟先生得之。非虛語也。余又觀先生文中自叙。及望溪先生

所作序文。知先生生平。每以子長自命。其胸中藏有數百卷書。滔滔欲出。向令克成。必有不同於班固。范蔚宗。陳壽諸人者。豈僅區區文字足見其得子長之神哉。惜乎有子長之才。不能有子長之志。僅此區區。而猶阨抑。使不得彰行於世。良可悲已。先生文集名不一。少時著有困學集。蘆中集。問天集。巖居川觀集。皆不復可見。今世所厯存者。惟門人尤雲鵬刊本。所謂南山集是也。南山集載文止百十餘首。里中吳氏藏有寫本。較尤木文多且半。余假而抄之。復於許君處見先生手稿十數首。又尤本吳本未加編次。亦無意例。余乃共取編之。嗚乎。以余所見三本。同異如此。此外不可見者。其零散知幾何也。道光辛丑十二月宗後學鈞衡謹識。

戴褐夫集

年譜

先生行略。世多不傳。所僅見者。文中自道。里中吳氏棄手寫本。及尤刻南山集偶鈔。文目之下。多繫以年。爰推甲乙。以證終始。於其家乘。亦兼採焉。纂爲年譜。以示來哲。順治十年癸巳

先生生於是年三月十八日吉時。先生曾祖孟庵先生猶在堂。年五十八。祖古山先生年四十。父霜崖先生年二十一。友人曰。余少從戴皋亭師游。皋亭南山先生元孫也。家藏南山先生年譜。少時見之。戴先生一歲能言。今皋亭師之子孫無復存。其書不復可得也。

十一年甲午

先生二歲。父霜崖先生。以是年補縣學生。按先生先君序略云。歲甲午。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

十二年乙未

十三年丙申

十四年丁酉

十五年戊戌

先生六歲。是年初從塾師受學。按先生時文全集序云。予自六歲從塾師受學。凡五年而四書五經讀已畢。

十六年己亥

十七年庚子

十八年辛丑

先生九歲。弟平世以是年六月十九日生。時霜崖先生授徒廬江。按先君序略云。歲辛丑壬寅間。始擔囊授徒廬江。

康熙元年壬寅

二年癸卯

三年甲辰

四年乙巳

五年丙午

六年丁未

七年戊申

八年己酉

九年庚戌

先生十八歲。曾祖孟庵先生。以是年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五。按先生響雪亭記。曾大父爲之銘。有曰。不陰常雨。盛暑猶雪。遂以名其亭。而命小子記之。據此是文作於孟菴先生在時。當在十八歲以前。集中所載是篇爲最早。

十年辛亥

十一年壬子

先生二十歲。是年始授徒。按先生時文全集自序云。讀書稍有得。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修之入。不足以給養殮。余亦謀授徒以養親。

十二年癸丑

十三年甲寅

十四年乙卯

十五年丙辰

先生二十四歲。是年所作。有正希稿序。有大士稿序。答朱生書。左忠毅公傳。

十六年丁巳

十七年戊午

先生二十六歲。是年所作。有老子論一首。

十八年己未

先生二十七歲。始受知於督學使者劉木齋先生。按先生時文全集。隱居以求其志。二句題文後自記云。此與子游子夏二段題文。係己未年督學使者劉木齋先生月課首取之作也。二義極蒙先生咨賞。明年遂入縣學。距今踰二十年矣。偶定舊稿。頗欲棄去。念當年文風卑弱特甚。余以文不諧俗蒙詬厲。而外間之知吾文自茲始。後

來督學知余者。惟今大司農李公。此外小試及塲屋之文。無一不落者。存此志知已之感也。是年所作。有書詠蘭詩後。與王靜齋先生書。與趙良冶書。窮鬼傳。又有先世遺事記。贈趙良冶序。褐夫字說。集中載與王靜齋書二首。論一首。抄自吳氏寫本。下注已未作。其短篇抄自尤氏刊本。不知作於何時。當亦已未作也。

十九年庚申

先生二十八歲。補縣學生。是秋謁劉木齋先生於句曲。按先生送朱字綠序云。庚申之秋。余謁劉公於句曲。父霜崖先生以是年冬十一月十九日。卒於陳家洲館次。年四十八。詳集中先君序略。

二十年辛酉

先生二十九歲。授徒陳家洲。按先生初集原序云。歲辛酉。余教江濱洲渚之上。菰蘆之中。無可以度日。又汪河發墓誌云。余辭出山來江濱。時時憂念。蓋即仍霜崖先生館地也。是年編訂霜崖先生遺詩。自訂古文初集。周易文稿。所作有先大人詩序。初集原序。自訂周易文稿序。又有與弟書。先君序略。汪河發墓誌銘。春秋經解三首疑

解。祭錢雲瞻文。題鷓鴣贊。

二十一年壬戌

先生三十歲。授徒舒城郭氏。按先生郭生詩序云。今年春。余踰岐嶺。浴於湯泉。有郭生者。遣其二子。受學於余。是年所作。有郭生詩序。潘木崖先生詩序。青布潭記。溫泉記。河墅記。紀老農夫說。紀夢。筆贊。

二十二年癸亥

先生三十一歲。仍客舒城。得交許亦士。按先生贈許亦士云。乃者客於舒城。尤荒陋。而亦士獨爲有志於道者。是年所作。有左生生字說。贈許亦士序。

二十三年甲子

先生三十二歲。仍客舒城。秋應鄉試。遇宿松朱書於舊縣。遂訂交。按先生送朱字綠序云。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舟子相與語。有兩生攜手立江干。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城人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城有某秀才。子豈嘗識之。蓋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識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問之。余曰。足

下家宿松。亦知有朱字綠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某秀才卽我也。因相視一笑。至余舟跌坐。各道平生。則皆大喜過望。是年所作。有上劉木齋先生書。送釋鍾山序。送朱字綠序。曹先生傳。又有西園記。楊劉二王合傳。薛大觀傳。陳士慶傳。李逢亨傳。楊維嶽傳。

二十四年乙丑

先生三十三歲。仍客舒城。館於許氏。按先生書許翁事云。余客翁家兩載。翁季子從余。與王雲濤書云。今歲授經於舒城。舒之司訓何君。與足下同縣。因爲一通付之。以達於左右。周烈婦傳贊曰。頃余客舒。與許君遊也。許君爲言烈婦事甚具。先生以是歲得選貢生。按邑誌。順治初題准府州縣學。將文行兼優。考取送入監肄業。名曰貢監。順治八年。康熙二十四年皆舉行。雍正十一年。乃分貢監名色。廩生准貢。所謂優貢也。先生是時以廩生選貢。則食餼當在庚申壬戌癸亥三歲。不可考矣。時督學使者爲吉水李公振玉。是年所作。有書震川文集後。與王雲濤書。周烈婦傳。徐節婦傳。書許翁事。書許榮事。

二十五 年丙寅

先生三十四歲。是冬入京師。按先生北行日紀序云。往余居鄉。以教授糊口。不過一
百里二百里之內。歲得一錢兩錢。與村學究爲曹伍。計四時中省親一再歸。歸數日
即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喪債負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
遂不得已而爲遠行。則始於丙歲寅之冬。是年所作。有跋趙孟頫畫。答張氏二生書。

按先生與劉言潔書云。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丙寅。所著有蘆中集。問天集。
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刪其十之二三。彙爲一集。則先生是時著作已多矣。

二十六 年丁卯

先生三十五歲。是年至京師。以選貢生考取。補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應京兆試被
放。有與白藍生書。送蕭端木序。蕭翁壽序。艮貞叟傳。書光給諫軼事。

二十七 年戊辰

先生三十六歲。是年至京師。客游山東。按先生前謳集自序云。戊辰己巳之間。自燕
踰濟。游於渤海之濱。遍歷齊魯之境。同游者數人。與余皆不得志。又云。數人者。爲無

錫劉齊武白寶。宿松朱字綠。溧陽史騏生。常熟翁振翼。華亭畢大生。山陰胡廣昌。按吳氏寫本。載先生是年。有代山東學政作條約數則。茲紀同遊凡八人。時蓋同膺山東學使之聘。而學使不可稽爲何人矣。

二十八年己巳

先生三十七歲。仍客山東。是夏自濟南入京師。按先生李庶常家傳贊曰。余以己巳之夏。自濟南入京師。又先生蔣度臣詞序云。歲己巳秋。余自河濟之間入燕。按二文所紀。夏秋不同者。蓋啟行於夏。稅駕於秋也。是年所作。有齊謳集自序。與何屺瞻書。張天問先生八十壽序。

二十九年庚午

先生三十八歲。居京師。客吉水李少宰邸第。先生桃山鏡石記云。歲庚午。余客少宰李先生邸第。先生嘗爲余言桃山之勝。與鏡石之奇。是年所作。有四園集序。畫石跋。贈劉言潔序。

三十年辛未

先生三十九歲。居京師。授經太常李愚庵先生家。按李太常案牘序云。今年客先生家。得觀其案牘一書。是年所作。有黃崑圃稿序。李潮進稿序。四家詩義合刻序。戴氏宗譜序。狄向濤稿序。

三十一年壬申

先生四十歲。祖古山先生。以是冬十月初一日卒。是年所作。有西河婦荏山女合傳。胡以溫家傳。又有一壺先生傳。李烈婦傳。郭烈婦傳。張天常先生八十壽序。送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三十二年癸酉

先生四十一歲。元配李孺人卒。是年客福建。按先生意園制義全集自序云。歲癸酉秋。余自福建還江甯。又已卯作鄭允石制義序云。往余自浙東踰仙霞建甯延平而至福州。是時余友孫檢討子未。爲福建考官。今考吳氏寫本。載先生是年。有代作閩闈墨卷序。是必代孫檢討作者。先生是年客福建無疑。第考是年所作陳某詩序云。今年春來京師謁選。天官出其詩示余。則先生春日猶在京師。合證以意園制義全

集序云云。則秋末又還里。客福建乃夏秋間耳。

三十三年甲戌

先生四十二歲。是年客淮上吳門間。按先生書閣寧前墓誌後云。癸酉之秋。余客榕城。明年夏。余游淮上。慶曆文牘本序云。吾友汪君武曹。既舉平日所藏隆慶萬曆兩朝文牘本。雕刻之以行於世。刻且成。適余過吳門。武曹悉舉以示余。且屬爲之序焉。又甲戌房書序云。余與武曹論定甲戌科新進士之文。又有甲戌房書小題文序。又庚辰小題文選序云。歲甲戌丁丑。吾友汪君武曹。從事房書之選。余實襄其役。蓋武曹是時在吳門操選政。先生亦客是與商榷也。

三十四年乙亥

先生四十三歲。是年復入京師。有乙亥北行日紀。按乙亥北行日紀云。六月初九日。自江甯渡江。先是浦口劉大山過余。邀與同入燕。余以資用不給未能行。至是徐位三。與其弟文虎來送。少頃。郭漢瞻吳佑咸兩人亦至。至江甯關登舟。距家數十步耳。據此是時先生已移居金陵矣。乙亥北行日紀又云。余之入京師。至是凡四。考先生

初入京爲丙寅冬。再入京爲己巳夏。此爲四入京。而三入京之年不可考。余意壬申南還。癸酉春復入京。夏客福建。秋季旋里。甲戌客淮上吳門。遂移居金陵。至此復入京耳。按先生蔡阜亭稿序云。往余居金陵九載。先生以壬午冬自金陵歸居南山。逆推九載當爲甲戌。則移居在甲戌明矣。所作有方百川稿序。書全上選事。

三十五年丙子

先生四十四歲。居京師。是年所作。有種樹說。孫檢討課兒草序。送韓某序。李庶常傳。謝烈婦傳。曹氏怪石記。又有吳文煒傳。朱翁詩序。

三十六年丁丑

先生四十五歲。是春自京師反金陵。按北行日記序云。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有北行日記。付宿松朱字綠。丁丑之春。自燕山反金陵。有南還日記。付祁門汪獻其。已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無從尋覓。是年所作。有野香亭詩集序。徐文虎稿序。汪武曹稿序。馬宛來稿序。贈顧君原序。張翁家傳。又有袁烈婦傳。吳江兩烈婦傳。闕里紀言序。丁丑房書序。答趙少宰書。

三十七年戊寅

先生四十六歲。居金陵。母方孺人以秋九月十二日卒。是年所作。有徐貽孫遺稿序。吳七雲制義序。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儀真四貞烈合傳。詹烈婦傳。小學論選序。命說。

三十八年己卯

先生四十七歲。居金陵。是年所作。有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略。甲申保定守城紀略。宏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略。操房書選政。有己卯房書小題文序。友人方望溪。以是秋領解江南。刊其制義。先生爲作靈臯稿序。又有程偕柳淮南游草序。鄭允石制義序。左尙子制義序。史某制義序。中西經星同異考序。宋嵩南制義序。朱烈女傳。王氏墓表諸作。

三十九年庚辰

先生四十八歲。春操房書選政。夏五月。膺浙江學使保德姜公之聘。遂往焉。詳庚辰浙行日記。姜公詩文教令。多出其手。冬十二月回金陵。是年所作。有憂菴記。遊吼山

記。北行日記序。上韓宗伯書。庚辰小題文選序。九科文總序。庚辰浙行日記。杜溪文稿序。與劉大山書。按姜公名櫛。字崑麓。望溪集有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四十年辛巳

先生四十九歲。正月復往浙江。有辛巳浙行日記。集中浙中山水諸記。悉以是年作。是年門人尤雲鶚。爲刻先生古文。凡百有十餘篇。名曰南山集。是時先生已買宅里中之南山。將歸隱矣。曰南山。著其志也。友人方百川是冬卒。是年所作。有遊爛柯山記。古樟記。遊天臺山記。鴈蕩記。龍鼻泉記。畫網巾先生傳。再上韓宗伯書。

四十一年壬午

先生五十歲。是年所作。有遊大龍湫記。唐允隆傳。節孝唐孺人傳。送趙驂期序。三山存業序。冬自江甯歸。居南山。按先生硯莊記云。自歲丁卯至壬午。凡十五六年。存於友人趙良治所者凡千金。是時吾縣田值甚貴。而良治爲余買南山岡田五十畝。並宅一區。田在腴瘠之間。歲收稻若干。屋多新築。頗宏敞。屋前後長松不可勝計。良治復代余名堂額。曰硯莊。而余以歲壬午冬自江甯歸。居於此。硯莊距余居八九

里許。先生之墓在其左近。予嘗過先生。訪求硯莊故址。問之土人。皆不知。至一地曠然夷衍。平岡環後。繡陌交前。証以先生所作數峯亭記。左右皆合。惟無宅可證。而其後高地。又爲懷甯楊氏墳。予徘徊久之。有老者笑謂余曰。此勝地也。墳中人乃尙書。其前空地。昔戴榜眼居住。乃知即硯莊所在。蓋先生子孫。售之楊氏爲葬地耳。

四十二年癸未

先生五十一歲。是年所作。有道墟圖詩序。姚符御詩序。芥舟翁壽序。

四十三年甲申

先生五十二歲。是年客姑蘇。按先生時文全集刻本序文末行。有康熙甲申秋日。書於姑蘇寓齋云云。又吳他山詩序云。他山吳氏。年近八十矣。杖而訪我於姑蘇寓舍。又戴母湯孺人壽序云。余所居去官山十餘里。欲徒步往爲壽。適有吳門之役。乃書此。使諸弟持往太孺人所。據此先生客姑蘇明矣。考先生窮河源記云。康熙四十三年。遣使尋河源。得其處。與元史合。是年予入京師。聞其事。訪得其詳。乃爲記之。則是先生春夏秋客姑蘇。冬蓋由姑蘇入京矣。是年所作有吳他山詩序。自訂詩文全集

序。趙傳舟制義序。讀易質疑序。唐宋八大家文選序。戴母湯太孺人壽序。沈壽民傳。綠蔭齋古桂記。窮河源記。

四十四年乙酉

先生五十三歲。應順天鄉試。中式第五十九名。舉人。里中同榜者四人。何隆遇。吳總。吳紹芳。齊芳起。主試者爲錢塘汪公。同里姚公士。四書題首題。吾嘗終日不食一章。次題君子之消譬如行遠必自邇。三句。三題。禹惡旨酒一節。是年始採朱子語錄。纂四書大全。所作有成周卜詩序。傅天集序。和陶詩序。張貢五文集序。禹貢錐指序。送王雲衢之任新津序。朱孺人壽序。金知州傳。蓼莊圖記。

四十五年丙戌

先生五十四歲。會試被黜。遂自京師客吳門。操房書之選。按先生丙戌南還日紀云。五月二十八日。抵蘇州寓舍。程爽林稿序云。歲乙酉。余在京師。明年春夏之間。余自京師南還。客吳門。時余方從事房書之役。劉退庵先生稿序云。歲丙戌冬。余客吳門。先生亦客吳門。爲日甚久。蓋是冬亦未嘗旋里也。是年所作。有倪生詩序。劉退庵先

生稿序。洪崑霞制義序。儲執禮制義序。繆太翁遺稿序。楊千木稿序。辨苗紀略。恭紀
睿賜慈教稿序。溫灤家傳。張驗封家傳。方舟傳。成烈婦傳。邵生家傳。紀紅苗事。丙戌南
還日記。

四十六年丁亥

先生五十五歲。是年春夏。仍客吳門。按先生慧慶寺玉蘭記云。慧慶寺距閶門四五
里而遙。歲丁亥春二月。余晝間無事。獨行野外。因叩門而入。凌母嚴太安人壽序云。
歲丁亥四月。吳門凌君某。介余族壻姜君賦三而來謁。秋辭吳門。客江都。偕柳亦適
授徒於此。齊天霞稿序云。歲乙酉。天霞舉於京師。明年成進士。又踰一年。其同年生
方君靈臯。爲刊其稿於金陵。而取蘇署所作若干篇附之。時余客淮上。天霞以書來
曰。願有言也。按梅文常稿序云。歲丁亥秋。吾來南陵。客劉氏之墓園。而文常亦適自
郡至。先生所著四書大全。以是冬告成。是年所作。有章太占稿序。蔡阜亭稿序。程偕
柳稿序。梅文常稿序。高工部兩世遺稿序。戴母唐孺人壽序。凌母嚴太安人壽序。何

翁家傳。慧慶寺玉蘭記。

四十七年戊子

先生五十六歲。是年入京師。按程偕柳稿序云。歲戊子。余將北適京師。過淮上。主爽林家。因得盡見爽林全稿。先生四書朱子大全成。友人程鳳來。以是春二月。鐫板行世。有四書朱子大全序。四書朱子大全一書。予向未之見。庚子春。先生之族孫。□□以是示予。刻本甚精好。上下方有硃筆批識。或塗乙。或增補。皆先生親手寫。蓋刻既成後。先生逐年加校。有未安者。仍復審訂。將以重梓也。先生獲罪。此書遂不行於世。乾隆時金壇王步青。爲四書滙叅。所採錄朱子書與先生略同。不知王氏曾見此書耶。抑先後適相合焉。又此本簡首。朱筆識曰。另換他人名亦可。亦先生親手寫者。悲夫。

四十八年己丑

先生五十七歲。是年會試中式第一名進士。殿試授一甲第二名。里中同榜者。有方式濟。總裁爲福建李公光地。陝西趙公廷樞。會試四書題首題知者藥水一章。次題今夫天二段。三題孔子之謂集大成二節。

四十九年庚寅

先生五十八歲。自後數年。先生著作不傳。

五十年辛卯

先生五十九歲。是年獲罪。按方望溪文集兩朝 聖恩恭紀云。始戴田有本案牽連人。罪有未減。而方族附從尤重。獄辭具於辛卯之冬。五上折本。又按全紹衣鮪琦亭集。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文云。宗人方學標者。故翰林失職。游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田有日記多採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遂以爲公也。及訊得知爲學標。先生獲罪。世傳以與余生書。據此則另有日記矣。按望溪集教忠祠祭田序云。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詔獄。則全言未足據也。

五十一年壬辰

五十二年癸巳

先生六十一歲。是年二月初十日卒。弟輔世自京師扶柩歸。葬於所居南山硯莊之南。

國朝詩話

刊

行

戴先生傳

戴先生諱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世居桐城南山。以孝弟力田聞。先生少負奇氣。不可一世。文章學行。爭與古人相後先。尤以史才自負。喜網羅明代逸事。既窮而遊。多憤時嫉俗之論。以是積學之士。皆慕其才與之交。而馳聲利挾權勢者。則畏其口而忌其能。先生由是益困。康熙己丑。年五十七。始成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當是時。詔修明史數十年矣。以史館徵求遺書。凡事涉革除之際。民間多諱不錄。屢裁稿而未告成。先生心竊痛之。嘗著子遺錄。以見其概。又有與余生書曰。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予聞之。載筆往問焉。予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亟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編。予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予購得是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覈。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讀者將何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宏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粵。永

歷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僮僮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効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形。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則是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況於夜郎印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來。予與面論。不勝幸甚。先生是書。並載南山集。世久序而行之。先生及第後二年。左都御史趙申喬追論其事。坐擬凌遲。

聖祖皇帝特恩減等罪死。而余生先瘦死獄中。因連獲譴者凡數十人。所著南山集遂禁不出。後百餘年。呂後學戴鈞衡搜輯逸稿。編爲十四卷。先生死年六十一。無子。弟輔世歸葬之南山硯莊。

論曰。伏讀

高宗皇帝御批通鑒輯覽。以福唐桂三王終明代焉。大哉

王言。非以著萬世之公哉。趙申喬疏摘南山集有狂悖語。世傳即指與余生書。故備著於編。以俟權史者考之。嗚呼可悲也夫。邑後學徐宗亮謹撰

國朝書目

刊

行

後序

桐城古文之學。自望溪海峰惜抱三先生。相繼興起。區區一邑間。斯文之緒。若流水續於大川。莫之或息。抑云盛矣。望溪以義勝。海峰以才勝。惜抱以韻勝。其後先名古文者。蓋亦多有。而不能不規規三家之域。嗚呼。豈不難哉。南山先生與望溪同時並名。以觸身文網。所作散佚。予往讀先生經藝。歎爲奇絕。因購得所謂南山集者。惜其篇目無多。最後見戴君蓉洲補輯先生文。至十有四卷。亟喜而校錄之。嗚呼。前史歷載文字之禍。至於湛身而赤族者。何可勝數。然其身雖滅。其書具存。後之人猶得藉考其生平致禍之由。爲之悲歌咏嘆於無已。是其名雖屈抑於一時。而可垂諒於天下後世。猶有幸也。若先生生逢

聖祖皇帝乾隆之代。身伏上刑。書刊禁目。世之知者。亦不過視爲汪景祺查嗣庭之屬。而鄉里承學之士。即欲求其遺編斷簡而表章之。亦怵然心悸而爲之止。則甚矣先生之禍之烈也。夫先生夙以班馬自命。有志明史。卒之以此得禍。然當時固有稱其文得太史公逸氣者。今觀其放筆直書。不齟齬於行墨字句。而起伏抗墜。不稍振古之所云。

蓋具海峯之才。行以望溪之義。至其自然之韻。得天者優。又非如惜抱之涵泳資深而出之者。吾竊以爲讀先生之文。不必於三家之中求其同。亦不必於三家之外求其異。傳曰。君子以同而異。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文自戴君補輯。世頗傳其本。然散佚者尙多。即予所購南山集中四紀略。諸關明季史事。亦未之載。他可知矣。先生事蹟。予旣爲傳見其概。因並發其所以爲文之義。待與治古文學者商焉。邑後學徐宗亮識。

跋

歲庚子夏。沅與二三朋好。縱論桐城古文宗派。如望溪海峰姬傳諸先輩。皆有全書。傳誦海內。迄今不衰。獨南山先生以文字遭禍。書遂散佚不傳。僉爲太息者久之。邇自道光辛丑。先生之宗裔蓉洲先生。始不遺餘力。徧爲搜訪。所得較尤刻原本增多。於是排纂編次。訂爲十四卷。惜乎輾轉傳抄。未有刊本。至光緒庚辰。合淝王公鏡堂。秉鐸於桐。始鐫先生之文以行世。事未歲而王公卒。書成草草。間有脫落謬訛。沅不敏。讀先生之文。竊惓惓而不忍釋。於是乃取舊抄蓉洲先生訂本。以及友人之所藏。爲之參校。復旁羅十餘首。編爲補遺三卷附後。付之手民。適民教相讐。津沽事起。而家君又遠宦數千里外。南北阻絕。不通音問者。兩月於茲。心緒紛如。校事不無訛誤。竊願海內諸君子。讀是書者亮察焉。邑後學張仲沅謹識

國粹叢書

刊

行

跋

戴褐夫先生集。以先生門人尤雲鶚刊本為最舊。即世所傳南山集是也。至道光間。先生之宗裔鈞衡補輯遺軼。復編為十四卷。較尤本文多且過半。其後先生邑人徐宗亮復輯得四紀略。更為先生作傳。邑人張仲沅又續輯補遺一卷。重刊行世。即最近之本也。實于丙午冬。得徐君潤甫贈余尤編南山集鈔本全部。係嘉道間前輩所手鈔。于此猶得見尤本編次之舊。因即依其舊與邑子黃君晦聞共商訂刊之。且尤本題目下。皆繫以年。可以考見先生生平行事大概。甚善也。顧尤本所載文僅百十首。所遺尚多。因以戴鈞衡所編本凡尤本所未有者。輯為補遺。內惟張膽墓誌銘一文未收。張某以明參軍仕清。至總兵顧亭林所謂降臣亡子不行紀略。別為一卷。并附于後。其乙亥北行日紀一篇。不載于紀行內者。因此文尤本已有。不重出也。子遺錄本會前印有單行本。故亦不附于集後。其戴

恥于人類者先生豈復為之諛墓戴氏收之真無識也

其張仲沅之補遺。則更為續補遺以附後焉。紀

內惟張膽墓誌銘一文未收。張某以明參軍仕清。至總兵顧亭林所謂降臣亡子不

刻目錄并跋。及年譜。徐宗亮所撰傳。并後序。張仲沅跋。一并刊之。爲附錄焉。於是而先生文之在世者。凡片紙隻字。無不載入。可稱完備。至于先生遺文。晚出後復有所得。則不可知也。先生遭文字之獄。受禍至烈。當其時。文字零落鄉里。後學無敢爲之收拾者。及後而得蓉洲先生徐張二子。始爲之蒐羅。補苴。僅而獲此。不可謂非碩果矣。先生爲文。得司馬子長之神。爲歸熙甫後一人。余少學爲古文。辭卽好讀先生之文。謂國朝古文之無愧大家者。先生一人而已。今得重刊其集。以償前志。豈非夙所願乎。至先生之文。往往好表彰節義。不遺舊聞。慨然以作史自任。此則不特賞其文字之工。而有關於文獻之足徵者矣。不尤可重哉。後學順德鄧實謹識于國學保存會之藏書樓。

己酉三月十五日印成

戴褐夫集全二冊

定價洋壹圓

印行者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憲福里口
國粹叢編社

發行所

國粹叢編社

100
100